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國文學系

博士論文

Department of Chines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拜經樓吳騫學術研究

The Academic Research of Wu Qian

and his Bai Jing Lou Library

周茹芬

Chou, Ju-Fen

指導教授：賴貴三教授

Advisor：Lai, Kuei-San, Ph.D.

中華民國 111 年 8 月

August 2022

提要

本論文以清代吳騫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吳騫（1733-1813），浙江海寧人。字槎客，號兔牀、愚谷。為清代著名藏書家、學者、詩人。藏書方面以「拜經樓」名聞於世，學問則遍及考據學、《論語》、《易》學、詩學，故其傳世資料頗豐。本研究企圖較為全面介紹吳騫所涉之學問，不同以往偏重考據方面，冀能對吳氏有較多的理解與認識。近年來吳騫漸漸受到學者重視，其以樸學家的嚴謹態度，旁徵博引，糾謬匡正，提出己見，反映清代的學術背景與思想，值得進一步的探討研究。

本研究首先以吳騫最為人所重視且相關研究較多的「考據學」為主要論述重點，探討吳騫如何反映乾嘉考據學之特色。詳述其築拜經樓的經過、命名緣由、說明其藏書特色，並論其存續。

再者以吳氏經學代表著作——《皇侃論語義疏參訂》、《子夏易傳釋存》二書作為研究主題。首先簡單論述皇侃《論語義疏》、《子夏易傳》二者的流傳經過。再來針對吳騫藏書過程，說明校勘成就，進而爬梳文字，綜合歸納吳騫的「經學觀」。

最後論其詩學與文學，將吳騫眾多詩作分析歸納，強調經學與詩學、文學三者實為相通的理念。更進一步闡發以詩文的主要目的在於抒發個人真實情感的主張，認為只要能展現作家「性情」的作品，便有其價值。故吳騫重視漁歌、閨閣文學，與其認為「詩當以理性情」的觀念相呼應。最後突顯吳騫強調「詩畫不可相離」的個人特色。

世人皆知吳騫為著名藏書家，但其經學成就、詩學貢獻、文學造詣亦值得進一步探討。本研究就其相關著作分類整理，冀能較為全面的理解吳騫之學術及其貢獻。

【關鍵詞】：吳騫、乾嘉考據學、藏書家、拜經樓、清代海寧、校勘

謝誌

九年的博士生涯，終於也到了這最後一哩路了！

從立命館交換學生回來，拿到碩士學位時，開始對未來感到茫然。但想要再去一次日本學習的動力，成為走上這漫漫長路的動機。

博士生涯，印象最深的便是前往日本筑波大學交換，以大學院生的身分，跟語言學校學生還是不一樣的，還記得在東洋哲學課上報告朱子語類的忐忑，也是那時候明白「一字一句」理解文本的意義，日本的研究學者的精細，實在難以企及。用日文學西班牙文，課堂上中文、英文、日文、西班牙文四種語言的轉換，也是很難忘的經驗。

博四的時候，回到母校秀峰高中教書，從學生到老師的身分轉變，重心也轉向準備高中國文教甄。當時大概只剩下我在考試了，受到許多前輩的幫助，同學的幫忙與建議，同事的鼓勵與指導，大家都是高手，經過四年浮沉，終於上岸了。在樹林的生活，感謝同事的理解與照顧，讓我不致於手忙腳亂，順利送走第一屆108課綱的學生。

謝謝貴三老師的肯定與鼓勵，並給我具體的方向與資料，讓我得以順利完成這本二十萬字的論文。謝謝評審委員，許多寶貴的建議讓這本論文有了質的躍升。

謝謝我的家人，妹妹在我水深火熱的時候扛起家裡的責任，媽媽的辛苦擔心，爸爸的被迫營業，都讓我能安心的寫作。

謝謝週末朋友，對我的包容忍耐，對我的鼓勵勸戒，在教甄上的建議，在教學上的支援，在口試前的陪練，一個安心的存在。

這本論文，雖然不甚完美，但給這九年博士生涯的一個交代，足矣！



兔牀先生八十歲像

孝煙阮元題



書影：兔牀先生八十歲像（《拜經樓叢書·拜經樓詩集續編》）

瑞樓小景



朱熹題詩小景

莊田忠貞蘭貞夫人像

書影：吳騫愛妾徐貞蘭貞夫人像（《拜經樓叢書·珠樓遺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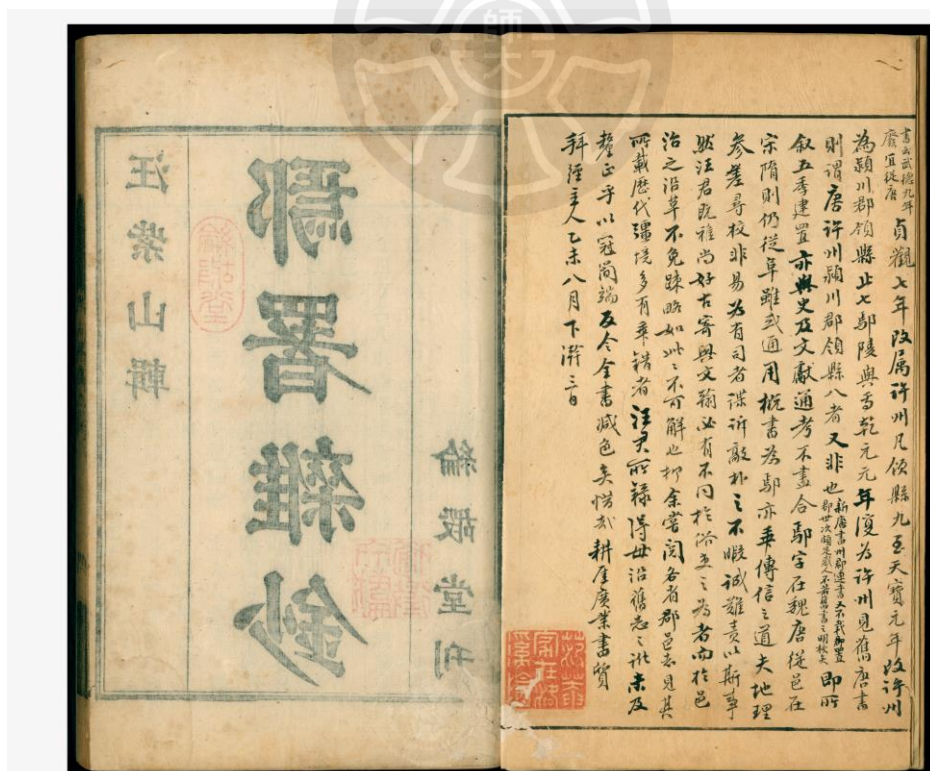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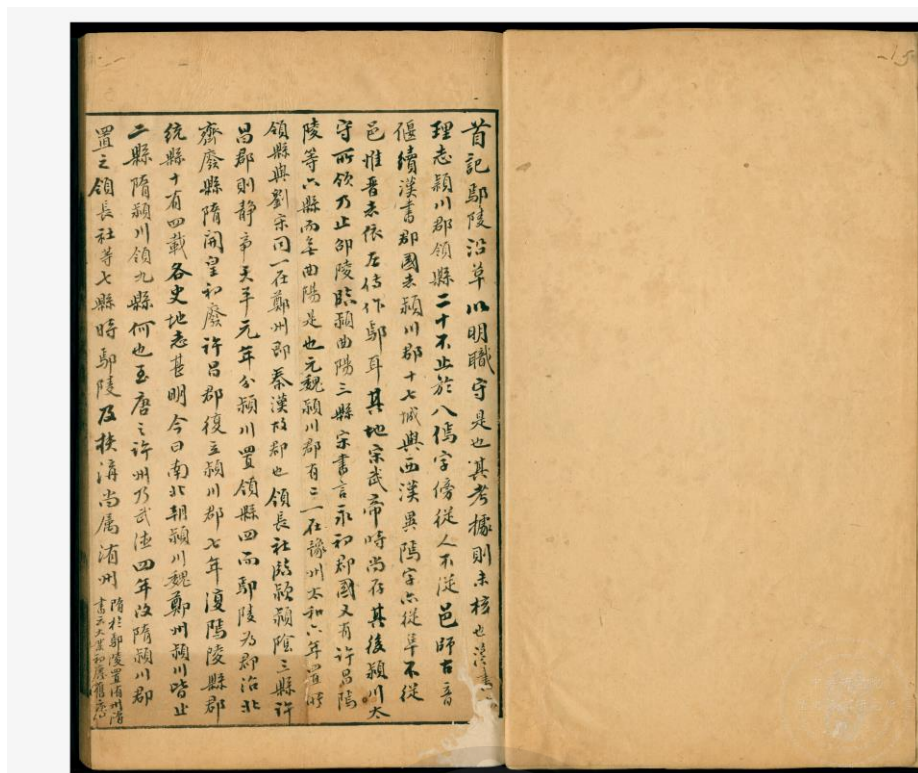
序

陳乾初先生之沒越百有九年里人吳騫始撫其生平大略為年譜而序之曰嗟乎戴山之門何多賢也蓋劉子之學原本考亭以溯濂洛而上接孟子當時望山陰之壇坫而執贄稱弟子者不知幾何人矣其間借講學之名以自樹聲氣固未嘗無其人若乃魁英傑彥如嘉善吳公伯玉金公虎子和公觀我彭公格庵章公之儔指不勝屈大都皆所謂取義成仁公忠亮節與山陰後先輝映者已至于收集先師之遺書而昌明其絕學以傳之無窮類先生之懇懇懇懇終其身而不變其說者則亦未易多觀也

是以昔人脩山陰先生祠堂慎選弟子以配食凡三十餘人其烜赫著名如桐鄉張考夫先生者且不得豫獨先生稟主儼然與吳金和彭諸公並列豈非以能傳戴山之學統其功為不可泯與先生侍戴山之日雖淺然其與聞美一再渡江謝別山陰之諸使以干業秋大業為已任逮予聞美既死而先生受遺書之託時遺世變戴影杜門者垂三十年著書滿家無明脩證人之遺有聞發慎獨之微義後者大學辨一書累數千言為大學非孔曾之書為近于禪時同學諸子多往復質難久而不決騫每讀先生祀姚江山陰諸篇未嘗不歎其守之堅而悲其志之苦昔考亭

嘗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甚眾然潛思力行任重誦極如羅仲素一人而已竊惟先生亦何以異是騫幸為鄉里後進願獨恨求先生之遺書頗多散佚將買澄澹是懼暇日因做各家竄隱翁諸靖節之例稍撫庄略以著于篇俾後之學者知欲問山陰一瓣香當自海昌始雖蒙階竊之譏所不辭也
乾隆五十年歲在癸亥大荒落旦月哉生霸後學吳騫書於拜經樓

書影：吳騫〈陳乾初先生年譜序〉清鈔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品）



書影：《鄆署雜鈔》——吳騫手題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品）

目 次

提要.....	i
謝誌.....	iii
書影一：兔牀先生八十歲像	v
書影二：吳騫愛妾徐貞蘭貞夫人像	vi
書影三：吳騫〈陳乾初先生年譜序〉清鈔本	vii
書影四：鄔署雜鈔——吳騫手題誌	viii
目次.....	ix
表目次	xv
圖目次	xvii
第一章 緒論.....	1-19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5
一、學位論文	5
二、期刊論文	6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18
第二章 吳騫生平考述	21-40
第一節 吳騫生平與著作	21

第二節 吳騫交遊	29
一、海寧地區：陳鱣、周廣業、周春	29
二、仁和地區：鮑廷博、盧文弨	33
三、江蘇地區：黃丕烈、秦瀛	35
第三節 當塗吳騫	37
第三章 吳騫文獻學研究	45-82
第一節 清代乾嘉考據學	45
第二節 千元十駕拜經樓	48
一、緣起	48
二、命名	49
三、特色	51
四、存續	60
第三節 吳騫文獻學成就	63
一、輯佚	64
二、校勘	67
三、小學	71
四、鈔書	73
第四節 吳騫與文獻學思想	76
一、題跋薈萃，廣布久藏	76
二、藏書校書，人生意義	78
三、楮墨古雅，舊本為佳	79
第五節 結語	81

第四章 吳騫《易》學研究	83-110
第一節 《子夏易傳》的作者	83
一、子夏	83
二、韓嬰	88
三、丁寬	90
四、韓商	90
五、馯臂子弓	91
六、杜鄴	92
七、張弧	93
八、存疑	94
第二節 吳騫《子夏易傳釋存》	96
一、旁徵博引，尤喜古注	97
二、篇次合理，取舍得當	102
第三節 吳騫《易》學相關論述	105
第四節 結語	110
第五章 吳騫《論語》學研究	111-124
第一節 皇侃《論語義疏》的流傳	111
第二節 吳騫《皇氏論語義疏參訂》之編撰	116
第三節 吳騫《皇氏論語義疏參訂》之特色	119
一、蒐集廣博，中外兼採	119
二、校勘精審，考訂詳實	122

第四節 結語	124
第六章 吳騫詩歌研究	125-161
第一節 吳騫的詩歌	125
一、往來酬唱，和韻而歌	126
二、寄情山水，抒發情志	131
三、古物鑒賞，考鏡源流	133
四、詩濟學養，樸學特色	137
第二節 吳騫寫作特色	141
一、詩文並陳的形式	141
二、漁歌文學的重視	143
三、模範女性的塑造	147
第三節 吳騫詩學觀	154
一、經詩之道相通	154
二、詩以理性情	155
三、詩畫不可相離	157
第四節 本章結語	161
第七章 吳騫散文研究	163-187
第一節 第一節 應用文類	163
一、明古今之變	163
二、芳姿與眾齊	165

第二節 第二節 隨筆小說類	170
一、散文隨筆	170
二、志怪小說	173
第三節 第三節 專書類文章	178
第四節 結語	186
第八章 結論	189-199
第一節 研究內容回顧	189
第二節 吳騫學術特色及貢獻	191
第三節 未來研究展望	194
附錄一：《海昌備志·藝文志》吳騫著作列表	201
附錄二：《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吳騫相關記載	207
參考文獻	245



表目次

表 1：吳騫生平及作品之相關單篇論文	7
表 2：吳騫文獻學之直接相關單篇論文整理	9
表 3：吳騫考據學之間接相關單篇論文整理	10
表 4：吳騫《子夏易傳釋存》相關單篇論文整理	13
表 5：吳騫《論語義疏參訂》相關單篇論文整理	13
表 6：吳騫文學之相關單篇論文整理	14
表 7：吳騫金石書畫相關單篇論文整理	15
表 8：吳騫著作	25
表 9：《皖人書錄》吳騫作品	37
表 10：《安徽省館藏皖人書目》吳騫作品	38
表 11：當塗吳騫簡易年表	41
表 12：海寧吳騫與當塗吳騫比較表	42
表 13：主張子夏為《子夏易傳》之作者整理表	83
表 14：主張韓嬰為《子夏易傳》之作者整理表	88
表 15：主張張弧為《子夏易傳》之作者整理表	93
表 16：主張《子夏易傳》作者存疑之整理表	94
表 17：《子夏易傳釋存》輯佚整理表	98
表 18：《漢上易傳》〈鼎卦〉、〈中孚〉對照表	104

表 19：《論語義疏》版本	114
---------------------	-----

表 20：《皇氏論語義疏參訂》二版本比較表	117
-----------------------------	-----



圖目次

圖 1：吳騫、陳鱣朱墨筆手校《海寧縣志》	31
圖 2：明婁江邵氏經學二書跋鈔本。	40
圖 3：明婁江邵氏經學二書跋鈔本。印記：鐵笛	40
圖 4：《新刊初學記》藏書印	58
圖 5：《三家詩拾遺》藏書印	58
圖 6：千頃堂書目	59
圖 7：傳是樓書目	59
圖 8：《千頃堂書目》——「吳騫之印」	59
圖 9：乾道臨安志第一冊（「清書帶草堂烏絲欄鈔本」）	61
圖 10：乾道臨安志第二冊（「臨安百卷人家」藏書印）	62
圖 11：十三經歷代名文鈔目錄墨筆手跋	68
圖 12：國山碑圖	180
圖 13：汲直壺・吳騫題陳鳴遠天雞壺	182



第一章 緒論

吳騫（1733-1813），浙江海寧人。字益郎、槎客、葵里，號兔牀、愚谷、齊雲採藥叟，¹生於雍正十一年（1733），卒於嘉慶十八年（1813），年八十一歲。關於吳騫的研究，兩岸已有一些初步的成果，因吳騫以藏書聞名，故早期研究偏向其藏書家之身分。然關於吳騫經學、易學、詩歌、小說、散文等方面的研究，則相對較少。

本章第一節為「研究動機與目的」，即本論文撰寫前的問題意識，並對目前研究較偏重考據方面的現況作一說明。第二節是「文獻回顧與探討」，整理目前研究相關資料，或就其人，或研其書，作一梳理與反省。之後詳述吳騫生平交遊狀況，用以知人論世。最後則專起一節介紹與本文研究對象同名同姓之「當塗吳騫」，釐清二者於經歷、學術上之差別。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吳騫為清代著名藏書家、學者，其藏書甚豐，著述亦不倦，著有《拜經樓詩集》、《續編》及《再續編》、《補遺》、《蠡塘漁乃》、《續蠡塘漁乃》、《拜經樓詩話》及《續編》、《愚谷文存》、《愚谷文存續編》及《補遺》、《桃溪客語》、《煙雲供養錄》、《小桐溪隨筆》、《尖陽叢筆》、《吳兔牀日記》等，以上均收錄於學者虞坤林點校之《吳騫集》中。此外另有《詩譜補亡後訂》、《許氏詩譜鈔》、《孫氏爾雅正義拾遺》、《國山碑考》、《小桐溪吳氏家乘》、《陽羨名陶錄》並《續錄》、《論印絕句》、《萬花漁唱》以及《桐溪客話》、《四朝經籍志補》等數十種，著作等身。

收書、校書是他的志業，富藏書畫古玩，典藏元版刻本是他的興趣。吳晗（1909-1969）《江浙藏書家史略》統計，海寧有藏書家三十八家，在浙江省是僅次於杭州，列居第二。吳騫便是其中著名藏書家之一，其「篤嗜典籍，遇善本傾

¹ 賴師貴三於〈千元十駕吳拜經——清儒吳騫《子夏易傳釋存》輯佚稿本及其義疏析論〉中整理出吳騫尚有號「漫叟、海槎、揆禮、月樹、兔牀客、桃溪客、滄江縵叟、墨陽小隱、兔牀山人、西施亡國人家、夜明竹軒主人、虎步挫絳司馬、小桐溪上人家、百卷人家」。又有「拜經樓、十駕齋、富春軒、雙聲館、桃溪山館、耕煙山館」等書齋名。參見賴師貴三〈千元十駕吳拜經——清儒吳騫《子夏易傳釋存》輯佚稿本及其義疏析論〉（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訪問學人研究成果發表會，2009年12月28日），頁10。

囊購之弗惜，或借讀手鈔校勘，精審所得不下五萬卷」。²雖仕途無成，而學問上卻頗有名氣。然此與吳氏自身無意於出仕有關，查揆（1770-1834）於《簞谷詩鈔》「吳兔牀太學騫」條曰：

少謝科舉學，老卻徵士聘。門前賣書船，谿上看花徑。
校讐友鮑（淥飲）盧（抱經），根柢溯許鄭。佳槧如錢刀，每感脫手贈。
隕星何妖祥，墮地火色迸。抗手語戴逵，公死殊未定。³

可見吳騫自少迄老，未曾有過出仕之念。於吳氏而言，珍稀佳槧如金錢，是其節衣縮食，竭平生之精力而努力致之者。其友除了鮑廷博（1728-1814）與盧文弨（1717-1796）外，陳鱣（1753-1817）亦為其摯友。陳氏為吳騫藏書之舉下了註解曰：「人生不用覓封侯，但問奇書且校讎。卻羨溪南吳季子，百城高擁拜經樓。」⁴無意於仕途而專心藏書、蒐書的吳氏，成為清代著名藏書家，其「拜經樓」更是乾嘉時期最負盛名的藏書樓之一，「拜經」二字更寄寓吳騫一生尊經崇道之意。

其子吳壽暘（1771-1831），字虞臣。吳騫逝後，壽暘承父遺志，編有《拜經樓藏書題跋記》，此書收錄其父所築拜經樓中三百零七種藏書，均為當時最佳版本，並彙集當時著名校勘學者杭世駿（1696-1773）、盧文弨、錢大昕（1728-1804）、黃丕烈（1763-1825）眾多名人鑒賞題識。管庭芬（1797-1880）跋《拜經樓藏書題跋記》時，亦云：

（兔牀先生）世以文章經術著稱，先生博綜好古，纂述宏富，值馬氏、查氏遺書散佈人間，先生偶得其殘帙，流連景慕，每繫跋語以寄其慨。迨後搜討益勤，兼於吳門武林諸藏書家，互相鈔校，並與同邑周松靄大令、陳簡莊徵君，賞奇析疑，獲一秘冊，則共為題識，歌詩以紀其事。⁵

文中馬氏、查氏即清初著名藏書家馬思贊（1669-1722）與查慎行（1650-1727）。吳騫不僅有保存馬氏道古樓、查氏得樹樓散落各地的珍貴書籍之功，又撰寫題跋、辨誤析疑，詳記著者生平和書版行款、傳抄過程、流傳授受源流、鈔書歲月

²〔清〕錢泰吉輯纂，《海寧珍稀史料文獻叢書》編委會整理：《海昌備志（點校本）》（北京：方志出版社，2017年），頁274。

³〔清〕查揆：《簞谷詩鈔》，《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494冊，頁476。

⁴〔清〕陳鱣：《河莊詩鈔》，《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1487冊，頁303。

⁵管庭芬：〈拜經樓藏書題跋記跋〉，見〔清〕吳壽暘著，郭立喧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頁1。此版本以道光二十七年蔣光煦宜年堂刻本為底本，輔以清光緒朱記榮槐廬家塾刻《校經山房叢書》本與民國十三年（1924）蘇州文學山房活字本，改正訛誤，裨補闕漏。亦以小注形式附與正文相關之《愚谷文存》、《拜經樓詩集》、《拜經樓詩話》中篇章共二十五篇。故本研究以此做為引註版本，並參考〔清〕吳壽暘編撰：《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附錄》（嚴靈峯編，臺北：成文出版社，1978年，《書目類編》第72冊）。此版本據清道光二十七年刊本影印。

及藏書印記等，可見吳氏不僅僅是一位藏書家，更是一大學問家。其收書、校書之勤，其友陳鱣於拜經樓成時，賦詩曰：「延陵夙望舊門廬，谷口新開竹下居。四坐賓朋春載酒，一樓燈火夜讎書。」⁶可作為見證。

考據校勘方面，吳騫憑個人之力，不僅保存大批的珍貴文化典籍，並藉由努力不懈的校勘整理，為後人留下真實可信的珍品，利用藏書著書立說，成其一家之言。於此，吳氏於清代考據學之重要性，不言可喻。

經學方面，雖今人研究吳騫，蓋多以其「拜經樓」為主題，探討其目錄學相關內容，⁷少以其「詩」為論述主旨。⁸然吳騫除於藏書及詩學上有所成就，於經學義理的發揮亦有值得探討之處。其拜經樓之命名即展現出吳騫「尊經崇道」之意，管庭芬云：「世以文章經術著稱，先生博綜好古，纂述宏富。」⁹其友陳鱣於〈愚谷文存序〉亦曰：「先生品甚高，誼甚古，而學甚富，著述等身，顧不屑為流俗之文，夙共當世賢士大夫相往還，與之上下；其議論，晚年益深造自得，遠近學者宗之。」¹⁰可知當時吳騫於學術思想上亦頗負盛名。

魏晉南北朝時期皇侃（488-545）所著《論語義疏》，可謂《論語》重要的注釋性著作之一，是書隋朝時即流傳至日本，南宋後於中國失傳。幸運的是，乾隆年間汪鵬（生卒年不詳）將書從日本帶回中國，當時吳騫根據同自日本傳入之《七經孟子考文》參閱校勘，就其肆業所及，參考師友談話，寫成《皇氏論語義疏參訂》一書。其成就不僅僅止於校勘工作，其中所蘊涵義理部分，更值得進一步探討，方能更加全面地呈現吳騫於經學方面的貢獻與價值。

易學方面，《子夏易傳釋存》可說是展現吳騫易學觀的重要著作，是書成於乾隆癸丑春（1793），但當時未曾刊刻行世，故流傳不廣，今則收於《續修四庫全書》中。岳冠林、唐迪〈《子夏易傳》吳騫輯本評述〉一文中提到：「吳本《子夏易傳》注疏詳細、所輯佚文全面且精審，在篇次編訂上亦優於他本，因此吳本仍不失為最好的《子夏易傳》輯本。」¹¹故此，賴貴三於〈清儒吳騫《子夏易傳釋存》稿本初探〉將此書辨識釋讀，條列全稿釋文，並加以簡評，不僅呈現吳騫引經據典，觸類旁通的詮釋特色，更奠定是書得以深入研究的基礎。

⁶ 〔清〕陳鱣：《河莊詩鈔》，《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1487冊，頁303。

⁷ 如(1)關曉雲：《吳騫及其拜經樓藏書研究》。(2)何廣棧〈明清以來學者補《元史藝文志》成果述考〉一文中，論述吳騫《四朝經籍志補》相關內容，收入《樹仁學報》第4期（2008年4月），頁21-55。(3)陳清文：〈吳騫拜經樓藏書研究〉，《嘉興學院學報》，2014年第2期，頁34-37。

⁸ 參見方延豪：〈吳騫哀蘭詩本事考〉，《藝文誌》112（1975年1月），頁57-61。

⁹ 見〔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錢大昕〈拜經樓詩集序〉，頁1。

¹⁰ 見〔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陳鱣〈愚谷文存序〉，頁1。

¹¹ 岳冠林、唐迪：〈《子夏易傳》吳騫輯本評述〉，《畢節學院學報》，第10期第32卷（2014年10月），頁127。

詩學方面，秦瀛（1743-1821）〈拜經樓詩集序〉有言：「槎客詩才情飆發，詞旨鏗耀。」¹²錢大昕亦言：「海寧吳君槎客，博文瞻學，著述等身，早歲即以詩名湖海間。」¹³又張衢（生卒年不詳）亦言：「海寧吳先生槎客，早歲即以詩見知於浙西諸名宿，凡浙西之士稱詩者，無不交口推吳先生（即吳騫），蓋四十餘年矣。」¹⁴可見吳騫當時於詩壇上早有所成。吳騫之詩學觀亦十分成熟，其以為經詩之道當可相通，秦瀛言其「至詩之為道，與經學通」。¹⁵再者，吳氏〈錄舊稿自序〉言：「聞之詩以理性情，韓子曰：『性者，與生俱生也。』傳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然則予之詩以為不得於法與律也可，以為非性若情之所寄也不可。」¹⁶可知其強調詩歌寄託性情之用。比較特殊的是，吳騫個人對於金石書畫的喜愛亦展現於詩作中，主張「詩畫不可相離」，極具個人特色。

文學方面，有雜記類著作《桃溪客語》，此書廣徵博采，重視民間的傳說異聞，保存了很多有用的小說戲曲史料和寫作素材。亦有傳奇小說集《扶風傳信錄》以及單篇傳奇小說《夜明竹記》等小說創作。

本研究主要問題意識有二，其一：吳騫雖較不受歷來學者之重視，然不論是經學、詩學、易學、文學等方面，均以其樸學家的嚴謹態度，以比勘考訂，旁徵博引之法，糾謬匡正，提出己見，反映了清代的學術背景與思想，值得進一步地分析與探討。其二：面對過往研究對吳騫學術之偏重，冀能較為全面的探究吳騫的學術思想與貢獻，呈現其極具時代特色的學術價值。

¹²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海寧市史志辦公室編：《吳騫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前言〉，頁二。本研究所引用吳騫著作《拜經樓詩集》、《蠡塘漁乃》、《拜經樓詩話》、《愚谷文存》及以上各書之《續編》、《再續編》、《補遺》，加上《桃溪客語》、《煙雲供養錄》、《小桐溪隨筆》、《尖陽叢筆》、《吳兔牀日記》等，均採是書。關於吳騫著作，傳世繁多，然許多鈔本、手稿本多藏於中國各省之重點圖書館，而海寧市史志辦公室所編《吳騫集》則多方參考許多臺灣未能得見之版本，並以校勘記的形式來保留吳騫修改之跡，有其參考價值。

¹³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錢大昕〈拜經樓詩集序〉，頁1。

¹⁴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錢大昕〈拜經樓詩集序〉，頁3。

¹⁵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錢大昕〈拜經樓詩集序〉，頁2。

¹⁶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吳騫〈錄舊稿自序〉，頁6。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關於吳騫的研究，兩岸已有一些初步的成果，然因吳騫以拜經樓聞名，故早期多以其藏書家身分為主，相關研究的數量也是最多的。

隨著吳騫逐漸獲得研究學者的重視，對於其文學相關，如詩歌、小說、散文的研究著作陸續出現。以吳騫為主題的學位論文目前僅見四本，詳述如下。因單篇論文方面，數量及種類較多，則依研究主題，分而條列後，再綜合討論。

一、學位論文

兩岸目前得見四本相關之碩士論文，最早為 2007 年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關曉雲《吳騫及其拜經樓藏書研究》¹⁷，主要是就吳騫藏書家之身分，從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三個面向，探討吳騫題跋之義例特色，偏向考據。其餘三本則分別是 2008 年山東大學沙莎《《拜經樓藏書題跋記》研究》、2011 年呂延林《吳騫年譜》、2012 年劉敏《吳騫文學研究》，以下分別說明之：

沙莎《《拜經樓藏書題跋記》研究》以吳騫之子吳壽暘所輯《拜經樓藏書題跋記》為研究主題。書中著錄海寧吳氏拜經樓藏書三百零七種，彙集吳騫、杭世駿、盧文弨、錢大昕、黃丕烈眾多名人學者之鑒賞題識。此論文主要介紹吳騫鑒定版本的方法及觀念，並從藏書史的角度來肯定《拜經樓藏書題跋記》的價值，內容偏向版本學研究與史料之價值。¹⁸

呂延林考察吳騫所處之時代，於其所著《吳騫年譜》中，就其家世傳統、師友交遊等深入考察，說明對吳氏在藏書、學術等方面產生的影響。對吳騫生平家世、藏書等，有一較為全面的概括。¹⁹

上述三本學位論文基本上皆將吳騫視為一清代著名藏書家來論述，而 2012 年中國浙江大學劉敏《吳騫文學研究》，則是從吳騫所留下數量可觀之詩歌、散文切入，展示其在文學史上的成就與地位。²⁰

¹⁷ 關曉雲：《吳騫及其拜經樓藏書研究》（臺北：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2007 年，碩士學位論文，指導教授：盧錦堂副教授）。

¹⁸ 沙莎：《《拜經樓藏書題跋記》研究》（濟南：山東大學，2008 年，碩士學位論文，指導教授：杜澤遜教授）。

¹⁹ 呂延林：《吳騫年譜》（哈爾濱：黑龍江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2011 年，碩士學位論文，指導教授：楊慶辰教授）。

²⁰ 劉敏：《吳騫文學研究》（杭州：浙江大學中國古代文學，2012 年，碩士學位論文，指導教授：孫敏強教授）。

除以上四本以吳騫作為研究主題之學位論文外，2013 年龐柱琴《《論印絕句》整理與研究》雖以吳騫之輯作《論印絕句》為題，但是書內容實為當時文人學者對篆刻藝術以及相關方面進行研究而形成的一部詩集著作。故詩集雖是吳騫所輯，內容則是清代十三位文人之相關研究。此外，朱守芬《清代藏書題跋中所記文人與書籍關係研究》於第四章以《拜經樓藏書題跋記》為中心，來論述吳騫及江浙藏書家們。²¹以上二本雖非以吳騫個人為主，但對吳騫的研究仍有參考價值。²²

目前尚未有以吳騫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專著出現，學位論文中也多將吳氏定位成「藏書家」，而非作為一位思想家來研究，甚為可惜。

二、期刊論文

近年來出現不少吳騫相關研究之單篇論文，2007 年闕曉雲《吳騫及其拜經樓藏書研究》中已將 2004 年前關於研究吳騫及其學術貢獻的單篇論文整理，當時僅有韓淑舉〈清代大藏書家吳騫〉、陳少川〈吳騫與拜經樓〉、王火青〈藏書家吳騫的小說〉、焦桂美〈拜經樓吳氏藏書的特色及影響〉、智曠〈吳拜經樓藏書考略〉五篇，且均為大陸發表之研究。

然發展至目前，對於吳騫的研究之數量逐漸增多，主題亦更加豐富。以下依吳騫生平、考據、《易》學、經學、文學幾大分類，臚列吳騫相關研究論文，先列臺灣地區，次論中國地區，並依出版時間先後排序，最後綜合說明：

（一）生平交遊方面

關於吳騫生平，目前相關研究均以《海昌備志》²³及《海昌藝文志》²⁴的內容為基礎。此外，吳騫好友眾多，故以其摯友為題之論文中，亦提及其生平與來往

²¹ 朱守芬：《清代藏書題跋中所記文人與書籍關係研究》（南京：南京大學，2015，碩士學位論文，指導教授：徐雁平教授）。

²² 吳晗《兩浙藏書家史略·序》：「自板刻興而私人藏書乃盛，其中風流儒雅，代有聞人，宿史枕經，篤成絕學。甚或連楹充棟，富誇琳瑯，部次標籤，搜窮二酉，導源溯流，蔚成目錄之學。其有裨於時代文化，鄉邦徵獻，士大夫學者之博古篤學者至大且巨。」可知當時藏書家的學術價值與重要性。參見龐柱琴：《《論印絕句》整理與研究》（石家莊：河北師範大學，2013 年，碩士學位論文，指導教授：楊寄林教授）。

²³ 《海昌備志》：「吳騫字槎客，號兔床，家新昌里。篤嗜典籍，遇善本傾囊購之弗惜，所得不下五萬卷，築拜經樓藏之。晨夕坐樓中展誦摩娑，非同志不得登也。」見〔清〕錢泰吉輯纂，《海寧珍稀史料文獻叢書》編委會整理：《海昌備志（點校本）》，頁 274。

²⁴ 《海昌藝文志》「吳騫」條下：「霖弟，字槎客，又字葵里，晚號兔床山人。仁和貢生。居邑之小桐溪，築拜經樓，貯書甲於一邑。又構別業於陽羨，搜討桃溪諸勝迨遍。居鄉，與同里陳簡莊、周松齋諸君子日事校讎，不預戶外事。卒年八十一。」見〔清〕錢泰吉輯纂，《海寧珍

情形。²⁵而吳騫亦喜遊歷，故可供參考。以下整理為關於吳騫生平及作品之相關研究：

表 1：吳騫生平及作品之相關單篇論文

編號	作者	篇目	出版年
1	李淑燕	《皖人書錄》和《安徽省館藏皖人書目》關於吳騫著錄的疏失 ²⁶	2009
2	王建江	完善地方名人文化研究體系初探——以清代著名藏書家、文學家吳騫為例 ²⁷	2014
3	黃偉	清代旅浙徽州藏書家鮑廷博與吳騫的交往考察 ²⁸	2018
4	黃偉	清代吳騫友朋關於碑刻信札六通考釋 ²⁹	2019
5	黃偉	清代旅外徽州藏書家吳騫與秦瀛交往考察 ³⁰	2019

歷史上清朝實有兩個吳騫，一為安徽當塗人，字益存，號樂園，生卒年不詳，只知為康熙進士，官惠州知府。³¹另一個則為浙江海寧人，即本研究之對象。二者之生活年代相去不遠，但身分、履歷迥然不同，《皖人書錄》卻有張冠李戴之謬誤，李淑燕於《〈皖人書錄〉和《安徽省館藏皖人書目》關於吳騫著錄的疏失》一文中，已初步釐清二人作品範疇，筆者於後另起一節專門介紹當塗吳騫，以作區分。

另對於吳騫之交遊，學者黃偉有許多相關研究，然吳騫頗富文名，交友廣闊，當時與之交遊的文士有陳鱣、周廣業(1730-1798)、黃丕烈、吳翌鳳(1742-1819)、

稀史料文獻叢書》編委會整理：《海昌備志（點校本）》，頁 550。

²⁵ 學位論文如肖蓓蓓：《秦瀛及其詩歌研究》（蘇州：蘇州大學文學院，2016 年，碩士學位論文，指導教授：趙杏根教授）及鄺亞男：《涉園張氏文學活動研究》（徐州：江蘇師範大學，2016 年，碩士學位論文，指導教授：沙先一教授）。另單篇論文則如張波、趙玉敏：〈清盧文弨佚詩、遺箴考補〉，《前沿》2015 年第 2 期，頁 145-148。以上除簡略介紹吳騫生平外，均詳述與吳騫之交往互動情形，有助於研究吳騫之交遊。

²⁶ 李淑燕：〈《皖人書錄》和《安徽省館藏皖人書目》關於吳騫著錄的疏失〉，《阜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 年第 1 期，頁 32-53。

²⁷ 王建江：〈完善地方名人文化研究體系初探——以清代著名藏書家、文學家吳騫為例〉，《圖書館研究與工作》2014 年第 2 期，頁 78-79。

²⁸ 黃偉：〈清代旅浙徽州藏書家鮑廷博與吳騫的交往考察〉，《西南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0 卷第 2 期（2018 年 3 月），頁 114-120。

²⁹ 黃偉：〈清代吳騫友朋關於碑刻信札六通考釋〉，《中國書法》第 18 期（2019 年 9 月），頁 110-115。

³⁰ 黃偉：〈清代旅外徽州藏書家吳騫與秦瀛交往考察〉，《文學理論》2019 年第 7 期，頁 127-129。

³¹ 童煜昕於其碩論《惠州西湖景觀的文學書寫研究》中，將吳騫《惠州山水紀勝》一書作為說明西湖景觀之參考。其言曰：「與惠州西湖景觀相關的研究，在專著方面有吳騫《惠陽山水紀勝》。」此吳騫即曾任惠州知府的「當塗吳騫」而非本研究主題「海寧吳騫」。見童煜昕：《惠州西湖景觀的文學書寫研究》（廣州：廣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 年，指導教授：劉慶華教授），頁 3。

鮑廷博³²、盧文弨、錢大昕、杭世駿、朱彝尊(1629-1709)、顧廣圻(1766-1835)、秦瀛等人，由於這些人多為收藏或校勘名家，所以對於吳騫的學識有很大的幫助。陳鱣有言：「吳槎客先生品甚高，誼甚古，而學甚富，著述等身。不屑為流俗之文，夙共當世賢士大夫相往還，與之上下議論。晚年益深造自得，遠近學者宗之。」³³可見吳騫當時的頗受人重視。錢泰吉(1791-1863)曾道：

時同州人吳騫免床拜經樓藏書，仲魚亦喜聚書，得善本，互相鈔藏。更有吳門黃丕烈蕘圃為之助，以故海昌藏書家推吳氏、陳氏。此志(《咸淳臨安志》)曾為乍浦韓氏所藏，仲魚得之吳市，因錄贈免床，蕘圃亦錄其副。三人有唱和紀事，仲魚有跋，皆見冊中，亦一時佳話也。³⁴

可見吳騫與陳鱣、黃丕烈二人因有共同興趣而交情甚篤，其亦曾言：「頃同陳仲魚過訪，茶話片時，歷歷述古書源流，俾得聞所未聞，實為忻幸。」³⁵又言：「余與簡莊孝廉少日皆酷嗜書籍，購置不遺餘力。凡經、史、子、集，得善本輒互相傳觀，或手自校勘相質，蓋數十年如一日。」³⁶可見其與黃丕烈之交情甚篤。

二人交情亦展現其對藏書處命名上。黃蕘圃藏有許多宋代刻本，故命其藏書處為「百宋一廬」。吳氏便將其藏書地命為「千元十駕」，冀能如駑馬十駕般，努力不懈，以搜羅千部元代刻本為其目標，³⁷其言「為慕一廬藏百宋，更移十架度千元」，展現其雄心壯志。本應如同業競爭之水火不容，然因此二人有深厚交情，故黃蕘圃作詩贈吳騫曰：「千元百宋競相誇，引得吳人道是娃。我為嗜奇荒產業，君因勤學耗年華。良朋隔世亡雙璧，異地同心有幾家。真個蘇杭聞見廣，藝林佳話遍天涯。」³⁸可見二人有同樣的志趣，以及對藏書的熱情，成就當時「百宋一

³² 拜經樓建成之時，鮑廷博贈其於新安時所購得之明代鄭昉「拜經圖」。吳騫於此作絕句：「學古名樓事偶符，故人攜贈出天都。只緣個裡詩書氣，不共煙雲化綠蕪。三徑荒煙帶草青，千竿纖竹自娉婷。主人未必全如我，不解窮經只拜經。」近時學者黃偉於吳騫之交遊狀況，有深入的理解。而吳氏、鮑氏二人之情誼，詳見黃偉：〈清代旅浙徽州藏書家鮑廷博與吳騫的交往考察〉，頁114-120。另鮑、吳之間常有互動，吳騫請鮑廷博鑒定版本的好壞，或為善本題跋等。鮑廷博亦曾贈書吳騫，即《荊南倡和集》舊抄本。此書本為鮑氏知不足齋之藏書，鮑廷博因吳騫喜愛，遂將此書相贈，吳氏亦於題跋寫道：「元、明之文極為鄭明德、高青邱、徐幼文諸公所稱尚，傳本絕少。予以鮑以文知不足齋借得……嘉慶壬申季冬，海甯八十歲老人吳騫跋。」可參見黃偉：〈鮑廷博知不足齋舊藏善本流散考述〉，《圖書館工作與研究》2014年第7期，頁72-78。

³³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陳鱣〈愚谷文存序〉，頁1。

³⁴ 見錢泰吉《曝書雜記》卷2「咸淳臨安志」條。〔清〕錢泰吉：《曝書雜記》，收入《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第十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頁101。

³⁵ 詳參〔清〕黃丕烈：《蕘圃藏書題識》（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頁1。

³⁶ 〔清〕陳鱣：《經籍跋文》（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頁1。

³⁷ 此說出自黃丕烈，其〈席上輔談跋〉云：「予向名藏書所曰「百宋一廬」，其時海昌吳槎客聞之，即自題其居曰「千元十駕」，蓋吳亦藏書者，謂千部之元板遂及百部之宋板，如駑馬十駕耳。」見〔清〕黃丕烈撰，繆荃孫等輯：《蕘圃藏書題識》，收入《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第7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頁644。

³⁸ 〔清〕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74。

廬，千元十駕」相為呼應之「藝林佳話」。³⁹吳騫之交遊，有一定程度反映了其藏書觀、學術思想，值得深入探討。

（二）文獻學方面

清末張之洞（1837-1909）曾為學人入門國學而編有《書目答問》一書，將《拜經樓叢書》列為「多存古書，有關實學，校勘精審」⁴⁰一類，與其他校勘不精，或刪改，或瑣雜者不同。可知吳氏於校勘方面的成就亦受到當代肯定。

吳騫以藏書著名，故相關研究亦最為豐富。除了專門以吳騫為主題之外，亦有許多以藏書或是著名藏書家之相關研究，其中涉及吳騫之篇幅占了一定分量，可知吳騫於當時藏書界之重要性，亦具有參考價值。故分為與吳氏直接相關之作，以及雖為其他主題，但仍有一定篇幅涉及吳騫間接之作二部分，分而條列之如下：

1. 直接相關

直接以吳騫藏書或其拜經樓為主題之相關成果目前可見 13 篇，如表 2：

表 2：吳騫文獻學之直接相關單篇論文整理

編號	作者	篇目	出版年
1	陳少川	「拜經樓」與它的主人吳騫 ⁴¹	1999
2	陳少川	吳騫與拜經樓 ⁴²	2000
3	陳福季	中國歷代私人藏書家的歷史功過 ⁴³	2001
4	徐學林	拜經樓主人吳騫的編輯刻書活動 ⁴⁴	2007
5	劉清萍	海寧吳騫拜經樓 ⁴⁵	2009

³⁹ 清代嘉興藏書業興盛，私人藏書大家輩出。在藏書過程中，以典雅的名稱命名自己的藏書處，以書蘊名，以名傳書。這些充滿了書卷氣、書香味的室、樓之名，無一例外地折射著各個藏書家藏書的心理、情趣和旨歸。由千元十駕之書齋名，可見吳氏有以千部元刻比對百部宋本之意，並隱含鍥而不捨、努力趕超黃丕烈之心。可參見王火紅：〈清代嘉興私家藏書樓命名的文化解讀〉，《蘭臺世界》2011 年第 9 期，頁 55-56。

⁴⁰ 〔清〕張之洞主編：《書目答問》，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總類》第 4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年），頁 777。

⁴¹ 參見陳少川：〈「拜經樓」與它的主人吳騫〉，《大學圖書情報學刊》1999 年第 2 期，頁 61-64。

⁴² 陳少川：〈吳騫與拜經樓〉，《圖書館雜誌》2000 年第 5 期，頁 56-57。

⁴³ 陳福季：〈中國歷代私人藏書家的歷史功過〉，《河北科技圖苑》第 14 卷第 1 期（2001 年 1 月），頁 31-33+9。

⁴⁴ 徐學林：〈拜經樓主人吳騫的編輯刻書活動〉，《出版科學》2007 年第 5 期，頁 74-79。

⁴⁵ 劉清萍：〈海寧吳騫拜經樓〉，《書史館志》第 37 卷第 1 期（2007 年 2 月），頁 126-127。

6	艾珺	人生不用覓封侯，百城高擁拜經樓——清代藏書家吳騫閑章「拜經樓藏書之雅則」 ⁴⁶	2010
7	李青青、莫曉燕	拜經樓藏書考略 ⁴⁷	2011
8	陳志平	論鮑廷博、吳騫對《金樓子》的整理 ⁴⁸	2012
9	何薇、吳曉雲	清代海寧藏書界的「雙子星座」——吳騫、陳鱣之比較 ⁴⁹	2012
10	黃偉	吳騫與《臨安志》研究 ⁵⁰	2014
11	馬仁傑、黃偉	吳騫拜經樓善本流散考略 ⁵¹	2014
12	陳清文	吳騫拜經樓藏書研究 ⁵²	2014
13	邵巖	盧文弨、吳騫校補《千頃堂書目》史部地理類方志目錄再校 ⁵³	2022

2. 間接相關

雖然主題非以吳騫個人或其拜經樓為主，然仍藉以間接窺見吳騫之學術成果，目前可見 12 篇，如表 3：

表 3：吳騫考據學之間接相關單篇論文整理

編號	作者	篇目	出版年
1	董志新	曹雪芹擁有紅樓夢著作權的又一新證：周春致吳騫一封書信的解讀 ⁵⁴	2014
2	王宣標	黃虞稷《明史藝文志稿》再探 ⁵⁵	2015
3	范建明	清代詩人施蘭垞及其文學活動考論——兼談袁枚《答沈大宗伯論詩書》的寫作時間問題 ⁵⁶	2015

⁴⁶ 艾珺：〈人生不用覓封侯，百城高擁拜經樓——清代藏書家吳騫閑章「拜經樓藏書之雅則」〉，《文化學刊》2010 年第 1 期，頁 5+194。

⁴⁷ 李青青、莫曉燕：〈拜經樓藏書考略〉，《大舞臺》2011 年第 12 期，頁 189-190。

⁴⁸ 陳志平：〈論鮑廷博、吳騫對《金樓子》的整理〉，《蘭臺世界》2012 年第 12 期，頁 3-4。

⁴⁹ 何薇、吳曉雲：〈清代海寧藏書界的「雙子星座」——吳騫、陳鱣之比較〉，《蘭臺世界》2012 年第 27 期，頁 93-94。

⁵⁰ 關於「臨安三志」現藏地，可參閱黃偉：〈吳騫與《臨安志》研究〉，《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5 卷第 4 期（2014 年 7 月），頁 40-45。

⁵¹ 馬仁傑、黃偉：〈吳騫拜經樓善本流散考略〉，《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14 年第 8 期，頁 104-109。

⁵² 陳清文：〈吳騫拜經樓藏書研究〉，頁 34-37。

⁵³ 邵巖：〈盧文弨、吳騫校補《千頃堂書目》史部地理類方志目錄再校〉，《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第 35 期（2022 年 5 月），頁 99-110。

⁵⁴ 董志新：〈曹雪芹擁有紅樓夢著作權的又一新證：周春致吳騫一封書信的解讀〉，收錄於《紀念偉大作家曹雪芹逝世二百五十周年文集》（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4 年），頁 163-173。

⁵⁵ 王宣標：〈黃虞稷《明史藝文志稿》再探〉，《中國典籍與文化》第 3 期（2015 年 7 月），頁 96-103。

⁵⁶ 范建明：〈清代詩人施蘭垞及其文學活動考論——兼談袁枚《答沈大宗伯論詩書》的寫作時間問題〉，《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6 卷第 1 期（2015 年 2 月），頁 133-141。

4	朱供羅、 李笑頻	《文心雕龍·隱秀》明代補文之來龍去脈及影響——兼論《文心雕龍》有關版本 ⁵⁷	2017
5	王天然	書吳騫舊藏《蜀石經殘字三種》後 ⁵⁸	2017
6	宋清秀	吳騫輯稿本《朱靜庵自怡集》探微 ⁵⁹	2017
7	韓章訓	《元一統志》研究 ⁶⁰	2018
8	朱天助	清代《鄭志》輯本六種考論 ⁶¹	2018
9	崔壯	再議周春《西夏書》的著者、義例與卷次——兼與胡玉冰教授商榷 ⁶²	2020
10	姚文昌	蜀石經《毛詩》摹寫本考原 ⁶³	2020
11	瞿艷丹	乾隆中後期《七經孟子考文補遺》的傳抄與閱讀 ⁶⁴	2021
12	邵巖	清代學者收藏南宋臨安三志諸事源流 ⁶⁵	2021

皇侃《論語義疏》、周春（1729-1815）《西夏書》的內容，蜀石經《毛詩》的摹寫本、乾隆中後期《七經孟子考文補遺》的傳抄，南宋臨安三志的收藏，《金樓子》的整理等，吳騫所輯或題跋之作，皆於完善其書有所貢獻。而其對於校勘之嚴謹態度，不僅能成為追溯古籍珍本的源流重要參考資料，亦能對作品之作者有更深入地理解，如吳騫所輯《朱靜庵自怡集》稿本中，不僅收錄的詩作較其他版本為多，亦收入朱靜庵（生卒年不詳）之夫周濟（生卒年不詳）的詩文。更於詩後加上時人評論及編者小注。此外，更進一步地說明其家族關係，有助於後世研究者知其人及其家世背景。⁶⁶

游志誠〈明刊批校本《劉子》跋析論〉中提到，吳騫於跋文提出關於作者之新主張，迥異於前人的說法⁶⁷，姑且不論其說確否，至少於《劉子》一書之作者，

⁵⁷ 朱供羅、李笑頻：〈《文心雕龍·隱秀》明代補文之來龍去脈及影響——兼論《文心雕龍》有關版本〉，《昆明學院學報》2017年第5期，頁87-93。

⁵⁸ 王天然：〈書吳騫舊藏《蜀石經殘字三種》後〉，《經學文獻研究集刊》第1期（2017年5月），頁241-245。

⁵⁹ 宋清秀：〈吳騫輯稿本《朱靜庵自怡集》探微〉，《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2卷第5期（2017年9月），頁34-38。

⁶⁰ 韓章訓：〈《元一統志》研究〉，《新疆地方誌》2018年第4期（頁31-38+57）。

⁶¹ 朱天助：〈清代《鄭志》輯本六種考論〉，《文獻》2018年第2期，頁46-56。

⁶² 崔壯：〈再議周春《西夏書》的著者、義例與卷次——兼與胡玉冰教授商榷〉，《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20年第4期，頁117-121。

⁶³ 姚文昌：〈蜀石經《毛詩》摹寫本考原〉，《中國典籍與文化》第4期（2020年12月），頁4-8。

⁶⁴ 瞿艷丹：〈乾隆中後期《七經孟子考文補遺》的傳抄與閱讀〉，《文獻》2021年第3期，頁34-56。

⁶⁵ 邵巖：〈清代學者收藏南宋臨安三志諸事源流〉，《地域文化研究》2021年第1期，頁68-79+154-155。

⁶⁶ 宋清秀：〈吳騫輯稿本《朱靜庵自怡集》探微〉，《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2卷第5期（2017年9月），頁34-38。

⁶⁷ 吳騫：「頃周屯兮大令得舊抄本，首題劉處元集，細閱之，即此書也。並摘錄袁注於簡端，予自大令借得。歸安丁小疋學博知之，以其所藏明何允中刊本授予，屬為校勘。爰取此本合參之，按劉處元金時人，《道藏》中，有《仙樂集》四卷，皆詩詞歌頌而未聞有他著述，此題劉處元集，尤不可解也。」見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題跋真跡》第二冊（臺

及由作者考辨引伸出有關《劉子》及《文心雕龍》之研究，皆可補充今人已揭之論。亦可知吳騫之貢獻不僅在於藏書、存書而已。

古代藏書難而守書更難，吳騫雖因個人長壽與子孫對於藏書的重視⁶⁸，其所藏之書能歷經百多年，已是萬幸，然終還是流散各地。而近時有學者就晚清主要藏書樓之目錄，整理出拜經樓所藏善本之流散，其中藏書家丁申（1829-1887）、丁丙（1832-1899）之善本書室及八千卷樓共有 45 種，陸心源（1834-1894）皕宋樓有 19 種，莫友芝（1811-1871）、潘祖蔭（1830-1890）滂喜齋各藏有 4 種，瞿鏞（1794-1846）藏有 3 種。此後，因清末戰爭不斷，古籍流散至海內外，目前收藏於各大圖書館，如南京、北京、上海、北京師範大學等，海外則有美國、臺灣、日本，其中國家圖書館藏有 14 種為最多。⁶⁹

吳氏一生藏書頗豐，然最終仍流散各地，其曾言：「蓋自少迄老，孜孜矻矻，數十年如一日，亦不自知其所以然。昔人方諸銜蠹之鼠、穴紙之蠅，殆不為虛語矣。」⁷⁰又有言曰：「嗚呼！後之人或什襲珍之，或土苴視之，其賢不肖真竹垞所謂『視書之幸不幸，吾不得而前知矣』。」⁷¹亦替當時藏書家「生而藏書，歿則書散」的命運，下了一個沉重的註解。

（三）經學方面

吳騫關於經學之著作，目前有相關研究者有二，一為《子夏易傳釋存》、二為《論語義疏參訂》，以下分項條列之：

1. 《子夏易傳釋存》相關研究

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82 年），頁 1369。

⁶⁸ 吳騫逝世前曾云：「自刻諸書及詩文集，各種其板葉開書目之後，日後兩房公共照管，……若忽略厭棄，不知我一生之苦，任其散失，又何用此子孫耶？」明言告誡子孫須善加保存其藏書，拜經樓成為少數長壽之藏書樓，實有其故。」參見陳心蓉著：《嘉興藏書史》（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 年），頁 133。

⁶⁹ 馬仁傑、黃偉：〈吳騫拜經樓善本流散考略〉，頁 104-109。

⁷⁰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卷十三，頁 200。「銜蠹之鼠」一詞出自明代朱國禎《湧幢小品·竹軒》：「獨嗜書，每得一書，手自披對，缺板脫字，則界烏絲欄紙，乞善書者補之。笑謂人曰：『吾猶老鼠搬生薑，勞無用也。』」此語本為吳氏用以說明自己自少迄老，如鼠如蠅，熱衷於藏書之事。然眾多藏書家生前窮盡一切蒐書藏書，身後其所藏之書不免於散逸之命運，或者如同老鼠搬薑一般，勞而無用。見〔明〕朱國禎輯：《湧幢小品》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雜家類》第 106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5 年），頁子 106-476。「穴紙之蠅」典故則出自《傳燈錄》：「大為清論鄙之時福州古靈神讚禪師。初參百丈却回本寺。受業師嘗在窓下看經。蜂子投窓求出。讚見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驢年去。」見〔宋〕道原：《景德傳燈錄》，收入《乾隆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1 年），頁 179-180。

⁷¹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卷十三，頁 205。

關於吳騫《子夏易傳釋存》之相關研究，目前可見 4 篇，如表 4：

表 4：吳騫《子夏易傳釋存》相關單篇論文整理

編號	作者	篇目	出版年
1	賴貴三	清儒吳騫《子夏易傳釋存》稿本研究 ⁷²	2009
2	賴貴三	千元十駕吳拜經——清儒吳騫《子夏易傳釋存》輯佚稿本及其義疏析論 ⁷³	2009
3	賴貴三	清儒吳騫《子夏易傳釋存》稿本初探 ⁷⁴	2012
4	岳冠林、唐迪	《子夏易傳》吳騫輯本評述 ⁷⁵	2014

關於吳騫《易》學的相關研究，學界基本上不脫《子夏易傳釋存》一書，然吳騫於《桃溪客語》與《尖陽筆叢》中亦有許多關於《易》學相關論述，須進一步整理探討。

2. 《論語義疏參訂》相關研究

關於吳騫《論語義疏參訂》之相關研究，目前可見 3 篇，如表 5：

表 5：吳騫《論語義疏參訂》相關單篇論文整理

編號	作者	篇目	出版年
1	影山輝國撰 水上雅晴譯	吳騫 《皇氏論語義疏參訂》初探 ⁷⁶	2015
2	徐望駕	皇侃《論語義疏·敘》版本異文匯校 ⁷⁷	2015
3	劉玉才	皇侃《論語義疏》流傳之檢討 ⁷⁸	2019

由表 5 可知，目前對吳騫《論語》學的研究成果基本上亦是以其專著《論語義疏參訂》為主，且因皇侃《論語義疏》一書於中國亡佚後於日本流傳，吳騫所參考的底本亦來自日本，故可見日本相關研究之成果。

⁷² 賴師貴三：〈清儒吳騫《子夏易傳釋存》稿本研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華語文中心「第六屆海峽兩岸周易學術研討會」論文（2009 年 11 月 1 日），頁 391-417。

⁷³ 賴師貴三：〈千元十駕吳拜經——清儒吳騫《子夏易傳釋存》輯佚稿本及其義疏析論〉（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訪問學人研究成果發表會，2009 年 12 月 28 日），頁 1-74。

⁷⁴ 賴師貴三：〈清儒吳騫《子夏易傳釋存》稿本初探〉，收入孫劍秋、劉大鈞等著：《易道研幾——窮究易經精微啟發教學典範》（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頁 517-547。

⁷⁵ 岳冠林、唐迪：〈《子夏易傳》吳騫輯本評述〉，頁 125-128。

⁷⁶ 影山輝國撰，水上雅晴譯：〈吳騫《皇氏論語義疏參訂》初探〉，收錄於《經典與校勘論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153-164。

⁷⁷ 徐望駕：〈皇侃《論語義疏·敘》版本異文匯校〉，《賀州學院學報》第 31 卷第 4 期（2015 年 12 月），頁 27-32。

⁷⁸ 劉玉才：〈皇侃《論語義疏》流傳之檢討〉，《立命館文學》第 664 號（2019 年 12 月），頁 385-396。

（四）文學方面（詩、小說、散文）

不僅詩作，吳騫之文學創作亦頗豐，如雜記散文《桃溪客語》⁷⁹，文言短篇小說《扶風傳信錄》，棹歌集《蠡塘漁乃》等，故學者論述乾嘉時期的文學主題時，多述及吳騫的作品。然本研究僅列以吳騫或其作品為主題之論文如下：

表 6：吳騫文學之相關單篇論文整理

編號	作者	篇目	出版年
1	王火青	藏書家吳騫的小說 ⁸⁰	2000
2	陳水根	《蠡塘漁乃》述論 ⁸¹	2003

王火青〈藏書家吳騫的小說〉一文中，將《桃溪客語》視為吳騫之小說作品加以探討，而張吳蘇《乾嘉文學思想研究》中又云吳騫認為小說之核心價值在於真實性，故其小說性質實較接近於「史料筆記」⁸²，二種說法各有其理。吳騫少時曾客遊桃溪，有言：

樂其（桃溪）風土之閑曠，人士之雋淑，買田學稼，結廬國山之下，日與田叟野老相往還。輟耕之暇，偶有聞見，則筆而識之，積久成帙，以其叢勝鬼瑣，一若道聽而途說之，命曰《桃溪客語》。若夫摠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⁸³

可見《桃溪客語》之內容頗為豐富，較為類似魏晉南北朝筆記小說的形式，如其所謂「偶有聞見，則筆而識之」，故有學者以為《桃溪客語》較接近於「史料筆記」，此種重視真實性之小說觀，實為當時樸學家對「小說」的普遍觀念。

然就文中所言，《桃溪客語》的性質似與《漢書·藝文志》所謂「小說」概念相似，所謂：「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而不同於目前具有完整的情節、性格形象鮮明的人物角色、合理的結構的「小說」，故王火青〈藏書家吳騫的小說〉中視《桃溪客語》為吳騫之小說作品，實有待商榷。

⁷⁹ 王火青將《桃溪客語》視為吳騫之小說作品加以探討。參見氏著：〈藏書家吳騫的小說〉，《明清小說研究》2000年第4期，頁143-150。

⁸⁰ 見上註。

⁸¹ 陳水根：〈《蠡塘漁乃》述論〉，《撫州師專學報》2003年第1期，頁57-61。

⁸² 張吳蘇：《乾嘉文學思想研究》（天津：南開大學，2019年，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授：陳洪教授），頁288。

⁸³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四冊，《桃溪客語》，卷1，頁1。

《蠡塘漁乃》是吳騫作的棹歌集。內容主要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山川往跡，一是遺聞佚事。其自序有言曰：「凡山川往跡，固日所留連，即一二遺聞佚事，得諸故老流傳者，亦往往默識於懷。偶因暇日，述為短調，凡篇百有五十。」吳騫對於當時漁歌之保有一定程度之貢獻，亦可見其對通俗文學之重視。

（五）金石書畫

吳騫對工藝之喜好，其《陽羨名陶錄》一書不同以往，在內容上突出對明清時代紫砂藝術家及其作品的評價，形式上則集各名家之言論，體例十分完備，展現其校勘特色。且在紫砂的基礎介紹、人物評述、作品評述、品評方式方面，均有許多論述。⁸⁴

目前關於吳騫金石書畫類的研究不多，然若論及清代相關金石收藏，涉及吳騫者頗多，羅列如下以供參考：

表 7：吳騫金石書畫相關單篇論文整理

編號	作者	篇目	出版年
1	王桂平	清代江南藏書家金石著作之刊刻 ⁸⁵	2002
2	薛龍春	三國吳《國山碑》的書人與書法 ⁸⁶	2014
3	蕭建民	曼生壺起源考 ⁸⁷	2015
4	陳寧	一部清代中期的紫砂專論力作——《陽羨名陶錄》內容價值評析 ⁸⁸	2015
5	黎武靜	靜時書有痕 ⁸⁹	2016
6	李雙陽	汲直壺·吳騫題陳鳴遠天雞壺 ⁹⁰	2017
7	楊一志、張俊娜	唯有創新方能永遠——讀《清代陶瓷文獻學論綱》 ⁹¹	2018
8	王豐豐	淺析孟臣壺的藝術形象特徵——以閩南地區發現的「孟臣」款紫砂壺為例 ⁹²	2018

⁸⁴ 王亞麗：《清代宜興紫砂品評理論研究》（景德鎮：景德鎮陶瓷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0年，指導教授：張甘霖教授），頁1。

⁸⁵ 王桂平：〈清代江南藏書家金石著作之刊刻〉，《圖書情報工作》2002年第5期，頁113-116。

⁸⁶ 薛龍春：〈三國吳《國山碑》的書人與書法〉，《中國書畫》2014年第11期，頁70-72。

⁸⁷ 蕭建民：〈曼生壺起源考〉，《藝術品》2015年第4期，頁96-103。

⁸⁸ 陳寧：〈一部清代中期的紫砂專論力作——《陽羨名陶錄》內容價值評析〉，《中國陶瓷》第51卷第10期（2015年10月），頁91-96。

⁸⁹ 黎武靜：〈靜時書有痕〉，《小品文選刊》2016年第5期，頁40。

⁹⁰ 李雙陽：〈汲直壺·吳騫題陳鳴遠天雞壺〉，《文藝生活（藝術中國）》2017年第6期，頁99。

⁹¹ 楊一志、張俊娜：〈唯有創新方能永遠——讀《清代陶瓷文獻學論綱》〉，《景德鎮陶瓷》2018年第1期，頁12-14。

⁹² 王豐豐：〈淺析孟臣壺的藝術形象特徵——以閩南地區發現的「孟臣」款紫砂壺為例〉，《文物鑒定與鑒賞》2018年第10期，頁40-42。

9	陳波、 夏維中	沈顥《富春山居圖》臨本題跋考述 ⁹³	2018
10	胡昊華	姜娘子銅爐考 ⁹⁴	2019
11	黃偉	清代藏書家吳騫書畫活動研究 ⁹⁵	2019

吳騫除藏書外，亦致力於收藏各種金石古器物，碑銘、劍戟、陶旒等，考稽詳實，書寫於書錄之上，故其於金石書畫頗有貢獻。

就上文所述，學者對吳騫的研究現狀，以考據相關為最多，其次是經學部分，而文學部分則相對較少。於此，有幾個方面值得注意：

首先，目前吳騫研究以「拜經樓」為中心，故其考據相關論文數量亦較多，四本學位論文中，闕曉雲《吳騫及其拜經樓藏書研究》與沙莎《〈拜經樓藏書題跋記〉研究》均是如此。而期刊論文方面，共有 25 篇直接或間接與吳騫考據相關之研究，與金石遺文相關的研究則有 11 篇，基本上也屬拜經樓之藏品之研究，可知目前關於吳騫之研究偏重藏書、考據方面。

其次，臺灣目前對於吳騫的研究不多，然吳騫仍有許多學術價值值得發掘，中國對其研究成果較豐碩且持續關注，早期的生平年譜整理，如呂延林《吳騫年譜》。至後來以拜經樓為主題的相關研究，目前則有更為細節的探討，如最新單篇論文邵巖〈盧文弨、吳騫校補《千頃堂書目》史部地理類方志目錄再校〉一文中，舉出吳騫誤校《千頃堂書目》19 處。可見對吳騫之研究從介紹類的研究逐漸深入，其學術值得關注。

再者，吳騫經學方面，以《皇氏論語義疏參訂》與《子夏易傳釋存》二書為主，相關論文共 7 篇，其中因皇侃《論語義疏》曾於中國亡佚，然被保存於日本，故亦有日本學者研究吳騫之《論語》學。

最後，關於吳騫文學與詩學的相關研究相對較少，只有 2 篇單篇論文，而學位論文雖有劉敏《吳騫文學研究》，然其中以詩學為主，文學方面綜論其散文創作與特色。然吳騫有許多應用文類，如題跋、序、墓誌銘等，加上詩話、小說、日記作品，可知吳騫文學亦值得深入探討。

⁹³ 陳波、夏維中：〈沈顥《富春山居圖》臨本題跋考述〉，《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46 卷第 2 期（2018 年 3 月），頁 135-142。

⁹⁴ 胡昊華：〈姜娘子銅爐考〉，《新美術》第 40 卷第 3 期（2019 年 3 月），頁 89-92。

⁹⁵ 黃偉：〈清代藏書家吳騫書畫活動研究〉，《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9 年第 2 期，頁 106-114。

吳騫學術十分多元，過往研究對吳騫學術偏重於藏書、考據、拜經樓方面。然吳騫經學、詩學亦有其價值。吳騫文學雖較不受歷來學者重視，然其著作頗豐，有待進一步的探討。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文撰述策略首先在於知人論世，針對清儒吳騫的生平事略進行探討，藉以明悉其藏書與學術的梗概，進而分別就吳騫學術不同面相研究，運用檢索、考察、歸納、綜合、分析、比較與詮釋等方法，探討吳騫於經學、詩學、考據學等貢獻，耙梳其思想內涵，呈現其思想觀點，以體現吳氏的學術價值。

勞思光（1927-2012）提出此發生研究法：「所謂「發生研究法」，即著眼於一個哲學的思想如何一點點發展變化，而依觀念的發生順序作一種敘述。⁹⁶本文欲研究吳騫及其著作之思想的發展變化時，故以知人論世開始，著眼吳騫生平與交遊，如《孟子·萬章下》：「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⁹⁷先以吳騫生平事蹟、著作、交遊狀況及其所處時代之學術背景開始，即朱熹（1130-1200）以為：「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跡也。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⁹⁸故本研究除對作者著作的掌握之外，觀其言，知其為人之實，由社會研究法的共時性角度分析其交友網絡，吳氏有許多贈詩，亦有許多以朋友相處為主題的詩作，藉由此些作品，盡可能完善地考察吳騫藏書及思想的發展歷程。瞭解清代乾嘉考據學，並掌握吳騫學術特色為目的，統合其整體學術思想脈絡。

知人論世之後，其次是解析研究法，根據的客觀、邏輯的分析，用以解析研究對象所用的詞語及論證的確切意義。⁹⁹在宏觀的時代分析下呈現吳騫學術思想之後，進而對於吳騫各領域之學術內容作深入之探討。考據學部分，以其拜經樓為中心，說明其校勘、輯佚、刊刻之貢獻與成就。《易》學則以吳騫《子夏易傳釋存》為基礎，先論其藏書過程、校勘成就，進而爬梳其文字，探究吳騫的《易》學觀。《論語》學則以《皇侃論語義疏參訂》為研究主題，探究其經學特色。詩學方面，則透過歸納分析，呈現吳騫「詩以理性情」、「詩畫不可相離」的觀念。最後則是文學部分，分別究吳騫應用文、隨筆小說、專書類文章，進行文本分析、比較，客觀呈現吳騫特色。

最後則是系統研究法，顧名思義即是將哲學作一系統的陳述，發現或建立一個完整的哲學架構。然欲建立一哲學架構，必須先利用解析研究法歸納出若干可靠的概念，進一步則是要反轉過來，以全體來確定局部的概念。而中間的過程便

⁹⁶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一）》（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頁8。

⁹⁷ 〔周〕孟子撰，史次耘註譯，王雲五主編：《孟子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頁288。

⁹⁸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年），頁452。

⁹⁹ 參見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一）》，頁10。

是運用系統研究法，徐復觀（1903-1982）有云：

我們所讀的古人的書，積字成句，應由各字以通一句之義；積句成章，應由各句以通一章之義；積章成書，應由各章以通一書之義。這是由局部以積累到全體的工作。在這步工作中，用得上清人的所謂訓詁考據之學。但我們應知道，不通過局部，固然不能瞭解全體，但這種瞭解，只是起碼的瞭解。要做進一步的瞭解，更須反轉來，由全體來確定全部的意義；即是由一句而確定一字之義，由一章而確定一句之義，由一書而確定一章之義，由一家的思想而確定一書之義。¹⁰⁰

先用解析研究法進行吳騫各領域的特色，進而使用系統分析法，透過其《論語》學、《易》學特色整理出吳騫經學思想。結合其詩學、文學，可發現吳氏經學、詩學、文學相通的學術特色。

本研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便是文獻分析法，¹⁰¹透過圖書館中的書籍、論文與期刊、研究對象之著作等，進行四步驟的分析閱覽與整理、描述、分類及詮釋。¹⁰²全面而精準地掌握吳騫學術內容。



¹⁰⁰ 見徐復觀：《中國思想史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5年），頁113。

¹⁰¹ 所謂文獻分析法，便是根據一定的研究目的或課題，透過蒐集有關市場資訊、調查報告、產業動態等文獻資料，從而全面而精準地掌握所要研究問題的一種方法。蒐集內容儘量要求豐富及廣博，再將四處收集來的資料，經過分析後歸納統整，再分析事件淵源、原因、背景、影響及其意義等。文獻資料可以是政府部門的報告、工商業界的研究、文件記錄資料庫、企業組織資料、圖書館中的書籍、論文與期刊、報章新聞等等。

¹⁰² 紐曼 (Neuman, W. Lawrence)著，朱柔若譯：《社會研究方法：質化與量化取向》（臺北：揚智文化，2000年），頁20。



第二章 吳騫生平考述

目前吳騫的研究成果中，與生平的相關文獻大抵出自《海昌備志》，而呂延林《吳騫年譜》中，對其家世傳統、師友交遊等亦有所考察。本章分為三個部分，首先介紹吳騫生平與其著作，其次介紹吳騫交遊情況，最後則比較清代與吳騫同名同姓之「當塗吳騫」，冀能對吳騫生平有一較為全面的概括。

第一節 吳騫生平與著作

《休寧厚田吳氏宗譜》為吳騫手校，是研究吳騫先祖的重要資料。自唐代左臺御史吳少微（663-749）為新安始遷祖，吳騫為第三十七世孫。家族本居徽州休寧，第十八世孫曾徙居江西浮梁縣、第二十世孫則由浮梁徙至漢口，第二十一世孫再由漢口還居休寧，輾轉遷徙，¹最後由吳騫曾祖父吳萬鐘（生卒年不詳）始遷徙海寧長平鄉尖山陽，居於新倉里小桐溪。²

《海寧州志稿》〈藝文志〉曰：

吳騫，霖弟，字槎客，又字葵里，晚號兔床山人，仁和貢生，居邑之小桐溪。築拜經樓貯書，甲於一邑。又構別業於陽羨，搜討桃溪諸勝迨徧。居鄉與同里陳簡莊、周松靄諸君子日事校讐，不預戶外事。卒年八十一。³

吳騫居小桐溪，著有《小桐溪隨筆》。又於陽羨購別業，旅居當地時，則有《陽羨名陶錄》與《桃溪客語》的作品。〈文苑〉於其性格記載更為詳盡：

明季由休寧徙家新倉，至騫五世矣。生負異稟，過目成誦，以幼多疾病遂棄興業。篤嗜典籍，遇善本傾藝購之弗惜，或借讀手鈔校勘，精審所得不下五萬卷，築拜經樓儲焉。又有金石古玩充牣其中，皆辨其名物制度，稽其時代欵識，著之譜錄，昕夕摩挲以為樂。夙與同里陳鱣講漢儒訓詁之學，

¹ 關於吳騫先祖輾轉遷徙過程，可參見〔清〕吳騫輯：《休寧厚田吳氏宗譜》，收入《清代民國名人家譜選刊》，第16冊（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頁25-26。

² 關於吳騫的家世，闕曉雲：《吳騫及其拜經樓藏書研究》已有較為詳盡之介紹，自其先祖吳萬鐘、吳萬鎮，其父吳枚中，其母程氏，其兄吳霖、吳嶸等。亦對吳騫之妻子魏氏、妾室徐氏，其子孫均做簡單的介紹。參見闕曉雲：《吳騫及其拜經樓藏書研究》，頁9-14。

³ 〔清〕李圭修，劉蔚仁續修，朱錫恩等纂：《海寧州志稿》（臺北：海寧旅臺同鄉會，1968年），頁1622。

所爲詩文詞旨渾厚，間爲山水小幀，亦蕭遠有致。撰述甚富，所刊叢書十數種，世多寶之。騫雖隱居終其身，而於地方義舉赴之惟恐不及。浙西亢旱，致書平湖令開虹橋堰以通水道。明季殉節秀水徐忠懿墓在邑之龍山，蕪穢不可辨，爲請當事立石以表之。若買婢，至詢之爲名家息，撫爲己女，嫁武原魏氏子，人尤服其盛德云。壽八十一。據行述，參蔣元龍《春雨齋集》。⁴

《海寧州志稿》之內容大致與《海昌備志》相似。由上文可知，吳騫爲民喉舌的志向，《海昌備志》更加詳細敘述虹橋堰之事，其曰：

槎客雖隱居終其身，而講求鄉邦利弊，輒思有所施設。平湖縣之東有虹橋堰，引三泖之水以灌浙西田，歲久漸塞，槎客屢游其地，相度便宜。致書署平湖訓導烏程陳焯映千，屬告邑宰修細牘口，通水道，以救西南諸邑之旱。⁵

可知吳騫雖無意仕途，卻仍關心民瘼。面對虹橋堰的堵塞，沒有視而不見，反而積極作為，救西南之旱，解百姓之苦。

除此之外，《海昌備志》又補充說明吳騫買婢緣由，曰：「嘗以妻病買婢，至，詢之，良家女也，撫爲己女，嫁之武原魏氏，一時咸頌其厚德云。」⁶此厚德之舉，陳鱣《述義記》記之甚詳，吳騫夫人魏氏因病，冀爲其納妾，吳騫不願接受，並曰：

「孰爲我謀者？我年六十一矣，有子有孫，奚以此爲？雖然，若本良家女，既入我門，不納之，將安歸之？即歸之而復賣之，若終爲人妾，又疑若爲人所棄者，我不忍也。」遂以爲義女，名之曰「明姑」。「姑」者，浙西方言，未字之僞也。山人有女，已適人，召之歸，使之同寢處。事主母惟謹，母心喜，病稍愈。海鹽魏氏子，善士也，於山人爲戚屬。山人慨然曰：「我爲義女擇壻，舍魏子其誰與？」遂備奩具而嫁之。⁷

吳騫此舉實頗受人敬仰，其友陳鱣、俞思謙（生卒年不詳）、盧文弨、周春等均記其事。而吳騫義女出嫁時，亦有許多人前來道賀。

⁴ 〔清〕李圭修，劉蔚仁續修，朱錫恩等纂：《海寧州志稿》，頁 3411-3412。

⁵ 〔清〕錢泰吉輯纂，《海寧珍稀史料文獻叢書》編委會整理：《海昌備志（點校本）》，頁 274。

⁶ 同上註。

⁷ 〔清〕陳鱣：《簡莊文鈔》，《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 148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頁 274。

《海昌備志》對其子亦有論及，曰：

子壽照，字南輝，號小尹，乾隆庚子以諸生應召試，得賜文綺。丙午舉鄉試，長於選學。中年失明，世論惜之。壽暘，字虞臣。槎客以宋槧《東坡先生集》授之，因自號「蘇閣」。取時刊《蘇集》，依宋本編排，拾遺補闕為一編。見者嘆其善承父教焉。拜經樓圖籍、書畫有題跋者，手錄成帙，為《題跋記》。⁸

吳騫有二子。長子壽照，字南輝，號小尹，乾隆二十三年戊寅（1758）年六月十八日生。《吳兔牀日記》：「六月十八日，晴，壽照四十生日。」⁹吳騫有時會請其校錄藏書，如《拜經樓藏書題跋記》中「佩觿」一條有言：

甲辰春二月，小疋廣文在武林葵巷寓，以是書借余，爰令兒壽照校錄一過。昔之入小學者，先教以六書，今雖學士大夫多忽不之省，宜此書之日譌也，小子可不勉哉！¹⁰

可見吳騫對其子在考據學上的教育。若遇善本，則會交付其子抄錄，如《中吳紀聞》、《佩觿》、《大雅集》等。壽照長於考試，庚子年時以諸生資格受皇帝召見，得賜「文綺」，可見其文采受到肯定。六年後丙午鄉試中舉，考運甚佳。然中年失明，世論惜之。¹¹著有《骨董羹》一冊、《小尹詩稿》一冊。¹²

二子壽暘，字虞臣、周官¹³，自號蘇閣¹⁴，承父藏書，並將其父與當時眾多名人題跋編撰為《拜經樓藏書題跋記》。當時皆嘆其善承父教。著有《蘇閣詩稿》四卷、《富春軒雜著》二卷、《詞稿》一卷、《公羊經傳異文集解》二卷、《補遺》一卷、《後漢書校勘記》、《東坡校勘記》、《讀書日益編》二冊、《書畫題跋記》二卷、《詞苑珠叢》等。¹⁵

⁸ 〔清〕錢泰吉輯纂，《海寧珍稀史料文獻叢書》編委會整理：《海昌備志（點校本）》，頁 274。

⁹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五冊，《吳兔牀日記》，頁 153。

¹⁰ 〔清〕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 29。

¹¹ 《吳兔牀日記》中亦多次提及壽照眼疾之事，如乾隆五十三年三月望日：「兒壽照病目久不瘥，掣之至青堆就治。」隔日又曰：「挈壽照至杭治目。」乾隆五十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曉自梅里解舟，暮抵家。知壽照臥病治旬，目眚增劇，為之食不下嚥。」見〔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五冊，《吳兔牀日記》，頁 70、98。

¹² 〔清〕李圭修，劉蔚仁續修，朱錫恩等纂：《海寧州志稿》，頁 1630。

¹³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周禮纂圖互注重言重意」條下有言：「先君子得書之日，為不肖（暘）墮地之辰。」又陳鱣有言曰：「槎客先生得此書時，適生次君虞臣，故其小字曰『周官』。」見〔清〕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 15。

¹⁴ 此說見《海昌備志》：「槎客以宋槧《東坡先生集》授之，因自號『蘇閣』。」〔清〕錢泰吉輯纂，《海寧珍稀史料文獻叢書》編委會整理：《海昌備志（點校本）》，頁 274。

¹⁵ 〔清〕李圭修，劉蔚仁續修，朱錫恩等纂：《海寧州志稿》，頁 1707。

吳騫以身作則，以藏書為志，陳鱣〈愚谷文存序〉讚曰：「先生品甚高，誼甚古，而學甚富，著述等身，顧不屑為流俗之文，夙共當世賢士大夫相往還，與之上下；其議論，晚年益深造自得，遠近學者宗之。」¹⁶子孫受其影響，於藏書亦有所成：

虞臣子之淳，諸生，亦能守遺籍，校讀不倦。海昌百年來藏書家，若前步橋許氏之敦敘樓，今遺籍蕩然，樓亦毀矣。胡陳村胡氏華鄂堂，所藏僅有存者。陳鱣仲魚，與槎客奇書相假，購藏亦富，乃沒未數年，果園藏書星散已盡。獨拜經樓完好無恙，隱然與四明范氏天一閣並峙，為浙東西圖書之府者，賢子孫善守之效也。¹⁷

不僅壽照、壽暘，其孫吳之淳（1810-1845），字鎔和，號鱣鄉，亦能承繼家族志業，守遺籍，校讀不倦。之淳生於「嘉慶庚午年初八日辛卯」。《吳兔牀日記》於當日云：「次媳又舉一孫。」二年後「壬申年四月初八日」云：「璿孫生日。」¹⁸著有《鱣鄉笥記》、《雲根室偶存稿》。¹⁹

吳騫於年四十六時（乾隆四十三年，1778）築「拜經樓」，直至道光末年始漸散失，然吳騫藏書之志得以傳遞三世，拜經樓藏書能過百年完好無恙，蓋歸功吳騫子孫，實為藏書家一大幸事。

關於拜經樓，其友陳簡莊於《愚谷文存》的序曰：

（吳騫）築拜經樓，聚書數十萬卷，丹黃甲乙，排列几筵；又有圖繪碑銘，鼎彝劍戟，幣布圭璧，印章之屬；丹漆陶旅，象犀竹木之器，充牣其中，皆辨其名物制度，稽其時代款識，著之譜錄。暇則駕扁舟，泛江湖，歷山谷，探奇弔古，吮墨含毫，於遺文墜簡，廣為搜訪；遇孝忠節烈之大端，尤必竭力闡揚，殆得於古者深，積於中者厚，粹然為儒林之望也乎！²⁰

將藏書樓命名為「拜經」，是吳騫展現其尊經崇道的態度。一生致力於收書、校書。其藏書印可見志向，上刻有：「寒可無衣，飢可無食，至于書，不可一日失。此昔人詒厥之名言，允可為拜經樓藏書之雅率。」²¹可見吳騫志不在仕途，正因

¹⁶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陳鱣〈愚谷文存序〉，頁1。

¹⁷ 〔清〕錢泰吉輯纂，《海寧珍稀史料文獻叢書》編委會整理：《海昌備志（點校本）》，頁274。

¹⁸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五冊，《吳兔牀日記》，頁279、311。

¹⁹ 〔清〕李圭修，劉蔚仁續修，朱錫恩等纂：《海寧州志稿》，頁1722。

²⁰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陳鱣〈愚谷文存序〉，頁1。

²¹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桐陰日省編下〉，頁205。《認識古籍版刻與藏書家》中則為「是可為拜經樓藏書之雅則」，大抵意思無差，然用字則不一，應以吳騫所言為主。見劉兆祐：《認識古籍版刻與藏書家》（臺北：臺灣書店，1997年），頁227。

為其醉心於藏書，辛勤收購圖書。《海昌備志》說他「所得不下五萬卷」²²，陳鱣在〈愚谷文存序〉中記述說：「築拜經樓，聚書數十萬卷，丹黃甲乙，排列几筵。」²³張衡〈拜經樓詩集序〉裡記載道：「先生擁書十萬卷，沉酣偃息於其中，梳爬剔抉，芒角四出。」²⁴拜經樓藏書之豐，在於吳騫的努力，使得拜經樓成為乾嘉時期最負盛名的藏書樓之一。而拜經樓最為著名的便是典藏有元版刻本千部，故將其書室曰「千元十駕」，與黃丕烈「百宋一廬」（即宋版書百種集於一室）相應，一時傳為佳話。²⁵

不僅僅收書，吳騫每有所得，必對其所收善本寄以跋語，述其胸懷，故晚清藏書家管庭芬（1797-1880）也說他「以文章經述著稱」。²⁶其專注學問，並與江浙一帶藏家互通有無，如杭世駿（堇浦，1696-1773）、盧文弨（抱經，1717-1795）、錢大昕（辛楣，1728-1804）、鮑廷博（淶飲，1728-1814）、周春（松靄，1729-1815）、周廣業（耕崖，1730-1798）、吳翌鳳（枚庵，1742-1819）、陳鱣（簡莊，1753-1817）、黃丕烈（蕘圃，1763-1825）等人，於藏書上借抄借校，於學問上談書論學，於詩文上相互切磋，其中往來書信，鑒定題識等，十分珍貴。正因如此，吳騫可說是清代傑出的版本目錄學家、文獻學家。不僅如此，他亦工詩善文，詞旨渾厚，氣韻蕭遠，實為多才多藝的大儒。

如此勤學之吳騫，著作等身，論述豐富。賴貴三於〈千元十駕吳拜經——清儒吳騫《子夏易傳釋存》輯佚稿本及其義疏析論〉一文中，據《海寧州志》、《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與《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統計其著作近百種，筆者刪其重複，以表格呈現如下：

表 8：吳騫著作

分類	編號	書名
經	1	《子夏易傳義疏》二卷（手稿本）
	2	《子夏易傳釋存》二卷
	3	《四朝經籍志補》
	4	《吳氏儀則》一卷
	5	《孟子外書附訂》四卷
	6	《皇氏論語義疏參訂》十卷
	7	《孫氏爾雅正義拾遺》

²² 〔清〕錢泰吉輯纂，《海寧珍稀史料文獻叢書》編委會整理：《海昌備志（點校本）》，頁 274。

²³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陳鱣〈愚谷文存序〉，頁 1。

²⁴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張衡〈拜經樓詩集序〉，頁 3。

²⁵ 楊家駱主編：《中國學術名著·目錄學名著》第一集《藏書紀事詩等五種》（臺北：世界書局，1961 年），頁 1-22。

²⁶ 詳參〔清〕管庭芬：〈拜經樓藏書題跋記跋〉，〔清〕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 1。

	8	《孫氏爾雅正義鈔》一卷
	9	《許氏詩譜鈔》
	10	《蜀石經毛詩考異》二卷
	11	《詩譜補亡後訂》一卷
	12	《孫氏詩評摭遺》一卷
	13	《唐石經考異》二卷
	14	《唐開成石經考》二卷
	15	《海寧經籍志》不分卷
	16	《海寧經籍備考》二卷
史	1	《國山碑考》一卷
	2	《海寧州志校勘記》一卷
	3	《海寧倭事始末》二卷
	4	校注《疑年錄》四卷
	5	校訂《明黨禍始末記》二卷
	6	編《海昌麗則》五種十卷
	7	輯《千頃堂書目》三十二卷附《四朝經籍志補》
	8	輯《董令升遺事》不分卷
	9	輯宋潛說友纂修《(咸淳)臨安志鈔》不分卷
	10	纂修《休甯厚田吳氏宗譜》六卷
	11	《耕厓先生傳》一卷 (附海寧周廣業撰、其子編《題辭》一卷)
	12	《陳乾初先生年譜》二卷
	13	《東江遺事》
	14	《陽羨名陶錄》二卷、《續錄》一卷
	15	《陽羨摩崖紀略》無卷數
	16	《觀復堂藏書總目》一卷、《分目》一卷
子	1	《白虎通義校稿》一卷
	2	《古今樂府聲律源流考》一卷
	3	《扶風傳信錄》一卷
	4	《兔床日記》不分卷
	5	《西湖紀勝》二卷
	6	《汪義婦辭》一卷
	7	《沈蓮翁壽懷歌》一卷
	8	《兔床清玩錄》
	9	《典裘購書歌》一卷
	10	《金樓子附校》六卷
	11	《禹園悼往錄》不分卷

	12	《桃溪客語》五卷
	13	《小桐溪錄》一卷
	14	《桐陰小牘》一卷
	15	《桐陰日省編》不分卷
	16	《商貞唱和詩》一卷
	17	《壺口辨》一卷
	18	《槎客日譜》六卷
	19	《遺訓箋釋》一卷
	20	《隨筆》二卷
	21	《尺苑》二卷
	22	《讒書》五卷附校一卷
集	1	《休甯吳氏濟美集》一卷
	2	《南宋方爐詩》一卷
	3	《哀蘭集些》一卷並輯《挽篇》一卷
	4	《涉園修禊集》一卷
	5	《蛟橋折柳圖題詠》一卷
	6	《集俎》一卷
	7	《煙雲供養錄》一卷
	8	《萬花漁唱》一卷
	9	《蠡塘漁乃》一卷
	10	《論印絕句》二卷
	11	《輞軒續錄》一卷
	12	《尖陽載筆》一卷
	13	《尖陽叢筆》十卷
	14	《愚谷文存》正續十六卷
	15	《愚谷文稿》不分卷
	16	《愚谷詩稿》五種六卷
拜經樓	1	《拜經樓》正續十七卷
	2	《拜經樓分撥總記》一卷
	3	《拜經樓研錄》一卷
	4	《拜經樓書目》不分卷
	5	《拜經樓碑帖目錄》一卷
	6	《拜經樓詩草》不分卷
	7	《拜經樓詩話》三卷
	8	《拜經樓詩話續編》二卷
	9	《拜經樓詩稿續集》一卷
	10	《拜經樓雜鈔》一卷

其他	1	《小桐溪吳氏家乘》八卷
	2	《明詩綜姓氏表》不分卷

除上所列著作外，未刊書目亦達十九種四十卷，分別有：《子夏易傳》（僅二卷），《孫氏詩評摭遺》二卷，《孫氏爾雅正義拾遺》不分卷，《皇氏論語義疏參訂》十卷，《唐石經考異》二卷，《陽羨摩崖紀略》不分卷，《尺苑》不分卷，《東江遺事》二卷，《海寧倭事始末》不分卷，《蘇祠從祀議》不分卷，《海寧經籍志備考》一卷，《陳乾初先生譜》一卷，《小桐溪錄》一卷，《小桐溪隨筆》二卷，《宗要覽》一卷，《祠墓家規》一卷，《槎客日譜》六卷，《湖海詩存》不分卷，《龍出三子詩鈔》三卷。²⁷吳騫著作等身，若非一生致力於藏書、校書、著述，無法達此成就。

綜上所述，除了學問廣博，在版本目錄、考據學上的成就十分豐碩之外，吳騫個人的志向，仁德之心亦深具儒家風範，值得敬佩。



²⁷ 關於吳騫著作的整理歸納，參見賴師貴三：〈千元十駕吳拜經——清儒吳騫《子夏易傳釋存》輯佚稿本及其義疏析論〉，頁 18-19。

第二節 吳騫交遊

吳騫為清代藏書家，與當代著名學者交往甚密，尤其是浙江一代，為當時藏書家的中心，藏書活動不勝枚舉，如書籍傳抄的相互往來，善本古籍的鑑賞題跋等，因而結交許多志趣相近，性情契合的朋友。吳騫無意仕途，以山水文章自任，常於其《拜經樓詩集》中看到與朋友出遊互相唱和的詩作。

關於吳騫的交遊，劉敏碩士論文《吳騫文學研究》中，已作了初步的分類與介紹，²⁸吳騫一生遊歷廣泛，交友遍及江浙諸多地區，然其中關係較為密切者，多為著名校勘學家與學者，茲舉其中較為重要者，以地區分為三類，略述如下：

一、海寧地區：陳鱣、周廣業、周春

海寧地區有其摯友陳鱣，字仲魚，號簡莊，又號河莊。浙江海寧人，居硤川紫薇山麓，年六十五。強記博識，嘉慶改元（1796），舉孝廉方正。又明年（1798），中式舉人。喜聚書，藏書甚富，有十萬餘冊，精研文字訓詁，長於校勘輯佚，阮元（1764-1849）稱其為浙中經學最深之士。撰《續唐書》七十卷，又有《論語古訓》、《石經說》、《經籍跋文》、《恆言廣證》、《簡莊文鈔》諸書。²⁹

吳騫與陳鱣交情甚篤，時常一同出遊。乾隆四十五年庚子（1780），吳騫四十八歲時，偕陳鱣出遊武林，自二月十六日至三月十九日，長達一個多月，自小桐溪出發，抵海昌訪周松霽，並借得《孟子外書》。又一同前往知不足齋拜訪鮑廷博，過趙魏（1746-1825）「吉金樂石之齋」、奚岡（1746年-1803）「愚溪草堂」等。³⁰此處出遊更有二人作詩、和詩各一首，陳鱣先作一詩〈臨平道中〉，曰：

好作春山伴，斯遊豈偶然。畫橋楊柳外，江店杏花前。
旅興方開卷，吟懷欲試泉。因之憐舊事，誰與沈郎傳。
（沈去矜《臨平志》流傳頗少。）³¹

²⁸ 劉敏分別就「學界群英」列舉錢大昕、周春、余思謙、周廣業、錢馥、陳敬璋。「書林同道」則有陳鱣、盧文弨、鮑廷博、金德與、朱文藻、張燕昌、吳翌鳳、黃丕烈、朱型、魏弢以及張氏涉園家族。「騷壇詩友」的杭世駿、奚岡、查揆、任安上、陳經、萬之衡、潘夢吉、黃湘、張衢、徐熊飛。「官宦名流」中則有秦瀛、王昶、翁方綱、唐仲冕等人。整體介紹吳騫交遊圈中三十一位人物以及一個家族。見劉敏：《吳騫文學研究》，頁 21-63。

²⁹ 〔清〕趙爾巽等撰，啓功等點校：《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頁 13350。

³⁰ 關於此處出遊紀錄，可參見〔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五冊，《吳兔牀日記》，頁 8-14。

³¹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五冊，《吳兔牀日記》，頁 8。

吳騫則和之曰：

重來泛野煙，一舸共飄然。風景豈殊昔，吟情還續前。
小桃低晚雨，幽澗咽春泉。卻認糟床處，青帘細語傳。³²

不僅賦詩以紀事，於訪友途中相互交換所得亦為常事，如自松蘿處借得《孟子外書》、於趙魏吉金樂石之齋見到石刻數種、又見宋葆淳（1748-？）之餅硯、奚岡出宋孝宗御書七絕一首等，可見當時學者出遊，不僅任情山水，更是學術交流的一種方式。

藏書家的樂趣之一，是若得善本古籍，便會相互傳鈔，如陳鱣曾借給吳騫其所校藏王銍（？-1144）《默記》，並於書後云：

丙申七月二十七日，余從拜經樓借閱，因亟命胡生鳳苞鈔之，至八月二十七日鈔畢。其諸家校本仍照各色書之，更有一二改正處則用黃筆。合觀之，恍似文通夢中五色筆矣。鱣識。³³

二人亦會互通有無，《拜經樓藏書題跋記》「《西村集》」曰：

余偶得陳勾谿先生手書詩一篇，風骨蒼秀，如其為人，愛玩不忍釋手。吾友陳仲魚復以西邨老人詩數首見遺，亦其遺墨也。書視勾谿雖稍樸致，而詩格高雅似又過之。因補錄卷末，併附勾谿作於後。³⁴

又，「《震西牘稿》」曰：「先君子題前云：『嘉慶壬戌冬，陳仲魚孝廉獲此稿見貽，以其間有與先處士觴詠詩也。』」³⁵陳鱣獲得《震西牘稿》稿本，其中有吳騫父親的詩，故贈之。

吳騫亦自言與陳鱣交遊最久，為其父親撰寫墓誌銘時，曰：「庚戌夏，鱣南還，將以辛亥歲月日合葬鳳岡先塋之穆，用遺命也。手行狀，泣請一言誌其幽，騫辱與鱣遊最久，悉君門內之行誼，不可以不文辭。」³⁶而自陳鱣給吳騫書信中，亦可見二人交情，其曰：

³²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五冊，《吳兔牀日記》，頁9。

³³ 〔清〕陳鱣：《簡莊文鈔續編》，《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1487冊，頁300。

³⁴ 〔清〕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185。

³⁵ 〔清〕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190-191。

³⁶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頁173。

九月十九日，陳鱣頓首

兔牀先生閣下：饑來驅我，惘惘出門，懷友思親，日與車輪並轉，問天下之人有傷心如鱣者乎？幸賴福庇，一路羸安，於十七日抵都，雖賓至特如歸，特恐勝任為難耳。先生尊恙初平，未審日來眠食何侶，伏惟萬福。³⁷

吳騫與陳鱣，交遊甚久，同為藏書家、校勘學者，互相交流古籍善本，互相為對方作序題跋，如陳鱣作〈愚谷文存續〉，吳騫作〈陳仲魚詩人攷序〉。又同為海寧人，故被稱之為清代海寧藏書界的「雙子星座」。³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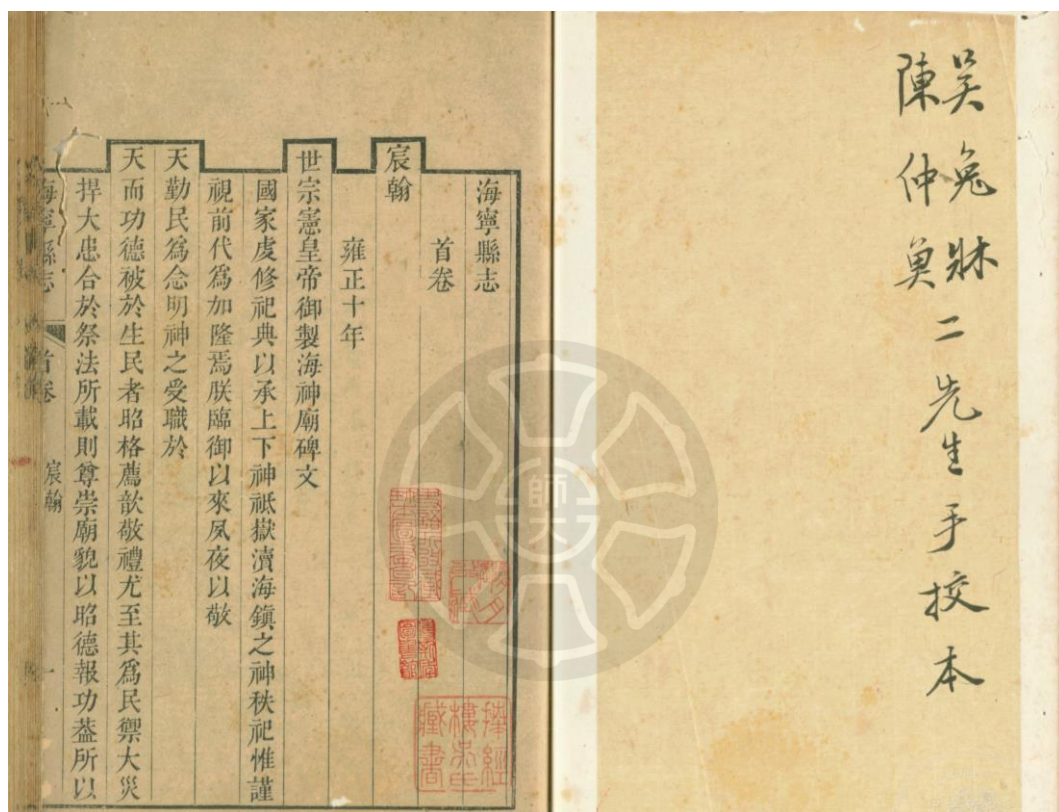


圖 1：吳騫、陳鱣朱墨筆手校《海寧縣志》³⁹

同樣也是海寧人士的周廣業，又名靈根，字勤補，別字耕厓，號堇園，世居浙江錢塘，後家海寧洛塘。乾隆 33 年鄉試副榜，48 年始登賢書，三試禮闈無所遇，輒歸而杜門，著書終生。嘗主講安徽廣德州復初書院，預纂《廣德州志》。生雍正庚戌，卒嘉慶戊午，年六十有九。有《孟子四攷》四卷、《經史避名匯攷》四十六卷、《讀相臺五經隨筆》四卷、《三餘摭錄》、《循陔纂聞》、《蓬廬文鈔》八卷、《詩鈔》二十二卷等二十餘種。⁴⁰

³⁷ 潘承厚輯：《明清藏書家尺牘》（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頁 267。

³⁸ 何薇、吳曉雲：〈清代海寧藏書界的「雙子星座」——吳騫、陳鱣之比較〉，頁 93。

³⁹ 書影來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品。

⁴⁰ 參見鄭偉章：《文獻家通攷》（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頁 358。另吳騫〈周耕厓孝廉傳〉亦有相關論述，見〔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頁 153-156。

二人的交流多在校勘上，周廣業曾與吳騫借《南唐書注》校訂，粘簽數百條。後因纂修《廣德州志》，復從先生借閱，其跋云：

歲壬寅，從兔牀借觀是書於王氏藜照書屋，隨頁粘簽。十年以來，奔馳南北，忽忽幾忘之矣。壬子春，因纂修《廣德州志》，意其注中事有涉廣德者，復借閱一過。重檢舊簽，竟無新得以益之。二壬之間，白髮頻添，依然故我，可嘆也。歲暮攜歸，輒附數言於末。⁴¹

周氏亦校讀自吳騫處借來龔氏之《紺珠集》鈔本。⁴²書籍文獻的交流，互相尋求對方意見等，是二人情誼的展現。《吳兔牀日記》中亦提到周廣業以《重定孟子古注攷》示吳騫。吳氏亦將《海寧經籍志備攷》見示，周氏為作序。⁴³吳騫 79 歲時，亦為周廣業《蓬廬文鈔》作序。

此外，吳騫亦將古物與周廣業分享，《吳兔於牀日記》乾隆五十年（1785）十二月十八日日：「今秋，旱甚，太湖水盡涸。漁人於湖中得一獨木舟，長二丈餘，深廣四尺餘。中有鐵錢數百千，上有『五銖』二字。」⁴⁴而吳壽暘《黃岡古錢歌》則說明此些錢幣的去向，其曰：「乙巳歲旱，太湖水涸，土人於湖底掘得獨木舟一，中有梁五銖鐵錢三百餘千，先君購得百餘，特以數枚寄周耕厓先生，都中為賦長歌。」⁴⁵吳騫喜收藏古物，特地贈與周廣業，或代表二人有共同之興趣。吳騫更作〈周耕厓孝廉傳〉，開頭寫道：「吾友周君耕厓之喪，予走哭諸寢門。既卒哭，其孤勳懋，勳常排比行事，哀經踵門，泣以家傳為請。」⁴⁶可見二人交誼之深。

周春，字芑兮，號松靄，浙江海寧人。博學好古，所居著書齋，凝塵滿室，插架環列，四部七略，靡不瀏覽。乾隆十九年（1754）進士，官廣西岑溪縣知縣。革陋規，幾微不以擾民，有古循吏風。以憂去官，岑溪人構祠祀焉。年八十七。著有《西夏書》、《十三經音略》、《爾雅補注》、《小學餘論》、《遼詩話》、《代北姓譜》二卷、《遼金元姓譜》一卷、《選材錄》一卷、《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八卷等。⁴⁷

⁴¹ 〔清〕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 51-52。

⁴² 〔清〕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 113。

⁴³ 《蓬廬文鈔》〈書吳兔牀海寧經籍志備攷後〉：「辛亥夏五，歸自故鄣，友人吳君兔牀枉過，以《海寧經籍志備攷》見示，梅霖、方盛、兩窗竟讀，嘆其力勤而益博也。」見〔清〕周廣業：《蓬廬文鈔》，《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 144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頁 462。

⁴⁴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五冊，《吳兔牀日記》，頁 60。

⁴⁵ 〔清〕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 208。

⁴⁶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頁 153。

⁴⁷ 〔清〕趙爾巽等撰，啓功等點校：《清史稿》，頁 13349。

吳騫曾從周春處借得《南部新書》、《劉子新論》等書，又收到贈書不全元刻之《漢隸分韻》，探究學術，校勘古籍亦是二人的日常活動。且吳騫詩集或日記中，亦時常出現周春。然吳騫因湯漢（1127-1206）《陶靖節集》一書對周春有怨，吳騫跋明刊本湯漢注《陶靖節集》云：

湯文清注靖節詩乃宋刻精本，淶飲得而贈於文漁，予偶從文漁借觀，約日即返，周松靄知之，即從余借觀，竟乾沒，屢索不還。予無以對二君。幸初借時錄出此本，因據之重刻陶詩以行世。其後乾沒者復以售於吳中黃蕘園主事，徒為藝林所嗤也。辛未正月記。⁴⁸

周春乾沒《陶靖節集》，吳騫屢屢討之，卻未歸還，然是書本為鮑廷博所有，後轉贈張燕昌（1738-1814），吳騫自張燕昌處借讀之書，故吳騫自覺愧對二君，便重刻之，故《愚谷文中》中有〈重刊宋湯文清公注陶詩跋〉，代表是書為重刊者，非原刊本。《讀書敏求記校證》中提到：

〔補〕吳騫云：壬寅秋日過吳門，訪宗人伊仲，適逢淶飲，因談次伊仲言有宋刻《離騷集傳》欲售。未幾，遂歸淶飲。予欲借觀，淶飲疑予有欲得之心，僅出鈔本見示。時方有周松靄大令祕奪張芑堂明經宋刻《陶詩》之事實，從予借之，予方深抱歉，遂不敢復請而退。聊書於此，以戒後人，且志予愧云。⁴⁹

然吳騫〈重刊宋湯文清公注陶詩跋〉中卻隻字未提此事，且晚年也曾特地入城去祝周廣業七十大壽。⁵⁰二人關係似乎未受到此事件影響。

二、仁和地區：鮑廷博、盧文弨

鮑廷博，字以文，號淶飲。本安徽歙縣人，徙居於杭。家富藏書，乾隆時詔開四庫館，採訪天下遺書，命長子士恭進家藏善本六百餘種，御賜《古今圖書集成》一部嘉之。好刻古書善本，有《知不足齋叢書》行世。著有《花韻軒小稿》二卷、《詠物詩》一卷。⁵¹鮑廷博與吳騫相識甚久，當以文出遊新安時，買下《拜經圖》贈與吳騫，《吳兔牀日記》中曰：「淶飲前歲遊新安，見有以鄭昉畫《拜經圖》求售者，買以見贈。因余有拜經樓也。予受而懸諸樓下。」⁵²吳騫更將此圖掛於拜經樓上，可謂得其所也。

⁴⁸ 傅增湘：《藏園羣書經眼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997。

⁴⁹ 〔清〕錢曾：《讀書敏求記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357-358。

⁵⁰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五冊，《吳兔牀日記》，頁163。

⁵¹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冊9，卷72，頁32。

⁵²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五冊，《吳兔牀日記》，頁67。

吳騫與鮑廷博有共同校勘成果《金樓子》，鮑廷博先得是書，後請朱文藻（生卒年不詳）和吳騫作簡易校勘後，便刻板印行。後來鮑廷博、吳騫又對《金樓子》進行多次整理，並撰有校勘記六百條。⁵³除了學術上的交流外，二人亦時常相伴出遊，曾同遊吳中，購得舊鈔本《吳郡圖經續記》。⁵⁴又《拜經樓詩集》中多有二人出遊紀錄之詩，如〈雨夜與淶飲自落星庵至武原〉、〈初夏雨後同陸白齋鮑淶飲陳河莊西湖泛舟〉、〈同淶飲游茶磨山許九杞先生故居〉等，二人至晚年仍有來往，可謂至交。

盧文弨，字紹弓，號磯魚，又號抱經。浙江仁和人。盧存心之子。乾隆十七年（1752）進士，授翰林院編修，直上書房，官至侍讀學士。文弨孝謹篤厚，潛心漢學，主講崇文、鍾山、龍城等書院。生平喜校書，後取其中最精者，著《群書拾補》，共收書三十八種；又匯刻所校書有《抱經堂叢書》，最稱精審。著有《抱經堂文集》、《鍾山札記》、《龍城札記》等。⁵⁵

乾隆四十六年（1781）盧文弨為《國山碑考》作序，並以為「槎客之書實遠勝於雪客本」，可見其對於好友的肯定。而吳騫亦同鮑廷博、陳鱣一起拜訪盧文弨，觀其新校定漢魏諸書。而為了讓盧文弨校《白虎通》更臻完善，吳騫更是大方出借自己珍寶之書，盧文弨跋云：

余頃校《白虎通》，付梓垂竣，而吳子槎客示余此本，實北宋時坊間所行未校本也。目錄前小序數行，其云「白虎建德論」者，開卷即已錯訛。然余取其書字字比對，始知此本尚多古字，而近世本率多改易。至〈情性篇〉中有與近本迥而實勝者。即一二誤書，尚可循形與聲而得其本字，若近世本則不加思索而徑改矣。……余取此書之善者具著於《校勘補遺》中，而仍以其本歸吳子，吳子其寶之哉！⁵⁶

不僅如此，盧氏《宋史藝文志補》更是二人合作而成，盧文弨於〈序〉直言：「合之余友海寧吳騫槎客校本。」⁵⁷浙江藏書家於清代可為私人藏書最為盛行之地，這些學者，長於校勘，喜於收藏古籍善本，並為了保存文獻相互交流，志趣相投，性情契合，互為知己。

⁵³ 陳志平：〈論鮑廷博、吳騫對《金樓子》的整理〉，頁3。

⁵⁴ 吳騫於《吳郡圖經續記》跋云：「余三十年前嘗偕鮑淶飲遊吳中購得之，珍藏至今。每一展卷，覺古香襲人，後世其善視之。」見〔清〕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80。

⁵⁵ 〔清〕趙爾巽等撰，啓功等點校：《清史稿》，頁13191-13192。

⁵⁶ 〔清〕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36-37。

⁵⁷ 〔清〕倪燦撰，〔清〕盧文弨訂正：《宋史藝文志補》，收入《叢書集成新編》第1冊（臺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頁255。

三、江蘇地區：黃丕烈、秦瀛

黃丕烈，江蘇吳縣人，字紹武，號蕘圃，又號復翁。乾隆五十三年（1788）舉人，官主事。喜藏書，尤嗜宋本，自稱佞宋主人，藏所得宋本之處，名之為「百宋一廬」，精校勘之學，所刊《士禮居叢書》，為學者所重。有《百宋一廬賦注》、《蕘言》等作品。⁵⁸

同樣身為清代重要藏書家，黃丕烈與吳騫的關係被稱為「藝林佳話」。黃丕烈於《百宋一廬賦·序》云：「予以嘉慶壬戌遷居縣橋，構專室，貯所有宋槧本書，名之曰『百宋一廬』。」⁵⁹而吳騫〈千元十駕圖〉詩序云：

吳趨黃蕘圃主事喜蓄宋刻書籍，校讎精審，榜其室曰「百宋一廬」。予心竊羨之而無其識，亦無其力，惟擬廣構元槧佳本。取荀子駑馬十駕之意，顏所居曰「千元十駕」，并自為之圖，戲占長句用寄蕘圃且示簡莊。⁶⁰

吳騫詩中曰：「不知百宋一廬客，絕倒千元十駕無。」⁶¹可知吳騫將其藏書室命名為「千元十駕」的原因，與黃丕烈有關，或與之較勁，或相互勉勵。而黃蕘圃亦有詩〈歲暮懷人〉曰：

異地能同好，一州得兩人。

僑居情久密（謂髯翁⁶²），過訪跡常親。（君每過吳，必至余舍）

屢寄書相賞，曾遺畫絕珍。（蒙君作員嶠訪書圖以贈）

髯翁倘歸去，為我賀新春。（每歲底，託髯翁帶拜年帖稱賀。）⁶³

身為吳縣人黃丕烈，與吳騫、陳鱣不同區域，故稱「異地」。吳、陳二人均為海寧人，故謂「一州得兩人」，然卻因相同志趣而相互結緣。且於吳騫去世後，黃氏與其子吳壽暘仍有往來，可見二人堅定之友情。

最後為秦瀛，字凌滄，一字小峴，江蘇無錫人，為秦松齡玄孫也。乾隆四十一年（1776），以舉人召試山東行在，授內閣中書，為官勇於任事，有惠政。少

⁵⁸ 張搗之，沈起煒，劉德重主編：《歷代人名大辭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1229。

⁵⁹ 〔清〕顧廣圻撰，〔清〕黃丕烈注：《百宋一廬賦》，收入《叢書集成新編》第2冊（臺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頁274。

⁶⁰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二冊，《拜經樓詩集續編》，卷2，頁39。

⁶¹ 同上註。

⁶² 「髯翁」即陳鱣，黃丕烈因其清癯多鬚，故稱之「髯翁」。

⁶³ 〔清〕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180。

有文名，詩文力追古風，而能有所自得。辭官後修縣誌，網羅地方文獻。著有《小峴山人詩文集》、《淮海公年譜》等。⁶⁴

以吳騫多位好友相比，秦瀛的宦宦生涯較為豐富。出身、經歷如此不同的二人，因有相同志趣而建立友誼，然因秦瀛為官所涉範圍較廣，因此吳騫與之交往斷斷續續。⁶⁵吳騫曾前往武林送秦瀛往任湖南按察使，並賦詩〈送小峴廉使移任楚南〉。⁶⁶有著共同興趣的二人，書籍交往也成為兩人往來的重要事跡。秦瀛為吳騫《拜經樓詩集》作序，吳騫為秦瀛校其所著《己未詞科錄》，可謂以書會友。

關於吳騫友人，尚有錢大昕⁶⁷、余思謙（生卒年不詳）、周廣業、金德與（生卒年不詳）、朱文藻、張燕昌、吳翌鳳、朱型（生卒年不詳）、魏鉞（生卒年不詳）。「騷壇詩友」的杭世駿、奚岡、查揆、任安上（生卒年不詳）、陳經（生卒年不詳）、萬之衡（生卒年不詳）、潘夢吉（生卒年不詳）、黃湘（生卒年不詳）、張衢、徐熊飛（1762-1835）。「宦宦名流」中則有秦瀛、王昶（1725-1806）、翁方綱（1733-1818）、唐仲冕（1753-1827）等人。整體介紹吳騫交遊圈中三十一位人物以及一個家族。⁶⁸

吳騫以藏書家聞名，其與友人的交往均以書籍為中心，以校勘考據為目的，於清代浙江地區形成一個整體的藏書學者圈，互相交流。如吳騫《皇氏論語義疏參訂》所引考證內容便有盧文弨、陳鱣等。而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提到：

騫所嗜尚雖廣，而以盡心於校書為最精。與陳鱣、黃丕烈所營相似，而復有不同。蓋有讀書家之校勘，有賞鑑家之校勘。陳鱣潛心經術，尤精故訓，讎對版本，實以益其所學，乃所謂讀書家之校勘也。若黃丕烈但記行款字數，刻印早晚。洪亮吉《北江詩話》已品之為賞鑑家，嚴可均《鐵橋漫稿》復病其有骨董氣，乃非為讀書而校書者，昔人久論定矣。⁶⁹

吳騫及其友人，雖皆盡心於校勘考據之學，然各有其特色，陳鱣為讀書家之校勘，黃丕烈為賞鑒家之校勘，而吳騫二者均踴躍。古籍善本的交流，校勘意見的建議，相互序跋的情意，是吳騫與友人的日常交往樣貌。

⁶⁴ 〔清〕趙爾巽等撰，啓功等點校：《清史稿》，頁 11292。

⁶⁵ 黃偉：〈清代旅外徽州藏書家吳騫與秦瀛交往考察〉，頁 127。

⁶⁶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 11，頁 289。

⁶⁷ 錢大昕，清江蘇嘉定人。字曉徵，一字及之，號辛楣、竹汀居士。乾隆十九年進士，授編修，歷官少詹事、廣東學政。五十歲即回籍，歷主鍾山、婁冬、紫陽書院講席。精研經史、金石、文字、音韻、天算、輿地諸學，考史之功，號為清代第一。有《廿二史考異》、《十駕齋養新錄》、《元史藝文志》、《元史氏族表》、《恆言錄》、《疑年錄》、《潛研堂集》等。見〔清〕趙爾巽等撰，啓功等點校：《清史稿》，頁 13193。

⁶⁸ 劉敏：《吳騫文學研究》，頁 21-63。

⁶⁹ 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北京：中華書局，1963 年），頁 217。

第三節 同時代當塗吳騫

清朝實有兩個吳騫，除本研究主題之海寧吳騫外，另一人為安徽當塗人，字益存，號樂園，生卒年不詳，只知為康熙進士，官惠州知府。二者時代相近，甚至重疊，然無論家世、經歷、興趣、成就則完全不同。已有學者發現《皖人書錄》有張冠李戴之虞，⁷⁰故筆者於此節對當塗吳騫作一介紹，冀以明辨二位吳騫之不同。

《皖人書錄》先對當塗吳騫做一簡單介紹：「吳騫（清）：字益存，號樂園，當塗人，翼子。康熙辛未（1691）進士，官至廣東惠州知府，召補京堂，病歸。」⁷¹李淑燕於〈《皖人書錄》和《安徽省館藏皖人書目》〉一文中，整理《皖人書錄》「吳騫」條下八本著作，筆者以表格呈現如下：

表 9：《皖人書錄》吳騫作品

	書目	版本	作者
1	雲煙供養錄一卷	《販書偶記續編》著錄 民國四年西泠印社古宋字排印本	當塗
2	休甯厚田吳氏宗譜六卷(纂)	清乾隆五十二年吳霖等賜錦堂刊	海寧
3	皇氏論語義疏參訂十卷	《販書偶記續編》著錄傳鈔本 首有乾隆四十六年自序偶記作休寧人	海寧
4	粵東懷古詩一卷	《安徽藝文考》別集十六 清雍正懷遠亭刊本	當塗
5	遺訓筆釋一卷	刊附《粵東懷古詩》後	當塗
6	桃溪客語五卷	《拜經樓叢書》本 《叢書集成》本	海寧
7	惠陽山水紀勝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地理存目五 清刊本	當塗
8	典裘購書吟(編)	《安徽藝文考》總集二 清康熙間刊本	當塗

李淑燕認為《休甯厚田吳氏宗譜》六卷、《皇氏論語義疏參訂》、《桃溪客語》是為海寧吳騫所做，而其餘五本均為當塗吳騫的作品。⁷²然筆者以為有疑者為《雲

⁷⁰ 學者李淑燕於〈《皖人書錄》和《安徽省館藏皖人書目》關於吳騫著錄的疏失〉一文中已初步釐清二人作品範疇，一併整理成表。

⁷¹ 蔣元卿著：《皖人書錄》（合肥：黃山書社，1989年），頁30。

⁷² 此說參見李淑燕：〈《皖人書錄》和《安徽省館藏皖人書目》〉，頁22-23。

煙供養錄》，海寧吳騫目前傳世著作其中一本為《煙雲供養錄》，是書前有吳騫自序，序文最後題「嘉慶甲子秋日槎客騫識」。書後則有「時乙卯端陽節西冷社長吳隱石潛識後」，可知《煙雲供養錄》當為海寧吳騫之作。

《皖人書錄》中的《雲煙供養錄》不僅名字與《煙雲供養錄》相似，版本亦為「民國四年西冷印社古宋字排印本」，與西冷印社亦有關聯，而西冷社長則為海寧吳騫《煙雲供養錄》作跋。如此巧合，有極大的可能是後人將《煙雲供養錄》誤植為《雲煙供養錄》，且誤將作者視為當塗吳騫。

然類似的訛誤在《安徽省館藏皖人書目》亦同樣出現，《安徽省館藏皖人書目》共錄 36 條書目，除去重複者共 22 種書籍，後標明作者均為「吳騫（清當塗人）撰／校」，整理表格如下：⁷³

表 10：《安徽省館藏皖人書目》吳騫作品

	書目	版本
1	西湖蘇文忠公祠從祀議一卷	武林掌故叢編 拜經樓叢書
2	扶風傳信錄一卷	刻本——清嘉慶 《拜經樓叢書》 《叢書集成初編》
3	南宋方爐題詠一卷	《拜經樓叢書》
4	拜經樓集外詩一卷	《叢書集成初編》
5	拜經樓詩集十二卷， 續編四卷 再續編一卷	《拜經樓叢書》
6	拜經樓詩話四卷	《拜經樓叢書》 《藝海珠塵》 《叢書集成初編》
7	拜經樓叢書十種／ 拜經樓叢書	1. 刻本——會稽：章氏，清光緒十一年（1885），10 冊。 2. 影印本——上海博古齋，民國十一年（1922），48 冊，據清乾隆嘉慶間海昌吳氏刊本增輯影印。
8	哀蘭絕句一卷	《拜經樓叢書》
9	桃溪客語五卷	《拜經樓叢書》 《叢書集成初編》

⁷³ 闕華主編：《安徽省館藏皖人書目（-1949）》（合肥：黃山書社，2003 年），頁 146-148。

10	孫氏爾雅正義拾遺一卷	《拜經樓叢書》
11	國山碑考一卷	《拜經樓叢書》 《叢書集成初編》
12	許氏詩譜鈔一卷	《拜經樓叢書》
13	陽羨名陶錄一卷	《美術叢書》 《榆園叢刻》 《昭代叢書》 《拜經樓叢書》
14	萬花漁唱一卷	《拜經樓叢書》
15	遊張公洞記一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
16	遊龍池山記一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
17	愚谷文存十四卷	《拜經樓叢書》
18	愚谷叢書	刻本——拜經樓，清，8冊。
19	蜀石經毛詩考異二卷	《拜經樓叢書》
20	詩譜補亡後訂一卷 拾遺一卷	《拜經樓叢書》
21	論印絕句一卷	《美術叢書》 《拜經樓叢書》 《嘯園叢書》
22	讒書五卷	《拜經樓叢書》 《叢書集成初編》

然這些著作有些出自《拜經樓叢書》，如《西湖蘇文忠公祠從祀議》、《南宋方爐題詠》、《許氏詩譜鈔》，有些則可直接判斷為吳騫著作，如《拜經樓集外詩》、《愚谷叢書》等。其中較為陌生的是出處為《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的《遊張公洞記》與《遊龍池山記》二書，亦收錄在吳騫作品《荊南遊草》之中。綜上而言，《安徽省館藏皖人書目》中所列 22 種吳騫著作，全部皆為海寧吳騫之作，並無一本是當塗吳騫的作品。

除了上述二書之外，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數位典藏資料庫整合系統」⁷⁴中亦出現將二位吳騫混淆的狀況。資料庫中將《明婁江邵氏經學二書》的作者連結至「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BDB）」中「當塗吳騫」，或以為是書之跋為「當塗吳騫」所做。然從此跋中最後署曰「丙寅冬日海寧吳騫識于拜經樓下」一句，且《愚谷文存》中亦收錄〈明婁江邵氏經學二書跋〉一文⁷⁵，可知此處作者確為「海寧吳騫」而非「當塗吳騫」。

⁷⁴ 參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數位典藏資料庫整合系統」

<https://ihparchive.ihp.sinica.edu.tw/ihpkmc/ihpkmc?@@0.5981232962072438>

⁷⁵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頁 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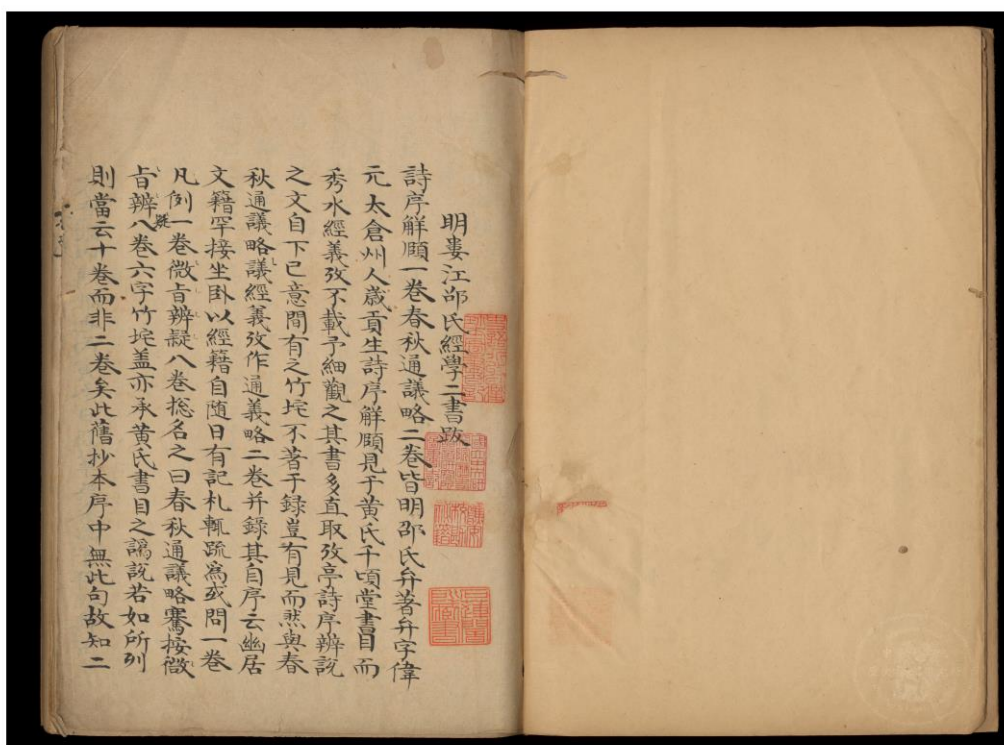


圖 2：明婁江邵氏經學二書跋鈔本。
印記：鵠安校勘祕籍石蓮閣所藏書⁷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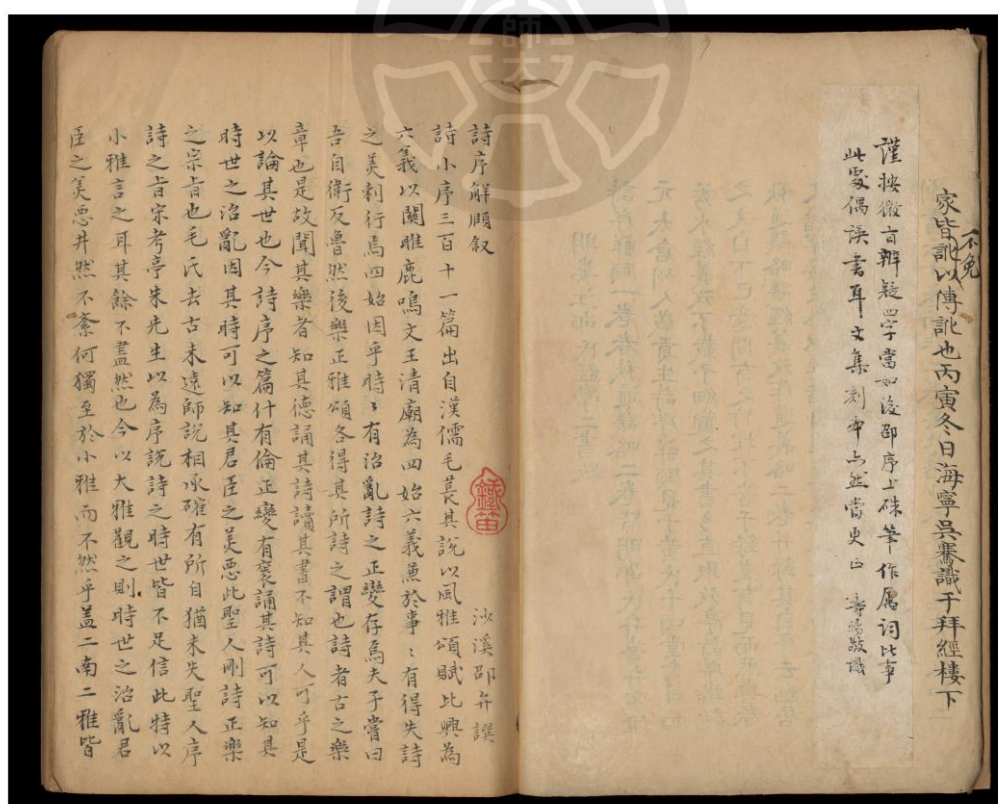


圖 3：明婁江邵氏經學二書跋鈔本。印記：鐵笛

⁷⁶ 書影來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品。

為避免此種訛誤的出現，筆者根據現有文獻資料，整理出「當塗吳騫」的年表，惜資料不多，無法較為全面地介紹「當塗吳騫」的一生，然仍可以得知清代二位吳騫，於時代、官職、作品實有巨大的差異。

表 11：當塗吳騫簡易年表⁷⁷

康熙三十年 (1691)	進士	
康熙五十五年 (1716)	吳騫，江南當塗人，國子監丞。	欽定國子監志 太平府志（清乾隆二十三年刻本） 卷二十四。
康熙五十九年 至雍正四年 (1720-1726)	廣東惠州府知府	廣東通志（清道光二年刻本） 卷四十九。
雍正？年	署兩廣鹽法道事	太平府志（清乾隆二十三年刻本） 卷二十四。
雍正四年 至雍正？年 (1726-？)	革職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官員 履歷檔案全編，第一冊。
雍正五年至至 雍正七年 (1727-1729)	1. 廣東韶州府知府。 2. 廣東韶州府知府吳騫老成練達，題補在案。 3. 查吳騫操守頗潔，居官謹慎，在知府中亦屬廉謹自好之員。 4. 吳騫管理粵海大關稅務，委廣州府知府。	廣東通志（清道光二年刻本） 卷四十七。
雍正六年 (1728)	廣東肇慶府知府（署）	肇慶通志（清道光二年重刻本） 卷十三。
雍正七年 至雍正十一年 (1729-1733)	廣東廣州府知府	廣東通志（清道光二年刻本） 卷四十五。
雍正八年 (1730)	1. 南海縣書院十五曰晦翁、曰穗城。康熙二十六年巡撫李士正倡建，雍正八年知府吳騫捐修。	廣東通志

⁷⁷ 本表參考資料之一為「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BDB）」，Harvard University，Academia Sinica，and Peking University，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CBDB) (April 21, 2022)，<https://projects.iq.harvard.edu/cbdb>。此網站整理出歷代吳騫共有四位，其中兩位是明代德興吳騫（1505）與宜都吳騫（1533）。其中當塗吳騫的資料由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共同製作，權威號 006800，CBDB 為 0063412。

	2. 曰粵秀，康熙四十九年總督趙燦、巡撫范時崇滿丕及各官捐建，雍正八年知府吳騫捐修。 3. 南海縣義學二，曰嶺南，康熙二十三年參議蔣伊捐建，雍正八年知府吳騫捐修。 4. 雍正八年，知府吳騫重修府志。	
雍正十一年 (1733)	吳騫，江南當塗人，雍正十一年任提刑按察使。 山東按察使 *海寧吳騫出生	山東通志 江南通志 清實錄：世宗憲皇帝實錄，卷一百二十九，頁 681-2
乾隆元年 (1736)	1. 召吳騫來京，以黃叔琳為山東按察使，原任浙江巡撫。 2. 召唐綏祖來京，以吳騫為山東按察使，由廣州府知府遷。	

由表 11 可知，當塗吳騫的時代較海寧吳騫為早，然二人於時間上有所重疊。而當塗吳騫致力於當官，曾擔任廣東知府、山東按察使等。然海寧吳騫一生不求仕途，將學問視為志向。二人經歷與志向完全不同，作品卻被誤認，實有釐清之必要。筆者依據二位之年代、籍貫、身分、著作及關鍵詞等作一比較，見表 12：

表 12：海寧吳騫與當塗吳騫比較表

	海寧吳騫	當塗吳騫
年代	1733 年至 1813 年 諸生	1691 進士
籍貫	浙江	安徽
身分	藏書家、文學家、考據學者	政治家
著作	著作等身 《桃溪客語》 《蠡塘漁乃》 《愚谷文存》等數十種	《惠陽山水紀勝》 《粵東懷古詩》 《遺訓筆釋》 《典裘購書吟（編）》
關鍵詞	拜經樓 千元十駕 題跋	國子監丞 廣東知府 山東按察使

以藏書家、文學家聞名之「海寧吳騫」，其人生多環繞在「書」上，「拜經樓」最為人所知，「千元十駕」展現其志向，題跋著作豐富。而「當塗吳騫」的人生則以「仕途」為主，任過廣東多處知府，最高曾擔任山東按察使。

關於「當塗吳騫」的作品，《粵東懷古詩》、《遺訓筆釋》、《典裘購書吟（編）》皆載於《安徽藝文考》中，而「海寧吳騫」的著作中也並未出現此些書籍，故當為「當塗吳騫」之作無誤。而「當塗吳騫」的作品中，以《惠陽山水紀勝》最為出名，《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中有言曰：

國朝吳騫撰。騫，字益存，號樂園，當塗人。康熙辛未進士，官至惠州府知府。是編以羅浮與西湖各分上下二卷。其紀羅浮則本宋廣業《羅浮志》稍為芟節，其紀西湖則本近人增輯《西湖志》而更編之，亦間有所補正。他如霍山、河源龍川亦隸惠州，稱名勝而志不及焉，蓋專為二地作也。惠州在漢曰南海，晉曰東官，隋唐或曰循，或曰雷鄉，至宋仁宗時，始曰惠州。而惠陽之名則於傳無之，以是標題，亦相沿杜撰之文矣。⁷⁸

而清阮元《文選樓藏書記》卷一亦提及此書，有言曰：

《惠陽山水紀勝》四卷，國朝惠州知府吳騫著，當塗人。刊本。是書記粵東、惠州、羅浮山、西湖名勝，各有圖說，並載詩文。⁷⁹

阮元提到《惠陽山水紀勝》一書中記有「粵東」之名勝古蹟，故可以判定《皖人書錄》中提到的《粵東懷古詩》及附刊於其後之《遺訓筆釋》確為當塗吳騫的著作。

⁷⁸ 見〔清〕紀昀著：《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地理類存目五》（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1629。

⁷⁹ 〔清〕阮元：《文選樓藏書記》，收入《書目三編》（臺北：廣文書局，1969年），頁106。



第三章 吳騫文獻學研究

清代隨著人口增長、經濟繁榮所帶起的紙業興盛、書籍刊刻流傳廣泛，加上商人參與文化事業的建樓藏書，不僅結詩社、蓋戲園，甚至重金招徠名士校勘古書、考定名物等，清代學術遂以考據學見稱。然一般人對考據學的印象不外是文字、音韻、訓詁、校勘、輯佚、辨偽、考定名物等方法論，故考據學是否僅能稱為方法學，是否涵攝義理思想等問題，有諸多討論。¹梁啟超曰：

（清儒）其治學根本方法，在「實事求是」、「無徵不信」。其研究範圍，以經學為中心，而衍及小學、音韻、史學、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輯佚等等。而引證取材，多極於兩漢，故亦有「漢學」之目。²

梁氏以為清代最重「證據」，故考證之風盛行，即所謂「實事求是」、「無徵不信」，以經學為中心，逐漸擴大考究至小學、音韻、天文、地理、音律、典章制度、風俗民情等各方面，形成清代學術的風氣。故考據學應為一門學術而不僅僅為一種治學的方法。而若以時代論之，考據之風啟於清初，盛行在乾嘉之際，因此考據學就又稱「乾嘉學風」或「乾嘉學派」。

第一節 清代乾嘉文獻學

清儒向來提倡以客觀實證對經典進行校勘查偽，標舉通經以求致用。如清初顧炎武提倡「經世致用」，認為唯有從六經中取得致用之道，反對明末蔚為風氣之理學與心學，認為此二種皆非真正儒家之道，須藉由「通經」的手段，以達成「致用」的目的，文獻考據便是最適合的方式。皮錫瑞於《經學歷史》中亦曰：

國初諸儒治經，取漢、唐注疏及宋、元、明人之說，擇善而從。由後人論之，為漢、宋兼采一派；而在諸公當曰：不過實事求是，非必欲自成一家也。³

¹ 汪惠娟：〈從清代考據學談起——論戴震的義理思想〉，《哲學論集》第35期（2002年7月），頁211-230。

²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收入林慶彰主編：《民國時期哲學思想叢書》（臺中：文叢閣圖書有限公司，2010年），頁9-10。

³ 〔清〕皮錫瑞撰，周予同注：《增註經學歷史》（臺北：藝文印書館，2004年），頁335。

皮氏所言可謂清代學者之特色，清儒做學問之目的在於經世致用，並非成一家之言，重視考證而非義理，故其價值在於存古、求真。梁啟超亦提出：「清代學派之運動，乃研究法的運動，非主義的運動。」⁴《經學歷史》又提及清代經師對學術的貢獻有三，第一是「輯佚之功」：

國朝經師有功於後學者有三事。一曰輯佚書。……至國朝而此學極盛。惠棟教弟子，親授體例，分輯古書。余蕭客《古經解鈎沈》，采唐以前遺說略備。王謨《漢魏遺書鈔》，章宗源《玉函山房叢書》，輯漢、魏、六朝經說尤多。孫星衍輯《尚書注》，李貽德述《左傳》賈、服注、陳壽祺、喬樞父子攷《今文尚書》、三家《詩》。其餘間見諸家叢書，抱闕守殘，得窺崖略，有功後學者，此其一。⁵

皮氏以為清代學者，如惠棟（1697-1758）、余蕭客（1729-1777）、王謨（1731-1817）、章宗源（1751-1800）、孫星衍（1753-1818）、李貽德（1783-1832）、陳壽祺（1771-1834）、喬樞父子等，均將雖已亡佚，但卻以引用的形式保存在其他存世文獻中的書籍內容加以搜集，整理各書中的隻言片語，使得佚失的書籍文獻恢復原貌，讓佚失的書籍得以重見天日。其他學者亦能抱殘守缺，盡己力蒐集善本，保存古籍不遺餘力。

第二為「校勘之功」，其曰：

一曰精校勘。校勘之學，始於《顏氏家訓》、《匡謬正俗》等書。至宋，有三劉、宋祁之校史。宋、元說部，間存校訂，然未極精審，說經亦非顯門。國朝多以此名家，戴震、盧文弨、丁杰、顧廣圻尤精此學。阮元《十三經校勘記》，為經學之淵海。餘亦間見諸家叢書，刊誤訂訛，具析疑滯，有功後學者，又其一。⁶

書籍隨著傳世時間愈長，文獻傳抄的訛誤便愈多，而古籍經過校勘後，集合同一部書的相異之版本，研究、審定文字上的謬誤及同異，清代諸多名家戴震、盧文弨、丁杰、顧廣圻、阮元，均以科學的懷疑、徵實、叢綴，刊誤訂訛，漸漸還原、接近原文的真相。故梁啟超以為清代是「古學復興的時代」。

其三為「小學之功」：

⁴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收入林慶彰主編：《民國時期哲學思想叢書》，頁 70。

⁵ 〔清〕皮錫瑞撰，周予同注：《增註經學歷史》，頁 364。

⁶ 同上註。

一曰通小學。古人之語言文字與今之語言文字異；漢儒去古未遠，且多齊、魯間人，其說經有長言、短言之分，讀為、讀若之例。……小學兼聲音故訓。宋吳棫、明陳第講求古音，猶多疏失。顧炎武《音學五書》，始返於古。江、戴、段、孔，益加闡明。是為音韻之學。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昌明許慎之書。同時有嚴可均、鈕樹玉、桂馥，後有王筠、苗夔諸人，益加闡明。是為音韻兼文字之學。經師多通訓詁假借，亦即在音韻文字之中；而經學訓詁以高郵王氏念孫、引之父子為最精，郝懿行次之。是為訓詁之學。有功於後學者，又其一。⁷

小學包含判斷古今文字同異、古音的講求，經學之訓詁等，所謂文字、聲韻、訓詁也。漢代去古未遠，故於聲韻方面之資料猶為豐富，著作中多有「讀為」、「讀若」之語，然隨著時間，讀音則多有訛誤，如宋代吳棫、明代陳第等學者，講求古音，但多有錯漏。然古之經師，於音韻、文字、訓詁方面皆有所長，清代小學之盛，對於古代文獻的保存，有極為重大的貢獻。

清代此種考據之風，是對前代學術之反動，《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曰：

自明正德、嘉靖以後，其學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如王守仁之末派皆以狂禪解經之類）。空談臆斷，考證必疏，於是博雅之儒引古義以抵其隙，國初諸家，其學徵實不誣，及其弊也瑣（如一字音訓動辨數百言之類）。⁸

清代因應明代王陽明心學空談，不重考證，只求心性。故出現以「實事求是」作為最高宗旨的考據學，其學術特色徵實不誣，但十分瑣碎，補苴鉅釘、死鑽文字，對於一個字的註解動輒數百字皆有，故流於繁瑣實為此學術之弊。

乾嘉時期藏書家大出，至中季則以錢塘振綺堂汪氏（憲，1721-1771）、海寧拜經樓吳氏（騫）、常熟照曠閣張氏（仁濟，1717-1791）、愛日精廬張氏（金吾，1787-1829）、仁和小山堂趙氏（昱，1689-1747）、杭州抱經堂盧氏（文弨）為此時期代表藏書世家。由此可知，本研究主題吳騫所築拜經樓，實為乾嘉考據學代表藏書樓之一。

⁷ 〔清〕皮錫瑞撰，周予同注：《增註經學歷史》，頁 364-365。

⁸ 四庫全書出版工作委員會：《文津閣四庫全書提要匯編》，頁 1-53-54。

第二節 千元十駕拜經樓

吳騫拜經樓有一室名為「千元十駕」，吳門黃薨圃丕烈則將其居命曰「百宋一廬」，此二者標示著清代兩浙一代重要藏書文化的展現。而拜經樓藏書五萬卷以上，為吳騫一生之心力所存，本節就拜經樓之緣起、命名、特色、存續四方面加以介紹。

一、緣起

吳晗《兩浙藏書家史略》中提及，自古藏書文化以兩浙一帶聞名，為藏書家高度集中的地方，作者統計自晉至清末，私人藏書家共有三百九十九人，其中海寧藏書家則高達三十八人。不少藏書家同時又是目錄學家、校勘學專家，吳騫便是其中之一。⁹

吳騫篤嗜典籍，其所得五萬卷，《海昌備志》曰：「（吳騫）篤嗜典籍，遇善本傾囊購之弗惜，或借讀手鈔，校勘精審，所得不下五萬卷。」¹⁰然吳騫與其他藏書家不一樣的是，其所藏之書，非自家傳，沒有先世的遺存，完全靠個人辛勤搜求，窮極一生蒐羅而來。其曰：

吾家先世頗乏藏書，余生平酷嗜典籍，幾寢饋以之。自束髮迄乎衰老，置得書萬本，性復喜厚帙，計不下四五萬卷（自注：分歸大、二兩房者不在此數），皆節衣縮食，竭平生之精力而致之者也。非特裝潢端整，且多以善本校勘，丹黃精審，非世俗藏書可比。¹¹

節衣縮食只為善本，自少自老從不言悔，可見吳騫之志。而其所藏之書，則藏於「拜經樓」。然不僅只藏善本古籍，因吳騫對於金石的喜愛，故亦藏有許多古器物，《海昌備志》亦言：

築拜經樓藏之，又有圖繪、碑銘、鼎彝、劍戟、幣布、圭璧、印章之屬，丹漆、陶旒、象犀、竹木之器，充牣其中，皆辨其名物制度，稽其時代款識，著之譜錄。晨夕坐樓中，展誦摩娑，非同志不得登也。¹²

⁹ 吳辰伯：《江浙藏書家史略》（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頁一。

¹⁰ 《海昌備志》亦提及：「陳鱣愚谷文存序云聚書數十萬卷，今據家傳。」可知吳騫藏書之富。見〔清〕錢泰吉輯纂：《海寧珍稀史料文獻叢書》編委會整理：《海昌備志（點校本）》，頁274。

¹¹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桐陰日省編下〉，頁205。

¹² 〔清〕錢泰吉輯纂，《海寧珍稀史料文獻叢書》編委會整理：《海昌備志（點校本）》，頁274。

可見吳騫藏書之外，更收藏金石古器物。且若有所得，則喜不釋手，更與志趣相投之友相互討論交流。吳騫說道：

至於宋元本精鈔，往往經名人學士賞鑒題跋，如杭荃浦、盧抱經、錢辛媚、周松靄諸先生，鮑綠（淥）飲、周耕崖、朱巢欽、張芭堂、錢綠窗、陳簡莊、黃莞圃諸良友，均有題識，尤足寶貴。¹³

以上所提到包含杭世駿等十數位名士，皆為吳騫交由往來之友，而其所藏之書彙集各大家之題跋，亦可知「拜經樓」之藏書品質之高。故其摯友陳鱣賦詩「人生不用覓封侯，但問奇書且校讎」¹⁴，可見「問奇書」已成為吳氏畢生之目標。

二、命名

乾隆四十五年（1780），吳騫築拜經樓以藏書。「拜經」一詞，錢大昕以為效仿清代文學家、考據學家的臧庸（1767-1811）¹⁵，有「拜經家塾」以藏書，著「拜經日記」，因其亦號「拜經」。故認為吳騫倣於東莞臧氏，主要展現其崇敬經典之心與志向。¹⁶而吳騫對經籍的崇拜之情，可由其自鮑廷博得到一幅明代畫家鄭昉（1632-1683）繪製的《拜經圖》得知，其曰：

予以庚子歲（1780）築藏書之樓，名以拜經。頃淥飲（鮑廷博）遊新安，購得明鄭昉畫《拜經圖》見貽，率酬二絕：

學古名樓事偶符，故人攜贈出大都。
只緣個裡詩書氣，不共煙雲化綠蕪。

三徑荒煙帶草青，千竿窮竹自娉婷。
主人未必全如我，不解窮經只拜經。¹⁷

吳騫將其藏書樓命為「拜經」，又偶得《拜經圖》，故首句「學古名樓事偶符」就是記錄此事。「不解窮經只拜經」更展現吳騫對書的崇敬之心。

¹³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桐陰日省編下〉，頁 205。

¹⁴ 〔清〕陳鱣：《河莊詩鈔》，頁 303。

¹⁵ 臧庸為清代學者、文學家、考據學家。本名鏞堂，字在東，更字西成，號拜經，武進人。與弟禮堂，俱師從浙江盧文弨，並從錢大昕、段玉裁等討論學術。

¹⁶ 此說參見國立編譯館主編：《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臺北：漢美圖書有限公司，1995 年），頁 1082。

¹⁷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五，頁 88。

拜經樓內設一室，用以收藏吳騫蒐羅到之珍貴善本祕籍，名為「千元十駕」，又名「千元十架」。「十架」表善本置之書架，數量有十之多。而「十駕」則取荀子所言：「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¹⁸〈勸學〉又曰：「騏驎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¹⁹此可見吳氏謙遜之態度與努力不懈之精神，與錢大昕為其書齋命名為「十駕齋」，可謂有異曲同工之意。

吳騫將藏書樓命名為「千元十駕」，與錢氏同時稍後，吳門黃蕘圃丕烈多藏宋板書百餘部，故將其居命曰「百宋一廬」，吳氏欲與黃丕烈互稱風雅也好，相互競爭亦佳，故以千元十駕揭榜，而與之敵。²⁰故引得黃蕘圃道：

予向名藏書所曰「百宋一廬」，其時海昌吳槎客聞之，即自題其居曰「千元十駕」，蓋吳亦藏書者，謂千部之元板遂及百部之宋板，如駑馬十駕耳。繼後嘉定錢潛研老人著說部，名曰「《十駕齋養新錄》」，即此十駕之意。²¹

黃蕘圃又曾贈詩一首予吳騫，詩曰：

千元百宋競相誇，引得吳人道是娃。
我為嗜奇荒產業，君因勤學耗年華。
良朋隔世亡雙壁，異地同心有幾家。
真個蘇杭聞見廣，藝林佳話遍天涯。²²

黃氏為蘇州「百宋一廬」之主人，清代著名的藏書家，以收藏宋版書百部之多而聞名。吳騫之「千元十駕」除了標示其藏書中有元刻本千部之眾，亦是為了與「百宋一廬」遙相呼應。而從「我為嗜奇荒產業，君因勤學耗年華」一句中，亦可看出此二人良性競爭，創造出共同為藏書而努力的藝林佳話，故《東湖叢記》「藏書印記」條下有云：「黃蕘圃主政有百宋一廬之號，吳兔牀明經以千元十架相敵，故老風流猶令聞者眉飛色舞。」²³此二藏書家之互動，為人稱道。

¹⁸ 〔清〕王先謙撰，沈嘯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30-31。

¹⁹ 〔清〕王先謙撰，沈嘯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頁8。

²⁰ 《冷廬雜識》「藝林佳話」條：吳門黃蕘圃部曹丕烈多藏宋板書，顏所居曰「百宋一廬」，吳以「千元十架」揭榜與之敵。見〔清〕陸以湉：《冷廬雜識》，卷1，收入《清代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2。

²¹ 見〔清〕黃丕烈撰，繆荃孫等輯：《蕘圃藏書題識》，頁644。黃丕烈好宋版書，所藏宋版多達一百部，於是他的朋友，著名學者顧藹為他題寫了「百宋一廬」的匾額。所謂「一廬」，意指一所民房。「百宋一廬」則意謂藏有一百部宋版書的住宅。參見林申清：〈千元百宋競相誇——藏書樓名撫趣〉，《圖書與情報》1999年第4期，頁73。

²² 〔清〕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74。

²³ 蔣光煦：《東湖叢記》，見《書目叢編》（臺北：廣文書局有限公司，1967年），頁390。

嚴佐之《近三百年古籍目錄舉要》中提到：

吳騫祖籍安徽休寧，世代經商，家饒資財，並不失詩禮之習，是典型的徽州儒商。明天啟間，吳氏流寓海寧，是海寧鹽業的開創者。及至騫時，家道中落，已無雄財。²⁴

雖吳氏先祖世代經商，甚至是海寧一帶首屈一指的鹽商。然至吳騫一代，已家道中落，故吳騫藏書皆來自其個人節衣縮食、竭盡心力的成果，並沒有依賴先世的遺留，故如「駑馬十駕」一般，努力搜求，煞費苦心，而其對於未見之善本祕籍亦不惜重金購歸。吳氏自豪其藏書五萬卷，其友陳鱣則稱有十萬卷，然不論卷數，均可展現吳騫努力不懈蒐羅書籍的態度。

三、特色

吳騫讀書重考據之學，尤喜搜羅金石及宋元槧本，所築拜經樓藏書四五萬卷，號稱有千本元代版書，所謂「千元十架（駕）」。然不僅藏書，其餘校勘亦頗費心思，於藏書之源流、版本之考定、異本之校讎，多翔實可據。以下就其藏書、校勘分而論其於考據學之成就。

吳騫的拜經樓藏書多達五萬卷，其於《桐陰日省編》曰：

吾家先世頗乏藏書，予生平酷嗜典籍，幾寢饋以之。自束髮迄乎衰老，置得書萬本。性復喜厚帙，計不下四五萬卷（分歸大、二兩房者不在此數），皆節衣縮食，竭平生之精力而致之者也。非特裝潢端整且多以善本校勘，丹黃精審，非世俗藏書可比。²⁵

扣除分歸於大房、二房的書籍外，吳騫統計其藏書超過四、五萬卷，故有學者以為其實際藏書應有十萬卷以上。

拜經樓藏書頗豐，依其子吳壽暘承父遺志所編之《拜經樓藏書題跋記》，為清代著名目錄學著作。其中收錄吳騫所築拜經樓中約三百零七種藏書，均為當時最佳版本，分別藏有宋元刻本四十五種，舊鈔本、鈔本、自鈔本及影宋鈔本有一百五十餘種，稿本則有十七種。

²⁴ 嚴佐之：《近三百年古籍目錄舉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44。

²⁵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桐陰日省編下〉，頁205。

就《拜經樓書目》所記載，目前存不分卷與四卷二種，紀錄珍藏一千餘種。就四卷本之記載，若依四庫分類，吳騫藏有《經部》約二百種，《史部》較少，一百五十種而已，《子部》二百五十種，《集部》最多，高達五百五十餘種，其中大多為清人文集及鄉賢師友文集。

（一）鎮樓之寶——臨安三志

吳騫藏珍品之中，以宋版書「臨安三志」最為聞名且珍貴。此三志分別為《乾道志》、《淳祐志》與《咸淳志》，是南宋時期所修的杭州方志。其中《乾道志》，又稱《乾道臨安志》，十五卷，周淙（？-1175）撰，目前可謂是南宋地方志所見最早之本。《四庫全書總目》曰：

其為《乾道志》無疑。惟自第四卷以下，俱已缺佚。所存者僅什之一二，為可惜耳。第一卷紀宮闕官署，題曰〈行在所〉，以別於郡志，體例最善。後潛《志》實遵用之。二卷分沿革、星野、風俗、州境、城社、戶口、廨舍、學校、科舉、軍營、坊市、界分、橋梁、物產、土貢、稅賦、倉場、館驛等諸子目，而以亭臺、樓觀、閣軒附其後，敘錄簡括，深有體要。三卷紀自吳至宋乾道中諸牧守，詳畧皆極得宜。淙尹京時，撩湖浚渠，頗留心於地利，故所著述亦具有條理。今其書雖殘闕不完，而於南宋地志中為最古之本。考武林掌故者，要必以是書稱首焉。²⁶

第一部《乾道志》不僅時代早，其記錄詳細，體例完善，繁簡得宜。其體例更被由潛說友（1216-1288）主修的《咸淳志》所取法，故雖四卷後已殘缺，然其重要性不言可喻。

而第二部《淳祐志》的部分，清代阮元於《四庫未收書提要》曰：「宋施譔撰。按兩浙古志，北宋圖經久已無考，至南宋建為行都，其志乘傳於今者，則有周淙《乾道志》、潛說友《咸淳志》二種。」²⁷可知《乾道志》、《咸淳志》、《淳祐志》三部為南北宋兩浙地區重要的史書。故有言曰：

《四庫全書》采錄此志，從宋刻殘本影寫，僅存五卷至十卷，無序目可稽，觀書中敘錄，皆至淳祐間……第十卷諸門皆為《咸淳志》所本，而各條下引載前賢題咏詩文則互有詳畧，此與《乾道》、《咸淳》二志，備載南宋數朝掌故，藉補史傳之遺。皆未可以殘缺廢。²⁸

²⁶ 〔宋〕周淙撰，《乾道臨安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8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484-54。

²⁷ 《四庫未收書提要》，收入〔清〕紀昀等纂：《四庫全書總目》第7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頁13。

²⁸ 同上註。

由上述可知，即便於第十卷諸門部分，《淳祐志》與《咸淳志》書目相同，然記載仍互有詳畧，故不可偏廢，皆有留存之價值。

第三部《咸淳志》，成書於宋度宗咸淳四年（1268），沿用《乾道志》體例，結構合理、上下有序，亦是三志中內容最為詳備，保存最為完整，至今可見九十六卷，被後人推崇為南宋地方志中的代表作。

三部所載內容有所出入，互有詳略，故缺一不可。如此可知當吳騫收集宋版書「臨安三志」時，其激動自豪之心，實有其故。故晚年的吳騫在回憶購得《臨安三志》時，賦詩曰：

風舞龍飛距足誇，錢塘遺事失宮娃。
天教南渡支殘局，人想東京續夢華。
朱鳥歌成空有淚，冬青種後已無家。
與君鼎足藏三志，天水猶懸碧海涯。²⁹

其中「與君鼎足藏三志」的「君」，應指其摯友陳鱣。此詩為一首「和作」，是用以回應陳氏偶於吳市購得宋《淳祐臨安志》六卷之時所作之詩。清代藏書家多有賦詩紀事的習慣，不僅如此，各大藏書家還會互相交流。陳鱣言：「此（《淳祐臨安志》）雖非全本，然自來著錄家多未見，喜而有作，寄槎客先生。」其詩曰：

輸錢吳市得書誇，道是西施入館娃。
宋室江山存梗概，鄉邦風物見繁華。
關心志乘亡全帙，屈指收藏又一家。
況有會稽嘉定本，賞奇差足慰生涯。³⁰

由《淳祐臨安志》的敘述可知，吳騫「臨安三志」的蒐集，完成在陳鱣偶然於吳市所收之《淳祐志》。其中所記內容豐富，宋代江山地理的描述，當時風物人情之繁華，均在是書，且少為當時著錄家所見，陳氏形容此志如同一入館娃宮就成為傾倒眾生的王妃西施一樣，加上同時購入的《嘉泰會稽志》，是足以讓一位志於藏書之學者欣慰一生之珍藏。

有趣的是，有許多記載皆曰吳騫因集全「臨安三志」之宋版書，故刻一藏印曰「臨安志百卷人家」，如《海昌備志》³¹、《清稗類鈔》皆提及，《清稗類鈔》於「吳兔牀藏書于拜經樓」條下曰：

²⁹ 〔清〕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 74。

³⁰ 〔清〕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 73。

³¹ 《海昌備志》中道：「（吳騫）得宋本《咸淳臨安志》，刻一印曰臨安志百卷人家。」見〔清〕錢泰吉輯纂，《海寧珍稀史料文獻叢書》編委會整理：《海昌備志（點校本）》，頁 274。

臨江鄉魏小洲得蜀石經《毛詩》殘序，為摹副本，並著《考異》二卷。得宋槧百家注《東坡集》，錢曉徵壽吳槎客七十詩所謂「手摹離墨前朝字，家有淳熙善本書」是也。又嘗得宋本《咸淳臨安志》九十一卷、《乾道志》三卷、《淳祐志》六卷，刻一印曰「臨安志百卷人家」。³²

然《淳祐臨安志》對陳鱣「屈指收藏又一家」的詩句，卻有以下的註解，其曰：

同郡孫氏壽松堂舊藏宋本《乾道臨安志》三卷，先生書庫有宋本《咸淳臨安志》九十五卷，嘗刻一印「臨安志百卷人家」。³³

而在此段文字前，所有篇幅皆在描述陳鱣蒐羅《淳祐臨安志》的經過，從陳氏所見《咸淳志》原本百卷，後輾轉流傳，剩九十五卷，其中提到曰：

潛說友撰《乾道志》十五卷，久佚。同郡孫晴厓從都下得宋本，止三卷，余曾錄副本。³⁴

通得九十五卷，未幾歸於吾鄉吳氏拜經樓，餘姚盧氏抱經堂嘗從吳氏借鈔，今為余所得者也。³⁵

如此看來，「嘗刻一印臨安志百卷人家」的人或為陳鱣，其曾自同郡孫晴厓錄《乾道臨安志》副本三卷，又提到《咸淳志》九十五卷輾轉為其所得，再加上這次偶然從吳市購得《淳祐志》六冊，而吳騫詩中自云「與君鼎足藏三志」，可見並非吳騫獨自蒐集到「臨安三志」。另，黃丕烈於此事，亦有詩致吳騫，其曰：

千元百宋競相誇，引得吳人道是娃

（原注謂娃曰好，見《說文》）。

我為嗜奇荒產業，若因勤學耗年華。

良朋隔世亡雙壁，異地同心有幾家。

真個蘇杭聞見廣，藝林佳話遍天涯。

（原注謂仲魚得《淳祐志》，即佳話之一）³⁶

此詩雖贈吳騫，然其中亦提及「仲魚得《淳祐志》，即佳話之一」，仲魚即陳鱣，又可知得六卷《淳祐志》者應為陳鱣。

³² 〔清〕徐珂：《清稗類鈔》（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頁85。

³³ 〔清〕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73。

³⁴ 〔清〕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72。

³⁵ 〔清〕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73。

³⁶ 〔清〕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74。

然《清稗類鈔》則認為刻此印者為吳騫，其云：

吳槎客……又嘗得宋本《咸淳臨安志》九十一卷、《乾道志》三卷、《淳祐志》六卷，刻一印曰「臨安志百卷人家」。³⁷

然其中提到《臨安志》為九十一卷，與記載之九十五卷不同，而上所述刻印者指向陳鱣，故實有值得懷疑之處。

（二）保存地方文獻——海寧經籍志備考

歷來江浙一帶多藏書家，晚清四大私人藏書樓分別為常熟瞿紹基（1772-1836）鐵琴銅劍樓、山東楊以增（1787-1856）海源閣、歸安陸心源（1838-1894）皕宋樓、錢塘丁丙（1832-1899）八千卷樓，以上四樓藏有許多珍奇的古籍善本，亦有無數寶貴的古董文玩。甚至有詩曰：「琴劍飄零皕宋空，八千卷散海源同，崢嶸一閣留天壤，文獻東南此大宗。」³⁸便是將四大藏書樓之名化進詩中，史稱「清末私人藏書四大家」。

其中「歸安陸氏皕宋樓」，便位於浙江吳興一帶，為清代陸心源之藏書室名。之所以名為「皕宋」，顧名思義，標示樓內藏宋刻本高達二百種之多。黃丕烈藏宋版書百餘部，命其藏書室為「百宋一廬」。吳騫因所藏元本甚多，故取「千元十駕」，欲以與黃氏相匹敵。而陸氏之命名旨趣不僅與黃丕烈、吳騫相似，亦展現其欲超越「百宋千元」的志向。然由此便可看出，海寧、嘉興一帶，藏書之風由來已久。

而歷代藏書家皆為飽學之士，既是藏書家，又是著述家，故《中國著名藏書家傳略》曰：

這些極其珍貴的典籍又大多是歷史上許許多多的藏書家保存和流傳下來的，而且，我國古代的藏書家中的許多人又同時是書籍的出版家以至著作家。³⁹

拜經樓除了有珍貴的宋元版書，吳騫藏書的另一大特色便是大量收藏許多海昌地方文獻，展現其重視當地文化之傳承的志向，故其在《海寧經籍志備考·序》言：

³⁷ 〔清〕徐珂：《清稗類鈔》，頁 85。

³⁸ 「崢嶸一閣留天壤」句中所提「一閣」為寧波天一閣，為中國現存最古老的私家藏書樓，由明代范欽主持建造。此詩為華東師範大學教授蘇淵雷先生 1978 年 12 月參觀天一閣所留，見王安功：〈近代私藏之殤與皕宋樓陰影〉，《河南科技學院學報》2018 年 11 期，頁 48。

³⁹ 鄭偉章、李萬健：《中國著名藏書家傳略》（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 年），頁 1。

海昌自東晉六朝以來，名賢著述夥頤。舊志頗多漏畧舛譌，而先後失次亦復時有之，爰為增補訂正，重加編次，其間撰人名迹稍晦者并著其字，亦從舊志例也。予于海昌先賢蒐訪，垂數十年，露鈔雪購，頗費苦心，是編藏之家塾，庶幾以備文獻之徵云爾。⁴⁰

吳氏以為，海寧當地有許多先賢著述，惜多闕漏、訛誤，故自詡為編藏家的吳騫，加以校勘，增補舊志。不僅如此，更蒐羅海昌先賢之書，或鈔寫或購買，冀能保存當地之文獻，可見其對海昌地區文化之保存十分盡心，當時見到是書者，「嘆其力勤而益博也」。⁴¹而其友周廣業則作《寧志餘聞》，並與吳騫《海寧經籍志備考》一書相互參校。周氏書曰：

竊惟先賢著述，就州志所刊，可汗牛馬，固陋所見十，不得三四，即家集亦散佚居多。曩著《寧志餘聞》蒐討十數年，凡巨冊短編經目者，非甚村鄙，靡不補錄。或見名不見書，則徵之諸家書目及名人文集譜傳，以待訪求。今以參校是編（《海寧經籍志備考》）互有詳略，隨為附注。⁴²

由上文可知，《寧志餘聞》亦是一本記載考察海寧地區的目錄類書籍，可見二人不僅對保留在地文化的用心外，更能相互交流，分享所獲書目資訊，更完整的紀錄當地的先賢著述，保留其文化之根基。而周松靄於〈寧志餘聞序〉則曰：「見其（周廣業）搜羅極富，攷核極精，去取是非極公且慎。」⁴³亦可見周廣業亦為注重考據之人，故其讚吳騫曰：

君（吳騫）淵雅能文，尊著文專主經籍，但略倣朱氏《經義考》之例，每書條其存佚，未見而附疏名、字、爵里；於稍晦者兼序行事，蔚為海邦文獻，不亦偉觀也乎？如以為然，不佞當泚筆以從。⁴⁴

由上述可知，周廣業若只見書目而不見書，則會從名人文集譜傳來尋求，故可推斷其所蒐集的書籍，或較偏向文學類。而吳騫則以經籍為主要蒐集對象，且不僅只是蒐書，更探其存佚，裨補闕漏。二人一經籍一文學，分工保存了海寧文化。

⁴⁰ 〔清〕吳騫：《海寧經籍志備考·自序》，《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目錄類》，第918冊，頁3。

⁴¹ 〔清〕吳騫：《海寧經籍志備考·周廣業書》，《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目錄類》，第918冊，頁1。

⁴² 同上註。

⁴³ 〔清〕周廣業：《寧志餘聞》，《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浙江省》第592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頁1。

⁴⁴ 〔清〕吳騫：《海寧經籍志備考·周廣業書》，《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目錄類》，第918冊，頁2。

值得一提的是，吳騫將海寧四家女性詩詞，如將明朱妙端（1423-1506）《靜庵剩稿》一卷，清代徐燦（？-1698）《拙政園詩集》二卷、《拙政園詩餘》三卷，葛宜（1635-1671）《玉窗遺稿》一卷，鍾韞（生卒年不詳）《梅花園存稿》一卷，編輯成《海昌麗則》。吳騫此舉的意義不僅僅保存在地文化，更有極高的文獻價值。

因明代女作家數量雖頗多，約有二百五十多位作家、三百多部著作。惜明代女性刊印別集之風未盛，故作品雖多，流傳卻少。故吳騫將女性別集編輯刊印，不僅可見其對女性作家的尊重，其文獻價值亦值得吾人重視。⁴⁵可知吳騫藏書樓最大成就，是保存了中國大批的珍貴文化典籍，此亦藏書家最突出之貢獻。⁴⁶

（三）所藏豐富——金石名器聚而藏之

吳騫拜經樓藏有數量頗多之宋元舊槧、舊抄等。據其子吳壽暘所編《拜經樓藏書題跋記》記載，可知其中有宋本二十一種，元本二十四種，蒙古中統本《史記》、元鈔本《方叔淵稿》。稿本部分則有朱彝尊、查慎行等十六人手稿。而舊抄及自抄達一百五十餘種，名人校本五十餘種，可見其藏書之豐且精。

拜經樓除收藏珍品古籍外，還有相當數量的圖畫、碑帖、印章、兵器等實物，其友陳鱣於〈愚谷文存序〉中有所描述：

吳騫築拜經樓，聚書數十萬卷。丹黃甲乙，排列几筵，又有圖繪、碑銘、鼎彝、劍戟、幣布、圭璧、印章之屬，丹漆、象犀、竹木之器充牣其中，皆辨其名物制度，稽其時代款識，著之譜錄。⁴⁷

圖繪、碑銘、鼎彝、劍戟、幣布、圭璧、印章、丹漆、象犀、竹木之器均為吳騫收藏，可見收藏之廣。然吳氏不單純只是作為一個收藏家而已，其著作中，多有收藏名物的相關作品，有溯及源流者，亦有詳其過程之作，展現其身為樸學家的特色。

幸運的是，拜經樓雖遭兵燹所毀，然碑帖、書籍、字畫則得以保存，《前塵夢影錄》曰：「（拜經）樓中所藏碑帖、書籍、字畫，因居住幽僻，未遭兵火劫。」

⁴⁵ 宋清秀：〈吳騫輯稿本《朱靜庵自怡集》探微〉，頁 34-38。

⁴⁶ 《中國著名藏書家傳略·前言》曰：「藏書家最突出的貢獻，是保存流傳下來了大量的珍貴典籍。為了搜羅圖書，藏書家們不辭辛勞，許多人為聚書而節衣縮食，甚至傾家蕩產，極盡經營網羅之能事，才達到書富一時程度。大部分藏書家所搜聚之書，經過一代代藏書家輾轉遞藏，才流傳至今。」見鄭偉章、李萬健：《中國著名藏書家傳略》，頁 1

⁴⁷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陳鱣〈愚谷文存序〉，頁 1。

⁴⁸可見拜經樓除收藏書籍外，尚藏碑帖、字畫等名物，而這些古代精品，經過吳騫之考證，其時代、款識皆紀錄在冊，故學者劉清萍於〈海寧吳騫拜經樓〉一文中，認為海寧吳騫為學者型藏書家，又曰：「藏書範圍廣，兼及金石碑帖、書畫等的收藏，這個特徵標誌著藏書內容的新變化。」⁴⁹可見吳騫於乾嘉時期海寧藏書家中的代表性。

《海寧藏書家印鑒》收吳騫藏書章有四十三方。自古以來，學者之藏書銘印文，皆反映其心志。藏書者用此來標示所有權以及表達個性愛好的印跡，而拜經樓的藏書中，亦有吳騫撰寫的藏書銘，並蓋其藏書印。藏書銘文展現吳騫對於蒐羅古籍的態度，所謂「寒可無衣，饑可無食，至於書，不可一日失」⁵⁰也。藏書印則有「拜經樓吳氏藏書」朱文方印、「小桐溪上人家」朱文圓印和「兔牀經眼」朱文長方印。⁵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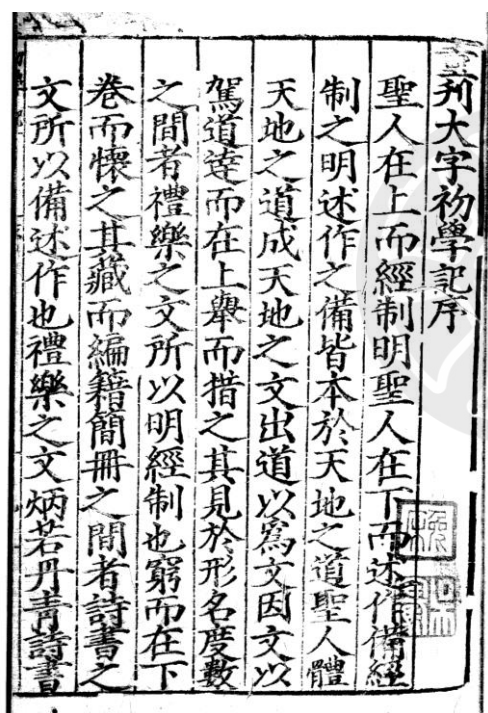


圖 4：《新刊初學記》藏書印
兔牀、吳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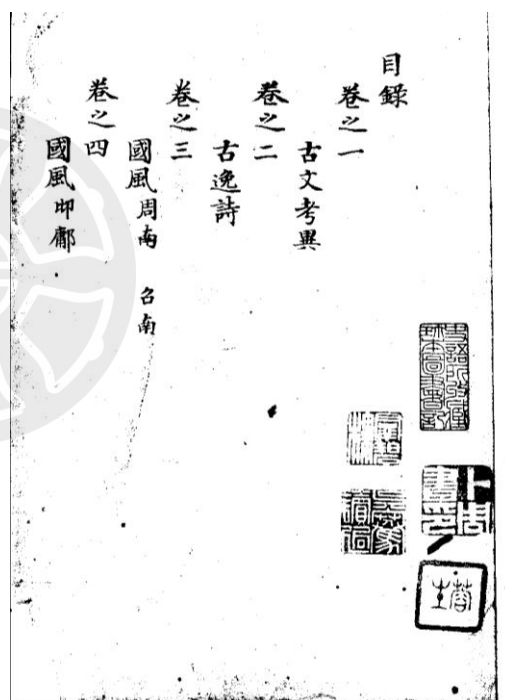


圖 5：《三家詩拾遺》藏書印⁵²
吳騫讀過、卜周書印、蓉生、群碧樓

⁴⁸ [清]徐康：《前塵夢影錄》，收入《美術叢書·初集·第二輯》，頁 191。

⁴⁹ 劉清萍：〈海寧吳騫拜經樓〉，頁 126-127。

⁵⁰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桐陰日省編下〉，頁 205。

⁵¹ 參見陳少川：〈「拜經樓」與它的主人吳騫〉，頁 61-64。

⁵² 書影來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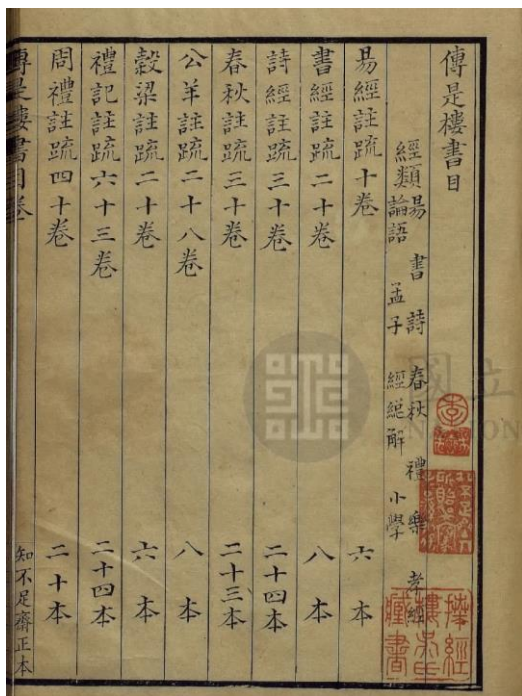


圖 6：傳是樓書目⁵³

知不足齋烏絲欄鈔本
知不足齋主人所貽吳騫子子孫孫永保
拜經樓吳氏藏書、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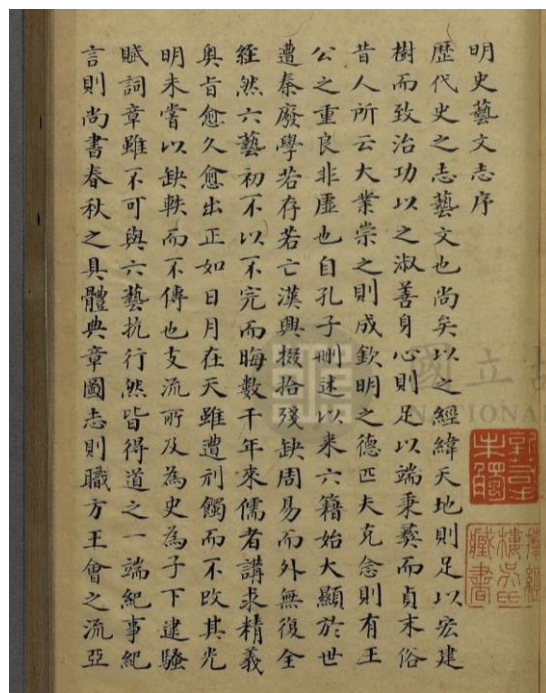


圖 7：千頃堂書目

舊鈔本，清吳騫手校並跋
拜經樓吳氏藏書、新若手未觸⁵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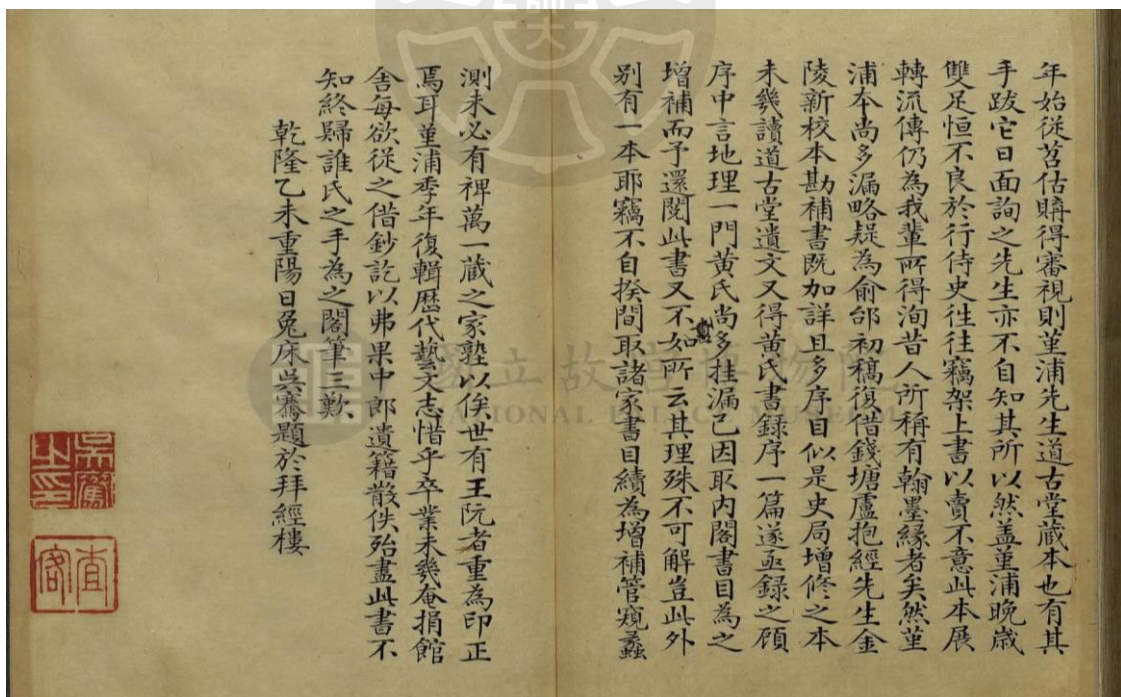


圖 8：《千頃堂書目》——「吳騫之印」、「查客」⁵⁵

⁵³ 書影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數位典藏資料庫。

⁵⁴ 李之郇的藏書印。

⁵⁵ 書影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數位典藏資料庫。

四、存續

藏書樓由於歷史變遷，家道變故，或隨著主人逝世，逐漸殘破不堪，岌岌可危。許多名著一時的藏書樓，如毛晉（1599-1659）的「汲古閣」、錢謙益（1582-1664）「絳雲樓」、錢曾（1629-1701）「述古堂」、杭州丁申、丁丙兄弟之「八千卷樓」、朱學勤（1823-1875）的「結一廬」，如今已渺無踪影。有的已年久失修，書籍散亂，無錢修繕或無心修繕，早已不若當時之風光，如清代沈初（1729-1799）「書隱樓」。

有幸的是，吳騫去世後，拜經樓藏書由於其子吳壽暘及孫吳之淳、吳之澄（生卒年不詳）數代博綜好古，校讀不倦，持續收藏，前後維持存在約百多年，雖說目前學界對拜經樓的存續時間尚未形成共識，一說是毀於戰火，即太平天國革命和第二次鴉片戰爭。一說則是在 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時，吳氏後裔避難於外，拜經樓毀於大火。但其存續百年以上，應是不爭之事實。⁵⁶

對比其他早已散佚之私人藏書樓，拜經樓之所以能長久存續，在於子孫保存之功。《海昌備志》曰：

海昌百年來藏書家，若前步橋許氏之「惇敘樓」，今遺籍蕩然，樓亦毀矣。胡陳村胡氏「華鄂堂」，所藏僅有存者。獨拜經樓完好無恙，賢子孫善守之效也。⁵⁷

藏書樓的保存，與其創建者之子孫是否有心，有極大之關聯。吳氏子弟藏書之志，實承自吳騫而來，吳氏曾立下遺訓一條：「自刻諸書及詩文集，各種板葉開書目之後，日後兩房公共照管……若忽略厭棄，不知我一生之苦，任其散失，又何用此子孫耶？」⁵⁸身為吳氏子孫，其家訓之一便是保存書目，吳騫甚至放下重話，認為不能保護其窮極一生所蒐羅之珍貴書籍，枉為吳家子弟。故其子吳壽暘承父遺志，於吳騫逝世後，將其題跋整理成《拜經樓藏書題跋記》。而其孫吳之淳、吳之澄亦重視書籍之保存，拜經樓所以能存續百年以上的原因便是如此。

然拜經樓終究會變成過去，管庭芬於道光二十五年（1845），第二次前往海昌訪書時，拜經樓便已毀壞，其中藏書散佚大半，因而他發出「遺書塵封，問奇無自」的感歎。此後便再也沒有關於拜經樓藏書的消息。⁵⁹而可說是拜經樓鎮樓之寶的「臨安三志」亦隨著拜經樓的消逝，開始流散，並被遞藏。其中《淳祐臨

⁵⁶ 劉清萍：〈海寧吳騫拜經樓〉，頁 127。

⁵⁷ 〔清〕錢泰吉輯纂，《海寧珍稀史料文獻叢書》編委會整理：《海昌備志（點校本）》，頁 274。

⁵⁸ 見《拜經樓分撥總記》，收入陳心蓉著：《嘉興藏書史》，頁 133。

⁵⁹ 國立編譯館主編：《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頁 1082。

安志》被陸心源收藏，後流落於日本靜嘉堂文庫。《咸淳臨安志》則被丁氏遞藏，現藏於南京圖書館。《乾道臨安志》現藏於臺灣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⁶⁰千元十駕之佳話，便隱沒在時光長流之中。

關於藏於傅斯年圖書館之《乾道臨安志》，因藏於臺灣，故筆者有幸得見。如「傅斯年圖書館珍藏善本圖籍書目資料庫」中描述是書「首有清厲鶚序，末有杭世駿跋·清吳騫朱筆手校」。藏書印則有「吳兔牀書籍印」、「兔牀手校」、「麋可齋」、「臨安志百卷人家」（見圖 10）等印記。而是書版本為「清書帶草堂烏絲欄鈔本」，目前可見二冊。⁶¹是書中保有許多吳騫手校痕跡，如《乾道臨安志》第一冊中提及作者「周琮」，吳騫於「琮」字上蓋一印「兔牀」，後於上方說明：「琮，蔣本作淙，咸淳本同。」（見圖 9）可見吳氏校勘時，多方比較參訂之考據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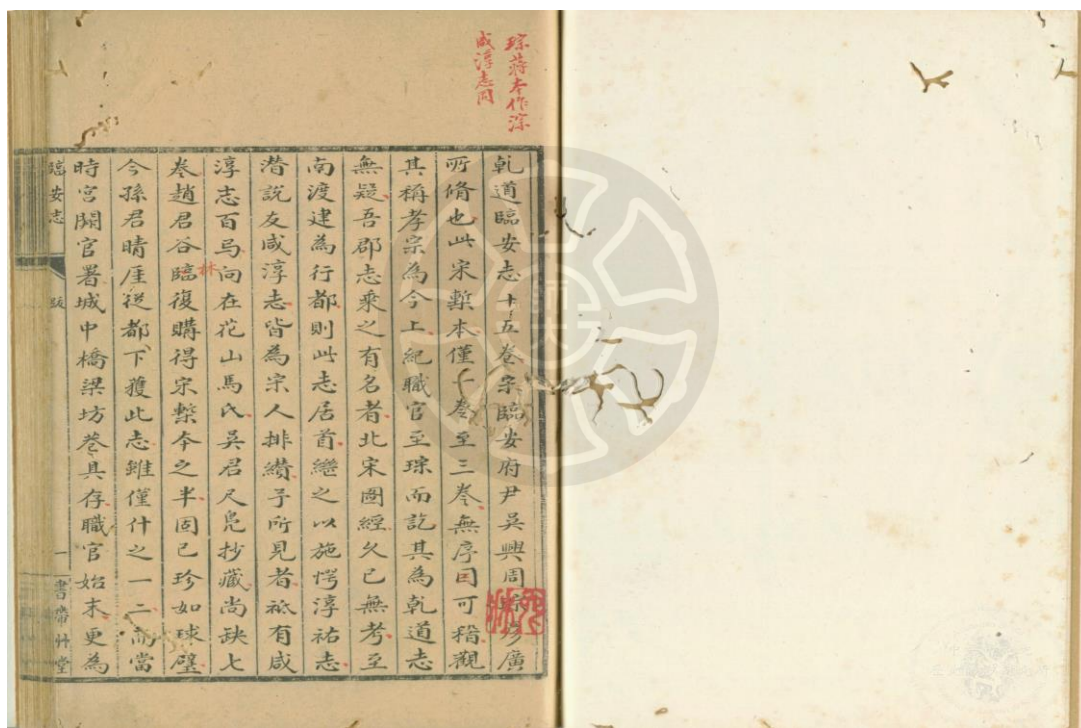


圖 9：《乾道臨安志》第一冊首頁（「清書帶草堂烏絲欄鈔本」）⁶²

⁶⁰ 關於「臨安三志」現藏地，可參閱黃偉：〈吳騫與《臨安志》研究〉，頁 43。

⁶¹ 「傅斯年圖書館珍藏善本圖籍書目資料庫」：

<http://www.ihp.sinica.edu.tw/ttscgi/ttsweb?@1:1655742693:3:1:6@@862827598>

⁶² 書影來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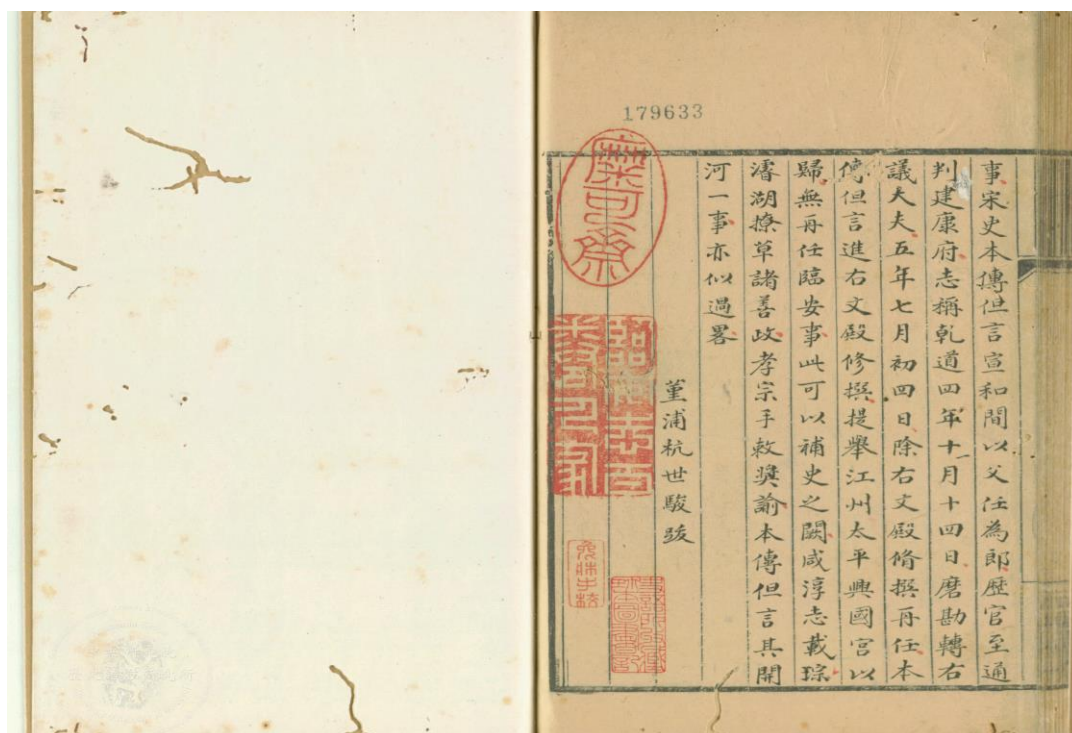


圖 10：《乾道臨安志》第二冊（「臨安志百卷人家」藏書印）⁶³

⁶³ 書影來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品。

第三節 吳騫考據學成就

關於吳騫考據之法，多記載於其子壽暘所編之《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吳騫逝世後，吳壽暘將拜經樓中的書籍上之題跋摘錄彙編，其中不僅有其父之作，亦記載當時吳騫與諸友相交流的作品。

然論起《拜經樓藏書題跋記》的出版，則歷經多代。壽暘所編之本，是為鈔本，待其去世後，其子吳之淳又手鈔一冊，贈與好友蔣光煦（1813-1860）。就此便可知光煦亦喜藏書校書，其曾曰：「光煦少孤，先人手澤半為蠹魚所蝕，顧自幼即好購藏。」⁶⁴又曰：

今計先後裒集者，蓋得四五萬卷，露鈔雪購，其值已不貲。而舊刻舊鈔本之中，苕賈弊更百出，割首尾，易序目，剔畫以就諱，刊字以易名，染色以偽舊。卷有缺，剗他版以雜之；本既亡，錄別種以代之。反覆變幻，殆不可枚舉。故必假舊家藏本，悉心讎勘，然後可安。⁶⁵

喜購藏書籍的蔣光煦，前後蒐集四五萬卷。然於蒐書過程，出現許多舊刻本、舊鈔本作偽之書，故上段文字對當時不良書估歷數罪狀，有的是保留舊序，而割去有年代紀錄的序文，有以殘本充全本者；偽造名人藏印，假造名人所著者，亦有因宋元版本或原刻價值較高，或以其他版本甚至是他書冒充者，有以二書拼配為一書者，以上皆是當時購買舊刻本、舊鈔本之風險。又曰：

洎與其孫鱸鄉茂才交，乃得假拜經樓善本，以校所藏之缺失焉。而是書為鱸鄉尊人蘇閣先生所記述，鱸鄉曾手錄其稿以見遺，因授之梓，而附其父子詩文若干首於後，以廣其傳，并著平日所閱歷，以見購藏之不易。⁶⁶

而後吳騫之孫吳之淳與蔣光煦結交，故得以用較為可信的拜經樓善本，來驗證校勘己所藏書是否真實。而由「蘇閣先生」則可推知是蔣光煦所收之書，就是吳壽暘所記述的《拜經樓藏書題跋記》。以上便是此書的刊印緣由。而關於是書的版本，闕曉雲所著碩論《吳騫及其拜經樓藏書研究》已有詳細的記載，然版本雖多，大抵不出上述由蔣光煦刊印後收入《別下齋叢書》的版本。⁶⁷

⁶⁴ 〔清〕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 73。

⁶⁵ 〔清〕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 73。

⁶⁶ 〔清〕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 73。

⁶⁷ 就闕曉雲整理目前所見《拜經樓藏書題跋記》之版本有：(1)光緒五年（1879）會稽章氏《式訓堂叢書》本。(2)光緒三十年（1904）朱氏《校經山房叢書》本。(3)光緒間武林竹簡齋景印《別下齋叢書》本。(4)民國十一年（1922）上海博古齋景印增輯《拜經樓叢書》本。(5)民國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中所記載之題跋，總計三百二十一條，共分五類。有「羣經小學」六十一條、「正史載記」四十九條、「地志目錄」三十條、「諸子雜家」七十九條、「別集總目」一百零二條，其中並非全為吳騫之作，亦記載盧文弨、陳鱣等題跋，然仍以吳氏題跋比例最高，如「羣經小學」類六十一條中，提到「先君子」(吳騫)，代表與吳騫相關的內容共有四十四篇，直接引述題跋者共三十八篇，而有六篇是於書中說明吳騫題跋可見於《愚谷文存》或《愚谷文存續編》。⁶⁸故《拜經樓藏書題跋記》一書對於吾人研究吳騫考據學幫助極大。

一、輯佚

古代藏書家通常也是學問淵博之人，之所以有志於藏書，或許是因為不捨大量古籍散佚，故竭其心力，埋首紙堆，爬梳剔抉，輯佚古書，冀能藉從巨量的古書中，將已經失傳之古書，整理爬梳，以保存中國古代文化重要典籍，充分體現了藏書為用的目的，使許多已經失傳的古書重新獲得了生命，⁶⁹吳騫《子夏易傳釋存》及《孫氏詩評摭遺》即其輯佚代表著作，以下分而論之。

首先是《子夏易傳釋存》，此書共二卷，因早佚，關於書作者歷來諸多爭議。而吳騫在自序中亦有所提及，其言：

《子夏易傳》著于劉向《七略》，而班固《漢·藝文志》載傳《易》者十三家，獨不及《子夏傳》。至《隋書·經籍志》云「已殘闕」。昔人疑為韓嬰所作，或又以為丁寬、馯(駢)臂子弓。唐開元中，議以帖經，令學者習之，訖以不果。然李鼎祚作《集解》，序曰：「自卜商入室，親受微言，傳注百家，繇歷千古。」則其崇仰至矣。朱漢上謂子夏以坎為小狐，乃秦漢以前之說。孟喜、京房、荀爽、王肅皆祖述子夏語。若印圈鑰合，非後儒所得而損益之。予更攷傳中，如「謙」卦作「嗛」，〈頤〉六四「其欲逐逐」作「其欲攸攸」，〈鼎〉九四「其形渥」作「其形握」，皆與《漢書》合。〈睽〉六三「其牛契契，一角仰也」，與《說文》合。〈噬嗑〉九四「噬乾肺」作「噬乾脯」，與《太平御覽》所引王肅注合。〈泰〉六五「帝乙歸

十二年(1923)上海涵芬樓景印《別下齋叢書》本。(6)民國十三年(1924)蘇州江杏溪編印《文學山房聚珍版叢書》本。(7)民國二十八年(1939)上海商務印書館編印《叢書集成初編》本。(8)民國七十二年(1983)《書目類編》本。(9)民國八十四年(1995)《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參見闕曉雲：《吳騫及其拜經樓藏書研究》，頁36-37。

⁶⁸ 見於《愚谷文存》者為〈周易兼義〉、〈六經雅言圖辨〉、〈邵氏經學二書〉、〈四書外傳〉四篇。《愚谷文存續編》則有〈詩經澤書〉、〈四書經疑問對〉二篇。據闕曉雲整理《拜經樓藏書題跋記》、《愚谷文存》、《愚谷文存續編》可見吳騫題跋共一百八十五條。筆者進一步整理其相關內容及其書目，以表格形式陳於附錄，以供參考。

⁶⁹ 參見陳福季：〈中國歷代私人藏書家的歷史功過〉，頁33。

妹」謂「湯之歸妹」，皆古今不易之正解。自餘詁訓為漢魏諸儒所祖述者，更僕數之而不能殫也。唐一行嘗集孟、京諸家《易傳》，大抵皆從子夏而出。宋呂微仲、晁以道暨睢陽王氏、東萊呂氏、九江周氏、沙隨程氏、斗南吳氏，並崇古《易》。⁷⁰

吳騫此處，言簡意賅的將歷來對於《子夏易傳》作者的爭議作了說明與解釋，首先條列韓嬰、丁寬、馯臂子弓等說法。又記載是書曾經有機會被列為科舉用書，但未成功之事。事無遺漏，均加以記錄。

再者，於是書展現其以多方證據校勘的特色，《易》學方面，以李鼎祚《周易集解》、朱震（？-1138）《漢上易傳》加以證明。其他則有小學方面的《說文解字》、類書《太平御覽》等，均為其所用。

而吳騫於〈子夏易傳釋存序〉中亦說明其輯佚是書的動機：

興化張舜元有《子夏易傳解》，丹陽洪慶善用一行所纂《子夏易傳》為正，而以諸家附著其下，為《古經攷異釋疑》，今多不可見。竊不自揆，間從各經掇拾蒐輯，雖單辭斷句，並所不遺，并稍通其意指，仍依《隋志》釐為二卷，曰《子夏易傳釋存》。非敢擬鉤沉于五經，庶幾尋古訓于百一云。乾隆癸丑孟陬月吉識。⁷¹

由此可知吳氏是依照《隋志》將《子夏易傳釋存》析為二卷。而吳騫之所以從古籍中掇拾蒐輯與《子夏易傳》相關的隻字片語，不遺漏任何部分的原因，或許是發現張舜元與洪慶的相關著作中，諸家註解已多不可見，故蒐羅各說以保存此書。⁷²

吳騫輯佚另一代表作品為《孫氏詩評摭遺》，序中亦先對此書流傳源流做了一番說明：

晉孫毓《詩同異評》十卷，見於《隋·經籍志》及新、舊《唐書》二志，而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等，皆不著錄，蓋唐以後，已亡之矣。自卜商受《詩》於夫子，繼是學者多口相誦習，未有章句。下迨戰國，迄乎嬴秦，斯道幾於廢絕。漢興，傳者四家，所謂齊、魯、韓、毛，專門授受，互有異同。其後三家寢微，《毛詩》獨盛。東漢鄭康成作《詩箋》，申明毛義，魏王肅更述毛非鄭，王基又駁王而申鄭。毓為《詩評》，評毛、

⁷⁰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子夏易傳釋存序〉，頁1。

⁷¹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子夏易傳釋存序〉，頁1-2。

⁷² 此處主要說明吳騫輯佚保存古籍之功，至於《子夏易傳釋存》具體內容，參見第四章「吳騫《易》學研究」第二節「吳騫《子夏易傳釋存》」。

鄭、王肅三家同異，其說往往見於陸氏《經典釋文》、孔氏《正義》等所引。⁷³

先說明孫毓《詩同異評》於唐代便已亡佚，理由是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皆未著錄是書。之後則略述《詩》學流變，自子夏至魏，《詩》學由齊、魯、韓、毛四家，後獨尊《毛傳》，而後鄭《箋》、王肅之說出。故孫毓《詩同異評》有許多關於《毛詩》與鄭玄、王肅相異的記載，多載於《經典釋文》與《毛詩正義》中，而向來以古本惟宗的吳騫，且喜歡孫毓博覽眾書而推論出較為合理說法的做法，故由各書中輯佚此書。其曰：

予每讀《箋》、《傳》，頗喜孫氏多所折衷，如〈揚之水〉「不流東蒲」，《傳》曰「蒲草」，《箋》云「蒲柳」。毓評曰「蒲草之聲不與戎許相近，《箋》義為長」，陸元朗謂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也。〈七月〉《箋》云「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毓以為「寒鄉率早寒，北方是也；熱鄉率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豳地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王伯厚亦取其說。自餘精義，尤不勝悉數。蓋毓生去漢儒未遠，其學必有師承，惜乎全書已不可見。爰從各書掇拾殘剩，釐為二卷，命之《孫氏詩評摭遺》，雖曰經苑之碎金，抑亦風人之玉屑與！⁷⁴

吳氏以為孫毓時代較早，雖無法見其書全貌，故即便是破碎不全的遺文，仍有其價值，所謂「風人之玉屑」也。於《詩譜補亡後訂》亦提到：

休寧戴東原氏復為考正，予得而讀之，其疏闕處，間亦不免，爰從各本重加校訂，稍參以《毛詩本義》之說，為《詩譜補亡後訂》，非敢自謂能盡心于鄭氏之學，若夫原流之清濁，風化之盛衰，庶幾或得其髣髴云爾。⁷⁵

綜上所述，可見吳騫輯佚最大目的即在還古籍之原貌，即便只能「得其髣髴」，亦是貢獻。

吳騫搜羅古籍輯佚成書的理由，除了保存古本、求古之真以外，亦有求「人之真」。其以滄江漫叟於《東江遺事》二卷中有言曰：「爰從各紀傳輯錄為一編，曰《東江遺事》，凡二卷，以俟後人論定，且使貪功害能者知天道之不爽。」⁷⁶於〈毛西河毛總戎墓誌銘跋〉中亦曰：

⁷³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孫氏詩評摭遺序〉，頁2

⁷⁴ 同上註。

⁷⁵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詩譜補亡後訂序〉，頁5

⁷⁶ 〔清〕滄江漫叟輯：《東江遺事》，收錄於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清代稿鈔本》（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8冊，頁22。

可見陰謀傾險之輩（袁崇煥）害人害己，禍機反掌。《傳》曰：「小人之使為國家，災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史臣曰：「自二人死而明亡遂決。」嗚呼！豈非天哉！⁷⁷

認為毛文龍（1576-1629）無辜之死，實為袁崇煥（1584-1630）忌功枉殺之過，然時逾百年卻無法昭雪，故從各紀傳中蒐羅毛文龍之遺事，吳騫不僅替毛氏抱不平，其更用實際行動記載其事，以待後人為毛文龍洗刷不白之冤。

二、校勘

吳騫身為清代藏書家中校勘古籍貢獻較大的代表之一，整理古籍，為後人留下真實可信的內容、還原書籍原本的樣貌，是他的志向。其友陳鱣於〈題兔牀先生拜經樓〉賦詩曰：

延陵夙望舊門廬，谷口新開竹下居；
四座賓朋春載酒，一樓燈火夜讎書。
文章論世情難已，弓冶傳家業有餘；
環堵蕭然真自得，海濱高行更誰如？
過眼煙雲氣象超，振衣長嘯仰清標；
樓高獨占千家月，海闊常迴萬古潮。
世上何須爭勢利？山中端合話漁樵；
到門不少探奇客，三逕從遊興自饒。⁷⁸

其中「一樓燈火夜讎書」便是吳騫勤奮校書的事實反映，而其子吳壽暘匯集其父及眾多名人學士的鑑賞題識，編纂成《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其中包含陳鱣、盧文弨、錢大昕、鮑廷博、黃丕烈、杭世駿、朱型家（生卒年不詳）等校勘紀錄。而此書中亦記載一事可與陳鱣所謂「一樓燈火夜讎書」相呼應，於「十三經名文鈔」條下云：

鈔本。五十四卷。先君子從沈層雲先生借錄，並手書凡例目錄一冊，跋其後，云：古來說經之書浩如煙海，苟不究其統緒，一其指歸，雖矻矻窮年，皓首而莫知所津逮，是何異於適燕而南其轅，遡越而北其轍，不幾愈驚而愈遠乎？先輩沈昭子先生，生平雅以崇道統、闡正學為己任，所輯《十三

⁷⁷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毛西河毛總戎墓誌銘跋〉，頁 62。

⁷⁸ 〔清〕陳鱣：《河莊詩鈔》，《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 1487 冊，頁 305。

經名文鈔》一書為學者所推許，未經壽梓，以故流傳絕少。余每從耿巖文集中讀《文鈔》諸引，未嘗不嘆其去取之謹嚴而議論之醇正，恨其書不得一見。辛丑冬日，有書舟泊孫家埭，予與陳君仲魚偶過之，舟中適有《文鈔》目錄一帙，時日已曛黑，未及購，深以為悔。昨歲沈呂璜孝廉歸日下，予亟懇其于家集中傳錄一目，孝廉許諾而是書夙為其弟婦所掌，知予書癖，輒啓篋筥以畀孝廉。殊欣然，炳燭細書，幾至達旦，亦可作一段佳話也。⁷⁹

由此段佳話可證三事，其一，吳騫遇善本時，若不能購得，會以鈔書方式保存。其二，若一書未能付梓刊印，會造成流傳絕少，故吳騫從不吝將己藏分享他人。其三，「殊欣然，炳燭細書，幾至達旦」幾句，正可與陳鱣「一樓燈火夜讎書」相應，可見吳騫廢寢忘食的校勘態度。黃丕烈也曾說：「海寧吳槎客先生藏書甚富，考校尤精，每過吳郡，必承枉訪，並出一二古書相質。」⁸⁰亦可見吳騫不藏私與認真考證校訂的認真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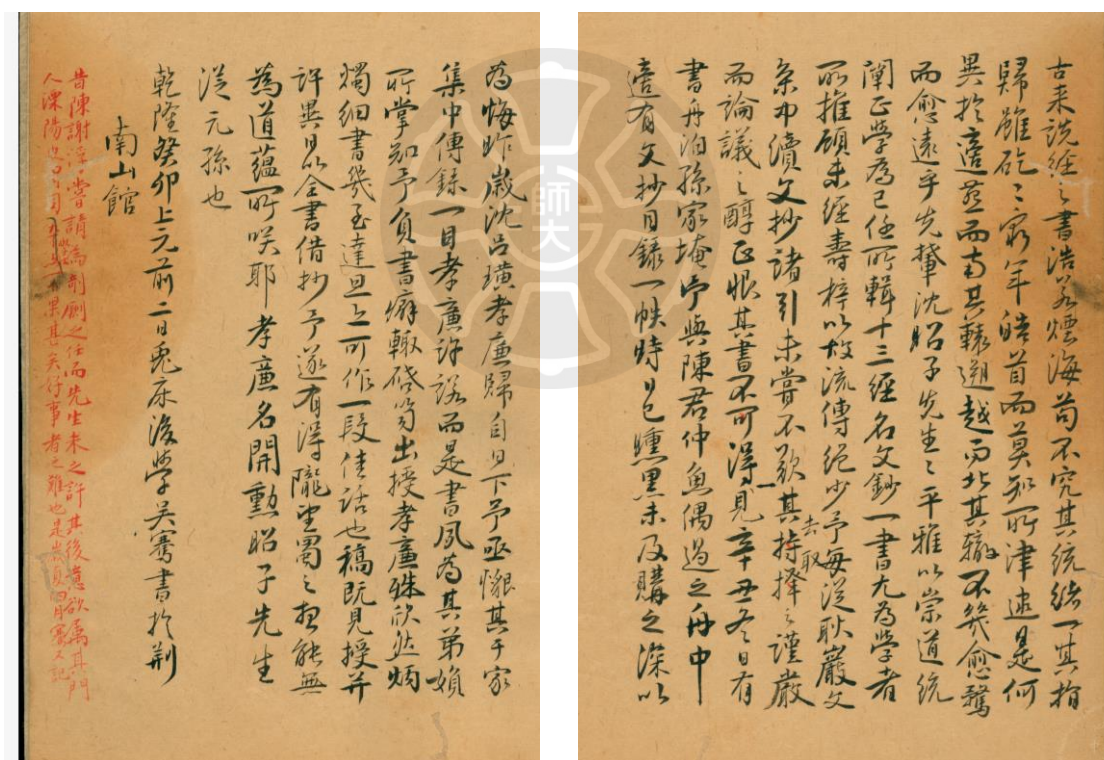


圖 11：十三經歷代名文鈔目錄墨筆手跋⁸¹

吳氏每得一書，便為其撰寫題跋，辨誤析疑，詳細記錄該書作者生平，若有書版行款，亦會加以說明，並及傳抄過程、流傳源流、鈔書歲月及藏書印記等。

⁷⁹ [清] 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 24。

⁸⁰ [清] 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 42。

⁸¹ 書影來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品。

於校勘時，亦十分謹慎，多方參考，如《千頃堂書目》⁸²、《直齋書錄解題》、《通志堂經解》⁸³、傳記、年譜等，均為其參校對象。如於「《儀禮圖》」曰：

先君子嘗以校通志堂本，經尚無甚異，而圖則遠勝之。翁覃溪鴻臚《通志堂經解目錄》云：宋楊復信齋朱子門人，嘗為朱子續編《儀禮經傳通解》。此圖凡二百有五，又《旁通圖》一卷，分宮廟、弁冕、牲鼎禮器諸類，為圖二十有五。陳鱣曰：吳槎客嘗以鮑以文所贈元刻校通志堂刊本，則《通志》刻本之圖甚謬也。⁸⁴

吳騫將其由鮑以文所贈之元刻本《儀禮圖》與《通志堂經解》本對校，於本經及文字上則沒有太大的差異，然就「圖」而言，二者天差地別，元刻本遠勝通志堂本，所謂：「行款無異而字畫更精，楷、圖畫亦明析。」⁸⁵陳鱣見之而說《通志堂經解》本中之圖「甚謬」。

又，校「《周易議卦》」時，則以《千頃堂書目》、《通志堂經解》與舊鈔本相互校注，並正《千頃堂書目》之誤：

此舊鈔本，題《周易輯聞》，宋趙汝楨撰。先君子書云：按《周易議卦》一卷，明王崇慶撰，見《千頃堂書目》。此誤題「趙汝楨《周易輯聞》」，殊不可解。攷《周易輯聞》十六卷，通志堂刊入《經解》中，與此迥別也。

⁸⁶

《千頃堂書目》誤將此書題為「趙汝楨《周易輯聞》」，然吳騫與《通志堂經解》本相對照，則發現通志堂本的《周易輯聞》，與《千頃堂書目》所謂「趙汝楨《周易輯聞》」之內容完全不同。故可知此書應為《周易議卦》，且作者當為明代王崇慶（1483-1565）。

除此之外，亦有以《千頃堂書目》校正他書錯誤之處，如《从古正文》之題跋提到：

先君子書云：「按《千頃堂書目》，《从古正文》六卷，黃諫輯，天順己卯序。今此本失其序，然亦舊印，較明隆、萬間書，竄然不同矣。乙卯人日識。」《讀書敏求記》：「《从古正文》一卷，篆文正楷，點畫不容少差。此書存其遺跡，且依韻易檢。焦弱侯藏茹真生手錄本。徐元懋《印史》

⁸² 如《周易議卦》、《四書經疑問對》（《愚谷文存續編》）、《从古正文》等。

⁸³ 如《周易議卦》、《毛詩指說》、《春秋尊王發微》、《儀禮圖》、《孟子注疏》等。

⁸⁴ 〔清〕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17。

⁸⁵ 〔清〕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17。

⁸⁶ 〔清〕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4。

極稱之。」先君子書此條上云：「拜經樓藏舊刻本《从古正文》六卷，與《千頃堂書目》所載卷數同，此云一卷，疑誤。」⁸⁷

此處關於卷數問題的考訂，就拜經樓所藏舊刻本《从古正文》共六卷，《千頃堂書目》所載卷數亦六卷，如此則可判定錢曾（1629-1701）《讀書敏求記》中所記《从古正文》只一卷當為訛誤。有趣的是，自吳騫題跋中，有以《千頃堂書目》作為基準去校正他書，亦有以他書之記載勘誤《千頃堂書目》。古書訛誤之處千萬，而訛誤之因千變萬化，非博學之人實難以把握。

吳騫校勘時所參考之書籍十分多元，於《漢隸分韻》以元刻及萬氏刻本互勘。而手校《嘯堂集古錄》時，自云：

先君子書云：《欽堂集古錄》世傳刊本，首敘即闕文二百四十餘言，而筆畫之訛舛尤不勝計。昨歲陳君仲魚得舊本，迺新安陳書崖昂所鈔藏者，首序既全而字畫精好，與刊本有毫釐千里之殊。卷末又有元統改元吳郡干待制文傳跋，亦刊本所無者。因亟借歸，補錄于此本。復從歐陽公《集古錄》，呂氏《考古》、《宣和博古》二圖、薛氏《鐘鼎款識》等書，參伍校訂，其顯然謬誤者，即為改正，稍有異同，各注於其上，疑則闕之。蓋恐所據各有不同，未敢臆斷也。聞大興翁學士方綱有影宋鈔本，未審何如，俟更訪之。己亥秋日吳某記。⁸⁸

吳騫得一舊鈔本《欽堂集古錄》，即以歐陽脩（1007-1072）《集古錄》、呂大臨（1044-1091）《考古》、王黼（1079-1126）《宣和博古》二圖、薛尚功《鐘鼎款識》相互參訂。針對不同程度的錯誤，則有不同的處理方式，有確切證據佐證、錯誤明顯者，直接加以改定，而各種資料差異不大者，則並列，有所懷疑的，則闕而不錄。又《九經白文》題跋曰：

又《左氏春秋》前不列惠公元妃傳文一段，蓋古經與傳本不相聯屬，後人取便，合傳以附經，此本首闕傳文，豈先儒不敢以傳先經之意與。至傳文末又有《春秋左傳》一百九十八卷一行，殊不可解。姑誌於此，以俟博古者詳焉。⁸⁹

面對未有實據之推理，吳騫不會直接下結論，而是採取誌之以待博古者，可見其謹慎之態度。

⁸⁷ 〔清〕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 31。

⁸⁸ 〔清〕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 32。

⁸⁹ 〔清〕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 17。

吳壽暘對其父之校勘貢獻十分肯定，於「《毛詩指說》」條提及：「先君子以通志堂刊本校鈔本較勝覃溪先生（翁方綱）。」⁹⁰吳騫好友周春所著《閱紅樓夢隨筆》是依據吳騫拜經樓鈔本影印，而在是書中，周春明確表示採用「考」、「查」等考據之法，來調查瞭解曹雪芹（1715-1763）的「名字履歷」和曹寅（1658-1712）的「墓銘行狀」，並寫信給吳騫，希望其「祈查示知」，⁹¹可見其對於吳騫校勘之功的信任與推崇。

三、小學

清代考據學的學術宗旨是以小學通經明道，故吳騫於〈吳儷叔羣經字攷序〉曰：

六經所以載道，士尚通經，通經尤貴博古。子朱子嘗言；「漢儒于經，止釋名物字義，令人自思，更覺意味深長。」此晦庵所以集經學之大成，而為百世師者也。⁹²

目前所謂小學，基本上包含「文字」、「聲韻」、「訓詁」三方面，是經過不斷地增加而來的，漢時小學僅止於「文字學」，然至隋唐時期，便納入「音韻」，於北宋時期便已擴至「訓詁」。最終於清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將其內容範圍定於如今之「文字」、「聲韻」、「訓詁」三學。

吳騫為清代著名考據學者之一，十分重視小學。在文字方面，尤以「六書」為重，其於《佩觿》之題跋中言曰：

先君子識後云：「甲辰春二月，小疋廣文在武林葵巷寓，以是書借余，爰令兒壽照校錄一過。昔之入小學者，先教以六書，今雖學士大夫多忽不之省，宜此書之日譌也，小子可不勉哉！」⁹³

吳騫見到《佩觿》多有訛誤，故有了感嘆，認為過去考據相關學者，必以六書作為入門，如今則不然，導致書中多有訛誤，故勉其子吳壽照當重視小學之基本功。

⁹⁰ 〔清〕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 6。

⁹¹ 陳烈主編，周錚釋文，陳慶慶撰稿：《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書札》（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 年），頁 164-167。

⁹²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吳儷叔羣經字攷序〉，頁 8。

⁹³ 〔清〕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 29。

故吳氏手鈔元李文仲所著《字鑑》之時，言曰：

李氏《字鑑》深有功於小學，惜刊本率多譌舛。余友錢君廣伯精究六書，尤明《說文》之學。間為之考覈偏旁，校正亥豕，并以匡李之失。如「薌」字下，當補「薌穀氣也別」五字。潛、散、楸、林等字當詳注其字義。冂不音覓，當與內之冂同，乃門也。引《詩》曰「灑掃廷內」、《說文》有●⁹⁴而無「颶」諸說。使作者復生，亦當心折。此小學菴中第一善本。⁹⁵

吳騫以為錢馥精於六書，於《說文解字》亦有所得，故校注此本對文字學貢獻不小，但刊本訛誤甚多之《字鑑》，於考覈偏旁，校正亥豕等方面十分得心應手，一句「使作者復生，亦當心折」，更是對其友錢廣伯之肯定，並以此本為「此小學菴中第一善本」。然之所以錢廣伯能得吳騫如此盛讚，歸功其六書深有所得，可見吳騫於六書的重視。

而在「聲韻」方面，吳騫亦有所涉獵，有《廣韻》、《大廣益會玉篇》等音韻相關題跋，於《大廣益會玉篇》中則是依松靄先生《小學餘論》將「可我剛諤訶可康各」改「何硬互鄂行聿亨額」。中央牙聲下注「更硬牙格行幸亨客」改「更我剛格訶可康客」八字。⁹⁶吳騫或非音韻之專家，然判斷何者為正確之音當為考據學家之本，故於是書中依《小學餘論》校正。

訓詁方面，吳騫雖自謙曰「予于訓詁之學，未能涉其涯略」⁹⁷，然卻分門別類地提出歷來學者釋經的錯誤，其曰：

自來釋經之弊，約略數端，刻意求新者，不免流于穿鑿附會；逞辭務博者，又失之繁蕪寡要。至于掇拾陳言，膠繞傳注，塵羹土飯，而自矜其創獲，更無足論。是以昔人舉燭籠之喻，以為多一釋訓則增一重障隔，欲期明經而經義轉晦，非過言也。⁹⁸

吳氏以為歷來治經者之弊病大抵可分為三類，其一為「刻意求新」者，其二為「逞辭務博」者，其三為「矜其創獲」者，故治經者當以明經為目的，然卻因穿鑿附會，又不能去蕪存菁，甚至自視甚高，未能明經不說，反而使經籍更加晦澀難明。故不佳的治經，則使經書如燈籠一般，愈加解釋則隔閡愈深。

⁹⁴ 此字為颶之異體字，將字右邊之「具」改為「貝」。

⁹⁵ 〔清〕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 30。

⁹⁶ 〔清〕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 28。

⁹⁷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吳儆叔羣經字攷序〉，頁 8。

⁹⁸ 同上註。

不僅如此，更有輕視訓詁而自稱治經者，吳騫又言：

予嘗聞宮詹之論曰：「守殘專己之流，奉一先生之言為依歸。笑訓詁為俗儒，訶博聞為玩物，於是有不讀書而號為治經，並有不治經而號為講學者。」末流之弊，蓋至于是。惜此書成而宮詹已不及見耳。君平生著作等身，略見錢塘梁元穎侍講撰傳，多未及板行。歿後，孤本履衰集藏笥，次第整比，而授之剡氏。予于訓詁之學，未能涉其涯略，深嘉本履表章手澤，汲汲焉惟恐或墜之意，故不辭而為之序，以諗于世之治經者。⁹⁹

訓詁、博聞本該是治經者之基本，然卻有不讀書而號治經者，不治經則講學，著實令重視小學之吳騫感到不可思議。故即使自己對於「訓詁」不是非常熟悉，但為了勸誡世間之治經者，故撰此序，可見吳騫重視小學之治經態度。郭嵩燾有言曰：

專門名家言考據者又約有三途：曰訓詁，研審文字，辨析毫芒；曰考證，循求典冊，窮極流別；曰讎校，搜羅古籍，參差離合。三者同源異用，而各極其能。¹⁰⁰

清代乾嘉時期，考據學大盛，吳騫校勘或輯佚各書時，可謂精通訓詁、勤勉校勘、善搜輯佚、精於疏證，實事求是，乃當時重要之治經者。

四、鈔書

鈔書，不僅是古代文人治學之法，亦為古代藏書家蒐羅古籍的藏書方法。鈔書活動自古有之，於印刷術發明前，古人藏書多以抄寫為主，其中有人「自抄」，家中較為豐厚者，亦有雇人抄。然即便有了印刷術的宋、元、明、清等朝代，仍是如此。主要原因除了印刷術數量不足及不夠普遍，歷代文人仍把鈔書當作學習的一種方式，因為經過手抄一遍，對書籍的內容便有基本的了解，對於讀書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故鈔書活動並不會因為印刷術的發明或普及而消失，因為鈔書既是一種求知自學、積累知識的基本手段，也是書籍製作和文獻整理的基本工作，更是古代典籍傳播和流通的主要方式。¹⁰¹鈔書仍然是藏書家增加所藏的途徑之一¹⁰²，成為他們增益所藏的重要來源。

⁹⁹ 同上註。

¹⁰⁰ 〔清〕郭嵩燾著，楊堅點校：《郭嵩燾詩文集》（長沙：嶽麓書社，1984年），〈王氏校定衢本《郡齋讀書志》序〉，頁28。

¹⁰¹ 陳冠至：〈明代江南士人的抄書生活〉，《國家圖書館館刊》第1期（2009年6月），頁1。

¹⁰² 王和平、趙繼龍、李俊芳，〈我國古代藏書家的優良特質及其卓越貢獻〉，《農業圖書情報學刊》2008年第12期，頁145。

據《拜經樓藏書題跋記》粗略統計，鈔本占其全部藏書大半。如《古文春秋左傳》、《孟子注疏》中〈篇敘〉、《七經孟子考文補遺》、《周易經義》、《增修復谷編》、《歙堂集古錄》等，這些鈔本的來源有鈔本、舊鈔本、精鈔本、刊本、宋槧¹⁰³。而《愚谷文存續編》中，吳騫於〈詩經澤書序〉曰：

今復從徐舍陳子景辰借得此舊鈔本，因亟為傳錄其副。……《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諸葛武侯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非公之謂與？公所著諸經，不見於《經義存亡攷》，竹垞檢討大約以《千頃堂書目》為藍本，黃氏闕載，則朱氏亦不錄。予得此書而藏之，拜經樓又添一遺經，不尤可喜也哉。¹⁰⁴

《千頃堂書目》、《經義存亡攷》中皆未著錄是書，而吳騫借得舊鈔本，便鈔而藏之，增進拜經樓之收藏。而由此亦可知江浙藏書家之間常互通有無，借鈔借補。故拜經樓藏書中有不少宋元舊刻善本，《蒲褐山房詩話》言曰：「槎客喜搜羅宋元刻本，如陶淵明、謝玄暉諸集，皆取而重刻之。」¹⁰⁵吳騫亦喜鈔宋刻本，如《拜經樓藏書題跋記》曰：

先君子從《春秋經傳集解》中錄出。書後云：「偶借得宋槧《春秋經傳集解》，乃淳熙丙申閩山阮仲猷種德堂刊本，後附〈春秋諸國地理圖及列代世次〉、〈春秋名號歸一圖〉、〈諸侯廢興〉、〈春秋總例〉、〈春秋始終〉、〈左氏公羊穀梁三家傳授次序〉。¹⁰⁶

至清代，流傳於世之宋元槧本數量不多，吳氏偶得宋槧杜預《春秋經傳集解》，便將其中所附之〈諸侯廢興〉、〈春秋總例〉、〈春秋始終〉錄下，收為所藏。

¹⁰³ 關於以上古籍本之差異，由劉兆祐《認識古籍版刻與藏書家》加以說明，(1)：凡是不屬刊刻或活字排印，而是用人工繕錄的，統稱為抄本。(2)寫本：抄本中字體工整的，稱為寫本。如明代的《永樂大典》，清代的《四庫全書》，都可以稱為「寫本」。(3)舊抄本：凡是年代已久，但不能確定其正確抄寫年代的，稱為「舊抄本」或「舊寫本」。(4)精抄本：凡是抄本中，書法工整而精緻的，稱為「精抄本」。(5)影抄本：依照舊版的行款、字體，依原樣抄寫的，稱為「影抄本」或「影寫本」。「影」字也可作「景」。如果依宋刊本影抄的，稱「影宋抄本」。(6)稿本：凡已寫完而未付梓的書稿，統稱為「稿本」。如果是作者親手寫的，稱為「手稿本」。凡是請人謄清又經作者審定過的，稱為「清稿本」。(7)烏（朱）絲欄抄本：抄本所用的紙張，其界格是黑色的，稱「烏絲欄抄本」，紅色的稱「朱絲欄抄本」，藍色的稱「藍格抄本」，綠色的稱「綠格抄本」。(8)內府寫本：由宮中所抄寫的，稱「內府寫本」。一般來說，由宮廷所編纂的書，除了刊本外，通常都由宮中官吏用楷字書寫。參見劉兆祐：《認識古籍版刻與藏書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7年），頁66-67。

¹⁰⁴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續編》，〈詩經澤書序〉，頁1。

¹⁰⁵ 〔清〕王昶：《蒲褐山房詩話》（臺北：廣文書局有限公司，1773年），頁261。

¹⁰⁶ 〔清〕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12。

吳騫不僅借鈔，亦有借書於人之舉，《遼史拾遺》題跋言：

先君子跋云：「吳江楊慧樓進士既從予借鈔《遼史拾遺補》，凡數百條。惜予卒卒未及傳錄。」又云：「鮑綠飲云，此書向為樊榭煙繡洲所藏，人有借鈔者，繡洲撤出一卷以借之，故外間傳本多不全，惟此為足本也。」¹⁰⁷

可見此種藏書家間相互借鈔古籍善本之行為，是古代藏書家普遍之行為。清初曹溶（1613-1685）《流通古書約》中曾云：

予今酌一簡便法，彼此藏書家，各就觀目錄，標出所缺者，先經注、次史逸、次文集、次雜說，視所著門類同，時代先後同，卷帙多寡同，約定有無相易，則主人自命門下之役，精工繕寫，校對無誤，一兩月間，各齎所鈔互換。此法有數善，好書不出戶庭也，有功於古人也，己所藏日以富也，楚湖燕地皆可行也。¹⁰⁸

相互借鈔善本，是古代藏書家的一種文化，除了增加自我收藏外，亦對書籍的保存有所貢獻，所謂「有功於古人也」。然若遇古籍善本未全者，藏書家冀能完整的補全，如吳騫作宋代張有所著《增修復古編》題跋言：「吳均增補《復古編》二卷，予得汲古閣舊鈔本，卷首無序，茲從安邑葛氏新刊《復古編》補錄此序，不知世尚有全篇否？」¹⁰⁹舊鈔本無序文，吳氏便由刊本補錄，使是書完整。然仍嫌不足，故提出「世尚有全篇否」之疑問，可見其欲補全舊鈔之心。此為藏書家之心願，為了一種書籍的校勘，往往需要埋頭故紙，昏天暗地且耗費數年的光陰。遇到殘缺不全的書籍，往往不辭辛勞、遍訪各家，或於雜書中拾遺補缺，使無數珍本能夠破鏡重圓，完美再現。¹¹⁰

¹⁰⁷ 〔清〕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 48。

¹⁰⁸ 〔清〕曹溶：《流通古書約》，收入《中國歷代書目題跋叢書》第一輯（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 36。

¹⁰⁹ 〔清〕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 30。

¹¹⁰ 鄧宏峰，〈中國古代藏書家保存與傳播文化典儀的貢獻〉，《安陽工學院學報》2010 年第 3 期，頁 37。

第四節 吳騫文獻學思想

吳騫藏書最為人所道者，為其所藏多邀請當時重要的名人學者一同賞鑑，從不藏私。其自抄、自校之書多種。所校之書，均寫有校勘題跋，跋文中有對版本辨誤析疑者，有詳述作者生平者，有記錄書版行款及傳抄、校讎過程者，或對於該書之流傳授受加以詳述，故拜經樓之藏書頗受後人珍愛，價值頗高。

一、題跋薈萃，廣布久藏

如黃蕘圃主事〈《前漢書》跋〉中提到：

海寧吳槎客先生藏書甚富，考核尤精，每過吾郡，必承枉訪，并出一二古書相質，然儀舟匆匆，未及暢談。余亦不獲舉所藏以邀鑒賞也。頃同陳仲魚過訪，茶話片時，歷歷述古書源流，俾得聞所未聞，實為忻幸。¹¹¹

可見當時吳騫藏書之富、考校之精，實為人所稱頌。而與同為藏書家之友相互交流，或述古書源流，或鑑賞題跋，可說是吳氏日常。故吳騫在〈桐陰日省編〉中亦曰：

至於宋元本、精鈔，往往經名人學士賞鑒題跋，如杭堇甫、盧抱經、錢辛眉、周松靄諸先生，鮑涑飲、周耕崖、朱巢飲、張芑堂、錢棻窗、陳簡莊、黃蕘圃諸良友，均有題識，尤足寶貴。¹¹²

吳騫自言其所藏之書，「非世俗藏書可比」，而若是得遇宋元善本，便會盛邀當時著名藏書家或考據學者，如杭世駿、盧文弨、錢大昕、周春、鮑廷博、張燕昌、陳鱣、黃丕烈等人撰寫題跋，除了能透過相互交流所知，更加精準還原書籍之本來樣貌，校正訛誤，補苴罅漏，更重要的是能透過同志之人的相互傳校，提升善本古籍之價值，而得以廣為流傳。故《前塵夢影錄》提到：

槎客拜經樓叢書中有《國山碑攷》等書，皆客宜興時所作，碑則親至張渚，手攜蠟燭，剔蘚於荒郊寂寞之處，窮數日之力，乃縮撫其文，絲毫不苟，可謂極詣矣。《砂壺攷》則與老於墁埴之工，講求其事，兼採輯先輩及同時名人之題咏，成書一帙，真非易易。……有飛鳧人結伴至其家，捆載至

¹¹¹ 〔清〕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 42。

¹¹²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桐陰日省編下〉，頁 205。

申，約直三千餘金。蓋與槎客酬酢者，皆乾嘉名士，不但卷冊等可得厚值，即往復詩箋尺牘，無不爭先購去。唐蕉翁得南宋巾箱本《老子》、《文子》二種，又鈔本，記明末國初事野史數冊。¹¹³

通過吳騫的邀請，乾嘉名士的加持，吳騫所藏古籍經典不僅得以「厚值」，除了書本身之價值提升外，其中各名士間的交流信箋，亦使書籍更加為人所喜，如吳壽暘於《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大學辨》引述其師朱巢飲所言：「知秘藏之為守，而未知廣傳於世之為善其守也。」¹¹⁴若能讓書籍更加流通於世，實為守存書籍的最高之法。《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孟子注疏》下亦提及錢曾有言：「〈篇敘〉世罕見之，藏書家宜廣其傳，勿易視之。」¹¹⁵可見若能相互交流，則書籍不僅價值提升，亦能降低錯誤率。

吳騫於此亦深有所感，故其若有所得時，便廣邀當時名人學者，《九經白文》題跋中有言曰：「右《九經白文》乃宋麻沙本之佳者，蓋明錫山秦氏刊本之所祖也。楮墨古雅，經盧抱經、鮑淥飲、黃蕘圃諸公所賞鑒。」¹¹⁶當吳氏獲《九經白文》之宋麻沙善本時，邀請各同為藏書家之好友如盧文弨、鮑廷博、黃丕烈等人相互鑑賞。管庭芬跋《拜經樓藏書題跋記》時，亦曰：

（兔床先生）世以文章經術著稱，先生博綜好古，纂述宏富，值馬氏、查氏遺書散佈人間，先生偶得其殘帙，流連景慕，每繫跋語以寄其慨。迨後搜討益勤，兼於吳門武林諸藏書家，互相鈔校，並與同邑周松靄大令、陳簡莊徵君，賞奇析疑，獲一秘冊，則共為題識，歌詩以紀其事。¹¹⁷

以上可見吳騫無私分享之態度也。在拜經樓之善本書中，文人學士題跋薈萃。這些金玉良言、真知灼見，使得拜經樓藏書多屬精善之本。對書的價值更是錦上添花。然吳騫之所以能做到無私的態度，並非是為了提高書籍的價值，或是為己欲而收藏。如果是為了個人之私欲，便會如吳騫《遼史拾遺》之題跋所言：

吳江楊慧樓進士既從予借鈔《遼史拾遺》，又作《遼史拾遺補》凡數百條。惜予卒卒未及傳錄。又云鮑淥飲云此書向為樊榭煙繡洲所藏，人有借鈔者，繡洲撤出一卷以借之，故外間傳本多不全，惟此為足本也。¹¹⁸

¹¹³ 〔清〕徐康：《前塵夢影錄》，收入《美術叢書·初集·第二輯》（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年），頁191。

¹¹⁴ 〔清〕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24。

¹¹⁵ 〔清〕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18。

¹¹⁶ 〔清〕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17。

¹¹⁷ 〔清〕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1。

¹¹⁸ 〔清〕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48。

當時各大藏書樓相互借鈔所藏善本，是一種文化，然仍有為了讓自家藏書樓成為「唯一」擁有某古籍善本的人，會私藏其書，不願與他人共享，此也是某些藏書家的一種弊病，若得異本則奇貨可居，秘不示人，也因此致使一些珍籍失傳。¹¹⁹故吳騫此種因愛書成命，冀能妥善保存之舉，實值得讚賞。

然除了廣邀賞鑑，請做題跋之外，若能將古籍善本付梓，則更能最大程度的保存是書，故即便是殘本，吳騫亦十分珍惜，黃蕘圃《前漢書》跋中提到：

其(吳騫)行囊攜得《漢書》殘宋本數冊，字大悅目，在宋槧中信為佳刻。……且余所深服乎槎客者，如此種殘編斷簡，幾何不為敝屣之棄。而裝潢什襲，直視為千金之比，可謂愛書如性命。又得同志之人勸其翻雕，以惠後學，始幸天壤之大，不乏好古之士。特恐卷帙繁富，窘于資力，盡與孫氏等耳。槎客當亦以余言為然。¹²⁰

因為愛書，所以即便是所遇古籍殘缺不全，仍極為重視。若能付梓刊印，實為後人之一大幸事。

二、藏書校書，意義人生

對吳騫而言，藏書為其一生之志向，故其有言曰：「寒可無衣，飢可無食，至于書，不可一日失。此昔人詒厥之名言，允可為拜經樓藏書之雅率。」¹²¹書不可以一日失之，可謂吳騫人生之寫照，觀《吳兔牀日記》可見其每日所記不脫「書」事。

而此種態度，從吳氏為其子孫命名便有所展現。當吳騫收到宋刻本《周禮纂圖互注重言重意》，適逢其二子虞臣出生，故陳鱣作跋是書曰：「槎客先生得此書時，適生次子虞臣，故其小字曰『周官』，今虞臣年已三十餘矣。」¹²²而虞臣亦有言及此事，道：

先君子得書之日，為不肖（暘）墮地之辰，今先妣見背已十餘寒暑，而先君子奄捐館舍已九月矣。傷二人之長逝，愧一經之徒貽，昏瞽之餘，整理故帙，悲感可勝言哉！¹²³

¹¹⁹ 陳福季：〈中國歷代私人藏書家的歷史功過〉，頁 33。

¹²⁰ 〔清〕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 42。

¹²¹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桐陰日省編下〉，頁 205。

¹²² 〔清〕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 42。

¹²³ 〔清〕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 16。

類似的狀況在吳騫收到宋刊《百家注東坡先生集》時又一次發生，吳氏因得宋刻《百家注東坡先生集》，十分欣喜，故改稱其書樓曰「蘇閣」，用以紀念。之後又將是書傳承給其二子壽暘，故壽暘以「蘇閣」為號。「蘇閣」、「周官」之名，皆與其藏書相關。¹²⁴

不僅如此，吳騫亦「以書記人」，《廣韻》題跋中提到：「予友錢廣伯處士究心韻學。沒後，其家粥書，予購得此本，宛然故人之手澤存焉，可勝悽絕。」¹²⁵「見書如見人」，對於藏書家而言，每本書皆有其故事。而吳氏收藏其友之書，可以說是藉書以懷人。而明代謝陞（1547-1615）《季漢書》題跋中亦提到：

先君子跋云：右亡友周勤補孝廉〈《季漢書》跋〉，見於《蓬廬文鈔》。勤補自少好學工文，讀書具有卓識，此跋灑灑千餘言，反覆辨論，援據賅洽，真能直揭作者之心事而息千載後聚訟之喙，予故錄之于《季漢書》之後，以告讀史之君子。¹²⁶

這裡可以看出吳騫讚賞其友之才能時，以將朋友的跋記錄下來，置於《季漢書》之後，來懷念故友。人亡但書不亡，書不亡而人亦不亡。吳騫以書籍命名其子，以書籍懷其友人，藏書便是吳騫的一生。

三、楮墨古雅，舊本為佳

所謂：「經苑之碎金，抑亦風人之玉屑。」¹²⁷是吳騫於《孫氏詩評摭遺》自序中說明晉孫毓《詩同異評》原為十卷，蓋自唐以後已亡之，遂從各書掇拾殘剩，釐為此書。而這些與古籍中的隻字片語，便是「經苑碎金」、「風人玉屑」，由此可知吳騫崇尚古本之心。吳騫又言：

《七經孟子攷文補遺》三十有二卷，為日本西條侯掌書記山井鼎所輯。徃武林汪君鵬既獲彼國《古文孝經》及皇侃《論語義疏》以歸，余友鮑君（廷博）次第刻入《叢書》，復得此本。惜卷帙稍繁，未有踵鮑君而梓之者。予從鮑君借觀，就其所攷經、注而鈔之，疏則未暇也。故命曰《七經孟子攷文補遺錄》。夫經籍去聖日遠，闕文訛字，謬本實繁，賴古書流傳海外，使學者猶得藉以攷證其謬誤而補訂其闕失，豈不誠斯文一大幸哉？¹²⁸

¹²⁴ 「周官」之說參見〔清〕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15。「蘇閣」一說見〔清〕錢泰吉輯纂，《海寧珍稀史料文獻叢書》編委會整理：《海昌備志（點校本）》，頁274。

¹²⁵ 〔清〕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28。

¹²⁶ 〔清〕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49-50。

¹²⁷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孫氏詩評摭遺序〉，頁2。

¹²⁸ 〔清〕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23。

由此可知吳騫認為，經籍隨著時間推移，闕漏逐漸增多，甚至亡佚。故時代越早，可信度越高。

而觀古書之書法，亦成為判斷是書價值的重要指標，如吳騫以為《隸韻》文字「楮墨既精，古香可愛」，又宋麻沙本《九經白文》，不僅為明代錫山秦氏刊本之所祖，其書法則「楮墨古雅」，並經盧抱經、鮑渌飲、黃蕘圃諸公所賞鑒。

除了年代古早，書法精良之書亦為藏書家喜愛，若又能得全本，更是珍本，吳騫於吳門書肆購入《毛詩闡秘》，讚其：「鈔寫甚精，硃筆圈點及題識皆親筆，裝褫雅潔，印記纍纍。」¹²⁹加上是書為汲古精鈔，裝潢題識皆無損，吳騫便以其「真可寶也」。¹³⁰鈔寫之書法精美與否、是否為手寫本，裝潢題識是否無損等，皆為判斷是否為善本、珍本之標準。

吳騫這位將藏書視為人生的清代學者，每遇古籍善本，或以命名與之紀念，或廣邀鑑賞，與當時名人雅士相互交流。認為經籍去古愈遠，訛誤愈多，古本的價值高於今本。故即便是古籍中的隻字片語，亦為「經苑之碎金」、「風人之玉屑」，具有保存價值。



¹²⁹ 〔清〕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 10。

¹³⁰ 同上註。

第五節 結語

乾嘉為藏書家之鼎盛時期，海寧吳騫拜經樓為此時期代表藏書世家之一。吳騫亦以客觀實證對經典進行校勘查偽，實事求是辨誤析疑而一字不苟，古籍因為此些藏書家校勘成果才更有學術價值。

一、拜經樓藏書之功

吳騫拜經樓藏書多達五萬卷，其中千本元代版書，所謂「千元十駕」，皆是吳氏窮盡一生精力完成。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臨安三志」的收藏，而吳騫與其友陳鱣完成百卷收藏，更成為拜經樓之鎮樓之寶。

吳騫之子吳壽暘於此則深有感觸：

聚書藏書，良非易事，即如泰興李氏、花山馬氏、桐鄉汪氏、武林趙氏、王氏以及健庵、江邨之富且貴焉，而此書不數十年間屢易其主，若傳舍，然況以余之薄弱，其能長守而弗失乎？亦冀後我者知所愛護而已。¹³¹

由此可知藏書之困難，然吳騫拜經樓亦保存許多海寧在地文獻，以及圖繪、碑銘、鼎彝、劍戟、幣布、圭璧、印章、丹漆、象犀等珍品。有幸的是，拜經樓藏書前後維持存在約百多年，實屬難能可貴。吳氏三代薪火相傳藏書刻書之功，可謂當世之楷模。

二、校勘題跋之功

清代考據學家以讀書、治學完善典藏，不是以擁有為目的而藏書，而是以保存文化為目的。吳騫更與當時不願與他人共享，將書籍視為一種奇貨可居的物品的功利藏書不同。其不以一己、家族的收藏為目的，得遇宋元善本，便會與當時著名藏書家或考據學者相互交流，撰寫題跋，輯刻珍藏，提升善本古籍之價值，使之廣為流傳。

¹³¹ 〔清〕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 77。

三、輯佚保存之功

藏書家之心願，遇到殘缺不全的書籍，往往不辭辛勞、遍訪各家，或於雜書中拾遺補缺，使無數珍本能夠破鏡重圓，完美再現。《子夏易傳釋存》將歷來各相關書籍中以引用的形式保存在其它存世文獻中的書籍內容加以搜集，整理各書中的隻言片語，使得佚失的書籍文獻恢復原貌，讓佚失的書籍得以重見天日。

吳騫藏書之富、考校之精，實為人所稱頌。而與同為藏書家之友相互交流，或述古書源流，或鑑賞題跋。個人日日校書、鈔書、蒐書等，此些可謂吳氏日常。「藏書及人生」，便是吳騫的人生寫照。



第四章 吳騫《易》學研究

針對《子夏易傳》，歷來學者已有所探究。如日本學者興膳宏與川合康三之《隋書經籍志詳攷》將《子夏易傳》的歷代著錄加以記載；¹陳鴻森、李周龍均做了十分詳細之考辨；²賴貴三於〈清儒吳騫《子夏易傳釋存》稿本初探〉亦將各書進一步以按語說明版本；³程潔如〈《子夏易傳》流傳與版本考〉則將《子夏易傳》著錄，以一簡單表格呈現。⁴以下根據前賢成果，以歷來傳聞《子夏易傳》的作者為主題，分而羅列，以供參考。

第一節 《子夏易傳》的作者

關於《子夏易傳》的作者，歷年來眾說紛紜，以下分為子夏、韓嬰、丁寬、韓商、馯臂子弓、杜鄴、張弧與存疑類，分而論之。

一、子夏

關於《子夏易傳》的作者，歷來主張為卜商，即子夏者為最大宗。且各說法所云卷數亦有不同，見表 13：

表 13：主張子夏為《子夏易傳》之作者整理表

編號	朝代	出處	作者	卷數	備註
1	南朝	阮孝緒《七錄》	子夏	6	《子夏易》六卷。
2	唐	《隋書·經籍志》	子夏	2	《周易》二卷，魏文侯師卜子夏傳，殘缺。梁六卷。
3	唐	《經典釋文》	子夏	3	《子夏易傳》三卷，卜商，

¹ 興膳宏、川合康三：《隋書經籍志詳攷》（東京：汲古書院，1995 年），〈經籍一·經·易〉，頁 35-36。

² 關於二位學者的考辨內容，可參見(1)陳鴻森：〈《子夏易傳》考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56 本（1985 年 6 月），頁 359-404。(2)李周龍：〈《子夏易傳》考辨〉，《易學窺餘》（臺北：文津出版社，1991 年），頁 265-318。

³ 賴師貴三：〈清儒吳騫《子夏易傳釋存》稿本初探〉，頁 523-526。

⁴ 程潔如：〈《子夏易傳》流傳與版本考〉，《國學學刊》第 1 期（2016 年 3 月），頁 15、21、141。

					字子夏，衛人，孔子弟子，魏文侯師。
4	唐	孔穎達 《周易正義》	卜商 (子夏)	不明	初，卜商為《易傳》，至西漢傳之。
5	唐	李鼎祚 《周易集解》	卜商 (子夏)	不明	自卜商入室，親授微言，傳注百家，縣歷千古。
6	唐	司馬貞 《史記》〈索隱〉	子夏	不明	子夏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易》。
7	五代	《舊唐書·經籍志》	卜商 (子夏)	2	《周易》兩卷，卜商傳。
8	北宋	《唐書·藝文志》	卜商 (子夏)	2	《周易》卜商傳，二卷。
9	南宋	鄭樵《通志》	卜子夏		《周易傳》二卷，卜子夏。
10	南宋	王應麟《玉海》	卜商夏	3	卷三十五：子夏序《詩》傳《禮》，公羊高親受經焉。孔子以《春秋》屬之。《尚書大傳》引子夏曰云云。子夏造邾親受《春秋》。夫子讀《易》至韋編三絕、鐵撻三折，矧未及將聖者乎？
11	南宋	洪邁	子夏	不明	孔子弟子，惟子夏於諸經獨有書，雖傳記雜言未可信，然要為與他人不同矣。於《易》則有《傳》，於《詩》則有《序》。
12	元	《宋史·藝文志》	卜子夏	10	
13	明	《宋史新編》	卜子夏	10	
14	清	《玉函山房輯佚書》	子夏	2	
15	清	朱彝尊 《經義考》	子夏		其偽不待攻而自破矣。
16		皮錫瑞 《經學歷史》	子夏		魏文侯已有《孝經傳》，是作傳者亦視諸經為先，與子夏《易傳》同時矣。

17		馬宗霍 《中國經學史》	子夏		引徐防、司馬貞、洪邁證之。
----	--	----------------	----	--	---------------

《漢書·藝文志》以為《易》有十三家，施、孟、梁丘、周氏、服氏、楊氏、蔡公、韓氏、王氏、丁氏、古五子、淮南子、孟喜等，合計二百九十四篇。⁵然此間並無出現子夏一家，成為《子夏易傳》的真偽問題的根源。

然至《經典釋文》則於「子夏易傳三卷」一條補充說明：

卜商，字子夏，衛人，孔子弟子，魏文侯師。《七略》云：「漢興，韓嬰傳。」《中經簿錄》云：「丁寬所作。」張璠云：「或馯臂子弓所作，薛虞記，虞不詳何許人。」⁶

由《漢書·藝文志》與《經典釋文》的資料來看，有二點值得探討：其一，若真有《子夏易傳》一書，何以未見於《漢書·藝文志》？⁷其二，《子夏易傳》之作者，於唐便出現不同主張，究竟何者為真？也因為如此，古今學者有以為《子夏易傳》為後世所偽者，亦有主張不同作者，莫衷一是。

魏徵（580-643）《隋書·經籍志》曰：

魏文侯師卜子夏傳。

孔子為〈彖〉、〈象〉、〈繫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而子夏為之《傳》。⁸

自此說後，學者多以此書為孔門卜子夏所撰，大約是受到《隋書·經籍志》的影響，故唐代學者大抵皆認為《子夏易傳》為出自卜子夏。⁹如《舊唐書·經籍志》：

⁵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前漢書·藝文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49冊，頁249-800。

⁶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孔子文化大全·雜纂類》（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91年），頁29。

⁷ 關於《漢書·藝文志》未見《子夏易傳》一書的這個問題，劉大鈞此乃古代「文人相輕」惡習的結果。〈今、古文易學流變述略——兼論《子夏易傳》真偽〉一文中提到：「但《漢書·藝文志》所錄『凡《易》十三家』中竟無子貢的一席之地，僅於地位大大下降的『雜占十八家』中記有《子貢雜子候歲》二十六卷，但在排於首位的『凡《易》十三家』中，卻列有《古雜八十篇》、《雜災異三十五篇》，為什麼《古雜》、《雜異》可以入于『凡《易》十三家』中，位於《藝文志》之首，而作為孔子極重要弟子的子貢，其著作《子貢雜子候歲》卻僅錄入地位大大下降了的『雜占』類呢？筆者以為：依據中國文人相輕之惡習，此顯然是一派得勢而另一派失勢的結果。是故《子夏易傳》之未能錄入《漢書·藝文志》，亦以此也！」劉大鈞以「子貢」為例，類推《子夏易傳》未能見於《漢書·藝文志》的原因。見劉大鈞：〈今、古文易學流變述略——兼論《子夏易傳》真偽〉，《周易研究》（2006年第6期），頁3-8。

⁸ 〔唐〕魏徵：《隋書》（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1年），頁909-912。

⁹ 陳鴻森：《〈子夏易傳〉考辨》，頁363。

「《周易》兩卷，卜商傳。」¹⁰又如《唐書·藝文志》：「《周易》卜商傳，二卷。」¹¹以及《唐會要》記載劉子玄議《子夏易傳》曰：「劉向《七略》有《子夏易傳》。」而唐代學者亦多引《子夏易傳》，如孔穎達（574-648）《周易正義》、李鼎祚《周易集解》、司馬貞《史記索隱》等，均引用《子夏易傳》。¹²

但因為《子夏易傳》早佚，加上歷代藝文志或私人書目對其所言甚少。因此亡佚愈久，對於其作者或內容的記載則偽中生偽。程迥曰：「《子夏易傳》京房為之箋，先儒疑非卜商作，近世有陋儒用王弼本為之注，亦託云子夏，凡先儒所引，此本皆無之。」¹³又《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曰：「說《易》之家，最古者莫若是書，其偽中生偽，至一至再而未已者，亦莫若是書。」¹⁴對於《子夏易傳》之作者，歷來各家學者眾說紛紜，但是可以確定的是，目前所見的十卷本及十一卷本，與唐人著錄所引《子夏易傳》有所出入，或為後人偽託。¹⁵故至清代目錄學家馬國翰在《玉函山房輯佚書》言：

後人不見原書（子夏易傳），張弧輩遂用王弼本別撰十卷，或有增至十一卷者，惠徵君棟謂以《釋文》或李氏《集解》校之，無一字相合，諸儒所指偽子夏傳，乃此十卷後出之本，非二卷殘缺之本也。《紹興閣（中興閣）書目》又有《周易子夏》十八章，五行家言，託名子夏，今其書亦不見，若此之類信膺作，夫豈可概以相論哉？¹⁶

而《傳是樓書目》及《增補匯刻書目》雖列《子夏易傳》，亦未說明作者為誰，但十卷本之作者非子夏則是可以確定的。

清代則沿襲唐代之見解，以子夏作為《子夏易傳》之作者。然必須先解決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為《漢書·藝文志》未見《子夏易傳》的理由，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曰：

蓋此書自馯臂傳之，至丁寬，韓嬰得而修之，載入己書中，如毛萇說《詩》，首列子夏《小序》之類，故班《志》《易》十三家，有丁氏八篇、韓氏二

¹⁰ 〔後晉〕劉昫等奉敕撰：《舊唐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69冊，頁269-308。

¹¹ 〔宋〕歐陽修等奉敕撰：《新唐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73冊，頁273-47。

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民72[1983]

¹² 關於唐代學者沿襲《隋書·經籍志》之說，認為《子夏易傳》出自卜商子夏的說法之整理，可參見賴師貴三：〈千元十駕吳拜經——清儒吳騫《子夏易傳釋存》輯佚稿本及其義疏析論〉，頁22。

¹³ 見〔宋〕王應麟：《玉海》（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23-24。

¹⁴ 〔清〕紀昀等總纂：《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第七冊，《經部·子夏易傳》頁1-2。

¹⁵ 岳冠林、唐迪：《〈子夏易傳〉吳騫輯本評述》，頁125。

¹⁶ 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200冊，頁494。

篇，而不云子夏；猶之《毛詩》，但言《毛傳》，而不別著《小序》之目也。薛虞不知何人，晉張璠稱其有記，度必漢魏間儒，自其記述以後，《子夏傳》乃單行。故晉有四卷，梁有六卷，隋唐有二卷也。¹⁷

馬氏此說欲解決《漢書·藝文志》出現丁氏（當為丁寬）八篇、韓氏（當為韓嬰）二篇，而然卻無子夏之名的問題。馬氏以為《詩經毛傳》，雖子夏著《小序》，然收錄時單言毛萇之名，未見子夏之名。同理可證，丁氏、韓氏甚至是馯臂三人均為《子夏易傳》作傳之人，非《子夏易傳》之作者。¹⁸

然筆者以為，以《毛詩》中有子夏《序》作為例證，實有其未審之處，《小序》之目未列，有其道理，然若如馬氏所言「丁寬、韓嬰得而修之，載入己書中」，其意義不同於「序」，其重要性亦不可比。

再者，《漢書·藝文志》中提到的「韓氏兩篇」、「丁氏八篇」，並未能證實為丁寬與韓嬰，此或許是後世有二者為《子夏易傳》之真實作者，方有之推論，並無證據證實。如若《子夏易傳》被二者吸收，但其存在應為事實，《漢書·藝文志》收其後人吸收之作而未收《子夏易傳》，甚至隻字未提，則不合常理。而《冊府元龜·學校部八·奏議第三》中提到：

按《漢書·藝文志》注《易》有十三家，而無子夏作傳者。至梁阮氏《七錄》，始有《子夏易》六卷，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作。然據《漢書·藝文志》，《韓易》有二篇，《丁易》有八篇，求其符會，則事殊隳刺者矣。以東魯伏膺文學，與子遊齊列，西河告老，名行將夫子聯踪。歲越千齡，時經百代，其所著述，沉翳不行，豈非後來假憑先哲，亦猶石崇謬稱阮籍，郭璞濫名周寶。必欲行用，深以為疑。¹⁹

上文認為《子夏易傳》於漢未見，至梁方現，中間經過百代千年，則後出之作當為「後假憑先哲」者，並非卜商所作之《易》書。如此，清代便已有了質疑。《新唐書》於「劉子玄」條記錄劉知幾上奏反對將《子夏易傳》列為科舉經籍，而改以王弼之本，其言如下：

¹⁷ 同上註。

¹⁸ 程潔如認為此說法雖無法解釋《漢書·藝文志》上無有出現「子夏」之名，但肯定了子夏對於《子夏易傳》的著作權。其文〈《子夏易傳》流傳與版本考〉曰：「馬國翰先生認為馯臂子弓傳《子夏易傳》，至韓嬰、丁寬時，被韓嬰《易》和丁寬《易》吸收，併入韓嬰《易傳》和丁寬《易傳》。因此，自稱對《七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而成書的《漢書·藝文志》沒有沿襲《七略》明確著錄《子夏易傳》，而其《易》十三家中的『韓氏兩篇』、『丁氏八篇』就包含《子夏易傳》。所以《子夏易傳》作者為子夏，馯臂子弓、丁寬、韓嬰曾為之傳。」又提出劉玉建、劉大鈞、劉彬等說法來證明其說。參見程潔如：〈《子夏易傳》流傳與版本考〉，頁 16-17。

¹⁹ 〔宋〕王欽若、楊億等奉勅撰：《冊府元龜》（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2 年）第十三冊，頁 7248。

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二條左證其謬，當以古文為正；《易》無子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論，奏與諸儒質辯。博士司馬貞等阿意，共黜其言，請二家兼行，惟《子夏易傳》請罷。詔可。²⁰

文中所謂「博士司馬貞等阿意，共黜其言」，即當時司馬貞亦上奏議曰：「按劉向《七略》有《子夏易傳》，但此書不行已久，所存者多失真本。」²¹二者皆認為《子夏易傳》一書或有後人假子夏之名所做，故不可列為科舉經籍。

綜上所述，關於《子夏易傳》的作者，歷來眾說紛紜，陳鴻森〈《子夏易傳》考辨〉一文中總結出《子夏易傳》一書之作者，前後總共有七種說法，即卜商（子夏）、馯臂子弓、丁寬、韓嬰、杜鄴、鄧彭祖等。筆者於此基礎上，分別羅列各說法之證據，以表格呈現，並於表格下補充相關之說法，以供參考。

二、韓嬰

韓嬰字子夏，又有《易》學著作，故亦出現以韓嬰為作者之說，卷數則均為一卷，見表 14：

表 14：主張韓嬰為《子夏易傳》之作者整理表

編號	朝代	出處	卷數	備註
1	漢	劉向《七略》	不明	《經典釋文》。
2	清	臧庸 ²²	1	其輯《子夏易傳》，辨此《傳》為漢韓嬰作，非卜子夏。
3	清	《漢魏二十一家易注》	1	

認為韓嬰為《子夏易傳》之真實作者的說法，主要原因有三，第一，以為《七略》最早，故其說為真，如清代臧庸有言：

²⁰ 〔宋〕歐陽修，宋祁等奉敕撰：《新唐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7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274-648。

²¹ 〔周〕卜子夏撰：《子夏易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7-1。

²² 臧琳之玄孫，本名鏞堂，字在東。與弟禮堂俱為錢塘吳騫好友盧文弨。治學根據經傳，剖析精微。撰成《拜經日記》，考古最勤，藏書豐富，家有「拜經家塾」。《拜經日記》是詮釋古書疑義、校勘誤字音讀的札記。「拜經者，尊崇經籍者也。」吳騫藏書樓命之為「拜經樓」，蓋由此也。臧氏輯古之書亦頗豐碩，有《孝經考異》、《經籍纂詁》《十三經註疏》《月令雜說》、《樂記二十三篇注》、《臧氏文獻考》、《拜經堂文集》等。參見〔清〕趙爾巽：《清史稿》列傳二百六十八，儒林二·「臧琳」條，頁 13182。

考校是非，大較以最初看為主，雖千百世之下可定也。《七略》劉子駿作，班孟堅據之以撰《藝文志》，《七略》既云是漢興子夏韓氏嬰傳，便可知非孔子弟子卜子夏矣。²³

臧氏主張考校以時代最初為標準，故以劉歆時代最早，其著作《七略》之說較為可信。而學者徐芹庭也認為《七略》之說最古，較為可信。²⁴

其二，韓嬰又字「子夏」，加上《漢書·儒林傳》亦提及其有《易》學著作且授人以《易》，言曰：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貢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為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即更從受焉。²⁵

《儒林傳》首先提到韓嬰授人以《易》，並為之作《傳》，證實韓嬰有《易》學著作，然因當時燕趙學術風氣重《詩》學而輕《易》學，故韓嬰之《易》學不受重視。直至其後人傳其《易》，且頗負盛名，甚至較之當時《易》學大家孟喜也不遜色。故臧庸以為此即韓嬰作《易傳》之明證。²⁶又以為韓嬰之名為證，認為：「嬰為幼孩，故名嬰字子夏，夏，大也。」以韓嬰之名「嬰」與其字子夏之「夏」對文關係來確認《子夏易傳》之子夏，非孔子弟子之子夏，而是韓嬰之字。學者陳鴻森進一步以漢人多有以孔子弟子之字以表名的傳統，證韓嬰字子夏。²⁷

其三，《漢書·藝文志》所列出之《易》有十三家，其中言及《韓易》有二篇，很有可能就是劉歆《七略》所云韓嬰所做，故臧庸曰：

《漢志》《易傳》韓氏二篇，名嬰，與劉《略》合，但孟堅於志傳皆祇書其名，而不載其字，所以滋後人之疑。王儉²⁸、陸德明所引《七略》可補

²³ [清]臧庸：《拜經日記》（北京市：學苑出版社，2006年），頁571。

²⁴ 徐芹庭：《漢易闡微》（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2010年），頁88。

²⁵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前漢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51冊，頁251-113。

²⁶ [清]臧庸：《拜經日記》，頁572。

²⁷ 陳鴻森：《〈子夏易傳〉臧庸輯本評述》，《齊魯文化研究》2011年第10輯，頁266。

²⁸ 王儉（452-489），字仲寶，琅邪臨沂人，南朝齊文學家、目錄學家。東晉名相王導五世孫。

班書所未備，其卷數多寡，第因分并殘缺之由，不足憑。故《漢志》二卷，梁分六卷，至《經典釋文》三卷，隋唐《志》二卷，又漸為殘亡之徵也。

29

臧氏以為《子夏易傳》作者之疑，在於《漢書·藝文志》中所列《易》家，只列姓氏而不列其名。而王儉（452-489）、陸德明（？-630）保存了《七略》之言，恰好可以補充班固闕漏之處。文中所謂「《漢志》二卷」之憑據，應為《漢書·藝文志》中《易》家提及「韓氏二篇」者，故以為二卷。

三、丁寬

以丁寬為作者的說法，出自《經典釋文》「子夏易傳」，其中提到《中經簿錄》云：「丁寬所作。」³⁰查《漢書·儒林傳》，提及丁寬字子襄，曰：

丁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為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³¹

由《漢書》可知，丁寬作《易》說三萬言，且施讎、孟喜、梁丘賀皆受其影響。然雖如此，並未看出其與「子夏」有何相關，而《中經簿錄》說丁寬作《子夏易傳》，亦不知緣由。故臧庸曰：「《中經簿錄》係晉荀勗（又稱荀勗）所為，不知何以始誤為丁寬。案《漢志》寬字子襄，非子夏。」³²臧氏以為《子夏易傳》之子夏應為某人之字，故丁寬字子襄，並非《子夏易傳》之作者。

四、韓商

關於《子夏易傳》當為韓商所作之說，始自清代宋翔鳳，其曰：

《漢書·儒林傳》稱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

²⁹ 〔清〕臧庸：《拜經日記》，頁 572。

³⁰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孔子文化大全·雜纂類》（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91 年），頁 29。

³¹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前漢書》，頁 251-104。

³² 〔清〕臧庸：《拜經日記》，頁 572。

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當為六國時人，受子弓之《易》，傳於燕地。韓嬰之以《易》授人，自必有所傳，蓋出於子弓，故張璠稱《子夏易傳》或馯臂子弓所作。子弓之《易》，又五傳而至丁寬，故或以為丁寬作。蓋嬰孫商為博士，當亦為《詩》博士；孝宣時，其後韓生始以《易》徵，待詔殿中，則韓氏之《易》至是始顯。子夏當韓商之字，與卜子夏名字正同，當是取傳韓氏《易》最後者題其書，故《韓氏易傳》為《子夏易傳》也。³³

宋氏以《漢書·儒林傳》記載為依據，論述前人之所以誤解《子夏易傳》作者的緣由。如張璠以為《子夏易傳》為馯臂子弓所作，傳至後來，以為丁寬所作。蓋為《經典釋文》所載之說作一澄清。而後開始說明韓氏《易》的興起，以及因為韓商字子夏的關係，故誤將《韓氏易傳》命為《子夏易傳》。宋翔鳳《過庭錄》亦持相同看法，以為《子夏易傳》之「子夏」，應為韓商之字，而非卜商之字，故以為《子夏易傳》當為韓商所作。

五、馯臂子弓

以「馯臂子弓」作為《子夏易傳》的作者的說法，出自魏張璠。《經典釋文》：「張璠云：或馯臂子弓所作，薛虞記，虞不詳何許人。」³⁴馯臂子弓為楚國人，張守節、韓愈皆以為荀子書中所云「子弓」者，即為馯臂子弓。張守節《史記正義》曰：

楚人馯臂子弘，馯音汗，顏師古云：「馯，姓也。」《漢書》及荀卿子皆云字「子弓」，此作弘，蓋誤也。應劭云：子弓，子夏門人。³⁵

韓愈〈讀荀子〉：

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³⁶

可知荀子以為馯臂子弓可與孔子相提並論，故張守節與韓愈認為《荀子》著作中提及「子弓」者，非春秋末年魯國人，孔子弟子十哲之一的「仲弓」。而《漢書·

³³ 〔清〕宋翔鳳著：《過庭錄》，《皇清經解·續編》第6冊（臺北：復興書局，1972年），頁4584-4585。

³⁴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孔子文化大全·雜纂類》，頁29。

³⁵ 〔唐〕張守節：《史記正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4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247-701。

³⁶ 〔唐〕韓愈撰，〔宋〕魏仲舉集注，郝潤華、王東峰整理：《五百家注韓昌黎集》（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頁995。

儒林傳》在說明《易》源流時曰：

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禁學，《易》為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³⁷

從上文可整理出《漢書》以為《易》學的傳承自孔子始，其脈絡整理如下：

孔子 → 商瞿子木 → 橋庇子庸 → 馯臂子弓
→ 周醜子家 → 孫虞子乘 → 田何子裝 ³⁸

可見馯臂子弓於傳承《易》學上的重要性。然《經典釋文》中並未說明張璠因何根據而判定《子夏易傳》「或」為馯臂子弓所著。筆者以為張璠之說未能有根據佐證，加上「或」字亦展現說者之不確定性，故《子夏易傳》作者為馯臂子弓的說法，實不可信。

六、杜鄴

此說為宋代孫坦所主張，見《直齋書錄解題》「《周易析蘊》」條下曰：

孫坦撰。其首言《子夏傳》辭不甚粹，或取《左氏傳》語證之。晚又得十八占，稱天子曰「縣官」。嘗疑漢杜子夏之學。及讀杜《傳》，見引《明夷對策》，疑始釋。然坦不知何人，《國史志》及《中興書目》皆不著。³⁹

陳振孫原疑《子夏傳》有可能為漢杜子夏（即杜鄴）之學，根據而後見杜《傳》引《明夷對策》⁴⁰而「疑始釋」。《直齋書錄解題》「《子夏易傳》」條曰：

案《隋》、《唐志》有《卜商傳》二卷，殘缺。陸德明、李鼎祚亦時稱引。考《漢志》，初無此書。有孫坦者，為《周易析蘊》，言此漢杜子夏也，未知何據。使其果然，何為不見於《漢志》？其為依託明矣。⁴¹

³⁷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前漢書》，頁 251-104。

³⁸ 田何，字子莊，《史記》本傳作「子莊」，《漢書》本傳作「子裝」。

³⁹ 〔宋〕陳振孫撰：《直齋書錄解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7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674-531。

⁴⁰ 《漢書·杜鄴傳》：「日食，明陽為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也。坤以法地，為土為母，以安靜為德。震，不陰之效也。」見〔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前漢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51 冊，頁 251-44。

⁴¹ 〔宋〕陳振孫撰：《直齋書錄解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74 冊，頁 674-530。

然陳鴻森〈《子夏易傳》考辨〉則將孫坦視為提出《子夏易傳》為杜鄴所著之例，並提出此說受到程顥直言「必非杜子夏所能為」、趙汝楳等反對。⁴²而此說被提出者自我否定，加上程顥與趙氏的質疑，可知此說較不可能。

七、張弧

主張此說者多為南宋人，以為張弧偽作《子夏易傳》，見表 15：

表 15：主張張弧為《子夏易傳》之作者整理表

編號	朝代	出處	作者	卷數	備註
1	南宋	晁說之《傳易堂記》	張弧	10	《直齋書錄解題》
2	南宋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3	南宋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	張弧	10	

晁公武（1101-1180）《郡齋讀書志》中「卜子夏易十卷」條下曰：

右舊題卜子夏傳。《漢書·藝文志》子夏書已亡。今此書約王弼注為之者，止〈雜卦〉。景迂云：「張弧偽作。」⁴³

文中景迂即晁說之（1059-1129），為晁公武之從父。提出「張弧」為《子夏易傳》之偽作者。孫猛註解《郡齋讀書志》時提到「《漢·藝文志》子夏已亡」本作「《唐·藝文志》子夏已亡」，然二《唐志》皆有《周易卜商傳》二卷。故改「唐」為「漢」。⁴⁴側面說明漢時《子夏易傳》早已亡佚，且隱含不認為《子夏易傳》為子夏所作之意。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則曰：

（《子夏易傳》）隋、唐時止二卷，已殘缺，今安得有十卷？且其經文，〈象〉、〈象〉、〈爻辭〉相錯，正用王弼本，決非漢世書。以陸德明所引，求之今傳，則皆無之，豈惟非漢世書，亦非隋、唐所傳書矣。其文辭淺俚，非古人語，姑存之以備一家。⁴⁵

⁴² 陳鴻森：〈《子夏易傳》考辨〉，頁 363-364。

⁴³ 〔宋〕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頁 10。

⁴⁴ 同前註。

⁴⁵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頁 674-533。

陳氏提出隋唐時期《子夏易傳》便已殘缺，只剩二卷，何以後來會出現十卷本？進而就今傳是書之文辭過於淺顯，來判斷十卷本《子夏易傳》當為「偽作」。

陳振孫又提出晁以道（晁說之）的說法：

案晁以道〈傳易堂記〉曰：「古今咸謂子夏受於孔子而為之傳。然太史公、劉向父子、班固皆不論著。唐劉子玄知其偽矣。書不傳於今，今號為《子夏傳》者，《崇文總目》知其為偽，而不知其所作之人。予知其為唐張弧之《易》也。」晁之言云爾。張弧有《王道小疏》五卷，見《館閣書目》，云唐大理評事，亦不詳何時人。⁴⁶

可知陳振孫認為《子夏易傳》為偽作，而晁以道則明確指出偽作者為「張弧」，即晁公武載於《郡齋讀書志》中所謂「景迂云：張弧偽作」⁴⁷也。

八、存疑（非子夏、宋人、存疑）

綜上七種說法，可知關於《子夏易傳》作者為誰實難定論，故出現主張非子夏作、後人假托、宋人等說法，未能明確指出作者，整理如下表 16：

表 16：主張《子夏易傳》作者存疑之整理表

編號	朝代	出處	作者	卷數	備註
1	北宋	《崇文總目》	非子夏	10	
2	元	《文獻通考》	存疑	10	
3	元	《策要》	非子夏	2	
4	明	何喬新《策易經對》	後人假托		
5	清	《經義考》	宋人	11	
6	清	《學津討原》	宋人	11	
7	清	《四庫全書 總目提要》	存疑	11	
8	清	《通志堂集》	存疑	11	

歷來關於《子夏易傳》之作者，眾說紛紜，然以上文獻則採相對保守的意見，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為納蘭性德《通志堂集》中所言：

⁴⁶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頁 674-530。

⁴⁷ 〔宋〕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頁 10。

《漢·藝文志》《易》十三家無所謂《子夏傳》者，《隋唐志》始有《卜夏傳》二卷，云已殘缺。今書十一卷，首尾完具，蓋後人之書，託記言卜商者也。案《古易》上下二篇，惟文、周之彖爻，而孔子所繫之辭，則別名曰「傳」，謂之「十翼」，各自為言，不相聯屬。今本彖爻之下，即繫以孔子之傳，如今所行王弼本，其非古《易》也明矣。⁴⁸

首先先說明目前所見十一卷之《子夏易傳》應為後人所託的理由有二，分別是殘缺之書後代出現不僅首尾俱足，且篇幅擴大，不合常理。以及篇次安排不符舊本，即何喬新所言：「子夏之《易》不依古易篇次而遵費氏，則為後人之假託可見。」⁴⁹納蘭性德又言：

陳氏謂李鼎祚、陸德明所引用皆不見是書，則亦豈隋唐所載之舊哉？《崇文總目》雖疑之而未能確指為何人。晁景迂始以為唐張弧作，弧嘗著《易王道小疏》，或即此書，未可知也。……然則是書雖近而不篤，又豈可使無傳也哉？弧嘗官試大理評事，別有《素履子》三卷，見道家。⁵⁰

程潔如〈《子夏易傳》流傳與版本考〉認為納蘭性德以為《子夏易傳》為張弧偽作，然觀其說，提及張弧之說始自晁說之，然其言曰：「或即此書未可知也。」但筆者以為，雖然此〈序〉最後，納蘭性德補充說明張弧之官職與著作。然自始至終，並未明確說出其以為是書為張弧偽作，故筆者將其分為「存疑」之類。

關於《子夏易傳》之作者，歷來說法莫衷一是，然可以確定的是，後來出現的十卷或十一卷本，當為後人偽作無疑。故本研究主要探討吳騫從《經典釋文》、《周易正義》、《周易集解》及《漢上易傳》等書中輯出的兩卷本《子夏易傳》加以探討。清代諸家對吳騫《子夏易傳釋存》評價頗高，認為是最精審的《子夏易傳》輯本。

⁴⁸ 〔清〕納蘭成德：《通志堂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141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391。

⁴⁹ 〔清〕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臺北：鼎文書局，1976年），頁992。

⁵⁰ 〔清〕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頁992。

第二節 吳騫《子夏易傳釋存》特色

本節針對吳騫《子夏易傳釋存》，說明其特色在於注疏精審，篇次得當。岳冠林、唐迪〈《子夏易傳》吳騫輯本評述〉中提到吳本每條傳文之下，都有較為詳細的注疏。例如於《子夏易傳·乾卦》初九一句，不似其他諸家只寫明出處為《周易集解》，吳騫不僅列明出處，並引馬融（筆者案：張澍本亦有引之）、〈小象〉、〈文言〉等詳細的義疏。⁵¹故其友周春見是書後曰：「蒐采既備，詮釋甚精，就中雋理名言，不一而足，豈元明以來，諸儒淺說，所能望見乎？」⁵²可見周春對是書的肯定。

吳騫《子夏易傳釋存》一開始便先對歷來作者說法加以梳理，其〈子夏易傳釋存序〉曰：

《子夏易傳》著于劉向《七略》，而班固《漢·藝文志》載「傳《易》者十三家」，獨不及《子夏傳》；至《隋書·經籍志》云「已殘闕」。昔人疑為韓嬰所作，或又以為丁寬、馯臂子弓。唐·開元中，議以帖經，令學者習之，不果。然李鼎祚作《集解》，序曰：「自卜商入室，親授微言，傳注百家，綿歷千古。」則其崇仰至矣。朱謂：「子夏以坎為小狐，乃秦漢以前之說。孟喜、京房、荀爽、王肅，皆祖述子夏語，若印圈鑰合，非後儒所得而損益之。」⁵³

吳騫引李鼎祚與朱震的說法，說明作者為子夏無誤，而其中選擇朱震以文字內容作為佐證，可以知道吳氏基本上以文本內容作為判斷標準。故其後又曰：

予更攷傳中，如〈謙卦〉作「嗛」；〈頤〉六四「其欲逐逐」，作「其欲攸攸」；〈鼎〉九四「其形渥」，作「其形握」，皆與《漢書》合。〈睽〉六三「其牛契」，契，一角仰也，與《說文》合；〈噬嗑〉九四「噬乾肺」，作「噬乾脯」，與《太平御覽》所引王肅注合。〈泰〉六五「帝乙歸妹」，謂湯之歸妹，皆古今不易之正解。自餘詁訓為後儒所祖述者，更僕數之，而不能殫也。⁵⁴

⁵¹ 參見岳冠林、唐迪：〈《子夏易傳》吳騫輯本評述〉，頁 127。

⁵² 見〈周屯兮大令書〉。本論文所引《子夏易傳釋存》的內容是依據北京大學圖書館典藏稿本所影印，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經部·易類·24》的版本，經由賴師貴三辨識釋讀後所提供完整稿本釋文，載於〈清儒吳騫《子夏易傳釋存》稿本初探〉一文中。

⁵³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頁 1。

⁵⁴ 同上註。

在用字上，《子夏易傳》中許多文字皆與《漢書》、《說文解字》、《太平御覽》等相符，而又以為孟喜、京房的《易傳》大多承自子夏。以此判斷是書為子夏所作之證據。

然吳騫的著作動機則是為了保留古訓，其言：

竊不自揆，間從各經掇拾裒輯，雖單辭斷句，竝所不遺，并稍通其意旨，仍依《隋志》，釐為二卷，曰《子夏易傳釋存》，非敢擬鉤沉于五經，庶幾存古訓于百一，通經之儒更進而匡益之，則幸甚。⁵⁵

搜羅歷代各書中所載《子夏易傳》的隻字片語，一字一句詳細著錄，雖並非逐條逐卦一一詮解，然對於古訓之保存，有其貢獻。而不僅其友讚其「蒐采既備，詮釋甚精」，其篇次合理、考辨詳審、引文廣博等，亦是現代學者認為吳騫的版本最為精審的理由。⁵⁶

一、旁徵博引，尤喜古注

吳騫為清代著名藏書家，其讀書著重考據，故對於藏書之源流、版本之考定、異本之校讎等，不僅詳實，蒐羅各家說法，有理有據。其友周春與吳騫的書信曰：「奉誦大著《子夏易傳義疏》，蒐采既備，詮釋甚精，就中雋理名言，不一而足，豈元明以來，諸儒淺說，所能望見乎？」⁵⁷可見周氏對吳騫的肯定。

《子夏易傳義疏》即為吳騫所著《子夏易傳釋存》之前身，亦可看出吳騫採輯《子夏易傳》佚文之完備，亦以「疏」來旁徵博引各類文獻，於文字訓詁、異文以及義理方面，均展現其嚴謹且廣博的校勘特色。

《子夏易傳釋存》中，吳騫蒐集陸德明《經典釋文》（含《薛虞記》）、孔穎達《周易正義》、李鼎祚《周易集解》、史徵《周易口訣義》、李簡《學易記》、朱震《漢上易傳》、趙汝楳《周易輯聞》、何楷（1594-1645）《古周易訂詁》、晁說之《錄古周易》、王應麟（1223-1296）《困學記聞》、程迥《周易古占法》、楊慎（1488-1559）《經說》、惠棟《周易述》、楊時喬（1531-1609）《周易全書》、任啟運（1670-1744）《周易洗心》十六家，共 107 條。筆者整理成表格如下：

⁵⁵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頁 2。

⁵⁶ 參見岳冠林、唐迪：《〈子夏易傳〉吳騫輯本評述》，頁 125-127。

⁵⁷ 〔清〕吳騫：《子夏易傳釋存》（周芑兮大令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頁 625。

表 17：《子夏易傳釋存》輯佚整理表

編號	出處	總數	重複	卦名
1	唐・陸德明 《經典釋文》	37	9	〈乾〉上九、〈屯〉六二、〈訟〉九二、 〈比〉卦、〈小畜〉九五、〈小畜〉上九、 〈履〉九四、〈泰〉六四、〈泰〉上六、 〈大有〉九四、〈噬嗑〉卦、〈豫〉六三、 〈豫〉九四、〈噬嗑〉九四、〈賁〉六五、 〈復〉上六、〈頤〉卦、〈頤〉六二、〈頤〉 六四、〈坎〉上六、〈離〉六五、〈咸〉 初六、〈遯〉上九、〈晉〉九四、〈明夷〉 六二、〈睽〉六三、〈夬〉九四、〈姤〉 初六、〈姤〉九五、〈困〉卦、〈井〉九 二、〈井〉六四、〈豐〉九三、〈旅〉九 四、〈渙〉初六、〈既濟〉六二、〈既濟〉 六四
2	佚名 《薛虞記》 (《經典釋文》)	10	1	〈賁〉卦、〈剝〉六二、〈頤〉六二、〈頤〉 六四、〈咸〉初六、〈姤〉卦、〈姤〉九 五、〈困〉上六、〈豐〉九三、〈既濟〉 六四
3	唐・孔穎達 《周易正義》	13 (12)	2 (7)	〈上經〉、〈乾卦〉、〈屯〉六二、〈小畜〉 九三、〈泰〉上六、〈咸〉九五、〈遯〉 上九、〈益〉象、〈夬〉九五、〈姤〉九 五、〈井〉九二、〈井〉六四、〈豐〉九 三
4	唐・李鼎祚 《周易集解》	5 (4)	2	〈乾〉卦、〈乾〉初九、〈師〉卦、〈比〉 卦、〈蠱〉卦
5	唐・李簡 《學易記》	5 (4)	3 (4)	〈師〉卦、〈大有〉九四(經傳)、〈晉〉 九四(經傳)
6	唐・史徵 《周易口訣義》	3	3	〈比〉卦、〈履〉九四、〈井〉九二
7	宋・朱震 《漢上易傳》	22 (21)	10 (9) ⁵⁸	〈坤〉卦、〈屯〉初九、〈師〉卦、〈比〉 初六、〈比〉六三、〈小畜〉九三、〈泰〉 六五、〈大有〉九四、〈噬嗑〉六四、〈坎〉 卦、〈晉〉九四(經傳) ⁵⁹ 、〈明夷〉六

⁵⁸ 《《子夏易傳》吳騫輯本評述》一文中亦對吳騫所輯佚文做了初步的數量整理，然與筆者所統計之數字有所出入。由於該文只有數量而未有詳細說明，故差異所從何來，亦不得知，茲以括號附上該文所統計之數字，作為比較。參見岳冠林、唐迪：《《子夏易傳》吳騫輯本評述》，頁127。

⁵⁹ 若於卦名後標註「(經傳)」，代表該卦經文與傳文皆引其書，故會出現卦名數量較總數少的情

				二、〈井〉九二、〈鼎〉九四、〈艮〉九三、〈歸妹〉六五、〈歸妹〉上六、〈豐〉九三（經傳）、〈中孚〉九二、〈既濟〉卦
8	宋・趙汝楳 《周易輯聞》	3	2	〈晉〉九四、〈損〉卦、〈姤〉九五
9	明・何楷 《周易訂詁》。	2	2	〈小〉畜上九、〈姤〉九五
10	宋・晁說之 《錄古周易》	1	1	〈姤〉九五
11	宋・王應麟 《困學記聞》	1	1	〈泰〉六四
12	宋・程迥 《古占法》	1	1	〈比〉初六
13	明・楊慎 《經說》	1	X	〈中孚〉
14	明・楊時喬 《周易全書》	1	1	〈泰〉上六
15	清・惠棟 《周易述》	1	1	〈小畜〉九三
16	清・任啟運 《周易洗心》	1	1	〈明夷〉六二睇于左股 （任啟運《周易洗心》股作般）。
總計 16 家		107	40	

由表 17 可知，吳騫採集佚文時，多以唐宋時著作為其主要參考資料，總共 98 條屬唐宋佚文，只有 9 條為元明清各代的文獻，除由楊慎《經說》輯出〈中孚〉卦一處，⁶⁰其餘 8 條皆為重複之文獻。吳騫以唐宋資料為主，元明清加以佐證，若有重複則並列之，考證十分嚴謹，保留當時所能找尋《子夏易傳》的相關資料。如〈豐〉卦九三：

九三。豐其芾。（《經典釋文》。）日中見昧。（《經典釋文》。《漢上易傳》。）
傳 芾，小也。（《經典釋文》。）昧，星之小者也。（《經典釋文》。《漢上易傳》。）
薛虞記 輔星也。（《經典釋文》。）

況。

⁶⁰ 岳冠林、唐迪等學者認為吳騫將宋以後諸家的著作，作為輔助資料，與唐宋時期著作的並列，並未單獨從宋以後著作中輯出佚文。但認為吳騫從明代楊慎《經說》輯出《中孚》卦一條，或為其不審之處。可參見岳冠林、唐迪：《〈子夏易傳〉吳騫輯本評述》，頁 127。

疏 《詩》「蔽芾甘棠」，《傳》云：「芾，小貌。」昧與沫同。《九家易》云：「沫，斗杓後小星也。」《史記·天官書》：「輔星，明近輔臣，親彊，斥小，疏弱。」孟康曰：「輔臣在北，斗第六星旁。」《正義》曰：「大臣象也。占欲其小而明，若大而明，則臣奪君政，離為日，君象也。」九三雖有大可用之才，而居離之末，其光甚小，逼于九四之剛，不能上應上六。股肱之臣又挾震主之威，而上六乃闇主，故須折其右肱，乃得无咎也。輔星本欲其小，今日中而小，則非日中，其大可知矣。⁶¹

由引文可知，吳騫之著作不僅參考《易》學重要著作，如《經典釋文》、《漢上易傳》、《正義》等。其作疏極為仔細且全面，《詩》、《史記》、《說文解字》、《攷工記》亦為其參考材料。如〈頤〉卦六四：

六四。其欲攸攸。（《經典釋文》。）

薛虞記 逐逐，速也。（《經典釋文》。）

疏 攸攸當作「洊洊」，讀若滌。《漢書·敘傳》「六世耽耽，其欲洊洊」，師古曰：「洊洊，欲利之貌。」薛云「逐逐，速也」者，虞喜《志林》曰：「攸，當為逐。」蘇林：音「迪」。《說文》作「笮」，亦訓疾，蓋逐亦與洊、笮通。〈晉〉四之初，謂三已變，故顛頤；與〈屯〉四乘坎馬同義。坤為虎，離為目；坤為吝嗇，坎水為欲，故其視耽耽，而惟思速，遂其欲也。⁶²

吳騫《尖陽叢筆》中提及此卦，曰：

《易·頤》之六四「其欲逐逐」，陸氏《經典釋文》引《子夏傳》作「攸攸」。蘇林音「迪」，《說文》作笮，音式六反。按，「攸」當作「洊」，即「滌」字。《漢書·敘傳》云：「六世耽耽，其欲洊洊。」師古曰：「洊洊，欲利之貌。」⁶³

就內容言，可知《尖陽叢筆》應為較早期的作品，引用《經典釋文》、《說文》、《漢書》等書，而《子夏易傳釋存》則加上顏師古之說，可見其旁徵博引的治學態度。

然學者指出吳騫雖以校勘嚴謹聞名，亦或有所缺漏，如〈晉〉卦九四「晉如碩鼠」，其言：

⁶¹ 賴師貴三：〈清儒吳騫《子夏易傳釋存》稿本初探〉，頁 543。

⁶² 賴師貴三：〈清儒吳騫《子夏易傳釋存》稿本初探〉，頁 537。

⁶³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四冊，《尖陽叢筆》，卷 4，頁 68。

〈晉〉卦九四

九四。晉如碩鼠。(《經典釋文》。《漢上易傳》。趙汝楳《周易輯聞》。《學易記》。)

傳 碩，大也。(《漢上易傳》。《學易記》。) 碩鼠，五技鼠也。(《經典釋文》。) ⁶⁴

〈晉〉卦九四標示《漢上易傳》、《學易記》的傳文「碩，大也」，與標示《經典釋文》的傳文「碩鼠，五技鼠也」，二句皆非《子夏易傳》正文，而是吳騫誤將其他學者的注文當作《子夏易傳》的原文。⁶⁵另，〈大有〉卦九四亦有類似情況：

九四。匪其旁。(《經典釋文》。《漢上易傳》。《學易記》作「彭，讀作旁」。)

傳 旁，盛滿貌。(《學易記》。) ⁶⁶

關於〈大有〉九四中的「旁」，《漢上易傳》曰：「《子夏傳》讀作旁。旁，盛滿貌。」《學易記》則為：「漢上曰：『子夏傳讀作旁，盛滿貌。』」然就上述所言，〈大有〉卦中標示《學易記》的傳文「旁，盛滿貌」，亦有可能為朱震對「旁」字之解釋，而非《子夏易傳》正文。然筆者以為，《子夏易傳》早已亡佚，對於傳文究竟出自子夏或是朱震，皆為後世推測之言，不能以此斷定為吳騫之失。

學者亦指出吳本《子夏易傳》雖注疏詳細，但引文出處仍有錯誤，如〈小畜〉卦九三與〈井卦〉九二：⁶⁷

〈小畜〉九三

九三。與說輓。(《漢上易傳》)

傳 輓，車劇也。(《正義》。) 輓，車下伏兔。(惠棟《周易述》。) ⁶⁸

〈井〉九二

九二。井谷射鮒。

傳 鮒，蝦蟇。(《經典釋文》。《正義》作：「井中蝦蟇，呼為鮒魚也。」(《爾雅翼》同。《口訣義》。《漢上易傳》。)) ⁶⁹

⁶⁴ 賴師貴三：〈清儒吳騫《子夏易傳釋存》稿本初探〉，頁 538。

⁶⁵ 岳冠林、唐迪提到：吳本所輯九四爻「晉如碩鼠」尚可信，但是「碩，大也」與「碩鼠，五技鼠也」當非《子夏傳》正文，而是他書對《子夏傳》的注文。比較三家原文可知，《釋文》「鼯鼠，五技鼠也」當是對「鼯」字的注釋，而非《子夏傳》正文；同理，《漢上易傳》「鼯鼠，《子夏傳》作碩鼠。碩，大也」中，「碩，大也」也並非《子夏傳》正文，而是朱震對「碩鼠」的注釋而已。參見〈《子夏易傳》吳騫輯本評述〉，頁 127。

⁶⁶ 賴師貴三：〈清儒吳騫《子夏易傳釋存》稿本初探〉，頁 534。

⁶⁷ 岳冠林、唐迪：〈《子夏易傳》吳騫輯本評述〉，頁 127。

⁶⁸ 賴師貴三：〈清儒吳騫《子夏易傳釋存》稿本初探〉，頁 533。

⁶⁹ 賴師貴三：〈清儒吳騫《子夏易傳釋存》稿本初探〉，頁 541。

學者查尋阮刻本〈小畜〉九三爻並無「輶，車劇也」一句，加上四庫本《周易述》九三爻亦無「輶，車下伏兔」一句，故以為吳騫引文出處有錯。⁷⁰然筆者查尋《周易述》發現，「輶，車下伏兔」一句的確未在〈小畜〉九三爻，而是置於上九爻後，以疏文方式呈現，原文為：「腹，古文輶，故讀為輶。坤為大輶，車、輶同物，子夏曰：『輶，車下伏兔。』」⁷¹而此句的確就九三爻「輶說腹」而言，故並非吳騫引文出處錯誤。

除此之外，於〈井卦〉九二爻，學者認為吳本引文出處有標為《漢上易傳》，但《四部叢刊》本及《四庫》各版本之《漢上易傳》，皆無此句，不知吳騫所引何本。⁷²於此，筆者發現《漢上易傳》確有此句，⁷³〈叢說〉曰：「鮒，《子夏》作蝦蟇。」或因此句未置於〈井卦〉九二爻之後，故學者有所忽略，亦非吳騫之過。綜上所述，亦可見吳騫蒐羅詳盡、治學嚴謹的態度。

吳騫《子夏易傳釋存》集結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李鼎祚《周易集解》、孔穎達《周易正義》等書中引用之《子夏易傳》，而《孔子家語》、《說苑》等書亦引用了子夏論《易》的一些言論，這是目前所見較可靠的子夏《易》學資料。而吳騫以其嚴謹的態度，加之所輯佚之文十分全面且精審，注疏又十分詳細，對於後人研究子夏的《易》學思想，得以有較清楚之認識。由《子夏易傳釋存》一書，不僅可以看出是書的流傳情況，亦可見吳氏於《易》學上之貢獻。

二、篇次合理，取捨得當

關於篇次合理，岳冠林、唐迪等人提出「婦人學于舅姑者也」來說明，⁷⁴筆者於此基礎上更進一步加以說明。關於「婦人學于舅姑者也」一句，吳騫有以下疏文：

⁷⁰ 岳冠林、唐迪：〈《子夏易傳》吳騫輯本評述〉，頁 127。

⁷¹ 〔清〕惠棟：《周易述》，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52-20。

⁷² 不僅《漢上易傳》有引此句，宋代魏了翁《周易要義》、羅願《爾雅翼》，明代陳士元《易象鉤解》、清代沈起元《周易孔義集說》皆有引該文。見(1)〔宋〕魏了翁：《周易要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18-227。(2)〔宋〕羅願：《爾雅翼》，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2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222-48。(3)〔明〕陳士元：《易象鉤解》，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31-712。(4)〔清〕沈起元：《周易孔義集說》，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50-286。

⁷³ 〔宋〕朱震撰，《漢上易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11-363。

⁷⁴ 見岳冠林、唐迪：〈《子夏易傳》吳騫輯本評述〉，頁 126。

二于五為正應，有室家之道，然艮為止，陵為大阜，鴻好漸，為陵所止，漸之時，尚未可遽進。婦有六禮未備，待年于夫家者，常朝夕舅姑之則，以謹婉婉聽從之教，而未經同牢用鬯之禮，世謂養媳，故雖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以其學于舅姑者也。

吳騫此句屬「漸之時，尚未可遽進」，可知其將此句歸於〈漸〉卦之理由，不同於孫堂、黃奭（1809-1853）、張澍（1776-1847）等諸位將此句歸於〈咸〉卦。〈漸〉卦、〈咸〉卦一則取象「女歸」，一則取象「取女」，然就吳騫文意，實將「婦人學于舅姑者也」作為女子嫁人後，做事循序漸進的卦義。如《漢上易傳》言：

古之嫁者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未廟見而死，則歸葬于父母，故咸下女、漸女歸，猶謂之女。三女從三男，五有乾坤舅姑之象，子夏曰婦人學于舅姑者也。⁷⁵

由此可見吳騫之判斷有其根據，而「五有乾坤舅姑之象」與「婦人學于舅姑者也」二句亦可以相互證成。《漢上易傳》亦曰：「三月廟見而後成婦，亦必以漸如是而歸則正，正則吉，故曰：漸，女歸吉，利貞。」先將〈漸〉卦與「廟見」之禮相互連結，說明女子嫁人須經「廟見禮」，方能成婦，若未能完成而死，則只能歸葬於娘家，而不能與男方家族的先人葬在一起，丈夫亦不必為她持杖、菲履、居喪次等，不算真正嫁為人婦。⁷⁶

關於「廟見禮」歷來有許多說法，林素娟〈古代婚禮「廟見成婦」說問題探究〉一文中，整理歷來有關廟見的性質與功能，主要有以下三種：其一廟見是新婦祭已故舅姑之禮。其二廟見是三月祭祖先之禮。其三，廟見是新婚夫妻祭祖後始能同房的成婚之禮。然不論何種解釋，由「來歸」、「舅姑」等關聯，亦可佐證吳氏將「婦人學于舅姑者」一句歸於〈漸〉卦之正確性。⁷⁷

綜上所述，吳騫就〈咸〉與〈漸〉兩卦卦義不同、以及《漢上易傳·說卦》的引文來解釋，可知「婦人學于舅姑者也」當歸於〈漸〉卦九五爻是較為恰當的。

而吳騫從《漢上易傳》輯出佚文 21 條，然並非全盤接受，其中有不予輯錄的部分。如吳氏未取《漢上易傳》中〈鼎卦·九二〉之說，原因或因此說與〈中孚·六三〉之說相矛盾。筆者整理表格如下：

⁷⁵ 〔宋〕朱震撰，《漢上易傳》，頁 11-282。

⁷⁶ 見《禮記》〈曾子問〉：「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見：〔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陸德明音義：《禮記註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115-392。

⁷⁷ 林素娟：〈古代婚禮「廟見成婦」說問題探究〉，《漢學研究》第 21 卷第 1 期（2003 年 6 月），頁 49-58。

表 18：《漢上易傳》〈鼎卦〉、〈中孚〉對照表

卦		《漢上易傳》
〈鼎卦〉 九二	鼎有實，我仇有疾。 《傳》曰：仇謂四也	怨耦曰仇，子夏曰：仇謂四也。九二、九四匹敵也。
〈中孚〉 六三	得敵。 《傳》曰：三與四為敵	敵者，勢均而不相下也。〈艮〉之彖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言六爻勢均當應而否，故《子夏傳》曰：三與四為敵。蓋三、四同體而異意，近而不相得。

學者岳冠林、唐迪將吳騫本孫堂、張澍、黃奭、張惠言等版本相比較，發現吳騫未錄「九二九四匹敵也」，但收「三與四為敵」，或因此二說實為矛盾，故為吳氏捨去。

有捨亦有取，吳騫〈損〉卦收錄《傳》文：「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況損己益人，人情所難，不孚而能為之乎？（《輯聞》）」此句可見於《論語·子張第十九》：「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吳騫或以為二者皆為子夏語，故可相互詮釋。以上對於經傳文之取捨，可看出吳騫考辨之功。⁷⁸

吳騫《子夏易傳釋存》博採眾說，考證詳實，其友盧文弨〈吳槎客子夏易傳義疏序〉曰：

海昌吳君槎客乃復起而緝綜之，為之疏通證明，以《薛虞記》遵暢《傳》意者也，亦取而繫焉。書成二卷，名曰《義疏》⁷⁹，其見於唐人《經典釋文》、《正義》、《集解》及《初學記》、《太平御覽》等書所引者，此皆灼然可信。采擇無或遺，至宋元而來諸家，亦或援引及之。若吳艸廬與明之二楊（時喬、慎）未必皆由臆造，當得之唐以前書中，然皆不著所本，學者究疑而未盡信也。槎客不以篇幅稍狹之故，而汎濫及之，其見卓矣。槎客謹飭人，與子夏之學極相近，宜其於此有深契焉。是將於《易》闢荆榛而堙鴻水，又不僅為西河氏之功臣已。⁸⁰

吳騫多引唐宋文人所輯之《子夏易傳》的隻字片語，輯綜文獻，著重考證，字義訓詁、內容大意兼重，可見其謹慎且博學的特色。

⁷⁸ 以上內容參見岳冠林、唐迪：〈《子夏易傳》吳騫輯本評述〉，頁 126-127。

⁷⁹ 由〈周芑兮大令書〉可知《子夏易傳釋存》，原作《子夏易傳義疏》，故盧文弨此處以《義疏》名之。

⁸⁰ 〔清〕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四部叢刊·初編·集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頁 32。

第三節 吳騫《易》學相關論述

關於吳騫之易學，歷來學者均以其《子夏易傳釋存》作為研究主題。本節全面關注吳氏關於易學之相關著作，例如《桃溪客語》、《尖陽叢筆》或「題跋」類中與《易》學相關之內容，冀能更加全面的了解吳騫易學。

《桃溪客語》「漢上易傳」條曰：

《漢上易傳》引用古注多不可盡信，如〈坎〉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引陸希聲曰：「枕，閑礙險害之貌。」按，此解已見陸德明《經典釋文》，蓋是後漢陸績語而以為希聲，且《經典釋文》本云「閑礙險害之貌」，「閑礙」蓋即輔嗣所謂「枝而不安」意，朱復譌為「閑礙」，「閑」之與「礙」音義略同，不應重出。又若引《子夏易傳》古本，與世行之張弧十一卷本錯雜無別。大抵宋人著書，疎于考訂，如此類正復不少。⁸¹

除了上節提及吳騫因《漢上易傳》內容相互矛盾，故未取其〈鼎卦·九二〉之說外，吳氏此處提出〈坎〉卦六三爻錯引之處，錯誤有三：其一為出處之誤，吳騫認為此說當出自後漢陸績，而朱震誤以為出自陸希聲。其次，為文字上的錯誤，陸希聲將「閑」訛為「閑」，於語意上不合。最後，則是《漢上易傳》中引《子夏易傳》的佚文，許多與後來張弧偽作之十一卷本相同。故吳騫以為《漢上易傳》中所引用之古注不可盡信。

關於陸希聲及其《易傳》，吳騫有許多相關的紀錄。首先是載是書之序文於《桃溪客語》中「君陽序《易傳》」⁸²條，其曰：

陸希聲〈易傳自序〉：予乾符初任右拾遺，歲莫端居，夢在大河之陽，曠野數百里，有三人偃臥東首，長各數十丈。有告者曰：「上宓犧、中文王、下孔子也。」三聖皆無言，意中甚愕，寤而震悸。伏而思之，河與天通，圖之自出。三聖衡列，乾之象也。天道無言，示人以象。天將以《易》道畀予乎？由是考核少小以來所集諸家注說，貫以自得之理，著《易傳》十篇。傳〈上經〉為第一，〈下經〉為第二，所以列〈彖〉、〈象〉之微辭，測卦爻之奧義。第三篇演〈文言〉之純粹，以顯聖人之蹟。第四篇伸〈繫辭〉之微意，以彰《易》道之神。第五篇原作《易》之始，述列卦之序。第六篇釋〈說卦〉之義，辨反對之相資。第七篇窮畫卦象之由，生著奇耦

⁸¹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四冊，《桃溪客語》，卷1，頁9-10。

⁸²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四冊，《桃溪客語》，卷2，頁40。

之極。第八篇明權輿律呂之末，製作禮樂之原。第九通天下之理，第十成天下之務。別撰作《易圖》一卷，《指說》一卷，《釋變》一卷，《微旨》一卷。又以《易經》文字古今謬誤，又撰《辨證》一卷。⁸³

此〈序〉前半部說明陸氏撰寫《易傳》之動機，因為夢到伏羲、文王、孔子三聖而受到啟發。而後半部則介紹是書的章節與內容，分為十篇，有上、下經、〈文言〉、〈繫辭〉、〈序卦〉、〈說卦〉、卦象之相關內容，又觸及禮樂、圖說、辯證等方面。

根據上文，吳騫在《桃溪客語》中「陸氏《易傳》」條中有以下文字：

唐陸希聲相昭宗，初，天下方亂，隱居于湖汊金沙寺，其故宅也，地近君山之麓，自號「君陽遁叟」。嘗著《春秋通例》，因三家之例，裁正其冗，以通《春秋》之旨，書凡三卷。又《周易微旨》三卷，皆設問答。考《崇文總目》云：「希聲作《易傳》十篇，〈易圖〉、〈旨說〉、〈釋變〉、〈微旨〉四篇。初隴西李阮學其說，以為上下《經傳》二篇，思屬近妙，故希聲自為之解。餘篇差顯，不復為注。蓋近世之名家與。今二篇外，餘篇逸。」按《總目》所云二篇者，蓋即上下《經傳》也。今陸氏所著多不存，惟時散見他書所引耳。⁸⁴

首先是陸希聲之基本資料，後說明其著作，有《春秋通例》、《周易微旨》，並參考《崇文書目》之說，對陸氏《易傳》作簡要之介紹，引文可見吳騫對陸氏的評價持中，認為其作品不豐，所見多散於各書中引述之內容。故吳騫於《桃溪客語》紀錄一些他書所載陸氏的相關言論，好壞參半。如「陸希聲」條引葛立方《韻語陽秋》的說法，其曰：

葛立方《韻語陽秋》云：陸希聲隱居宜興君陽山，今金沙寺其故宅也。嘗著《易傳》十卷，自序謂夢三人偃臥（云云），遂悟八卦小成之位，質之象數，有若符契。又云今年四十有七，已及聖人之年，於是作傳以授門人崔徹、王贊之徒，復自為注。今觀其書，無可取者，而怪誕若此。後避亂死于道路，蓋不能終君陽居之也。⁸⁵

葛氏同樣先對陸氏基本資料做一簡扼說明，亦進一步提及陸希聲之死因。然對於其《易傳》，首先是覺得陸氏因夢而撰寫《易傳》之事十分「怪誕」，後又認為是書「無可取者」，整體而言，採負面的態度。而不認同陸希聲《易傳》者，還有

⁸³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四冊，《桃溪客語》，卷1，頁40。

⁸⁴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四冊，《桃溪客語》，卷1，頁20。

⁸⁵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四冊，《桃溪客語》，卷1，頁10。

南宋林栗（1120-1190），清代杭世駿於〈周易經傳集解序〉云：「辨王弼之非，指陸希聲之繆，疑晁以道商瞿《易傳》之偽，大旨明白粹美，頗于經窟有鐵撻三折之勤。」⁸⁶可知林栗亦批判陸氏之說。

然《漢上易傳》對是書則有正面評價，其言：

陸氏《易傳》削去爻象，自謂彌縫其闕，是乎？曰仲尼繫三百八十四爻之象，文皆中律，是謂少而法多，而類世罕知者，故陸氏作傳，諧音以發其辭體，正如子雲作《太●（玄）》，俾學者為進《易》之梯階。至於陸氏言義，則自有中否。⁸⁷

朱震此處對陸希聲《易傳》採正面評價，更謂為「進《易》之梯階」，比之揚雄之《太玄經》，與葛立方說法南轅北轍。而吳騫亦於「君陽序《易傳》」⁸⁸條下加上此論，中間雖省略一些內容，但大抵相似。其言：「漢上曰：陸氏《易傳》削去爻象，自謂彌縫其闕。諧音以發其辭體，正如子雲作《太玄》，俾學者為進《易》之梯階。至於言義，則自有中否。」⁸⁹可見吳騫兼採眾說之特色。

除此之外，陸氏《易傳》有二特色，其一為刪除爻象之文。《桃溪客語》「沙隨論易」條下曰：「程沙隨《周易古占法》云：張芸叟疑大觀在上之文，且言陸希聲深病爻辭之不類，輒欲去取。歐陽公《童子問》、王景山《儒志》亦疑於《易》文。」⁹⁰提出程迥《周易古占法》來說明陸希聲之所以「削去爻象」的原因，在於其病爻象之不類，故削去之。

其二為溝通儒道。《桃溪客語》「易本老氏」條下載明代李日華（1565-1635）的說法，

《紫桃軒雜綴》引陸希聲《論易》云：「文王觀《易》九六之動，貴剛尚變，而要之以中，老察《易》七八之正，致柔守靜，而統之以大，則老氏正《易》之根，治《易》者可不明老乎？按，輔嗣以老注《易》，觀陸氏之論如此，故晁說之謂其不能脫輔嗣之籬藩也。」⁹¹

⁸⁶ 杭氏之序文，見〔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收入趙韞如編次：《大易類聚初集》（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頁515。

⁸⁷ 〔宋〕朱震撰，《漢上易傳》，頁11-376-377。

⁸⁸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四冊，《桃溪客語》，卷2，頁40。

⁸⁹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四冊，《桃溪客語》，卷2，頁40。

⁹⁰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四冊，《桃溪客語》，卷三，頁60。

⁹¹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四冊，《桃溪客語》，卷1，頁21。

紫桃軒為李日華的室名⁹²，《紫桃軒雜綴》則是作者據平時鑑賞名物、讀書心得及平時見聞隨筆而成之作。其中可見陸氏以為治《易》者須明老子，吳騫按語則提及晁以道的說法，標題又稱「易本老氏」，認為陸氏之說不脫王弼。然此說或不甚符合陸希聲原意，其曰：

昔伏羲畫八卦，象萬物，窮性命之理，順道德之和；老氏亦先天地，本陰陽，推性命之極，原道德之奧，此與伏羲同其元也。文王觀《大易》九六之動，貴剛尚變而要之以中；老氏亦察《大易》七八之正，致柔守靜而統之以大，此與文王通其宗也。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導斯民以仁義之教；老氏亦擬議伏羲，彌綸黃帝，冒天下以道德之化，此與夫子合其權也。此三君子者，聖人之極也，老氏皆變而通之，反而合之，研至變之機，探至精之蹟，斯可謂至神者矣。而王弼以為聖人與道合體，老氏未能體道，故阮籍謂之上賢亞聖之人，蓋同於輔嗣。豈以老氏經世之跡，未足充其所言耶？斯不然也。⁹³

引文出自《道德真經傳》，陸希聲先分別指出三君子與老子的共通處，認為老子與伏羲同其元、與文王通其宗、與孔子合其權，此三位亦是前文所言陸氏所夢到之三聖，可謂聖人之極。然陸氏則提出質疑，「上賢」、「亞聖」為同義詞，漢唐其間將賢人分為上中下三等，其中「上賢」之地位僅次於聖人，故又稱「亞聖」。⁹⁴陸希聲並不認同王弼、阮籍將老子視為「上賢」、「亞聖」，意指老子的地位低於伏羲、文王與孔子的說法，故晁說之、吳騫的看法與陸希聲實有所差異。

以上可知吳騫有許多關於陸氏《易傳》的文章。除此之外，其亦提到《東坡易傳》與〈蜀才注〉。《桃溪客語》「《東坡易傳》」條曰：

東坡著《易傳》，謂：卦不可爻，別而觀之。其論卦必先求其所齊之端，則六爻之義未有不貫者，未嘗鑿而通也。東坡之《易》，本受之于明允，與子由共述之。其後東坡書先成，子由亦送其解與兄，故〈蒙〉卦中猶存樂城之說。陸放翁云：「時方禁蘇氏學，故謂毘陵先生傳。」毛西河獨不取東坡《易》，蓋亦意見有不同耳。⁹⁵

⁹² 《紫桃軒雜綴》卷1中有言：「人從天台來，貽餘秋草一叢，作花類桃，而豔紫可愛。因植之雪雷峯下，逾年遂滋蔓山趾。餘未諸其性以服食，徒伴書籤，承硯瀋，悅目雅觀而已，因取以名我軒。」說明是書的命名緣由。見〔明〕李日華：《紫桃軒雜綴》（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頁255。

⁹³ 〔唐〕陸希聲：《道德真經傳》，收入《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必字號》第20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頁302。

⁹⁴ 此說可參見王葆玟：《玄學通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頁21。

⁹⁵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四冊，《桃溪客語》，卷2，頁24。

吳騫提到蘇軾與蘇轍皆從其父蘇洵學《易》，又提到《東坡易傳》作者雖為蘇軾，然〈蒙卦〉中存有子由之說。又提出陸游之言說明東坡遭元祐黨禁，故是書不敢顯題軾名，而稱「毘陵先生傳」。最後則提出毛奇齡（1623-1716）與蘇軾意見不同，故毛氏不引東坡《易》。文章簡短，卻可看出吳騫學問淵博，旁徵博引之特色。

不僅《桃溪客語》有《易》學相關記載，《尖陽叢筆》亦有關於《周易蜀才注》之記載，其曰：

《易》有蜀才注，王儉《四部目錄》不言姓名，題云王弼後人。謝灵、夏侯該皆疑是譙周，而《李蜀書》一名《漢之書》云：「姓范，名長生，自稱蜀才。」南方以晉渡江後，北間傳記皆名為偽書，故罕傳也。右略見《顏氏家訓》。又陸德明《經典·敘錄》：「《易》蜀才注十卷。按《李蜀書》云：姓范，名長生，一名賢隱，居青城山，自號蜀才。李雄以為丞相。」蜀才注《易》，今多不傳，惟李鼎祚《集解》中往往引其說。⁹⁶

王儉以為《蜀才注》為王弼後人所作，吳騫引《顏氏家訓》、《經典釋文》《集解》等說法，明其作者當為隱居青城山自號蜀才的范長生。最後說明是書目前的存續狀況不佳，所存多載於李鼎祚《集解》中。

又，吳騫於題跋中亦有關於《易》學之作，如前章提及「《周易議卦》」的題跋中，更正是書作者非《千頃堂書目》所稱之「趙汝楳」，而是明代王崇慶。而〈唐長孫無忌等進五經正義表跋〉中提到此表是自盧抱經學士從明錢保求赤影抄宋本《周易注疏》中傳出，⁹⁷記錄該表的來源出處。

綜上所述，「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已成為吳騫的習慣，這是不僅是其保存即將亡佚書籍的方法，亦可窺見其對《易》學之心得與貢獻。

⁹⁶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四冊，《尖陽叢筆》，卷9，頁135。

⁹⁷ 〔清〕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2。

第四節 結語

《子夏易傳》在流傳過程中，關於作者是誰的說法，眾說紛紜。而卷數隨著時間漸增，現在學者程潔如則整理出《子夏易傳》卷數變化三階段：唐代以前的二卷、三卷、四卷、六卷本，唐代十卷本偽本，清代十一卷本偽本。整體而言，出現兩個版本，即唐以前古本《子夏易傳》和傳世十一卷本今本《子夏易傳》。⁹⁸而唐以後及清代十卷、十一卷之版本，當為後世所偽，此可無疑。

《子夏易傳釋存》是吳騫「間從各經掇拾裒輯，雖單辭斷句，竝所不遺，并稍通其意旨」而完成的，最後仍依《隋志》釐為二卷，不同於清代出現的十一卷本，吳氏是由蒐集唐宋多家，即陸德明《經典釋文》（含《薛虞記》）、孔穎達《周易正義》、李鼎祚《周易集解》、史徵《周易口訣義》、李簡《學易記》，以及朱震《漢上易傳》、趙汝楫《周易輯聞》、晁說之《錄古周易》、王應麟《困學記聞》、程迥《古占法》、何楷《周易訂詁》等，合計十二家，而所徵佚文則多達 98 條。剩下 9 條，分別輯佚自明代楊慎《經說》、楊時喬《周易全書》及清代惠棟《周易述》、任啟運《周易洗心》四家之說。可見吳騫旁徵博引，尤喜古注之特色。

除了《子夏易傳釋存》此本《易》學重要著作外，吳騫於《桃溪客語》、《尖陽叢筆》，或是題跋中，均展現其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樸學家特色。於校勘時，《詩》、《史記》、《說文解字》、《攷工記》、《本草》亦為其參考材料。吳氏以其嚴謹的態度，廣博之學識，加之所輯佚之文全面且精審，注疏又十分詳細，使後人對於子夏的《易》學思想，得以有較清楚之認識。故盧文弨讚其：「是將於《易》闢荆榛而堙鴻水，又不僅為西河氏之功臣已。」⁹⁹吳騫藏書、校書的目的，便是希望能保存善本古籍，使其廣為流傳，這些藏書家的貢獻，不僅僅在於一本書的保存，而是整體文化的傳承。

⁹⁸ 參見程潔如：〈《子夏易傳》流傳與版本考〉，頁 21。

⁹⁹ 〔清〕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四部叢刊·初編·集部》，頁 32。

第五章 吳騫《論語》學研究

吳騫關於經學之著作，主要在於「論語學」之部分，以其著作《論語義疏參訂》為研究主題。本章首先針對皇侃《論語義疏》作一簡短扼要的說明。進而探討吳騫之所以寫作《論語義疏參訂》的淵源，並針對該書加以論述，最後則總結吳騫於經學上之成就與特色。

第一節 皇侃《論語義疏》的流傳

《論語義疏》，梁皇侃（488-545）疏，共十卷，成書於南朝梁武帝普通、大通年間（520-534），是一部解釋《論語》和何晏所註（？-249）《論語集解》的義疏學作品。¹是書保存大量自魏晉到梁時期各家說解。玄學家以孔子之徒詮釋《論語》，使當時孔子學染上濃重的玄學色彩，形成獨特的玄學化形象。可惜的是，據《四庫提要》記載，《論語義疏》約於南宋亡佚，²其曰：

此書宋《國史志》、《中興書目》、晁公武《讀書志》、尤袤《遂初堂書目》皆尚著錄。《國史志》稱侃《疏》雖時有鄙近，然博極群言，補諸書之未至，為後學所宗。蓋是時講學之尚未甚熾，儒者說經亦尚未盡廢古義，故史臣之論云爾。迨乾淳以後，講學家門戶日堅，羽翼日眾，鏟除異己，惟恐有一字之遺，遂無復稱引之者，而陳氏《書錄解題》亦遂不著錄，知其佚在南宋時矣。惟唐時舊本流傳，存於海外。³

由上文可知，藉由書目存錄與否，推定皇侃《論語義疏》的亡佚時間，自陳振孫（1179-1262）《直齋書錄解題》開始即未著錄該書，於此之後，是書於公私書目均杳無蹤影，可知南宋時皇侃《論語義疏》應已亡佚。雖然明代焦竑所著《國

¹ 皇侃：「侃今之講，先通何《集》；若江《集》中諸人有可採者，亦附而申之；其又別有通儒解釋，於何《集》無好者，亦引取為說，以示廣聞也。」見皇侃：《論語集解義疏·敘》，收入《叢書集成簡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局，1965-1966年）卷32，頁6。不同於兩漢的經學為訓詁之學，魏晉南朝的經學是義疏之學，而皇侃的《論語集解義疏》是現存這一時期的代表作。

² 學者李玉玲於〈《論語義疏》版本源流〉一文中，整理目前學界對於《論語義疏》的具體亡佚時間，有以下三種說法：（1）徐望駕、黃立振和柳宏以為亡佚於南宋。（2）唐明貴、孫述圻和日本人武內義雄認為是在南宋淳道、淳熙以後，而劉詠梅則據晁公武、尤袤和陳振孫的生卒年，認證此觀點。（3）英國學者傅熊說以為此書或者佚失於北宋末年，或在南北宋之交。由於現存資料無法正確判定，然於南宋後再無此書蹤跡是唯一能確定之事實。詳見：李玉玲：〈《論語義疏》版本源流〉《文學界（理論版）》2012年第8期，頁226。

³ 四庫全書出版工作委員會：《文津閣四庫全書提要匯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頁1-480。

史經籍志》中仍有記載梁皇侃《論語義疏》十卷，但由於該書所收書目多有失傳之書，無法作為是書於明代仍流傳之證據。⁴雖然僅憑書中有無記載或者是作者生卒年來推斷亡佚時代，確實有些武斷。

而從《隋書·經籍志》、陸德明（?-630）《經典釋文·序錄》、《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五代丘光庭（907-960）《兼明書》、北宋邢昺（932-1010）《論語正義》等書的記載，可知隋唐之時，是書仍流傳於世。而《四庫提要》中提到唐時舊本流傳，傳自日本而得以保存。⁵就日本學者影山輝國蒐羅統計，除了根本遜志之刊本與武內義雄之校本外，尚有三十六種皇侃《論語義疏》鈔本。這些鈔本除保存於日本國會及地方圖書館、以及各大專院校圖書館，如慶應、天理、京都大學等公家藏書外，有些鈔本亦藏於私人、寺廟之中。保存狀況雖各有參差，⁶但仍極具參考價值。

目前所見四庫本及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本，則以「《論語集解義疏》」為名，不同於自南宋便在中國失傳之《論語義疏》，或稱《論語疏》、《皇侃疏》⁷。名稱之變化與是書於日本的流傳有關。於1750年前，目前所見日本各鈔本仍為題名為「《論語義疏》」，如南北朝及室町時代永和年間（1375-1378）清源良賢本（京都大學藏）、文明九年（1477）鈔本（龍谷大學藏）⁸、文明十四年（1482）鈔本（國會圖書館藏）及足利學校本等皆是。直至根本遜志於寬延三年（1950）欲刊行《論語義疏》時，仿照當時流行的「注疏」體式，篡改皇侃《論語義疏》行款，並將其定名為「《論語集解義疏》」刊行，擴大了《皇疏》的流傳。⁹

⁴ 劉玉才：〈皇侃《論語義疏》流傳之檢討〉，頁385-386。

⁵ 至於皇侃《論語義疏》是何時傳到日本的，英學者傅熊〈經典注釋文本與流行版本的異同——以《四庫全書》本皇侃《論語義疏》為例〉一文中提到：「雖然說出《論語（集解）義疏》到日本的確切時間也是困難的，但人們有個大致的共識，即它到達日本約在唐朝建立之初。關於《論語（集解）義疏》（10卷）存於日本的最早記載見於藤原左世（?-898年）。在皇家圖書焚毀後，對日本保存的中國典籍的調查與875年的總集中。」可見唐代時，皇侃《論語義疏》已在日本流傳。參見傅熊：〈經典注釋文本與流行版本的異同——以《四庫全書》本皇侃《論語義疏》為例〉，《世界漢學》，2005年第1期，頁200。

⁶ 例如三十六種鈔本中，約有十種沒有何晏序疏，如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重要文化財的清源良賢本。亦有目前只存微縮膠片而未見實體抄本的大德寺多福庵舊藏之版本。可參見影山輝國：〈「論語義疏」校定本及校勘記〉。詳參樊波成：〈講義與講疏——中古義疏的名實與源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九十一本第四分（2020年12月），頁707-764。

⁷ 孫猛《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詳考》條列十三本《論語義疏》著錄，名稱各有不同，有以《論語義疏》為名的《隋志》、《崇文》、《關目》、《四庫》。有以《論語疏》為名的《舊唐》、《中興》、《郡齋》、《遂初》、《宋志》。亦直接冠名為《皇侃疏》，如《新唐》、《國志》等。然未見李玉玲：〈《論語義疏》版本源流〉文中提及之「《論語義》」的名稱。李玉玲提到：「《隋書·經籍志》、《經典釋文》、《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中興館閣書目》、《宋史·藝文志》、《郡齋讀書志》、《遂初堂書目》皆有著錄是書，只是書名略有不同，或稱『《論語義》』，或稱『《論語義疏》』」。參見：李玉玲：〈《論語義疏》版本源流〉，頁226-228。

⁸ 此版本已有網路資源，可參見龍谷大學圖書館貴重資料画像データベース，網址：

http://www.afc.ryukoku.ac.jp/kicho/cont_04/pages_04/v_menu/0403.html

⁹ 樊波成：〈講義與講疏——中古義疏的名實與源流〉，頁727。

自南宋中國已無皇侃《論語義疏》相關記載，至清康熙二十六年（1686），日人山井鼎作《七經孟子考文》時提及，《論語義疏》的消息才又出現。¹⁰然直至乾隆年間才被自十八世紀中葉，長年奔走中日兩國的「民間使者」¹¹汪鵬帶回。汪鵬既是商人，又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故受鮑廷博委托，訪求流傳在日本的中國典籍，《論語義疏》便是成果之一。自此，從南宋時便在中國絕跡之書，終由日本再傳回。此過程盧文弨〈論語義疏序〉中有所記載：

向見錢遵王（錢曾）所記《論語》異文，云傳自高麗，其本世亦罕見。吾鄉汪鵬滄氏常往來瀛海間，得梁皇侃《論語義疏》十卷於日本足利學中，其正文與高麗本大略相同。可知《論語義疏》於自宋代於中國亡佚，後存於日，而後於清代傳回中國。¹²

唐時所流傳之皇侃《論語義疏》舊本，雖於中國亡佚，然卻存於日本。於乾隆三十七年（1772），浙江巡撫王亶望由汪鵬處得到「《論語集解義疏》」，進獻於朝廷，而有《四庫全書》與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的版本，¹³其名稱之所以不同於隋唐舊名「《論語義疏》」而改以「《論語集解義疏》」為名，其因在此。然是書之刊行實屬不易，〈論語義疏序〉中有言：

新安鮑以文氏廣購異書，得之（皇侃《論語義疏》）喜甚，顧剞劂之費有不逮。浙之大府聞有斯舉也，慨然任之，且屬鮑君以校訂之事。于是不外求而事已集。既而大府以他事獲譴死，名不彰。人曰是鮑子之功也。以文曰：吾無其實，敢冒其名乎？謂文弨曰：是書梓成時，末為之序者，人率未知其端末，夫是書入中國之首功，則在汪君也；使天下學者得以家置一編，則大府之為之也。¹⁴

皇侃「《論語義疏》」能夠以「《論語集解義疏》」再度流傳於中國，實為三方共同協力完成。汪鵬將書由日本帶回中國是為首功，透過浙之大府的大力贊助，加上

¹⁰ 李玉玲：〈《論語義疏》版本源流〉，頁 226。

¹¹ 清代中日兩國的交流，以民間交流的頻率最高，人數也最多，增進了兩國人民相互的了解與傳遞訊息，這些民間使者多數默默無名，史書中也未載他們的姓名事蹟。汪鵬也是其中一名，生卒年不詳，目前記載在案的資料中，顯示汪氏至少前往日本八次，約 20 年的經歷。《古文孝經孔氏傳》與皇侃《論語義疏》都是早已中國失傳，而被汪鵬帶回中國的古籍。

¹² 〔魏〕何晏集解，〔梁〕皇侃義疏，《論語集解義疏》，收入《知不足齋叢書》（臺北：興中書局，1964 年），頁 1726-1727。

¹³ 日人高橋均於〈吳騫「皇氏論語義疏參訂十卷」について〉一文中，則詳加敘述此間經過。汪鵬自日本帶回之《論語義疏》一書，實就日人根本遜志舊抄本翻刻而成，且帶回之後，將之進獻於朝，欲收入於《四庫全書》之中，然未果。此外，王亶望將是書校刊，並由鮑博廷收入《知不足齋》第七部中，而皇侃《論語義疏》則自此於中國廣為流布。詳見：高橋均：〈吳騫「皇氏論語義疏參訂十卷」について〉，《東京外国語大学論集》第 54 号（1997 年 3 月），頁 88-73。

¹⁴ 〔魏〕何晏集解，〔梁〕皇侃義疏，《論語集解義疏》，頁 1727。

鮑廷博校勘，歷經多方努力而得以付梓流傳。

關於目前《論語義疏》的版本，筆者參考前人研究，整理成表格如下：

表 19：《論語義疏》版本

編號	版本	說明	現藏地、刊印本	狀況
1	敦煌寫本	敦煌本原藏於鳴沙石室，後流傳至西方	《敦煌秘笈留真新編》 《敦煌寶藏》	殘
2	知不足齋叢書 ¹⁵	陳澧批校本 (王亶望刻巾箱本為底本)	中山大學圖書館	全
		袁廷禱本(錄鈕樹玉批校)	蘇州市忠王府	殘
		王芑孫批校本	蘇州市忠王府	全
		鐘謙鈞《古經解匯函》本 《四部要籍注疏叢刊》	王儒行印本、重印本、粵東書局本、上海蜚英館石印本、湘南書局刊本	全
		《四書古注群義匯解本》	珍藝書局排印本、同文書局石印本、同文升記書局排印本。	全
		乾隆本	乾隆道光年間長塘鮑氏刊本	全
		民國本	《叢書集成初編本》	全
3	論語義疏參訂	吳騫參考《七經孟子考文》 藤塚鄰、倉石武四郎鈔本	《續修四庫全書》	全
4	王亶望	收入《四庫全書》	文淵閣本校刻武英殿刻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全
5	無求備齋論語集成	以日本武內義雄校訂大阪懷德堂本為底本	臺灣藝文印書館影印	全
6	儒藏精華編本 ¹⁶	以懷德堂本為底本，校以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本	北京大學出版社	全
7	日本高橋均	比較日本古鈔本與敦煌寫本，試圖還原唐鈔本之原樣	《論語義疏》の研究	全

¹⁵ 周天爽、張昇於〈關於《論語集解義疏》流傳的三個問題〉一文中，以日本學者松浦章〈浙江商人汪鵬（汪竹里）與和刻本《論語集解義疏》〉所載當時浙江巡撫王亶望於乾隆之奏折內容，對此版本之流傳做了十分深入的探討與整理，該文收入《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2期（2017年9月），頁229-240。

¹⁶ 學者高尚舉對此版本「誤校」、「失校」、「誤點」部分有所勘誤，詳見〈《儒藏》堂本《論語義疏》勘誤〉，《孔子研究》第5期（2018年9月），頁96-100。

8	日本 影山輝國	校勘現存鈔本（共 36 種）， 企圖補全武內本之不足	《論語義疏》校定本及校勘記 ¹⁷	全
---	------------	-------------------------------	-----------------------------	---

目前較為完整的版本有武內義雄校刊，影印日本大正十二年（1923）大阪懷德堂排印本¹⁸的《無求備齋論語集成》，以及影印清乾隆 41 年至 59 年（1776-1794）長塘鮑氏刊本的《知不足齋叢書》，¹⁹然此二種版本由於不同的參考來源，不同的流傳情況，在文字上有一定的出入，故李玉玲於其碩論《皇侃《論語義疏》懷德堂本、知不足齋本比較研究》中，將二版在文字內容上的誤、脫、衍、倒等現象，做一詳實之整理。²⁰

而日人影山輝國於高橋均的基礎下，蒐羅日本境內三十六種《論語義疏》之鈔本，以武內義雄校訂大阪懷德堂本為底本，校勘出的新版本，亦成為對皇侃《論語義疏》研究的重要資料。



¹⁷ 目前已完成〈皇侃自序〉、〈何晏集解序疏〉的校勘，而之後作者有言：「各鈔本の書誌・解題については、各鈔本同士の関係がある程度判明してから発表したい。」打算釐清目前日本所見三十六種鈔本各自的關係，究竟是「親子關係」——抄與被抄的關係，抑或是以同一鈔本為底本而發展出的「兄弟關係」？是影山輝國日後想要研究的方向。詳見氏著：〈論語義疏〉校定本及校勘記——何晏集解序疏》，《平成十八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研究成果八十二（2006 年 3 月），頁 94-116。

¹⁸ 大正 11 年（1922），懷德堂（大阪漢學私塾）紀念會同仁商定請武內義雄（1886-1966）重新校勘皇疏，恢復其六朝舊體。以日本舊抄本中年代較早的文明本為底本，參校了其他十多種抄本、刊本，如延德本、清熙園本、久原文庫本、桃華齋本、泊園書院本、有不為齋本、圖書寮本、足利本、寶德本等抄本為其參校本。大正 12 年（1923），武內義雄校訂本出版，即所謂之「懷德堂本」。參見〔梁〕皇侃：《論語義疏（上下）》（中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 年），頁 1。

¹⁹ 日本寬延三年 1750），根本遜志校訂足利學校所藏抄本皇侃《論語義疏》，並予以刊行，擴大了皇疏的流傳。但此版本不僅將《論語義疏》更名為《論語集解義疏》，更重排了皇疏經、注、疏的體式。又出現更改經注、隨意刪除疏文的現象。間接導致武內義雄版本的出現。

²⁰ 李玉玲：《皇侃《論語義疏》懷德堂本、知不足齋本比較研究》（濟寧：曲阜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2003 年，碩士學位論文，指導教授：高尚渠教授），頁 7-44。

第二節 吳騫《皇氏論語義疏參訂》之編撰

《皇氏論語義疏參訂》目前傳世版本有二，本文所涉及相關引文皆引自《續修四庫全書》之本。然由上節可知，是書編撰過程十分複雜，吳騫於其〈序〉亦有說明：

梁皇侃《論語義疏》十卷，見於隋唐各志及陸元朗《經典·序錄》，蓋唐世尤重之。自宋邢昺等為《正義》後，遂隱而弗彰，迄今數百年，幾疑已絕於世。前歲武林汪君航海至日本，得其本以歸，予友鮑君以文，亟為開梓，以廣其傳。數百年湮晦之書，一旦可使家學而人習之，謂非治經者一大幸與。²¹

皇侃《論語義疏》自南宋於中國亡佚，至汪鵬於乾隆四十三年（1778）自日本帶皇侃「《論語集解義疏》」十卷本而歸。然吳騫《皇氏論語義疏參訂》的參考底本為何，學者看法不一。汪鵬所帶回之版本，於體例與名稱上基本同於根本遜志所更動之版本（以下稱「根本本」），故高橋均以為吳騫是書以「根本本」為底本。²²影山輝國則以為不然，認為吳氏應以「王覃望刊本」為底本，原因在於影山輝國發現《皇氏論語義疏參訂》中有不同於「根本本」的文字，²³故推斷吳騫應未曾見過根本遜志的版本，更不可能以此該書為底本。

綜上所述，可知汪鵬所帶回之「根本本」，與王覃望後來所刊行的版本，除了體例與名稱相同外，文字亦有所差異的。然這些差異究竟是當時刊本發行時所更動的，亦或是汪氏所帶回的版本就已有差異，現今已無法考證。

可以知道的是，吳騫後來將汪鵬所帶回之《論語集解義疏》與當時同為日本傳來之《七經孟子考文補遺》相互校勘，完成《皇氏論語義疏參訂》，其〈序〉云：

²¹ 〔清〕吳騫：《皇氏論語義疏參訂》，〈序〉，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經部·論語類》第15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507。

²² 高橋均以為吳騫《皇氏論語義疏參訂》是以根本遜志的版本為底本，認為汪鵬自日本帶回之《論語義疏》一書，實就日人根本遜志舊抄本翻刻而成。

²³ 然影山輝國於〈吳騫《皇氏論語義疏》初探〉一文中，對此做了反駁，引中國近代藏書家傅增湘（1872-1949）於《藏園群書經眼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中提到吳騫以朱筆、綠筆、墨筆校勘王本作為佐證。加上《參訂》中甚至出現吳氏以邢昺《論語正義》的文字校正時，發現《正義》本與根本本的內容相同，因而推斷吳氏未曾見根本遜志的版本，其應以王覃望刊本為底本。見影山輝國撰，水上雅晴譯：〈吳騫《皇氏論語義疏》初探〉，頁155-157。

既汪君復從日本得《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一書，疑即服元喬²⁴〈義疏敘〉中所稱神君彝與根伯脩在足利學同校讐之本也。予觀其中《論語》，知彼國皇疏亦有數本、鄉汪君所獲者，將其新鋅之定本與？《七經孟子考異補遺》卷帙既繁，未有踵鮑君而授梓者。暇日因取以校勘皇疏之同異，並平昔肄業所及，或聞諸師友談說者，輯而錄之，釐為十卷，曰《皇氏論語義疏參訂》。掇拾補苴，無關著述，藏之家塾，以備童觀可爾。²⁵

由此可知，吳騫除了參考《七經孟子考文補遺》²⁶之外，再加上自身所學所見，編撰校勘而完成《皇氏論語義疏參訂》，詳細且精實的校勘方式，亦有學者認為吳書是研究《論語義疏》最好的參考資料。²⁷

可惜的是，其撰書之目的不在於著述，故《皇氏論語義疏參訂》並無正式刊本。目前所見傳世之版本有二，皆為稿本。其一是日人藤塚鄰精鈔倫哲如所藏，目前藏於東京大學。其二是日人倉石武四郎據孫人和藏本影印，廣為流布。然此二種版本差異如下表所列：

表 20：《皇氏論語義疏參訂》二版本比較表

	藏書者	流傳者	方式	欄外按語	文字狀況
吳騫	倫哲如	藤塚鄰	手寫精抄	直接紀錄	文字清晰、版面簡單乾淨
騫	孫人和	倉石武四郎	影印	使用附牋	有朱點、引線、圖形等痕跡

本文所引之《續修四庫全書》本，即為藤塚鄰的版本（下稱「藤本」），雖然倉石武四郎的版本（下稱「倉本」）可由其所留下的朱點、引線、圖形等痕跡來判斷「倉本」可能是較為接近吳騫的原始版本，或是較為接近初稿的版本。然《續修四庫全書》卻是收錄「藤本」。對此日本學者高橋以為原因有二：其一是「藤本」文字較為清晰，其二則是「倉本」不易影印。²⁸因此，《續修四庫全書》選擇收錄較容易複印且文字經過整理後的版本，即本文所引用之版本。

²⁴ 即服部南郭（はっとり なんかく，1683-1759），為日本江戶時代中期儒者、漢詩人、畫家。荻生徂徠之徒。服部為其本姓，自改為「服」，名元喬（げんきょう）。

²⁵ 〔清〕吳騫：《皇氏論語義疏參訂》，〈序〉，頁 507-508。

²⁶ 該書由日本西條侯掌書記山井鼎所撰，物觀訂補，是收入《四庫全書》唯一一部日人著作。吳騫於《七經孟子考文補遺》題跋中說明是書有三十有二卷，吳騫從鮑廷博借來，並就其所考經、注而鈔之，即《七經孟子考文補遺錄》，然因時間關係，未暇鈔疏文。然三十二卷是《七經孟子考文》之卷數，《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應有二百卷。

²⁷ 李玉玲：〈《論語義疏》版本源流〉，頁 228。

²⁸ 高橋均對於吳騫《皇氏論語義疏參訂》版本有詳細的校勘與論述，詳見氏著：〈吳騫「皇氏論語義疏參訂十卷」について〉，頁 87。亦可參見《續修四庫全書》所收錄之《皇氏論語義疏參訂》十卷後附論，皆有詳細論述。見《續修四庫全書·經部·論語類》第 153 冊，頁 507-1013。

《續修四庫全書》所收《皇氏論語義疏參訂》，此版本前有吳騫自序及其撰書之「例言」共十二條，〈例言〉中涉及唐宋以前經籍多有別本、皇疏避諱、經文不同之處、分章不同之處、皇音之有無等問題。其次為附錄。正文開頭則錄有皇侃〈義疏序〉與何晏〈集解序〉，然此二序與目前傳世之版本相比，內容雖多有缺漏，但無有相左之處。卷一涵括〈學而〉、〈為政〉，自卷二始，卷次同今本《論語》。其中每條目皆以第一句命名，字數不等，如〈學而時習章〉、〈巧言令色章〉、〈君子食無求飽章〉等，每章之下將「經」、「注」、「疏」分論，加以校對、考證之功。

吳騫《皇氏論語義疏參訂》雖為參訂校勘之作，然本文希望藉由其書中一些相關論述，進一步探討吳騫對於清代《論語》研究之貢獻。



第三節 吳騫《皇氏論語義疏參訂》之特色

清代《論語》研究，大抵與清代學術發展方向一致，²⁹吳騫於《皇氏論語義疏參訂》一書中，亦展現其治經之時代特色。

一、蒐集廣博，中外兼採

從吳騫所採之校對版本中，可以看出其廣博蒐集，中外兼採的特色。綜觀《皇氏論語義疏參訂》，可以發現吳氏在校勘上所蒐集的資料，可以略分為三個方面：其一是中國相關論著，如唐代陸德明《經典釋文》、宋代朱子《集註》，以及《史記》、《隋書》、《說文》、《爾雅》等，多方面涉獵相關內容。其二是於朝鮮、日本等地流傳之《論語》版本，在校勘過程中，亦對比高麗本、足利本等。其三是援引其師友相關論辯，如朱型家、盧文弨等。

（一）援引中國相關古籍

關於是書援引古籍部分，主要以陸德明《經典釋文》引 111 次、孔穎達《論語正義》142 次等，次數較高。另外引《史記》之說亦高達 61 次，其他如石經《論語》有 22 次、《說文》19 次、邢昺《論語注述》7 次等，多方面皆有涉及。另《隋書》、《晉書》、《爾雅》、《易大傳》等，亦引有相關內容。

雖然吳騫所援引多只是用以校正書中異文，列於正文下，以小字補充，然其中亦有些是欲為正文尋找淵源，如「學而時習」章的疏文中，所謂「古者稱師為子也」下，吳騫先提出各家說法：

朱型家《論語義疏摘疑》曰：稱師為子，古無明文，惟《易傳》、《孝經》、《家語》、《戴記》及《論語》有之，竊疑孔子以前未有是稱。云古者稱師，殆即指孔子弟子言耳。日本《古文孝經》孔安國《傳》云：子，孔子也。師一而已，故不稱姓。邢昺《孝經正義》則曰：子者，孔子自謂。古者謂師為子，故夫子以子自稱。其說又異。騫按：《公羊傳》子沈子曰，何休云：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為師也。皇義或本於此。³⁰

²⁹ 見朱華忠：《清代論語學》（成都：巴蜀書社，2007 年），頁 60。

³⁰ 〔清〕吳騫：《皇氏論語義疏參訂》，頁 530。

可見吳氏為皇侃疏文中一句「古者稱師為子也」之說，在搜羅各家說法後，繼而提出此說法當本於《公羊傳》何休之說，可見其不僅只是單純校對各版本內容差異，更是廣泛蒐集各家說法，並給予相關評論。

（二）援引海外《論語》典籍

值得注意的是，吳騫更廣採錢曾（1629-1701）³¹《讀書敏求記》中所收錄的高麗本皇侃《論語集解》³²、日本足利本等，可以看出吳騫不僅以中國經典作為校勘標準，更是冀能採納朝鮮、日本等相關版本相互對比。此可見其對於學術的謹慎，故其有言曰：

經典流傳，世紀悠邈，或中外異讀、或今古殊音，訛文衍字，故當不免。是編既據各本校其同異，并疏中亥豕可疑及名器事物、章句訓故，間與先儒異說者，竝稍為銓訂。³³

可知吳氏是冀能藉由不同版本的相互校定，從其同異中釐清可疑之處，並加以銓訂。吳騫主要對照的海外典籍有二，其一為高麗本《論語集解》。其二則是日本足利學校所藏《論語》寫本。

高麗本《論語集解》的部分，吳騫曰：「如錢曾於《讀書敏求記》中所載高麗本《論語集解》，其異文多與《史》、《漢》同。皇氏此本亦高麗本之類歟？」³⁴吳氏發現皇侃《論語義疏》中字句實與朱子《集註》不同處頗多，首先提出可能是因為各家所引不同別本所造成。

此外，日本足利學校藏有二種《論語》寫本，其中一本與皇侃本相同（今已無法識別），另一本則略有不同，即吳騫書中所稱足利本者。總的來說，吳氏於書中參照高麗本及足利本的次數同為 689 次，可知其將此二書作為參考之底本，雖然皆為文字上的校勘，少有義理上的發揮，然吳氏此舉也間接保存了他書的內容。

吳騫所言「中外異讀」，除了對照海外版本之異同，對於中外讀音方面，亦有所注重，其曰：

³¹ 錢曾（1629-1701），字遵王，號也是翁，又號貫花道人、述古主人，虞山（今江蘇常熟）人。

³² 然是書實非朝鮮之《論語集解》，藏書家黃丕烈已作過考辨，在《士禮居藏書題跋記》曰：「書出日本，轉入朝鮮。遵王但就其得書之所，故誤認為高麗鈔本耳。」故錢曾所謂「高麗本」實源於日本流傳之版本。

³³ 〔清〕吳騫：《皇氏論語義疏參訂》，頁 516。

³⁴ 〔清〕吳騫：《皇氏論語義疏參訂》，頁 510。

陸氏《釋文·論語音義》中間有引皇作某，與今本不盡合者，知當時要非一本，並有引皇音者而今本未嘗有音。按日本原書句讀及四聲皆有小墨圈，以便學者，新刻本偶未之及，續當訪求，別為皇氏音讀附後。³⁵

除了異文的紀錄以外，吳氏亦將日本原書的優點加以學習，在音韻上，亦有所發展。《皇氏論語義疏參訂》一書的重要價值，在於其不僅將已亡失之書，再一次的保存。其兼採中外，對照古今的精神，實對於考據學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

而吳騫於〈例言〉中亦提及高麗本《論語集解》中之異文，較合於漢代之《史記》、《漢書》，其曰：

邢本集解經文與今朱子《集注》本尚無大異，而皇本則字句間不同處頗多，或疑經後人改竄，固未可知。然經籍在唐宋以前故多別本，是以書傳所引往往彼此互異，即如錢曾《讀書敏求記》所載高麗本《論語集解》，其異文多與《史》、《漢》合，皇氏此本亦高麗本之類歟？³⁶

吳騫發現日本所傳皇侃《論語義疏集解》中的文字，與中國流傳之邢本、朱本於字句間有許多不同之處。反而是高麗本《論語集解》中的文字較合於漢代《史記》、《漢書》中所載之內容，因此吳騫提出日本所存皇本《論語集解》，或許較為接近原著的觀點。

（三）援引師友間論辨內容

吳騫於其〈序〉中曰：「或聞諸師友談說者，輯而錄之。」³⁷〈例言〉中亦提及：「編中參訂論辨，凡得諸師友間者，必錄其姓氏。設為末學所及，則著『某按』或『按』字以別之。」³⁸可知吳氏相當重視師友的論述。

其在校勘時，常先引其師友論述，繼而才引前人相關言論。又其援引次數亦十分頻繁，如「令尹子文」章中，於疏文的校勘上，幾乎每句疏文下，皆引述朱型家的說法。其對於諸師友的看法，亦多持正面態度。

又，吳騫在探討《論語》中有些讀音隨著時間而多有變化時，曾用朱筆於留白處寫下：

³⁵ 〔清〕吳騫：《皇氏論語義疏參訂》，〈例言〉，頁 515。

³⁶ 〔清〕吳騫：《皇氏論語義疏參訂》，〈例言〉，頁 509。

³⁷ 〔清〕吳騫：《皇氏論語義疏參訂》，〈序〉，頁 508。

³⁸ 〔清〕吳騫：《皇氏論語義疏參訂》，〈例言〉，頁 516。

間有引諸君語而騫復作按語者，此是初稿，欲以高識商訂不得不竝列之。將來定本另當斟酌去取，否則是顯人之短而炫己之長，亦非著書之體也。騫又記。³⁹

可見吳騫校勘時，若遇不確定之部分，則多與其友商訂之，展現其恭謹之態度。

據筆者統計，是書中援引朱型家高達 229 次，盧文弨亦有 90 次，此二者援引資料最多。相較於《經典釋文》與其他注疏之說，數量頗多，可見其十分重視師友間之論辯。此外，盧文弨、胡景桂、陳鱣等諸家說法亦有所徵引。

然除了師友論辯，對於前人研究能進一步發明時，吳騫亦會將其記錄。如「子華始於齊」章，在疏文「十六斗曰簋，十簋曰秉」下，其引明代郝敬的說法，並於引文最後曰：「郝氏此解有可與皇氏相發明者，故具錄之。」⁴⁰亦可看出其蒐集廣博的特色。

二、校勘精審、考訂詳實

吳騫推崇鄭玄，以為「康成，善讀古經者，吾願與學者共參之」。⁴¹可見其對自我之期許。其校勘嚴謹。吳騫在〈例言〉中提到關於皇侃《論語義疏》與其他版本的比較，除了異文甚多以外，分章亦有所不同，其舉出：

皇本經注故多異文，而分章亦與今本不同。總而計之，凡四百七十有九章。視陸氏《經典釋文》四百九十一章則少十二章，合諸趙氏〈孟子篇敘〉四百八十六章之說則少七章，較朱子《集註》四百八十二章則少三章，惟與今註疏本總數適符，而其間分合又有不同也。⁴²

吳氏在每篇下，皆會先說明條目數量，進而與陸德明《經典釋文》和今本相互對照，如「學而第一」下註有：「凡十六章，陸氏《經典釋文》同。今本同。」⁴³可見〈學而〉第一中，與二書條目相同。然於「公冶長第五」下則為：「凡二十八章。陸氏《經典釋文》二十九章。今本二十七章。」⁴⁴可見其對於各版本分篇亦有所關注。

³⁹ 同上註。

⁴⁰ 〔清〕吳騫：《皇氏論語義疏參訂》，頁 636。

⁴¹ 〔清〕吳騫：《皇氏論語義疏參訂》，頁 510。

⁴² 〔清〕吳騫：《皇氏論語義疏參訂》〈例言〉，頁 514。

⁴³ 〔清〕吳騫：《皇氏論語義疏參訂》，頁 528。

⁴⁴ 〔清〕吳騫：《皇氏論語義疏參訂》，頁 605。

不論在異文、異讀或分篇方面，吳騫皆十分考究，對於版本的選擇與對照，異文的對照與論證，皆可看出吳氏對於校勘的態度是十分嚴謹的。而是書對於經文的考訂極為精細，可謂研究皇侃《論語義疏》最好的參考資料。



第四節 結語

吳騫經學涉略極廣，其子壽暘所輯《拜經樓藏書題跋記》中載吳騫經學相關題跋，如《詩》、《書》、《禮》、《易》、《春秋》、《論語》、《孟子》等，且亦有校勘資料，可知其博綜好古，纂述豐富，學問底子深厚。《皇氏論語義疏參訂》為吳騫經學的代表作品，目前所見關於吳騫《論語》學的研究，其主題亦多以是書為主題。

而皇侃《論語義疏》成於南朝梁武帝時，於南宋乾道、淳熙後亡佚。學者多以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未著錄該書而判斷皇侃是書已於南宋即亡佚。然目前所見唐時所流傳之舊本，雖於中國亡佚，卻存於日本。乾隆時期由汪鵬帶回，歷經多方努力而得以付梓，流傳於中國。

目前皇侃《論語義疏》較為完整的版本有三，一為武內義雄校刊，影印大阪懷德堂排印本的《無求備齋論語集成》本。二則是影印長塘鮑氏刊本的《知不足齋叢書》本。三則為日人影山輝國引日本境內三十六種鈔本，以武內義雄校訂大阪懷德堂本為底本所校勘出的新版本。此三本即為目前所見皇侃《論語義疏》研究的重要資料。

吳騫將自日本傳回之皇侃《論語義疏》與《七經孟子考文補遺》相互校勘，完成《皇氏論語義疏參訂》，其援引中國、海外文獻，博采眾說，又徵引盧文弨、胡景桂、陳鱣等諸家說法。其曰：

古來說經之書浩如煙海，苟不究其統緒，一其指歸，雖矻矻窮年，皓首而莫知所津逮，是何異於適燕而南其轅，遡越而北其轍，不幾愈驚而愈遠乎？

45

可知吳氏以經書浩瀚，須多方交流，方能得其真意。若遇到對經義不甚確定的部分，則多與其友商訂，相互交流意見。書共援引朱型家高達 229 次、盧文弨亦有 90 次，可見吳騫十分重視師友間之論辯。

吳騫以鄭玄自期，校勘精審、考訂詳實是他的特色。在異文、異讀或分章的方面，皆十分考究。對版本的選擇與論證，皆可看出吳氏對於校勘的態度十分謹嚴。而是書對於經文的考訂極為精細，可謂研究皇侃《論語義疏》最好的參考資料。

⁴⁵ [清] 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 24。

第六章 吳騫詩歌研究

吳騫多才多藝，於校勘之成就外，其詩歌著作頗豐，吟詠、書畫、篆刻均有所涉，而在藝術方面，如陶藝方面亦有所得。本章以吳騫詩歌為主要研究對象，首先介紹吳騫的詩作，進而論其寫作特色，最後歸納其詩學觀。

第一節 吳騫的詩

吳騫詩作頗豐，聲名亦廣，尤以浙西為最。張衢〈拜經樓詩集序〉：「海寧吳先生槎客，早歲即以詩見知於浙西諸名宿，凡浙西之上稱詩者，無不交口推吳先生，蓋四十餘年矣。」¹《拜經樓詩集》及《續編》的記載時間，始自乾隆乙酉（1765），至嘉慶壬申（1812），一直到過世前一年，吳騫仍有許多詩文創作，四十餘年之說並無誇張。而《海昌備志》中提到：

又《杭郡詩輯》云嘗自製一舟，往來郡城，有詩云：「十二橋南煙舍，第一溪口漁翁，青笠綠蓑歸去，桃花細雨東風。」奚鐵生為作「細雨東風看子」，因即以榜其舟。夙共陳鱣仲魚講漢儒訓詁之學，所為詩文詞旨渾厚，間為山水小禎，氣韻蕭遠。晚益深造自得，不屑為流俗之作。撰著甚富，詳〈藝文志〉。²

上文提及吳騫「撰著甚富」，單就《拜經樓詩集》不含《續編》的詩作，就已經超過一千首，而風格渾厚，又多描述山水之作，氣韻深遠。值得注意的是，晚年創作愈豐，《拜經樓詩集再續編》中仍載有其逝世前一年的作品，亦可見其在詩的創作上，孜孜不倦的態度。

吳騫詩學方面可以分為三個部分，首先是純粹「詩」的創作，收錄在《拜經樓詩集》十二卷、《續編》四卷、《再續編》一卷，共十七卷。另有《拜經樓詩集補遺》、《論印絕句》，加上未刊之單篇詩作之合集。

¹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錢大昕〈拜經樓詩集序〉，頁1。

² 可參見〔清〕錢泰吉輯纂，《海寧珍稀史料文獻叢書》編委會整理：《海昌備志（點校本）》，頁274。又〔清〕郭麐《靈芬館詩話》中有相似記載：「吳槎客騫樸學能文，插架萬卷，無不丹黃，近世之學人也。嘗自製一舟，往來湖上，有詩云：『十二橋南煙舍，第三溪口漁翁。青笠綠蓑歸去，桃花細雨東風。』鐵生為作『細雨東風看子』，因即以榜其舟，其風趣又如此。」可見吳騫學人背後的人文氣息。參見〔清〕郭麐《靈芬館詩話》卷五，《續修四庫全書》第170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372。

第二個部分是「詩文集」有《蠡塘漁乃》一卷、《續蠡塘漁乃》一卷，共二卷。其中不僅有詩，每首詩後皆附有作者之文，或以說明創作動機，或以說明寫作背景，非只有詩的創作，故屬「詩文集」。

第三部分則是「詩話」類，總共六卷，《拜經樓詩話》四卷、《拜經樓詩話續編》二卷。是用以評論詩歌、詩人、詩派及記錄詩人故事的著作。其中亦涉及校勘、版本等之考證，展現吳騫考據學者之特色。

第四部分為「輯佚」類，如《海昌麗則》，是吳騫集結海寧四家女性詩詞，包含明代朱妙端《靜庵剩稿》，清代徐燦《拙政園詩集》、《拙政園詩餘》、葛宜《玉窗遺稿》、鍾韞《梅花園存稿》。此外，《萬花漁唱》亦是吳騫輯佚漁歌之總集。

吳騫寫詩，多用典故，展現其身為樸學家學問淵博之特色，劉敏碩士論文《吳騫文學研究》中，將吳騫詩作略分為五種，一為自春秋戰國時期外交辭令傳承而來的酬唱贈答之作；二為遊覽山水名勝和人文古跡，抒發自我心情的寄懷之作；三為主要詠物題畫之作；四為悼亡懷思之作；五為吟詠土風之作。筆者以為，此五類大致可概括吳騫的詩作內容，並看出吳騫詩作的主題多元，豐富多產的特色。³故本研究更進一步將重心放在吳騫的個人與地域特色上。在個人特色上，吳氏交遊廣闊，其往來應酬之作佔其詩歌的大部分。而在地域特色上，吳騫活動於乾嘉時期的海寧地區，於詩學派別上屬兩浙地帶，故其詩作亦有「浙派」之風。

一、往來酬唱，和韻而歌

吳騫與乾嘉名人交遊頗廣，而藉詩歌酬唱，表達情意則是古往今來文人的雅事，雖然春秋戰國時期，詩歌的作用多在於維護邦交、國家等政治功能。然發展至清代，已然成為反映生活和表達情感的一種文體。吳騫交遊廣闊，故其酬唱贈答類的作品數量相當的多，與其書信來往的對象亦多為當時名人學者，如周松靄、鮑廷博、盧文弨等。《拜經樓詩集再續編》中提到：

松靄大令偶檢篋笥，得予平日投贈書尺凡七百三十餘通，詩二百五十餘首，合計殆不下千紙。書來備述之，心感其意，率酬一律（以下壬申）：

八十年來千紙書，深慙精力比何如。
周侯自重情無限，吳質端因病有餘。

³ 關於吳騫詩作之分類，劉敏《吳騫文學研究》中已有初步的分類，參見劉敏：《吳騫文學研究》，頁 64-91。

豈必夜航頻附酒，祇憐尺素累烹魚。
雪泥鴻爪陳陳跡，聊伴曇華懺佛車。⁴

《拜經樓詩集再續編》中均為嘉慶壬申年（1912）作，此時吳騫約為八十歲，而詩中提到「八十年來千紙書」，可見周春是其認識多年的故交好友。而往來書信有七百多通，詩作亦高達二百五十餘首，可見來往之密。如吳騫有詩題曰「西湖楊柳詞和松蘿大令（十首）」，又有詩題曰「讀松蘿海潮說三篇書後」，在此一來一往，彼此作詩、贈詩，詩作的數量也漸漸累積，成為交往過程中不可忽視的內容。

乾隆癸卯年，吳騫前去拜訪鮑廷博，途中還做二詩，題為〈夏夕從小桐溪泛舟，徑硤石至烏青訪綠飲道中即事（二首）〉：

微涼生遠夢，竹露月初明。紫硤連星動，青谿浴鳥驚。
故人葛句漏，詞客庾蘭成。蕭瑟鄉關計，何時感慨平。

漁火沿汀白，蘋香到枕濃。忽聞歌水調，知已出雲峰。
草沒烏墩戍，風傳宋堡鐘。平明聊倚棹，隔岸見晨舂。⁵

當時鮑氏因女亡而作〈珠淚三首〉：

樺燭輝生綺席霞，虛將好事向人誇。
誰知紅影雙搖處，不是人間竝蒂花。

采藥歸來自怪蓮，補天石在手難施。
瑤池宴罷椒花落，消得仙翁一首詩。

合浦明珠去不回，老懷更復向誰開。
碧桃花下春長在，願與仙人埽綠苔。⁶

吳騫見之，則作〈讀綠飲珠泪詩題後（三首）〉：

鮑家小女離魂日，句漏仙人徙宅時。
腸斷青溪花下路，一棺秋雨瘞瓊枝。

⁴〔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拜經樓詩集再續編》，頁1。

⁵〔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4，頁66。

⁶〔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4，頁67。

月上歸來月未斜，萋萋芳草奈天涯。
維摩示病渠真病，始悟拈花是掃花。

那復園基伴謝公，青鸞一去渺無蹤。
彩雲易散流離碎，也算麻姑小劫終。

（女夙工手談，《奕勢》有麻姑十三著，女年適符其數。）⁷

詩中出現「麻姑」一詞，由吳騫的解釋可推出鮑廷博之女當為十三歲時病逝。而「維摩示病渠真病」一句當奪胎自蘇軾〈臂痛謁告作三絕句示四君子〉，詩曰：

公退清閒如致仕，酒餘歡適似還鄉。
不妨更有安心病，卧看紫簾一炷香。

心有何求遣病安，年來古井不生瀾。
只愁戲瓦閒童子，卻作泠泠一水看。

小閣低窗卧晏溫，瞭然非默亦非言。
維摩示病吾真病，誰識東坡不二門。⁸

面對好友失去掌上明珠之痛，吳騫化用蘇軾「維摩示病吾真病」，改為「維摩示病渠真病」，將鮑氏之女比做菩薩以己病度化眾生之意。而「拈花」、「掃花」之說，隱約暗示小女生命如花朵一般，回應鮑氏詩句「願與仙人埽綠苔」，面對親人亡故後，能與仙人同在，亦是在世親人的一種安慰。

以詩歌傳遞情感的方式，還有「和韻」，《拜經樓詩集》中有許多和韻詩，古代讀書人與友朋間相互贈詩，酬詩作答，用詩歌記錄情誼，以詩歌傳遞情感。和韻便是其中一種交流的方式，以和韻的方法，與朋友互相贈答。如嘉慶二年，吳騫作〈九日吳山登高聞小蜨廉使獨游湖中卻寄〉一詩：

客裏登高強作歡，茱萸插鬢上晴巒。
秋隨朔雁無邊至，潮打西陵匝地寒。
結珮未嫌叢菊晚，撫時且放酒杯寬。
白沙堤畔笙歌沸，誰信漁舟有長官。⁹

⁷〔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4，頁67。

⁸〔清〕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34。

⁹〔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8，頁178。

秦瀛則和韻曰：

欲與夫君結古歡，美他題壁躡層巒。
青楓暗入蒼厓斷，白日秋懸海色寒。
極目山川如此少，側身懷抱向誰寬。
年來多病慙無補，猶自浮沈滯一官。¹⁰

此後吳氏又疊前韻和詩二篇：其一，〈小峴廉使見和九日登高詩疊前韻奉酬〉詩曰：

探驪得句任追歡，戲馬真堪勒翠巒。
秀比晴霞還遜麗，清於秋水不同寒。
籃輿侍從懷山簡，粉本關山出范寬。
日暮西泠閒縱步，漁樵爭識舊朝官。¹¹

其二，「再疊前韻」而作〈小峴廉使招同宋茗香助教、邵又菴、鄭澗香兩徵士集衙齋即席再疊前韻〉：

流連雅夕罄交歡，四壁烟雲萬疊巒。
龍篆每從香寢挹，鷗盟肯為淡交寒。
詩源大曆開元盛，量較滄江碧海寬。
酩酊不知歸馬路，騎兵還欲喚衙官。¹²

以上四首詩均押「寒韻」，韻腳依次為「歡、巒、寒、寬、官」，不僅同韻、同字，甚至連次序都相同。而吳騫所存稿本《詩草》亦有此組和詩，其中時代較早的《詩草》均將「小峴」作「凌滄」，「小峴」為秦瀛之字，「凌滄」為秦瀛之號，或因刊行本所以用較為客氣之「號」稱其友也未可知。最後一首詩中「流連雅夕罄交歡」一句，《詩草》本作「一霄賓主罄交歡」，並注「杜句」二字，可知此句本化用杜甫〈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攜酒饌，得寒字〉：「看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罄交歡。」¹³在韻腳有諸多限制的和韻詩中，亦能化用杜詩。藉由以上詩作，除可窺見吳騫與秦瀛或當代名人的交遊，吳騫用字、次序無漏的和詩，亦可見其詩作功力。

除了以和詩的方式展現其與友人的交流外，《拜經堂詩集》中亦常見多人同作一主題之詩，或聚會、或送別等，藉由詩作相互記錄、祝福等。如乾隆乙未（1775）

¹⁰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8，頁178。

¹¹ 同上註。

¹²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8，頁179。

¹³ 〔唐〕杜甫著，〔清〕楊倫箋注：《杜詩鏡銓》（臺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2003年），頁400。

秋日，吳騫邀約諸友於西湖泛舟，作〈西湖秋泛呈弓父學士〉：

方舟夙有期，戒楫始湖朔。悠悠延遠風，宛宛乘初旭。
清漪乍淪漣，蒼靄森綿邈。離披葭莢藂，浙瀝霧露沐。
采菱歌尚緩，牽杜情彌屬。俄驚白鷗眠，徐恣青山矚。
岡迴境轉紆，林掩岫疑複。仰看一線泉，裊裊瀉寒玉。
超遙遂忘疲，曠攬隨所觸。潭蓮泫衰紅，園蓀暗瘦綠。
畹蘭知幾滋，巖桂浩已馥。緬茲歲月遷，喻彼鳥過目。
撫往跡易陳，懷來理可燭。流連觀物情，疇能事羈束。
江山矧靈秀，風物日以肅。幸陪謝公屐，得攀群彥躅。
巖穴無異尚，琴觴盡款曲。日夕澹忘歸，何妨烟外宿。¹⁴

詩中描繪泛舟時所見風景，悠然自得之情溢於言外，詩中「謝公屐」即東晉山水詩人謝靈運所發明，一種適合遊山玩水之木屐，可見吳騫亦是一位任情山水之人，故「日夕澹忘歸」也不足為怪。而與會的盧文弨則作〈槎客招同人集湖舫即席〉記載與友人同聚之心，其曰：

日車不可挽，惜此炳燭光。還期好朋儔，與我相扶將。
舊交詎云寡，出處各異方。願言結新知，六籍諧笙簧。
但恐衰鈍棄，莫與比翼翔。倦遊歸故里，孑然一身藏。
有美延陵子，聞名夙所詳。相距百里遙，引脰時徬徨。
秋風吹七尺，逕來登我堂。傾蓋成莫逆，令我喜欲狂。
一洗世俗塵，神采自飛揚。更出一卷詩，土風咏海昌。
蹕路揚皇靈，耆喆亟表章。遺事拾瑣細，雅故埤三蒼。
嗟諷再三過，冰雪沁中腸。以茲華國選，宜置瀛洲旁。
伏處擁萬卷，不羨名利場。探奇抉冢壁，析義窮元莢。
樂過南面樂，於子計誠良。以予尤癖古，氣誼無參商。
邀我湖上游，形骸略可忘。更攜潁川子，英英比圭璋。
復覩冠玉姿，矯矯蘇家郎。同岑合三五，清談間行唱。
湖波淡落日，餘興猶激昂。期子證同異，期子質短長。
惜哉不同閑，明當理歸艗。後期定何時，浙浙天雨霜。
一年幾聚首，快若披曹倉。衰年轉多幸，前負差可償。
披寫遂成咏，墀下吟寒螿。¹⁵

吳騫此種性格，身為摯友的盧文弨最是清楚，故其讚吳氏「伏處擁萬卷，不羨名利場」，山水與古籍，是吳騫這些藏書家人生中二大重心。盧氏亦如此，故受邀

¹⁴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2，頁19。

¹⁵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2，頁20。

至湖上泛舟，忘卻形骸，徜徉在天地之美中。更抒發與友朋相聚的快樂。「曹倉」即藏書的倉庫。¹⁶陳鱣亦對此事作一詩曰：

閒攜尊酒上輕舟，幽意真堪共狎鷗。
四海交情猶有客，重湖烟景正宜秋。
山分黃葉歸吟卷，水漾紅霞入畫樓。
好與風光流賞徧，人間何必更丹邱。¹⁷

而吳騫子壽照亦記載此次出遊，其詩〈侍家大人陪諸公集湖舫即席〉有道：

初陽臺上搏桑暎，射破重湖烟水昏。
青峰稍稍露秋髻，白榜一一辭湖門。
峰迴棹舉不覺遠，景物旋隨圖畫轉。
三橋柳絲魚可貫，十里秋荷霜未剪。
烹魚作羹荷作裳，漫聽楚調歌滄浪。
題襟問字興方劇，開尊吸盡全湖光。
涼風蕭蕭動城角，樓指登高期在目。
他時陪祀水仙王，更泛延年幾叢菊。¹⁸

四位參加秋日泛舟之人，以此次聚會為主軸，「和」了四首詩，紀錄各自與會的心情，用詩作抒發情志，傳遞情感，於自然景觀中釋放心靈。此十分符合吳騫乾嘉「浙派」詩人的特色。

乾嘉時期以地域詩派為大宗，其中有以厲鶚（1692-1752）為代表的「浙派」、錢載（1708-1793）之「秀水派」、高密詩派、嶺南詩群、洪亮吉（1746-1809）常州詩群等。¹⁹吳騫因地緣關係應屬「浙派」，《清詩史》中提到，「浙派」發展至清代中葉，形成多種分流，但其基本色調無改。具體的表現在於二方面，一方面是更多地讓心靈徜徉於自然景觀中。另一方面是濟之以學養，主要的為史學，而且以稗乘、筆記為重要「詩料」。²⁰下面就這二部份分而敘述之。

二、寄情山水，抒發情志

¹⁶ 王嘉《拾遺記·後漢》記載藏書萬卷之曹曾：「及世亂，家家焚廬，曾慮其先文湮沒，乃積石為倉以藏書，故謂曹氏為書倉。」〔晉〕王嘉：《拾遺記》（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頁49。

¹⁷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2，頁21。

¹⁸ 同上註。

¹⁹ 嚴迪昌：《清詩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頁851-909。

²⁰ 嚴迪昌：《清詩史》，頁852。

吳騫無意仕途，一生走覽許多山水名勝和人文古跡，而兩浙一代，山景秀麗，峰壑林溪清幽，故有許多遊覽寄懷之作。如〈春日自桃溪泛舟至澗北〉：

凌晨獨自榴輕航，隨意春游遠不妨。
日暖雲溪添罨畫，雨餘烟柳剩啼妝。
叢祠背嶺宜蠶卜，社酒連家喚客嘗。
自是武陵人未識，桃花元不誤漁郎。²¹

獨舟遊玩，所見風光如同一幅彩色畫，吳氏更引陶淵明〈桃花源記〉中的典故，展現其灑脫不羈，拋卻世俗汲汲營營，忘卻機心的志向。徜徉山水之際，隨意自在之情、閒散江湖之志展露無遺。又〈山居即事〉中展現隱士閒淡之情，詩曰：

烟霞陽羨里，冰雪畫溪山。自昔懷仙隱，何時化蝶還。
樵林鹿為友，支隴石當關。若問巢居業，冥棲一世間。²²

蘇軾〈赤壁賦〉有曰「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與吳騫詩「樵林鹿為友，支隴石當關」有異曲同工之妙。展現一種達觀之情，以鹿為友，以石當關，以隱居為其人生志向。

吳騫亦有許多道中感懷之詩，如〈長河道中〉²³、〈皋亭道中〉²⁴，亦有許多「感興」詩作如〈蘇臺感興〉²⁵、〈黃岡晚興〉²⁶，這些詩作多描述山川之景，沒有華麗的辭藻，情景渾然和一。而有些詩作如即事成詠，寓情於景，意境更加深遠，〈皋亭道中即事〉中云：

碗地垂楊夾去津，夭桃如面太酣春。
舊游彷彿遺民老，卻望秦亭似故人。

²¹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2，頁32。

²²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2，頁35。

²³ 「暝色延孤棹，非烟晚未開。梅邊問修水，竹裏見層臺。古堞寒風落，春堤積浪回。誰家吹玉笛，離思暗頻催。」〔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5，頁85。

²⁴ 「臥柳翹汀鷺，風荷枕釣灣。半間秋水閣，支盡夕陽山。」〔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5，頁96。

²⁵ 詩有二首，其一：「二月江城雪壓梅，閒披風帽上胥臺。千巖寒色天邊盡，一片蕭聲市上來。濁酒不澆亡國恨，春風如訴暮潮哀。登臨底事尤難遣，懷友思鄉白髮催。」其二：「高下樓臺矗翠微，蕭條城郭半斜暉。拂林鳥訝穿花屐，入寺僧留掃塔衣。歌想空廊聲裊裊，春憐故苑柳依依。多情卻讓香溪好，曾送吳王鬥草歸。」〔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5，頁92-93。

²⁶ 「黃岡新阪路，一片晚鐘聲。鴨腳幾時老，溪流如此清。寒鱗依密藻，野火入空營。賴有梅花下，村醪醉易成。」〔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二冊，《拜經樓詩集續編》，卷4，頁68。

一抹紅霞暈臉明，尊前不惜玉山傾。
卻憐鶯語渾無力，故撚琵琶作泛聲。

離離荒塚白楊栽，拾翠人來又一回。
惟有紙錢歸不得，半為蝴蝶半成灰。

江籬初長一川平，燕子低飛故故輕。
想得看花人去後，東風漁笛晚來橫。²⁷

此種類似「紀行詩」的山水即興之作，皆為吳騫率然而作，信手而成，即事而起，風格幽瘦清深，且富有野逸情趣，亦展現吳騫恬淡之心境。

三、鑒賞詠物，考鏡抒懷

吳騫不僅藏書，更收藏許多金石古器物，並賦詩以記事，故其有許多詠物鑒賞之作。所謂詠物詩，多藉由吟詠某物，以抒發作者的喜愛、讚美之情，或是由物起興，抒發個人情感於其中。吳騫因喜蒐集金石，收藏鐘鼎儀器、書畫卷軸，如《海昌備志》記載吳騫收藏有「圖繪、碑銘、鼎彝、劍戟、幣布、圭璧、印章之屬，丹漆、陶旒、象犀、竹木之器」，除了辨其名物制度，稽其時代款識，著之譜錄之外²⁸，亦有許多吟詠抒情之語，是以這些收藏珍品為主題。其有〈拜經樓十銅器詩〉，以詩詠商鳥篆戈、古鏃、雙魚洗、漢舞鏐、長相思鏡、古鳩杖、唐銀兔符、古鐸、南宋方爐、吳季子之劍，共十首。²⁹

吳騫在吟詠器物之類的詩歌，不單只是針對物品的外觀加以描述，而是以所述名物為出發，聯繫該物所涉及之人、事，又或是歷史。如〈南宋方爐歌〉：

天水國以火德王，至德壇歲隆禋嘗。
鑄鼎象物神姦藏，父丁母壬巧趨跼。
洪爐熾炭規取方，首山之銅百鋪鋼。
和以金屑萬寶裹，赤松視齊謹洵量。
女媧銜術宵騰光，范金合土吉日良。
云誰作者冶氏姜，銘成籀篆兼沮倉。
.....

²⁷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5，頁86。

²⁸ 〔清〕錢泰吉輯纂，《海寧珍稀史料文獻叢書》編委會整理：《海昌備志（點校本）》，頁274。

²⁹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6，頁115-116。

歲月無異炊黃粱，西湖重見事豈常。
以蘇配蘇適相當，望湖樓高登夕陽。³⁰

詩中一句「云誰作者冶氏姜」，吳騫於小序中曰：

爐崇八寸，方徑六寸有奇，重二十鎰，雙耳四足，前有小方穴。銘曰：「紹興二年，大寧臣蘇漢臣監督，姜氏鑄。至德壇用。」……騫藏此爐三十餘載，頃者廉使錫山公新建「蘇文忠公祠」于孤山，將以文忠同事諸賢配食別室主，甚盛典也。落成之日，騫不及預。今年秋九月，華秋槎郡丞招集「望湖樓」，因以爐歸祠中，為燔燎器。計爐之成，雖後文忠三十年，然監造者適與文忠同姓，則爐之歸于斯祠尤宜。是日廉使適來游，屬同人各賦詩以紀其事。³¹

吳騫引漁洋之說，認為姜氏即姜娘子，因姜娘子以薰籠聞名，故其方爐製作特為工巧。「以蘇配蘇適相當」一句，是敘述吳騫收藏此三十年之南宋方爐，將歸於「蘇文忠公祠」，該爐之監造者為蘇漢臣，與蘇軾同姓，實極恰當。吳騫詠物，更多是由物及史、由物及人，進而闡述己見，抒發個人情感意志。而這些古名物書畫攜帶著歲月的痕跡，需要一步一步挖掘其價值。詠物，便是從歷史的角度去審視物品，品評古器書畫。同時也能入抒發個人情志。

又如〈國碑歌〉與〈續國碑歌〉二首，則是以陽羨地區「國山碑」為主題的作品。〈國碑歌〉曰：

國碑空團團，不救斯民飢。江東末造昔為此，孫郎事業蓋已微。
由來在德不在禪，七十二主安可希？況乎皓也尤酷烈，鑿眼剝面紛鉤鉞。
萬民咨怨了弗顧，所在爭說祥與機。司空臣朝往被命，皇華駟牡歌駢駢。
培塿固可作梁父，饕餮何必非垂衣。到頭神語竟杳嘿，徒令山鬼相嘲譏。
我因暇日理芒屨，聊乘逸興窮烟霏。眼明驚見詫異跡，勢猶神駿乍脫鞿。
斯也小篆邈也隸，星斗錯落含珠璣。凸中隱曳蠶尾瘦，凹處翻成蝌蚪肥。
年深剝蝕容詎免，姓氏幸留臣建揮。旃蒙協治受天璽，千五百載同朝晞。
徘徊吊古徒累欷，下視松櫟皆十圍。安能攫雲作覆蓋，不教埋沒儕妃稀。
君不見，嶧山之碑野火燒，岐陽獵碣還包。
又不見，建業城邊石數段，故宮禾黍秋風號。
當時若能保此國，猶勝三馬食一槽。³²

³⁰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10，頁240-241。

³¹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10，頁240。

³²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2，頁30。

首先說明天璽元年司徒董朝、周處「封禪國山」之事，對國山碑源流及其發現過程做一簡略說明。再來自「斯也小篆邈也隸」始，描述碑上文字的樣貌與狀態，最後抒發其懷傷古今之情。〈續國碑歌〉則曰：

離墨雲中手可招，銅官勢與蒼天高。封禪之碑森鼎峙，巍然特立西山尻。
繼周八代多爭戰，漢武秦皇恣荒晏。海上神仙久見欺，封中白雲空若練。
東家曠效東吳子，羅列鳳麟同犬豕。（碑中敘述瑞應凡千二百有奇。）
碑版流傳好事家，歐趙曾書金石史。爾來又經幾百年，山頭草木翳撐天。
雨淋日炙樵牧毀，無人收拾理則然。細觀字跡疇能匹，飛舞真同皇象筆。
（袁昂《書評》：「皇象如音韻繞梁，孤飛獨舞。」《書史會要》稱蘇建書與皇象同。）
斷圭零壁逾可珍，玉筋銀鈎轉蕭瑟。卻憶開基快事多，江東功業未蹉跎。
火燒赤壁阿瞞走，曲顧紅顏公瑾過。繁華轉瞬英雄老，贏得兒童閒鬥草。
大江東去浪淘沙，虎踞龍蟠何足道。石頭城下散艤舳，周處廟前西日紅。
可憐一片山頭石，至今猶怕水中龍。³³

這首詩則進一步說明碑文內容，以書法的姿態飛動來考察碑文的作者。最後則以「大江東去」之詩句敘其情。吳騫寫詩不僅抒發性情，若遇古物，則溯其源流，藉以興懷。

此外另有一詩〈瘞錢行〉，「瘞錢」即為埋葬死者時所陪葬的錢。一次雷雨過後，一名為「楊殿耕」者之墓出現陪葬古錢，吳騫喜收藏舊物，故前往觀之。其曰：

海鹽金粟山南村名楊殿耕者，於雷雨後啟墳，得古錢甚夥，間有雷斧雜其間。錢皆趙宋年號，予購得二百餘枚，土花繡錯，極可愛玩。惜不知何時所瘞，賦此以遺好事者。³⁴

吳騫於〈序〉中說明這首詩主要目的是為了「遺好事者」，讓有同樣愛好的人能有所參考。

此詩約可分為四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吳騫說明自己對「瘞錢」這個文化之看法，可以看出應該是持反面態度，其中「生不布施死含珠，多藏厚亡理豈誣」，認為若有能力，應將錢財布施給需要的人，而不是死後將金錢帶入棺材。

³³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2，頁31。

³⁴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2，頁17。

軒葛立幣傳尊盧，九棘爰開太昊墟。
高陽事與譽貨遠，虞庭策馬何班如。
伐山鑄金代則有，貴通百物流五都。
豈如末世乃成癖，索腐貫朽爭守奴。
甚或埒埋作金穴，猶希沒齒私之拏。
生不布施死含珠，多藏厚亡理豈誣。³⁵

第二部分則描寫面對瘞錢出現當地的狀況，先提到金粟山南村歷來風水甚佳，寶氣環繞，而當風雷雨驟過後，瘞錢出現，百姓歡呼增添生計，可見當時古物出土的實際情況。

金粟山南金牛北，往往寶氣騰扶輿。
人弗能知鬼先覺，俄聞燕口雷轟車。
茂先雖志霹靂楔，未言解作揮金鉏。
耕夫蛾集饁婦笑，群言天賜聲歡呼。
生砂活碧千萬計，臨風盡作蠖蠃蚶。
銀灣野老亦好事，以今易古當五輸。
（予以今錢五易古錢一，宋有當五折十錢。）³⁶

第三部分則著重描述瘞錢的數量與樣貌，並仔細描繪「開箱」的情境。其中「百三十五形模殊」則是參考《錢譜》中所述宋代錢幣的樣式共有一百三十五種。

孔齊《至正直記》「銅錢牌」條下記載：

宋季銅錢牌，或長三寸有奇，闊一寸，大小各不同，皆鑄「臨安府」三字，面鑄錢貫文，曰「壹伯文」之類，額有小竅，貫以致遠，最便於民。近有人收以為鑰匙牌者，亦罕得矣。³⁷

因瘞錢上均有趙宋年號，故吳騫判斷應為宋朝錢幣，所謂「紀年略備宋一代」也。而宋代較為特別的錢幣是一種類似「帶飾」的代用幣。隨著時間流逝，金錢的功能消失，至元代甚至有人收集作為鑰匙牌，故出現「惜無臨安鑄牌樣，三寸紅綃垂鑰魚」的詩句。

最後一個部分則呼應前一段對於金銀財帛的態度，對於「甚或埒埋作金穴」的瘞錢，以西漢開銅礦制錢幣的鄧通為例，抒發錢財再多也帶不進棺材感慨。

³⁵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2，頁17。

³⁶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2，頁17。

³⁷ 〔元〕孔齊撰，莊葦、郭群一校點：《至正直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64。

轉憶當年瘞此客，幾看華屋成榛蕪。
傾身尚爾思障簾，癡魂未化神仙侶。
昨夜夢中忽告我，慎勿嗤笑愚夫愚。
君不見鄧通鑄錢富敵國，幾曾持一歸黃爐。³⁸

攜歸笑倩蛇女數，生計平添二百餘。
晴窗細檢開紙褱，黃牛白腹勝五銖。
紀年略備宋一代，百三十五形模殊。
（《錢譜》：宋朝錢凡一百三十五樣。）
惜無臨安銙牌樣，三寸紅綃垂鑰魚。

（孔行素《至正直記》：宋季銅銙牌，長三寸，鑄「臨安府」字，有取為鑰匙牌者。）

聊同即墨二吉化，常充坐上賓朋娛。
（予舊藏即墨吉化二，每為鑒古所賞。）³⁹

此詩分為四段，說明吳騫前往海鹽地區收藏瘞錢的經過，詳盡敘述當地的狀況、瘞錢的外觀樣貌等，並參考書籍以考其源流，最後抒發己志。

四、詩濟學養，樸學特色

「浙派」的第二個特色是重視史學，並以古籍、筆記作為重要之「詩料」，展現其樸學特色。因此吳騫在遊覽古蹟之時，不僅賦詩紀事，更進一步說明所見之人文古蹟的相關背景知識，猶如校勘藏書一般。如〈過南樓感舊〉注中提到：

南樓在小桐溪之上，故相國陳素庵夫人徐氏舊居也。夫人名燦，字湘蘋。少攻詩文，精續事，長短句尤為世所稱。相國得罪，同徙遼左，迨賜環後，故第已不可復問。遂卜居於此，日惟長齋繡佛，初不問戶外事，人稱曰閤老廳。比歲居人不戒於火，堂廡悉成煨燼，南樓巋然獨存。暇日偶過其下，感而賦四絕句。⁴⁰

上文置於是詩之前，作用如同「詩序」。不僅用以說明寫作動機，更對「南樓」之由來作一說明。從南樓主人背景介紹，生平經歷以致該樓的別名、演變、存廢等。詩曰：

³⁸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2，頁18。

³⁹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2，頁17-18。

⁴⁰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1，頁8。

合歡樹底北風涼，玉珮曾霑萬里霜。
世外滄桑誰省識，妝樓猶在魏公莊。

玉軸牙籤浩劫紛，幾家風雨閉蘭薰。
自從一散天花後，不遣慈雲惹絳雲。

三五如花十二樓，繁華多付水東流。
西風燕子歸來日，滿地秋瓜憶故侯。

（「三五如花樓十二，不堪多向死前空。」素庵〈感懷〉句也。）

雪後燕臺月滿池，蹋燈風調擅當時。
而今更有何人在，傳得傷心幼婦詞。

（湘蘋以〈燕京元夜〉詞擅名于時，著《拙政園詩詞》，頃歲始為之雕梓。）

41

吳騫經過南樓時，登樓觀賞，詩作不僅描繪風景，更有諸多感慨。此外更以南樓主人的作品入詩，如南樓主人陳素庵與其夫人徐燦作品入詩，不僅記人，更是記其作品。詩中提到徐湘蘋〈燕京元夜〉⁴²名極一時，吳騫過南樓，想起舊事，以校勘手法賦詩，頗具特色。

吳騫此種詩作樸學之風，於〈題宋槧王梅溪集百家注東坡詩集〉一詩中展露無遺：

東坡先生天人流，學如退之蹈軻丘。
安知賦命落磨蝎，有甚南箕困斗牛。
烏臺案急獄吏貴，元祐罪魁朋黨鉤。
蠻烟瘴雨洗瑕謫，崇山何異投鵲投。
平生讀書破萬卷，肯效男女徒咿嚶。
嘲風咏月非漫與，嬉笑怒罵蓋有由。⁴³

第一部分介紹蘇軾個人生平，影響最大的烏臺詩案，讀破萬卷書的才華洋溢，都成為吳騫創作的材料。

⁴¹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1，頁9。

⁴² 徐湘蘋〈燕京元夜〉：「華燈看罷移香屨。正御陌、游塵絕。素裳粉袂玉為容，人月都無分別。丹樓雲澹，金門霜冷，繡手摩娑怯。三橋宛轉凌波蹻。斂翠黛、低回說。年年長向鳳城游，曾望蕊珠宮闕。茫茫咫尺，眼前千里，況是明年月。」〔清〕徐燦：《拙政園詩餘》，收入〔清〕吳騫編，印曉峰點校：《海昌麗則》（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32。

⁴³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5，頁81。

諸儒競欲作毛鄭，百家箋傳何紛繆。
永嘉王氏最後出，誓汰鉛汞存精鏐。
七十八門分類晰，二十五卷部次周
（此書分門凡七十有八，而邵子湘謂趙氏原本五十門，金華呂氏省為三十二門，王氏因之。不審何憑。）⁴⁴
嗣是流傳寢已失，芟併恣意當誰尤。
（時本皆三十二卷三十門，其注則芟去什三四。）⁴⁵

接著以《宋槧王梅溪集百家注東坡詩集》為主題，介紹卷次、卷數與分門等體例與歷來的差別。

此本依稀尚宋槧，銀鈎鐵畫參虞歐。
麻沙紙印建安梓，能事各擅東南州。
何來關防慶元字，元時知作官書收。
提學兼司曝典籍，職分想見多清幽。
（開卷有朱文鈐記曰「慶元路提學副使邵晒理書籍」關防，蓋此書在元時曾入官。而元制提學官兼晒理籍，又史志所未見也。）
迨乎濮陽重插架，瞥眼又驚三百秋。
（又有朱文長印「濮陽李廷相雙檜堂書畫」私印。按文敏為弘治壬戌進士，此印亦三百年矣。）⁴⁶

這個部分則是介紹版本，從時代、書法、關防印記等，判斷是書為宋槧本，已有三百年歷史，且書法可參歐陽詢與虞世南等大家。而最具價值的是，是書曾入官，是一本官書，而此事史志並未記載。

神仙幾共脈望化，背錦猶喜携蒲留。
明窗潔几試端帙，古色黠黠香浮浮。
憶昔商邱老好事，主張風雅臨吳洲。
元之舊注苦放失，玄珠頗費象罔求。
（邵子湘補注蘇詩。）
東家補亡已多事，有識詎免相揶揄。
北平秘閣重什襲，而我得此願亦酬。
（商邱宋刻本今為翁覃溪直閣所藏。）⁴⁷
編年分類各有體，燕瘦豈為環肥羞。

⁴⁴ 此註解當接在「七十八門分類晰」後，因閱讀方便，故將順序調動。

⁴⁵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5，頁81-82。

⁴⁶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5，頁82。

⁴⁷ 此註解當接在「北平秘閣重什襲」後，因閱讀方便，故將順序調動。

紛紛世俗尚軒輊，何異蠻觸尋戈矛。
拜經樓前梅月亞，對酒且盡花間甌。
人生萬事著夢幻，玉兒終愧東昏侯。
（蘄春士人事。詳《容齋隨筆》。）⁴⁸

最後的部分說明自我藏書之志，一句對「北平秘閣重什襲」的註解，可以看出吳騫藏書的心態，不同於翁方綱密藏書籍，有幸得善本的吳騫，雖然是書與刊本或傳世刻本於分類與卷次有很大的不同，然均有參考價值，值得重視。

綜上所述，吳騫此首詩說是一首「校勘詩」亦無不可。從作者至版本，從卷次到內容，吳騫均作了詳細的考證。亦參考鈐記、長印、他人補註《容齋隨筆》等，完全凸顯吳騫賦詩濟以學養，並將稗乘、筆記等相關文獻作為其作詩的材料。吳氏詩作不僅展現其校勘功力，更以詩作保存史料，〈山舟歌〉中提到：

錢塘梁元穎太史，博學工文詞，早登翰苑，尤以書擅海內名。嘗得元貫酸齋行楷山舟字，揭之軒中，故士林咸稱「山舟先生」者，蓋數十年于茲矣。頃予友陽羨任禮堂茂才偶遊雲間，于天馬山周氏見石刻「山舟」二字，跡類飛白，甚奇古，視其款則趙孟頫氏也。為之驚喜，亟手拓一本，畀予攜錢塘鉁額贈太史，蓋欲為二先生締翰墨緣于五百年之後者，爰賦長歌以媵之。⁴⁹

吳騫以自然山水抒發淡泊之志，以人文古蹟展現校勘之功，古樓、古書、古石刻等，均為其作詩材料。內容除了描述山川風光，對所述之物的由來更有深刻的了解與介紹。

⁴⁸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5，頁82。

⁴⁹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12，頁298。

第二節 吳騫寫作特色

本節主題為吳騫創作詩作的特色，首先是形式上，吳騫常以「詩文並陳」的形式寫作，如《蠡塘雜詠》⁵⁰，此為高達五十二首的「組詩」。其中每一首詩均有說明文字繫於後。《蠡塘漁乃》整本詩集亦是如此形式。其次在內容上吳騫則十分重視風土民情，除前所提蠡塘相關著作外，還有《萬花漁唱》、〈永安湖雜詩示差山十二首〉、〈補詠狹川名勝十二景〉等，而其中《萬花漁唱》更是漁歌總集，可知吳騫亦重視俗文學。第三部分則是多有女性元素，如懷念亡姬的詩作〈哀蘭絕句十九首〉、〈再哭蘭貞〉等，亦編有《海昌麗則》。

一、詩文並陳的形式

吳騫寫詩仍不脫考據學者的特色，除了創作詩歌之外，對於自己寫詩的過程、想法、感受的緣由，多數都會記載下來置於詩後，成為獨特的詩歌形式。其中最為完整的便是《拜經樓詩集》中《蠡塘雜詠》，整組詩共五十二首，每一首詩後均有文字說明，有引史書、小說、傳記等做為佐證資料。如：

未逢秋汛說秋防，君築鹹塘我淡塘。
待把秧田廟神訴，秧田若個不曾荒。

（宋嘉定中，浙西提舉劉垕修築六十里鹹塘及淡塘，詳《宋史，河渠志》。按，鹹塘在城東。《咸淳臨安志》：淡塘在縣西。嘉定間，邑南海沙埭，增築隄防，自市境西至秧田廟。廟今尚存。）⁵¹

軋軋鳴機徹夜闌，松陰漫煮紫微寒。
問郎近直增多少，山下新添稅務官。

（《紫桃軒雜綴》：硤石出紬，名天水碧，亦曰松陰色。按：此紬即今紫微紬。以紫微井泉煮繭，有天然碧色。宋時硤石嘗設稅務，見《咸淳臨安志》。今小街有名務上者，當即其故址。）⁵²

上二首均引《咸淳臨安志》，並將史書上所記載之事，化於詩作中，如第一首提到宋代淡塘的方位與修築過程。第二首「山下新添稅務官」一句，亦是根據《臨安志》中所言史事而成。然吳騫亦非全然相信使書的記載，如下詩中提及：

⁵⁰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3，頁37。

⁵¹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3，頁38。

⁵²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3，頁41。

章公遺碣樹西崖，簾捲滄溟欲瀉懷。

為訪治平年內跡，松花和雨濕僧鞋。

（唐章孝標〈西山廣福院〉詩有「捲簾滄海近」、「松花點衲衣」之句。宋治平中，勒石，置西山右班殿直監澈浦稅，樊世鄉書。《咸淳臨安志》以此為宋楊璿詩，誤。⁵³

此詩則突出《咸淳臨安志》中的錯誤，卷二十七與卷八十五二處均有提到此首詩：

野寺孤峰上，危樓聳翠微。捲簾滄海近，洗鉢白雲飛。

竹影臨經案，松花點衲衣。日斜登望處，湖畔一僧歸。⁵⁴

而作者一作楊璿，一則為楊子平。然吳騫詩作首句「章公遺碣樹西崖」便是反駁此種說法，認為《咸淳臨安志》誤將章孝標所作〈西山廣福院〉一詩誤為楊璿所作。可見吳騫不僅引用史書，更以詩句駁斥史書訛誤。

此外，博學的吳騫於作詩時，所參考的資料不僅一二書籍，而是多方採納，如「北窗著論發先賢，伊洛微言藉一編。他日襄陽述耆舊，阿咸應併二難傳」後則有文曰：

（宋施彥執嘗作《孟子發題》，以排釋氏。又著《北窗炙輠》，全紹衣云：「是書于伊洛再傳弟子，多所收拾。如周正夫，謝上蔡之弟子，其姓氏僅一見于《橫浦集》，而此載其言甚富。陳長方，王信伯之弟子，附見于信伯《語錄》亦無多，而此所引堪相疏證。陸子正，尹和靖之弟子，林艾軒之師，《宋史》于〈艾軒傳〉中但載其字而失其名，微是書，則吳下源流將焉所溯？騫謂不獨此也，錄中載彥執兄國光攻苦力學，為无垢所稱，于時江浙治詩者多出其門。又彥執從子庭先，亦王信伯弟子，當皆不愧儒林。而前此志載闕如，非遺憾與？」⁵⁵

短短七言絕句二十八字，吳騫則提到了《孟子發題》、《北窗炙輠錄》、《橫浦集》、于信伯《語錄》、《宋史·艾軒傳》等參考書籍，並直言「此所引堪相疏證」，可見其詩歌不脫校勘本色。不僅僅校勘，吳騫詩作的另一用途則在於保存，如：

趙家小女芙蓉色，玉碎香銷歸不得。

風吹野草結同心，血染羅裳度寒食。

⁵³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3，頁37。

⁵⁴ 〔宋〕潛說友：《咸淳臨安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98。

⁵⁵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3，頁39。

（趙氏宮梅，宋宗室女。善屬文，未笄而卒。葬沈山試箭嶺下。遺詩有云：「惱殺夜來霜，夫容變曉妝。誰將少君術，招我舊羅裳。」）⁵⁶

因趙家女善於屬文，然早逝，故吳騫作詩，將其詩作化於己詩，用以紀念。除記人以外，亦記風俗，有詩曰：

櫻桃初熟映窗紗，繡線慵拈午夢賒。

小妹不知春已去，倚闌閒評七家茶。

（寧俗：立夏日，以諸果雜茗相餉遺，名七家茶。）⁵⁷

吳騫於此提及「七家茶」，並說明此為一種風俗，而《熙朝樂事》對「七家茶」記載更加詳細，其曰：

立夏之日，人家各烹新茶，配以諸色細果，餽送親戚比鄰，謂之「七家茶」。富室競侈，果皆雕刻，飾以金箔，若茉莉、林檎、薔薇、桂蕊、丁檀、蘇杏，盛以哥汝瓷甌，僅供一啜而已。⁵⁸

一代藏書家吳騫，其詩作亦展現其本色，不僅作詩，更是校詩，校自己之詩。亦賦予詩作保存風土民情的功能。

二、漁歌文學的重視

《蠡塘漁乃》與《萬花漁唱》為吳騫紀錄「漁歌」的作品，其於《蠡塘漁乃·自序》中曰：「至夫里謳巷謠，鑿井耕田，髣髴康衢鼓腹之謠，以自鳴其享昇平之樂，而得江湖之適者，尤素心之所在也。」⁵⁹可見吳騫對於里巷歌謠，基本上持有正面評價，肯定俗文學的價值。

對於吳騫而言，創作《蠡塘漁乃》的動機，有其地緣關係，〈自序〉曰：

自少漁釣於蠡塘泮水之間，實為熙朝之幸民。凡山川往蹟，固日所留連，即一二遺聞佚事，得諸故老流傳者，亦往往默識於懷。偶因暇日，述為短調，凡篇百有五十。⁶⁰

⁵⁶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3，頁38。

⁵⁷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3，頁39。

⁵⁸ 〔明〕田汝成：《熙朝樂事》，《歲時習俗資料彙編》第30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年），頁32。

⁵⁹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二冊，《蠡塘漁乃，自序》，頁3。

⁶⁰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二冊，《蠡塘漁乃，自序》，頁3。

將自少所見之蠡塘泮水的風光、口耳相傳的遺聞佚事紀錄下來，其目的在於希望《蠡塘漁乃》能如古樂府一樣，繼承《詩經》反映現實的藝術傳統和樸實自然的語言風格，故有言曰：

嘗讀古樂府，至滄浪、櫂歌諸篇，或調古而情深，或語約而趣長，流連詠歎，未嘗不想見其興寄。迨乎唐元結之〈欸乃曲〉，張志和之〈漁父詞〉，江風浦雪，杳渺多思，唱櫂之調，蓋於斯而寢廣矣。綜其體原，雖出於雜歌謠辭，與漢魏相和等曲有間，無亦吳越吟之流別與？⁶¹

可見吳騫認為此類自古樂府、滄浪歌乃至於唐代〈欸乃曲〉、〈漁父詞〉的「雜歌謠辭」，如〈滄浪歌〉：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
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⁶²

唐代元結〈欸乃曲〉：

偶存名跡在人間，順俗與時未安閒。
來謁大官兼問政，扁舟卻入九疑山。
湘江二月春水平，滿月和風宜夜行。
唱櫂欲過平陽戍，守吏相呼問姓名。
千里楓林煙雨深，無朝無暮有猿吟。
倚櫂靜聽曲中意，好似雲山韶濩音。
零陵郡北湘水東，浯溪形勝滿湘中。
溪口石顛堪自逸，誰能相伴作漁翁。
下瀧船似入深淵，上瀧船似欲昇天。
瀧南始到九疑郡，應絕高人乘興船。⁶³

唐代張志和之〈漁父詞〉⁶⁴：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鰕魚肥。
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這些作品雖與漢魏流行的相和歌辭有所差別，然皆為富含興寄，因情而發之作。

⁶¹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二冊，《蠡塘漁乃，自序》，頁3。

⁶² 〔宋〕朱熹：《楚辭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頁117。

⁶³ 〔清〕曹寅奉勅編：《全唐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2690。

⁶⁴ 〔清〕曹寅奉勅編：《全唐詩》，頁1885。

故吳氏以為此種鄉間漁歌之作，亦有其價值，值得重視。

內容方面則包羅萬象，所謂：「因乎人，因乎地，見於時而寓於意者，靡弗有焉。」⁶⁵《蠡塘漁乃》共有一百五十首詩，其中四十九首均由《蠡塘雜詠》修改而成。⁶⁶故在形式上仍保留其詩文並陳的特色，且均為七言絕句，對比《蠡塘漁乃》與《蠡塘雜詠》相同詩作，可以發現吳騫《蠡塘雜詠》的角色應是《蠡塘漁乃》的草稿，無論在辭彙的使用上，還是內容的邏輯度，都有了質的躍升，如《蠡塘雜詠》中的詩作：

泥橋那得十八里，總為相思爾許長。
郎住橋南妾橋北，相逢多在水中央。⁶⁷

因「泥橋」又稱「倪橋」，故《蠡塘漁乃》中此詩改用「倪」字而不用「泥」，增添些許文學性。

上塘草綠似裙腰，西望長河帶一條。
好是年時常緩廟，與郎拉舫度花朝。⁶⁸

而《蠡塘漁乃》則將第二句改為「東望長河帶一條」，原因在於「許邨在長安西二十里」，故應東望，而非西望，較合乎地理邏輯性。

軋軋鳴機徹夜闌，松陰漫煮紫微寒。
問郎近直增多少，山下新添稅務官。⁶⁹

「山下新添稅務官」一句的意思不是很明確，面對上句所問「問郎近直增多少」，更是答非所問。而《蠡塘漁乃》中則改為「止下新添稅務官」，不僅詩意較為順暢且頗有深意，盧文弨評論該詩「似有所諷」。⁷⁰

以上是經過潤飾後，詩作更趨完整之作。亦有經過改動後，詩意全然不同者，如《蠡塘雜詠》：

⁶⁵ 此說源自郭茂倩云：「凡歌有因人而作者，有因地而作者，有因時而作者，有寓意而作者，遇各不同，而發乎情則一也。」見〔宋〕郭茂倩輯：《樂府詩集》，《四部叢刊·初編》第320-322冊（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頁335。

⁶⁶ 只有三首詩未見於《蠡塘漁乃》，分別為(1)「古剎千秋冷玉魚，魂歸帝子一長吁。老僧愛說前朝事，歷歷搜神記不誣。」(2)「清歌一闋小游仙，海上流霞擬共餐。相喚莫嫌常懶出，囊中爭及桶中寬。」(3)「奔徙頻頻避亂軍，鵝籠身世感離群。祇今木埭村邊女，賺得金泥簇蝶裵。」見〔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3，頁37、40、42。

⁶⁷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3，頁41。

⁶⁸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3，頁38。

⁶⁹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3，頁41。

⁷⁰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二冊，《蠡塘漁乃》，頁4。

櫻桃初熟映窗紗，繡線慵拈午夢賒。
小妹不知春已去，倚闌閒評七家茶。⁷¹

《蠡塘漁乃》：

櫻桃初熟映窗紗，繡線慵拈午夢賒。
小妹年來殊狡獪，背人偷喫七家茶。⁷²

同樣是紀錄海寧「七家茶」，但詩作前後風格相差甚遠，一則悠閒品茗，一則狡獪偷吃，吳騫此二種完全不同的描述，或許反映了當時此風俗所造成的各種現象。

綜上所述，可知《蠡塘漁乃》中有一部分是吳騫將《蠡塘雜詠》經過修飾後，訂正、修改而成。於此基礎上，再廣蒐相關詩作而成書。

不同於《蠡塘漁乃》的七言絕句形式，《萬花漁唱》則較接近豪放派之宋詞，風花雪月、山川勝蹟、農舍風光、優遊放懷、懷舊思人等，《海昌備志》曰：「工詞有萬花漁唱，亦時為山水小禎。」⁷³然其中詩作的命名雖以「詞牌名」加上「題目」的形式，如〈虞美人 奉酬小峴少寇寄悼亡姬〉：

原調

花殘月冷孤幃寂，夢斷珠樓笛。
遠書還傍玉臺開。脫有靈香海外、忽飛來。

當年泚筆題東絹。省識春風面。
而今莫更怨蟲沙。曾見朝雲有句、悼秦嘉。⁷⁴

此為吳騫悼念亡姬之詩作，首句以殘花冷月襯托自我孤寂之感，為整首詞作定調。下片則融入回憶，二人相處彷彿昨日之事，而人早已不在。

《蠡塘漁乃》與《萬花漁唱》二種不同體裁的作品，然均可看出吳騫重視漁歌文化，藉由漁歌傳達自我情感的作品比比皆是。並替漁歌的源流做一梳理，以為自樂府、滄浪櫓歌發展至唐代〈欸乃曲〉、〈漁父詞〉，此種以描寫質樸的自然風光，抒發個人真實情感的作品，有其價值，值得重視。

⁷¹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3，頁39。

⁷²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二冊，《蠡塘漁乃》，頁31。

⁷³ 〔清〕錢泰吉輯纂，《海寧珍稀史料文獻叢書》編委會整理：《海昌備志（點校本）》，頁274。

⁷⁴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二冊，《蠡塘漁乃》，頁115。

三、模範女性的塑造

吳騫詩中有許多以女性為主題的內容，其中最為重要且篇幅最多者，便是其愛妾徐貞。再來便是《海昌麗則》，集結明清兩代共四位閨閣詩人的作品。再者，吳騫詩中亦出現節女烈婦的身影，可謂十分豐富。

鍾慧玲《清代女詩人研究》中提到清代女詩人興盛的原因，可追溯至晚明心學流行及公安派的出現，解放了寫作的桎梏，而明末世家大族的流風遺韻，醞釀了晚明至清代婦女的文學發展。除此之外，清代文人的獎掖尤其有推波助瀾之功，其中以錢謙益、毛奇齡、沈德潛、袁枚、郭麟、陳文述、俞樾等人，對於當時閨閣文學的發展具有相當的影響力，而婦女作品的選集出現更具有相輔相成的作用，這些都是清代婦女文學發展重要的推動力。⁷⁵吳騫輯佚愛妾《珠樓遺稿》以及《海昌麗則》之舉，或可反映當時的時代特色。

吳騫愛妾徐貞，字蘭貞，於嘉慶二年丁巳（1797）來歸，時年十九，當時吳騫五十五歲。徐氏富有才學，琴棋書畫樣樣皆通，吟詩賦詞，時與吳騫共享讀書吟誦之樂。徐氏有《珠樓遺稿》一卷傳世，吳氏為其作〈徐姬小傳〉提及：

間授以唐人小律，俱略能上口，書亦娟潤無俗態。予嘗賦〈湖堤春步〉詩，偶得「有愁堪買地」五字未屬，應聲曰：「何不云『無雨不晴天』？」其捷給多類此。⁷⁶

可見吳騫對其愛姬才華的肯定。二人感情甚篤，然好景不常，紅顏薄命，徐氏因病早逝，僅在吳家十三年便撒手人寰，享年三十二。吳騫為此十分痛心，先後作了一系列悼亡詩，即〈哀蘭絕句十九首〉。吳騫曰：

古詩十九首，非一人一時之作。論詩者謂其意之真，詞之至，為有風人之遺。昔夫子刪詩，上下千餘年，得詩三百，錄而存之，大抵皆發乎情，止乎禮義，雖匹夫匹婦傷離怨別之作，未嘗舍旃，此聖人之教也。予作〈哀蘭絕句〉，適得十九首，蓋以寫予之情，非屬意於模古也。然予之情無窮而詞於是止，即以為予一人一時之十九首可已。⁷⁷

⁷⁵ 鍾慧玲：《清代女詩人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1981年，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授：王夢鷗教授、羅宗濤教授），頁92-135。

⁷⁶ 〔清〕吳騫編，印曉峰點校：《海昌麗則》，頁271。

⁷⁷ 〔清〕吳騫編，印曉峰點校：《海昌麗則》，頁279。

沈德潛《說詩碎語》則曰：

古詩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辭，一時之作。大率逐臣棄妻，朋友闊絕，遊子他鄉，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顯言，或反覆言。初無奇辟之思，驚險之句，而西京古詩，皆在其下。⁷⁸

「逐臣棄妻」、「朋友闊絕」、「遊子他鄉」、「死生新故」，此四種題材已囊括人之情感於其中，吳騫〈哀蘭絕句十九首〉便是此種「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作品。用簡單的題材，樸實的詞彙，卻蘊含作者滿溢的情感。以下選列幾首說明如下：

生長漢閨十九春，明珠一斛聘來新。
扁舟載得如龍女，不數春江打槳人。
（姬以嘉慶丁巳秋歸予，年一十有九。）⁷⁹

三旬設悅歡猶昨，香滿金泥簇蝶裙。
妾壽不如君壽好，微言堪感玉晨君。
（去秋姬三十初度，予舉觴祝之。姬笑曰：「妾壽不如君壽好。」予為之默然。蓋姬平居長默禱於神前，願減己壽以益衰齡，此實出中所發也。歸愚先生〈客中生日〉詩：「遙憶故園茆屋裏，焚香為禮玉晨君。」）⁸⁰

徐氏十九歲芳齡出嫁，當時吳騫已五十五歲，然可見二人感情甚篤。蘭貞三十歲生日時，面對吳騫祝福，反說一句「妾壽不如君壽好」，除了突顯二人間的年齡差外，更展現徐氏的詩作能力。而吳騫聞之，為之沉默，亦帶有些許無奈之情。然徐氏卻因病而早夭。

漫向存亡苦自傷，傷心知閱幾流光。
依稀記得山陰語，回首蒲龕一炷香。
（姬臨危神色不亂，惟誠侍者勿言己疾劇，以傷主心。「年來妄念消除盡，回首蒲龕一炷香」，放翁〈遣懷詩〉也。）⁸¹

吳騫此處引陸放翁悼念亡妻之詩來抒發己情。提到蘭貞臨終前所擔心的不是自己生命的消逝，而是擔心吳騫得知其病重而傷心。

⁷⁸ 沈德潛《說詩碎語》，《叢書集成》第199冊，頁33。

⁷⁹ 〔清〕吳騫編，印曉峰點校：《海昌麗則》，頁279。

⁸⁰ 〔清〕吳騫編，印曉峰點校：《海昌麗則》，頁281。

⁸¹ 〔清〕吳騫編，印曉峰點校：《海昌麗則》，頁282。

天女維摩不離禪，金徽忽斷十三絃。
一篇小傳書梁鵠，佳話具堪沒世傳。
（予昔撰〈徐姬小傳〉，引東坡天女維摩為喻，梁山舟學士為手書於冊，
姬得之，什襲珍弄焉。姬在予家十三寒暑矣。）⁸²

吳騫為其妾作傳，蘭貞的文采，透過吳騫而受到當時文人的注意，⁸³亦可見吳氏對蘭貞的重視。此組詩之內容始自蘭貞來歸後的生活瑣事，而每首詩亦展現吳騫詩文並陳之特色，詩後均有注釋。雖無慷慨激昂的語調，然其哀痛之心卻滿溢字裡行間中。今昔對比中，盡現人事已非的滄桑之感，情深意摯，發無盡感慨之意，至為感人。

或可說吳騫是因為對其愛妾深厚的情感，而欲將其遺墨保存下來，然《海昌麗則》則代表吳騫對於女性文學的重視。其將海寧四家女性詩詞，即明朱妙端《靜庵剩稿》一卷，清代徐燦《拙政園詩集》二卷、《拙政園詩餘》三卷，葛宜《玉窗遺稿》一卷，鍾韞《梅花園存稿》一卷，編集成《海昌麗則》。後又受其友黃君湘之託，將女兒黃蘭雪《月珠樓吟稿》附於是書之後，並為之序。

吳騫之所以欲刊海昌閨秀詩詞的理由，可以由其〈月珠樓吟稿序〉中所言得知，其曰：

予惟閨閣藻翰，古今所尚，自三百篇下，迄漢魏六朝唐宋以來，作者不知若而人，大抵幽貞淑，通德類情，而殊才絕特，足以領袖管彤，斯為不朽。顧才之與遇，恒苦不能兼顧，雖有詞如紈扇，巧類璇璣，終風自悼于寤言，飛絮致怨于天壤，蓋亦指不勝屈矣。⁸⁴

可知吳騫肯定女性作家的貢獻，然自《詩經》以來，閨閣之詩作有之，閨閣詩人之名卻泯然於世，甚是可惜，故以己力為其刊行，保留海昌具有文采之女性作家作品，吳騫以為女性除了相夫教子外，其文學上的成績也應給予重視。然婦女作家多受忽略，作品不易流傳，吳騫選集女性作品並為其付梓刊載，亦是清代女性詩發展的推手。

除此之外，吳騫詩集中亦有許多閨秀詩人的內容，如明代徐媛、邢慈靜（1572-？），清代祝瑄、陸莘行、褚紉蘭、陸長青、陳不茹、許襲衣、徐淑媛等，皆為明清時期具有文才的女性詩人。

⁸² 〔清〕吳騫編，印曉峰點校：《海昌麗則》，頁 279。

⁸³ 徐貞逝世時，有 17 位名人為其撰寫題辭，如秦瀛、周春、朱文治、余思謙、任安上、陳鱣，其中亦有女性詩人黃蘭雪等。參見〔清〕吳騫編，印曉峰點校：《海昌麗則》，頁 273-278。

⁸⁴ 〔清〕吳騫編，印曉峰點校：《海昌麗則》，頁 248。

徐媛為徐燦姑婆，《拜經樓詩話》曰：

明季東吳徐氏，號多才女。徐媛，字小淑，為范長倩先生之室。所著《絡緯吟》，盛稱于時。無何而湘蘋繼起。湘蘋，名燦，實小淑從孫。尤工長短句，間亦為詩人，以方阮氏之有仲容。然小淑詩以綺麗勝，故姚園客以為才情不及陸卿子。湘蘋則盡洗鉛華，獨標清韻，又多歷患難，憂愁拂鬱之思，時時流露楮墨間，恐卿子亦當避之三舍。⁸⁵

就吳騫而言，認為徐燦之詩優於徐媛，主要原因在於徐燦之詩洗盡鉛華，有清韻之風，如《秋日漫興》曰：

帝苑芳春鳳吹諧，看花曾遍洛陽街。
行吟緩控青絲轡，擊節頻抽白玉釵。
共挽鹿車歸舊隱，幾浮魚艇散秋懷。
霜風掃盡煙霞況，愁見龍城葉滿堆。⁸⁶

不同於一般女性詩人之綺麗優美，吳騫十分欣賞徐燦此種「辭格清醇，丰神靚淑」的詩風。〈新刻拙政園詩集題詞〉曰：

然予細觀，辭格清醇，丰神靚淑，非所謂饒有林下者邪。至其身際艱虞，流離瑣尾，絕不作怨悱語。即與相國唱和諸作，詈勉慰勗之意，時見乎言表，為不失風人之旨，尤非尋常巾幗所易及。⁸⁷

邢慈靜的風格與徐燦有相似之處，《拜經樓詩話》「《芝蘭室集》」的論述中提到慈靜「才思敏瞻，頗脫脂粉纖媚之氣。」並言邢慈靜富有才華。並為其未被朱彝尊《明詩綜》收錄作品之事感到不解。⁸⁸可見吳騫對其「才華」之欣賞。而當時男性對女詞人作品之熱衷支持與研究，主要乃是基於傳統中對「才」之尊重。⁸⁹

吳騫有一詩：「莘行操觚夙擅場，紉蘭一卷蕙蘭芳。陸陳徐許皆才媛，卻共誰說斷腸。」⁹⁰詩中陸、陳、徐、許等才媛，分別是陸莘行，錢塘陸麗京先生女也。七歲工詩，嫁袁花祝斐，有《秋思草堂遺集》。陸長青，名若松，葛惠保

⁸⁵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二冊，《拜經樓詩話》，卷4，頁73。

⁸⁶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二冊，《拜經樓詩話》，卷4，頁73。

⁸⁷ 〔清〕吳騫編，印曉峰點校：《海昌麗則》，頁30。

⁸⁸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二冊，《拜經樓詩話》，卷2，頁36。

⁸⁹ 孫康宜：「中國女性，雖在社會中或遭受壓抑和歧視，她們所創出的文學作品（特別是詩與詞）仍總被認嚴肅地看待。唐代以來「才女」的概念，正說明了文壇詩人有意造之女性特定形象。」見孫康宜作，謝樹寬譯：〈柳是和徐燦：陰性風格或女性意識？〉，《中外文學》第22卷第6期（1993年11月），頁9。

⁹⁰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二冊，《蠡塘漁乃》，頁25。

室，有《永菴詩選》。陳不茹，名克柔，查岐昌繼室。徐淑媛，沈蒿士室。名錦昭，查岐昌室。並工詩。

吳騫又言：「予嘗欲搜羅州中名媛詩詞，為《海昌閨秀集》，已刻者徐湘蘋《拙政園詩餘》，葛南有《玉窗遺稿》。」⁹¹是書概為《海昌麗則》之前身。吳騫在介紹此些閨秀詩人時，未婚者提及父，已婚者提及夫。其又有一詩曰：

祝女丹青世已無，明妃曲調淚應枯。

欲知今古中情事，只看琵琶出塞圖。

（閨秀祝瑄，未詳其所適。畫有北宋遺意，舊藏其〈明妃出塞圖〉便面，自題海昌女史。明妃風鬟霧鬢，有顧影自憐之態。觀其寄意，則生平境遇，亦大略可想見矣。⁹²

吳騫收藏祝瑄畫有〈明妃出塞圖〉的扇子，然這首詩的小序中，先曰「未詳其所適」，後又以圖中「明妃風鬟霧鬢，顧影自憐之態」來推測祝氏的生平境遇，其雖未言及好壞，卻可見其仍以男性視角來評斷這些閨閣才女。

節女烈婦類的詩作更能看出吳騫心中對於女性典範的形象，首先是〈遣婢〉詩曰：

主生婢有託，主死婢焉依。譬彼失林鳥，顧影傷孤羈。

不惜毛羽摧，況乃渴與飢。主恩千金重，婢身一草微。

卷施拔其心，那得根猶肥。牽蘿掩茆屋，再拜辭空幃。

悲風從中來，如聞三歎歎。收取舊花鈿，莫教明鏡虧。

去馬思故阜，驚鱗憶故磯。吞聲復吞聲，淚落霑裳衣。⁹³

觀詩作之意，是吳騫讚許婢女心懷感恩，忠心耿耿之誠，即便被遣散，重獲自由，然卻心懷不捨。所謂「主恩千金重，婢身一草微」一句可見婢女以主恩為重的觀念。又有一詩〈鐵丫頭歌〉，敘述一老婢鐵丫頭，忠心事主，見證主家由窮困而得志的過程，故而不顧身分加以規勸勿忘過往，詩曰：「鐵丫頭，長跪請一言。主昔困窮日，家無儋石牀無氈。搏泥作燈檠，蠟淚長蘭干。今日得志，幸勿忘其艱。」⁹⁴以上二詩亦可見吳騫欣賞這些身為奴僕，未受過教育，卻有忠義之心的「節女」，由此，或可看出吳騫身為傳統權力中心的男性思維。

⁹¹ [清] 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二冊，《蠡塘漁乃》，頁 25。

⁹² [清] 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二冊，《蠡塘漁乃》，頁 14。

⁹³ [清] 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二冊，《拜經樓詩集續編》，卷 4，頁 87。

⁹⁴ [清] 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 6，頁 117。

再來看吳騫對於「烈婦」的看法，〈湯山林烈婦詩〉曰：

烈婦林氏，乍浦人。嫁顧大子顧三。父子故無賴，大妻土倡也。常虐烈婦，欲污其行，堅不從。日夕笞楚之，且加以炮烙而死。既棺殮，鄰人發其事，遂抵大罪，死獄中。烈婦死時年二十三，同里陳謨為作傳，武康徐熊飛屢過湯山訪其墓。

鬼車瀝血叫九頭，一頭不血神鬼愁。
楓青月黑風颼颼，妖狐環伺夜叉咻。
妾命欲留安得留，人思寢皮肉為臙，
慈烏豈知有姑惡。
前刀碓，後鼎鑊。炮妾魂，烙妾魄，妾心不變真頑石。
南山南，北山北。生女如此兮，不如棄路側。
君不見，寒濤盡嚙盡湯山根，海枯石爛冤聲吞。
唯有南州徐孺子，寒食年年弔墓門。

這首詩可分為二個部分，首先是對林氏悲慘遭遇的描述，揭露施虐者的暴行。然於此狀況下，女子仍貞節不變，所謂「炮妾魂，烙妾魄，妾心不變真頑石」也。吳騫亦有「〈西隣貞女詩〉」，其曰：

貞女徐姓，幼失怙恃，西隣汪氏鞠之為養媳，事舅姑甚謹。平日與汪子未嘗接言笑，共居處。迨汪子以疾卒，貞女慟哭求死，絕而復蘇者再，吳子感焉，為賦是詩。

上山伐木逢女貞，下山采樵披棘枳。
鸞鳳驚坼訓狐嘯，精衛空填冤海底。
傷哉西隣孤養媳，二親蚤喪靡依倚。
竊幸苑絲根，而托松柏體。豈期枝葉猶未榮，凌霜之幹先秋委。
家徒四壁身安歸，形影相吊此與彼。
死不可生生可死，旁觀慰之不能止。
或云生未共牢死奚匹，我謂穀則異室死同穴。
抑聞昔人曾有言，生相憐者死相捐。嗟女何為獨不然。
君不見，栩栩巖邊蝶，逐逐水中鱗。
水清宛轉見雙鱗，魂斷依稀蝶夢親。
嗚呼，貞女之貞尚如此，何況人間結髮子。

徐氏貞女為童養媳，然卻未曾與其丈夫相處。卻在丈夫病逝後，以死相隨，其言「死不可生生可死」的原因並非源於夫妻二人深厚情感，而是女性之貞節。而〈烈婦吟〉則可謂上文「人間結髮子」的代表，其曰：

婦陳氏，山東人。睦州守趙公起杲姬也。公得暴疾卒於官，烈婦即日殉焉。
葬於郡東桃花塢。

青青百尺桐，枝葉空紛披。哀哀彼烈婦，視死忽如歸。
憶昨離青齊，行行指吳越。當君牽絲辰，是妾委身日。

……

之江不可逾，五馬徒踟躕。君命畢茲夕，妾生當何如。
掩我妝時鏡，著我嫁時衣。渺焉一孤魂，誓言長相依。
骨埋桃花塢，血染桃花土。桃葉復桃根，誰知我心苦。⁹⁵

烈婦視死如歸，誓死相依，吳騫以男性視角來歌頌女子貞節，試圖以文字建立道德秩序。當時，女性或因戰亂，或因家庭變故，為了全貞全節而自毀，臨死前留下絕命詩以明其志的舉動，可說是節烈模範。⁹⁶而吳氏不僅有正面說明貞節之可敬的詩作，亦有反面勸戒之語，《蠡塘漁乃》有詩曰：

睽車無道鬼無知，妒女津邊盡血池。
試把中行他日事，抽毫還為補虞之。

《睽車志》：「鹽官馬大夫中行，妻妒悍，婢乳并其子殺之。後妻為厲所憑，自言坐血池中，受無量苦。今得請於帝，將復讎，禳之，百方不效。妻既死，中行不久亦卒。」

此詩主要以宋郭彖之《睽車志》為主題，用以勸戒女子勿善妒之詩。綜上所述，吳騫表彰女子殉情，以主為尊，以夫為天等行為，可知其所認為的女性典範是建立在傳統以貞節為宗的婦德之上。

⁹⁵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2，頁28。

⁹⁶ 胡曉真：〈藝文生命與身體政治－清代婦女文學史研究趨勢與展望〉，《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13期（2005年12月），頁27-63。

第三節 吳騫詩學觀

吳騫之詩學觀亦十分成熟，以下分為具有考據學者特色之「經詩之道相通」、以及承襲韓愈「詩以理性情」說，分而論述之。最後則是吳騫個人對於金石書畫的喜愛，故其主張「詩畫不可相離」，極具個人特色。

一、經詩之道相通

吳騫雖早歲便以詩名於世，然其詩學觀的建立，是有所轉變的，錢大昕〈拜經樓詩集序〉提及吳氏的疑惑，其曰：

僕（吳騫）編稿時，客有舉滄浪語以相難者，謂詩有別才，不關於學。春華秋實，理不得兼。賈孔無韻語，溫李非經師。今子從事於詩，而兼好經術，吾懼其兩失之也。僕未有以應。⁹⁷

可知吳騫當時，對於自己是否能得兼經學與詩學一事感到懷疑，故「未有以應」，而求問於錢大昕。而錢氏則回應曰：

詩固與經異趣耶，未有經先有詩。《詩》三百篇，皆賢士大夫詠歌性情之作。自古有賢士大夫而不說學者乎？即其間有羈人思婦之詞，而聖人取而列之以為經，則皆不詭於經者也。經有六而詩居其一，舍經即無以為學，詩與學果有二道乎哉？⁹⁸

可知於錢氏而言，經學與詩學實為一道。吳騫或承其說，其〈哀蘭絕句十九首〉中則曰：「昔夫子刪詩，上下千餘年，得詩三百，錄而存之，大抵皆發乎情，止乎禮義，雖匹夫匹婦傷離怨別之作，未嘗舍旃，此聖人之教也。」⁹⁹吳騫以為匹夫匹婦傷離怨別之作，亦是聖人之教，如此則與錢氏所謂「羈人思婦之詞亦不詭於經」之說相合。錢大昕又言：

先正朱檢討之言曰：「詩雖小技，其源本經史。別才非關學，嚴叟不曉事。」斯可謂先得吾心者矣。古人詩即為經，自唐以後，乃以小技名之，非技之小也，詩人自小之耳。風雲月露之狀，日出而不窮。賢士大夫之才，日用

⁹⁷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錢大昕〈拜經樓詩集序〉，頁1。

⁹⁸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錢大昕〈拜經樓詩集序〉，頁1。

⁹⁹ 〔清〕吳騫編，印曉峰點校：《海昌麗則》，頁279。

而不竭。今之性情由古之性情也，何有大小之區分乎？槎客之詩，根柢厚而性情正，詞必已出而不入於俚俗，言必擇雅而不流於姚冶。固將蘄至於學人之詩而不詭於經者也。¹⁰⁰

經學有六而《詩》居第一，捨經則無以為學。吳騫以經詩之道相通，故錢氏讚其「根柢厚而性情正」，即是說明吳氏經學根柢札實深厚，故其詩作亦能展現醇正之性情。錢氏又云：

（吳騫）寓書（拜經樓詩集）求序於予，且告曰：「僕編稿時，客有舉滄浪語以相難者，謂詩有別才，不關於學。春華秋實，理不得兼。賈、孔無韻語，溫、李非經師。今子從事於詩，而兼好經術，吾懼其兩失之也。僕未有以應。」¹⁰¹

關於這個問題，錢大昕認為詩與經並非異趣，《詩經》便是古代賢人歌詠性情之作，《詩大序》所言：「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¹⁰²然這些士大夫亦於經學上有所成就。如此便可證明古人以為經、詩之道本相通，何以後來不可得兼？

於此，秦瀛亦曰：「槎客詩才情關發，詞旨鏗耀。至詩之為道，與經學通。」¹⁰³直言吳騫經學、詩學相通。吳氏又曰：

張子有言：「知《詩》莫若孟子。」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又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夫以意逆志，則不襲傳會穿鑿之弊；知人論世，則得其興衰美刺之實。而于興觀群怨之旨，庶乎犁然有當。孟子之言，豈非萬世學詩者之準的哉？¹⁰⁴

吳騫以為，詩的創作不單只是為了抒發心情，身為詩者，應秉持「以意逆志」「知人論世」的精神，不應穿鑿附會，以文害辭，以辭害志。可見吳騫作詩的態度與其經學態度相符合，故稱其「經詩之道相通」。

二、詩以理性情

¹⁰⁰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錢大昕〈拜經樓詩集序〉，頁1。

¹⁰¹ 同上註。

¹⁰² 〔周〕卜商撰：《詩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69-4。

¹⁰³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秦瀛〈拜經樓詩集序〉，頁2。

¹⁰⁴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頁6。

吳騫寫詩最重性情，認為詩若不是自本性而出不可，不是抒己情之懷亦不可，故其於〈錄舊稿自序〉中引韓愈之說，以明自己藉詩以寄情的主張，其言曰：

聞之詩以理性情，韓子曰：「性者，與生俱生也。」《傳》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然則予之詩以為不得於法與律也可，以為非性若情之所寄也不可。¹⁰⁵

可知吳騫認為詩作是用以寄託性情。而其稱自己的詩不得法與律，此為承杜甫之說，其言：

少陵氏（杜甫）有言「佳句法如何」，而予於法未有得也。「老境漸於詩律細」，而予於律未竟諳也。故所作都弗工，旋成旋棄，或為人持去，便不復措意。¹⁰⁶

杜甫寫詩技巧純熟，注重聲律對仗，「佳句法如何」一句出自〈寄高三十五書記〉，所謂：「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主張詩作之「佳句」的出現，應有法度可以依循。而「老境漸於詩律細」出自杜甫的〈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晚節漸於詩律細」，可知杜甫晚年詩作格律謹嚴，語言錘鍊。

然對於格式、音律、平仄、對仗等詩學中之「法」與「律」，吳騫自謙未諳於此，而是強調「性靈」的重要，吳氏曰：「詩家以吟詠發其性靈為上。性靈者，根自天者也。」¹⁰⁷又曰：「天也者，積氣也。氣不精，不足以稱天之高；性靈不見，不足以言詩之美。天之高，至於測圓甄曜而愈覺其無窮；詩之美，至於廢寢忘味而不知其所以。」¹⁰⁸可知吳氏以為「詩美」的標準在於見乎「性靈」，而非杜甫所謂的「法」與「律」。

吳騫詩作中最能展現其「情」的便是〈哀蘭絕句十九首〉，其於小序中明白表示寫作目的在於寫己之情而非模古，故詩中文字樸實，情意卻真摯。而吳騫亦有許多「感興」、「遣懷」、「感舊」之作，如〈蘇臺感興〉：

二月江城雪壓梅，閒披風帽上胥臺。
千巖寒色天邊盡，一片簫聲市上來。
濁酒不澆亡國恨，春風如訴暮潮哀。
登臨底事尤難遣，懷友思鄉白髮催。¹⁰⁹

¹⁰⁵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錄舊稿自序〉，頁6。

¹⁰⁶ 同上註。

¹⁰⁷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頁13。

¹⁰⁸ 同上註。

¹⁰⁹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5，頁92。

首聯介紹遊蘇臺之背景，頷聯則說明眼前所見景色。之後便開始抒情，頸聯尾聯則以國仇家恨來鋪陳自己懷友思鄉之情。

《愚谷文存》曰：

昔延州來季子觀於周樂，而識列國之風政與其治亂興衰之迹。賢士大夫朝聘燕享，往往歌詩以明志。迨世教衰，王跡息而詩道寢漓，儒者徒從事於章句之學，形之篇咏，即不淪於志微滌濫之音，第取青妃白，鬥靡誇多，以陶冶性靈者，為藻采粉飾之具，亦奚所貴？是知性靈固稟於天，而用之則由於人。人雖天挺殊異，苟非好學深思，負慷慨卓越之志，不隨世俗為妍媸，未見其詩之能至也。¹¹⁰

此處先明《詩經》〈國風〉具有諷刺社會國家之作用，以及古代士大夫以詩明志的傳統。於此前提下，提出「性靈」雖稟承於天，然用之由人，故詩不應以「工」為目標，不應以「法」、「律」為準則，而當視為一種作者性情展現的載體。

三、詩畫不可相離

題畫詩自唐代繪畫藝術逐漸發展後，始大量創作，詩中觀畫，畫中賞詩，成為當時眾多文人所追求的一種互補藝術，也是審美文化的表現形式之一。元末夏文彥《圖繪寶鑑》及其補遺、續補，共收名畫家唐代有 192 人，五代有 110 人，宋代 853 人，元代 190 人，雖然所錄仍有遺漏，但宋代畫家人數已經遠超過唐五代總和的兩倍，眾多的畫家，自然為詩人提供了大量寫作的題材，因此洋洋可觀的宋代詩篇里，處處可見題畫詩的創作。¹¹¹吳騫早年工詩，晚年工畫，其詩中亦有許多與畫相關之內容，如〈雪帆詩序〉曰：

（雪帆）性喜究六法，謂詩與畫不可相離，與予尤有水乳之合。每過予山館，必出古名跡共觀，留連移晷，所品騖率中肯綮。退而為題畫詩，瑣瑋奇肆，幾與煙雲神物同其變幻。是四子以登山臨水，推襟送抱，雪帆獨偕卧游而發其性靈，其勞逸之趣，亦稍有間矣。¹¹²

吳騫為鑒賞名家，與雪帆常共賞古代名跡。而此處提出「詩畫不可分離」之說，此與上文所述「性靈」有關。人之「性靈」可以「畫」來呈現，亦可以「詩」來

¹¹⁰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頁 14。

¹¹¹ 衣若芬：《藝林探微：繪畫·古物·文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 157。

¹¹²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頁 21。

表達，故二者難以分離。然而詩歌與繪畫，本是異跡同趣的姊妹藝術，學者張高評曰：

詩與畫，號稱姊妹藝術，兩者異跡而同趣。就形象塑造之媒介、描繪之技法、鑑賞之範疇、傳達之局限言，詩歌與繪畫殊異二分；然就創作構思、詩畫意境、藝術風格、形象塑造、藝術功用、審美範疇而言，詩與畫卻有若干一致同趣之處。簡要言之，詩歌為時間藝術，擅長敘寫流動之歷程，以抒情言志為主，富音樂性之律動；繪畫為空間藝術，工於描繪靜態景象，以寫物描景為主，富於視覺造型之具象美感。詩與畫各有優長，又自有局限。於是詩畫相資為用，各取彼長，補己所短，形成上述所謂「舊元素的新組合」，經過跨際會通思考，遂產生異場域碰撞。¹¹³

就吳騫而言詩歌與繪畫，分別以時間及空間藝術來呈現人之性靈，如〈題葛蕪園畫〉：「平橋帶遠邨，斜日沈烟浦。何處一漁歸，因風聞唱櫓。」¹¹⁴藉由吳騫的詩句，一幅水上人家的畫面映入眼簾。又〈許州山孝廉冷邨烟樹圖〉曰：

高情寄人外，樂志宜園廬。曖曖烟中邨，日夕清風舒。
幽林帶叢薄，遠近致各殊。窈窕谷水陽，細路尤紫紆。
疏峰環列牖，樾館臨清渠。野花既盡落，殘雪滿徑鋪。
……

逝移放鴨船，一徑穿菰蘆。不計烟深淺，但看樹榮枯。
田家酒新熟，斫鯉炊彫胡。為問問雲雲，此樂無時無。¹¹⁵

山林風光，遠近不一，潺潺戲水，曲折小路，而落盡的野花、滿地的殘雪，彷彿走進畫裡。「不計烟深淺，但看樹榮枯」，一種閒淡之情油然而生。最後則以一句「此樂無時無」的雙重否定句來凸顯其閒散淡雅的心靈。以畫比興物色，興寄高遠。除山水詩以外，吳騫亦有人物詩，其〈明妃出塞圖〉曰：

黃狐歡欣白狐哭，天山野鷹飛撲撲。
雙旌欲前還復卻，後有佳人面如玉。
廟堂勝策在和親，不用將軍用妾身。
荒荒白日銷兵氣，漠漠黃沙掩鬢脣。
紫騮馬上西風大，淚染邊花猩血破。
誰能更買畫工來，青塚平原圖一箇。¹¹⁶

¹¹³ 張高評：〈蘇軾黃庭堅題畫詩與詩中有畫——以題韓幹、李公麟畫馬詩為例〉，《興大中文學報》第24期（2008年12月），頁5-6。

¹¹⁴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3，頁56。

¹¹⁵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3，頁62。

¹¹⁶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2，頁36。

吳騫題畫王昭君，不脫清人之風，¹¹⁷吳騫「祝女丹青世已無，明妃曲調淚應枯。欲知今古中情事，只看琵琶出塞圖」¹¹⁸一詩可為「畫中有詩」的代表，張高評曰：

畫中明妃，「風鬟霧鬢，有顧影自憐之態」，大抵寄寓畫家「生平境遇」之微意。昭君和親之本事，為琵琶傳恨，為出塞淚盡，以之興寄祝女遭遇，比物聯類，則其生平淚枯，境遇堪恨可知。¹¹⁹

張高評又提出《宣和畫譜》之論¹²⁰，認為繪事之寓興，不僅花鳥畫如此，人物畫亦是，均有「言在此而意在彼」之詩趣。

吳騫晚年聲名盛傳江浙，慕名求題之作甚多，有以圖索句者，如〈子方卸北游之裝適朱子履伯以逸游圖索句率題一絕〉詩¹²¹，有寄詩文索圖者，如〈芭堂以烟波宅卷見眎兼屬作圖予未能遽應先寄以二絕〉詩¹²²，可見吳騫詩畫雙全之名頗盛。朱文治〈槎客先生手繪山水見贈賦短歌奉酬兼慰亡姬之悼〉曰：

槎客先生七十七，詞壇老手握雙筆，
詩曾索寫屏幃新，畫忽投來林壑密。
早年工詩晚工畫，畫意多從詩意出。
連朝風雪寒打窗，坐使奇彩生光滿蓬室，
我聞善畫山水享大年，息心求理真恬然，
直教潑墨鼓元氣，何待采藥誇神仙，
神仙眷屬金閨籍，近事傳聞劇憐惜，
小紅飛作馬塍花，淒絕吹簫姜白石。
老眼秋風淚不收，深深埋玉銀灣頭。
拜經憶昔同看月，索句何人共倚樓。
我與先生未一面，仰之如魯靈光殿，

¹¹⁷ 張高評以為：「清人題畫王昭君，或就畫圖之妍媸生發評論，多就彩筆、丹青、畫工、畫師；黃金、金錢；紅顏、蛾眉、春風、顏色佳人諸意象生發渲染。以凸顯丹青之誤人，妍媸之變亂，蔚為昭君一生之幸與不幸。畫工受賂，宮女買寵，見於《西京雜記》，清人題詠昭君，大多於此著墨」見張高評：〈題畫王昭君與清詩之因革——以宋人題畫昭君為參照〉，《師大學報：語言與文學類》第59卷第1期（2014年3月），頁146。

¹¹⁸ 詩序又曰：「閨秀祝瑄，未詳其所適。畫有北宋遺意，舊藏其〈明妃出塞圖〉便面，自題海昌女史。明妃風鬟霧鬢，有顧影自憐之態。觀其寄意，則生平境遇，亦大略可想見矣。」〔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二冊，《蠡塘漁乃》，頁14。

¹¹⁹ 張高評：〈題畫王昭君與清詩之因革——以宋人題畫昭君為參照〉，頁144-145。

¹²⁰ 《宣和畫譜》敘論花鳥畫，以為「繪事之妙，多寓興於此，與詩人相表裏焉。」繪事之寓興，何止花鳥畫，人物畫又何嘗不然？見張高評：〈題畫王昭君與清詩之因革——以宋人題畫昭君為參照〉，頁145。

¹²¹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二冊，《拜經樓詩集續編》，卷1，頁7。

¹²²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4，頁66。

塵寰尚有桑海變，何況曇花霎時現。
從此不畫雙娥畫東絹，自對萬幅烟鬟老忘倦。¹²³

一句「早年工詩晚工畫，畫意多從詩意出」即可看出吳騫「詩畫不可分離」的主張。吳騫有詩〈簡莊擬築文選樓余先為作圖並係詩以趣之〉一首，亦可見其當時詩畫同作之風。

吳騫晚年工畫，或許與其心境轉變有關，引文一句「我聞善畫山水享大年，息心求理真恬然」，說明吳騫無仕途之累，經常在外遊歷，見山水，便感而作詩；見古跡，則抒發情志的恬淡人生。晚年工畫、早年工詩，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詩畫不可分離。



¹²³ 朱文治：〈槎客先生手繪山水見贈賦短歌奉酬兼慰亡姬之悼〉，收錄《珠樓遺稿》。見〔清〕吳騫編，印曉峰點校：《海昌麗則》，頁 274。

第四節 結語

吳騫一生作詩無數，其有記載收錄於《拜經樓詩集》者，便已超過千首，然吳氏創作應不僅於此，其曰：「故所作（詩）都弗工，旋成旋棄，或爲人持去，便不復措意。忽忽數十年來，學業頹隳，同輩多聚散靡常，存歿參半。」¹²⁴可知除有記載之千首外，尚有許多亡失之作。如此豐碩之成果，是吳氏自少至老心力之所成。

在內容上，吳騫寫詩，多用典故，展現其身為樸學家學問淵博之特色。風格渾厚，又多描述山水之作，故氣韻深遠。以自然山水抒發淡泊之志，以人文古蹟展現校勘之功，內容包羅萬象。

在形式上，吳騫多有「和詩」之作，標示出吳騫與乾嘉名人往來酬唱之交遊情況。吳氏「和詩」時，用字相同、次序無漏，更是展現其詩作功力。吳騫作詩時常以「詩文並陳」的形式，以詩抒情，以文敘事。以文字來說明寫作動機及創作背景。此外，吳氏亦有許多「校勘詩」、「圖畫詩」，從作者至版本，從卷次到內容，吳騫均作了詳細的考證。凸顯其詩濟學養，以樸學寫詩的時代特色。

在觀念上，吳騫重視「漁歌文學」，認為《蠡塘漁乃》中所載里巷歌謠富含興寄，亦為因情而發之作，可見其肯定俗文學的價值。雖非文人大家之作，然這些描寫質樸的自然風光，抒發個人真實情感的作品，若能展現作家性情，便有其價值。故無論作者身分是文人或平民，都值得重視。如此，則不難理解吳騫為何如此肯定女性作家的貢獻。自《詩經》以來，閨閣作家在眾人眼中是消失的，然吳騫以刊行《海昌麗則》來說明女性除了相夫教子外，其文學上的成績也應給予重視。

¹²⁴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錄舊稿自序〉，頁6。



第七章 吳騫散文研究

吳騫散文方面，可略分為三個方面，首先是「應用文」類，收錄於《愚谷文存》十四卷（含《愚谷文存續編》二卷、《再續編》一卷，共十七卷）。

第二個部分則是「隨筆小說」類，有《桃溪客語》五卷¹、《小桐溪隨筆》一卷、《尖陽叢筆》十卷等及傳奇小說集《扶風傳信錄》、單篇傳奇《夜明竹記》等。另，筆者以為《吳兔牀日記》雖屬「日記體」，然其內容則與上述三部書相近，多記日常所見所聞，故一併探討之。

第三部分則是「藝術論著」類《國山碑考》《陽羨名陶錄》、《煙雲供養錄》中記載吳騫對金石遺文及陶藝書畫之論述及按語等。

第一節 應用文類

吳騫多數著作均有其實用性質，符合清代文學特色。《愚谷文存》收錄其單篇文章，其中可見其「序」多達八十篇、「跋」則有八十四篇，其他「論」、「辨」、「訂譌」、「記」、「議」、「說」、「考」、「書」、「贊」、「銘」、「傳」、「行略」、「狀略」、「家傳」、「墓誌」、「誄」、「狀」、「祭文」、「雜著」等，亦頗多著述。

一、明古今之變

有述歷來流變者，如〈子夏易傳釋存〉講《易》學流變²、〈孫氏詩評摭遺序〉中提及自卜商受《詩》於孔子至王基等《易》學傳承³。〈蠡塘漁乃序〉則是古樂府至唐欸乃曲的發展等。⁴而〈張繼才補元史藝文志序〉中則介紹了「藝文志」的流變，其曰：

¹ 《吳騫文學研究》碩士論文將《桃溪客語》分為雜俎小說一類，然筆者以為《桃溪客語》當為作者客居桃溪時對生活的紀錄，雖與筆記小說一般皆為隨手可記，然性質仍有所不同。故筆者將之歸為散文隨筆類。

²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頁1。

³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頁2。

⁴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頁26。

司馬遷作《史記》，不列藝文，至班固《漢書》，始為之志，於時六經載籍，以及九流百民之書，咸著於篇，俾後世學者，得藉以考鏡。此雖不遺向、歆之成編，亦足補龍門之未備也。東漢兩晉而降，迄乎梁、陳，斯志既多闕略。唐初修《隋書》，於經籍一類，志之獨詳，三長之士，要有取乎焉爾。後來史官若劉子玄之徒，頗不以班氏為然，是以新、舊兩書，此志已不及隋之詳備，豈亦有監於子玄之說乎？宋史諸志，藝文尤為漏略，遼、金二史，竟爾闕如，固無論已。元自伯顏南下，圖籍盡載而北，維時朝廷又開遺書之路，凡以書來獻者，或命以官，或給以祿，佳本則識之玉章，掌諸近侍。儒生著述，皆由本路進呈下翰林看詳，可傳者，令江浙行省，或所在儒學刊行。是以元時載籍極博，而奎章崇文之積，不下於歷朝。苟綜而錄之，奚翅倍蓰於《隋志》。乃脩《元史》者，並此一門而無之，不亦甚可惜哉！⁵

上文可見關於「藝文志」之類，始至班固《漢書》，至唐代則尤為重視。然自宋以降，已漸漸被忽視，致有漏略，然發展至遼、金之時，甚而闕而未錄。又提到元代有獎勵獻書的政策，故其圖籍之總數，當倍蓰於隋朝。吳騫此〈序〉簡略介紹了「藝文志」各代「藝文志」的發展情況。

又，〈讀經題跋序〉曰：

通天地人之謂儒，儒固三才之一乎。聖人立言以垂教萬世，與天地同其永久。六經四子之書布在兩間，使人如布帛菽粟、日用飲食，斯須頃刻之不可離也，故曰與天地合其德。聖人作之，儒者述之，儒之任不綦重與？自孔子沒而微言絕，復罹秦火之厄，漢唐以來掇拾經義箋傳訓話、義疏講解之籍，無慮數千百家，汪洋浩瀚，眾說紛綸，自非宏通淹貫、識力兼擅之士，安能抉擇幽隱而闡發其精蘊？斯昔人所以有皓首窮經之歎也。⁶

上述引文首先介紹六經之不可須臾離於日常，並強調儒者之重任。後則說明經學自孔子末後的發展。又〈唐長孫無忌等進五經正義表跋〉中，亦提到唐代文教之盛，其曰：

六經自漢儒訓故後，至唐代而闡發益宏博，良由高祖首崇儒術。開國之初，即詔立周公、孔子廟於太學，館設博士，郡國置生。繼以太宗王府有文學之選，殿庭有直宿之廬，燕閒接對，資訪彌勤。有唐三百年文教之盛，蓋駸駸於是矣。《五經正義》之作，尤為百世之所宗仰。⁷

⁵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頁38。

⁶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續編》，頁6。

⁷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頁45。

《五經正義》可謂唐代經學之代表作，其因在於高祖李淵（566-635）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太宗李世民又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考定《五經》，頒於天下，命學者習焉。然儒學多門，章句繁雜，故又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令天下傳習。在介紹《進五經正義表》之序中，則對唐代經學源流作一簡單介紹。

最後是〈論印絕句序〉：

《周官》：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為指事一，象形二，諧聲三，會意四，轉注五，假借六，皆古文也。宣王時太史著《大篆》一十有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至孔子修六經、丘明述《春秋傳》，並用古文。七國并爭，車涂異軌，秦人變古法，書分為八，其一曰「大篆」，次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摸印」。齊蕭子良以「刻符」、「摹印」合為一，徐鍇議之謂「符」者，竹而中剖，字分半形，「摹印則屈曲填密」。蓋符以取信，印以記事，判然二體。若後世官私印章，既以徵信，復記姓名官階，正合子良之制。而一二好古之士，往往蒐羅各體，凡禹鼎湯槃、漆書蟲篆，與夫鐘鼎貞石、雌敦雞匱諸蹟，離奇光怪，百出而不窮，雖去古漸遙，猶使人想見蒼沮制作之意，故足尚也。⁸

吳騫序《論印絕句》之時，提及文字的流變，自小學所教之「六書」，至秦書分八種，除吳氏提到的五種外，另有三種，即六曰「署書」（封檢題字）、七曰「殳書」（刻在兵器上的文字）、八曰「隸書」（莊重字體）。其中第五種「摸印」應與後事之印章相關，齊蕭子良曾將「刻符」、「摹印」合一，而徐鍇則加以駁斥，吳騫最後「符以取信，印以記事」來說明「刻符」與「摹印」應為二種不同體式。

雖然後世官私印章的功用，不僅用以徵信，亦可用以紀錄姓名官階，符合蕭子良合二者為一的形式，然其中變化，吳氏亦詳加敘述，用以紀錄，以明古今之變。

二、芳姿與眾齊

上章談及吳騫詩學時，可發現吳騫詩中時不時出現女性的身影，而此特色於其文亦有所展現。《愚谷文存》中，「傳」共有 6 篇，然其中有四篇為「孺人傳」，祭文類中女性亦不少見，可知吳騫重視女性的特色。

⁸ 〔清〕吳騫輯：《論印絕句》（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 年），頁 231。

四篇「孺人傳」中，除了吳騫寫其妻之〈亡室人魏孺人家傳〉外，其餘三篇分別為〈朱節母趙孺人傳〉、〈馬母朱孺人傳〉、〈陳節母呂孺人傳〉。綜觀而言，這三位傳主有其共通性，亦可於此窺見吳騫心中女性應有之形象為何。

首先是「性格方面」，〈朱節母趙孺人傳〉曰：

孺人姓趙氏，仁和人也。祖承燾，雲南順寧府知府。考筠，候補州同知。家世清門，少而婉嫕通書史，父母絕鍾愛之。⁹

〈馬母朱孺人傳〉：

孺人姓朱氏，海鹽豐山人，明御史雲南巡按泰禎六世孫也。父太學仲謀，諱權。孺人幼而端淑，嫺內則，通書史。¹⁰

孺人性溫柔明恕，有識量。郡伯少頗嗜博奕，嘗負累數百緡無所措，孺人廉知之，斂容泣諫，旋斥環瑱為償其逋，郡伯亦感悔，終其身不近博局。遇事知大體，治家整肅，而馭下以恩。¹¹

〈陳節母呂孺人傳〉：

陳節母呂孺人，其先歙縣人也，六世祖某始徙宜興。孺人生而端淑。¹²

孺人幼知書，能默誦《女訓》，性慈愛，輕財利，樂施予，尤明大義。翁晚舉二子，無所得乳，則割己子之乳而哺之。希曾嘗拾得遺契三十緡，歸以告，孺人曰：「吾聞无妄之福得之不祥。」亟令訪其人而還之。蓋義方之訓多類此。¹³

可見這三位均為柔順和靖、端正賢淑之人，或嫺內則，或通書史¹⁴，符合一般大家閨秀之形象。然卻命運多舛，同樣遭遇丈夫早逝的困境。〈朱節母趙孺人傳〉中提到：「成婚甫半歲，以暑疾卒。家故赤貧，孺人茹荼拮据，藉紡軒養孀姑，

⁹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頁 156。

¹⁰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頁 157。

¹¹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頁 158。

¹²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頁 159。

¹³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頁 160。

¹⁴ 如〈朱節母趙孺人傳〉載孺人夙工韻語，其〈咏芙蓉〉詩云：「雅豔非無匹，芳姿與眾齊。祇緣花謝後，著水不沾泥。」又〈咏缺月〉：「誰言三五圓光好，究恐清光不在圓。今夜半圭流素彩，依然皎潔滿中天。」可見其才。見〔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頁 157。

以孝聞。有遺腹子曰兆琦。」¹⁵〈馬母朱孺人傳〉：「浹歲，郡伯遭疾卒，孤之炎甫四齡，孺人提攜撫育，疊遭堂上之喪，兼禦同室之侮，艱辛備歷。」¹⁶〈陳節母呂孺人傳〉：「結褵方六載，良人染瘵不起，瀕危，顧孺人而泣：『老親弱息，重以累卿。』」孺人亦泣曰：『是命也，亦吾分也。所不竭力奉君親孤弱者，有如皎日。』」¹⁷可知吳騫所傳之三人，其命運多舛，於丈夫逝世後，均靠己力撫育提攜，一身擔起照顧家庭的責任。尤其是對子孫的教導，更是不遺餘力。〈朱節母趙孺人傳〉曰：

遺腹子兆琦，始能言即手書《孝經》授之，平時教督絕不事姑息，有丸熊畫荻之風。……時孺人已開八袞矣，勸絕幾不欲生，顧朱氏門戶單弱，僅一孫未毀齒，乃強視息以撫之。凡昔之所以含辛茹藥以教其子者，更復用以教孫。青燈白髮，四壁蕭然，恒至丙夜書聲與淚痕相併，聞者莫不為之酸感。

〈馬母朱孺人傳〉：

迨之炎長，使循例謁選，得山西樂平尉，孺人仍里居教養諸孫。每寄子書，惟勉之為清白吏，勿以家貧為念。生平勤苦節儉，事無鉅細，一身任之。臨終前一夕，猶理紡車，至二鼓始息，旦起櫛沐整衣，無疾而終。

〈陳節母呂孺人傳〉：

迨稱未亡人，家徒壁立，上奉翁姑，下撫一子一女，惟藉十指所入供朝夕。……舅老病篤，醫辭不治，孺人憂惶，計無復之，泣禱于天，割臂肉和糜以進。舅已昏暝，忽甦，謂曰：「數已定，何自苦為？然以汝誠，得三日生。」屆期而逝。姑晚患癰疾，在牀蓐逾年，凡視湯液、謹抑搔，惟孺人是賴，他子婦皆莫及。姑歿，哀毀骨立。既畢喪，希曾又夭，孺人仰天拊膺曰：「嗚呼，何我生之不辰也！」乃復撫二稚孫提攜誨篤，其操勞竭蹶，更倍于疇曩。甫能成立，孺人已心力交瘁矣。一旦呼孫輩前，誨之曰：「身為而家婦五十年，飡冰茹藥，僅了婦責。而今而後，庶可見亡人地下，若曹其勉修前業，毋隳先人清德之遺。」於是處決家事，纖悉既畢，怡然含笑而逝。¹⁸

由上述引文可知，這三位孺人，早喪所天，含辛茹苦，生平勤苦節儉，事無鉅細，一身任之。為的就是不隕其家聲，不以為鄉黨羞。吳騫以為：「自來傳列女者，

¹⁵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頁 156-157。

¹⁶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頁 158。

¹⁷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頁 159。

¹⁸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頁 159-168。

並稱孟、陶，蓋二母之名，得令子而益彰。」¹⁹吳氏以此三人之傳，塑造出傳統女性典範的樣貌。此外，「守節」亦是標準之一，〈陳節母呂孺人傳〉曰：

論曰：婦德莫重于節，然而《易》曰：「節，亨。苦節不可貞。」又曰：「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者以為節須得中為節，過苦，傷于刻薄，其道困窮不可復正。方中夏既死，家日益困，浮言繁興之日，孺人何難一死以明志？不知一門衰弱，將焉所託，獨能忍死須臾以踐前諾，非所謂「苦節不可貞」與！²⁰

又曰：

戚黨見其少年，或有異議，孺人微聞之，輒慟哭絕食，誓死不易節，人亦感動，無敢復言。²¹

守節、犧牲，或是吳騫心中女性的道德典範，正如其言曰：「貞松挺姿，不以霜雪之嚴而改其性，良玉抱潔，不以烈火之猛而其色。語曰「士窮乃見節義」。吾于節母乎見之矣。」²²此話與顧炎武〈廉恥〉所謂：「松柏後凋於歲寒，雞鳴不已於風雨」，有異曲同工之妙。其又曰：

每見世操觚家，聞人間有奇節異行，奮筆紀述；無甚奇異，則罕有過而問者。宜乎斯人之多不傳也。孺人迄今且二十年，其孫經既錄其苦節，籲當事，請旌於朝，復手行狀，遍乞知好銘誄以表章之。噫，孺人之垂休，不於經而益券哉。²³

此處亦間接說明吳騫撰「孺人傳」數量較多的理由，其以為此些命運多舛之女性，未選擇一死了之，而是忍辱負重，將個人奉獻於家庭之中，然「斯人之多不傳也」，為這些烈女留下紀錄，成為後世女性所推崇效法的對象。如吳氏於〈記二女〉²⁴一文曰：

¹⁹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頁 157。

²⁰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頁 159-160。

²¹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頁 159。

²²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頁 157。

²³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頁 159-160。

²⁴ 吳騫為其三姑賦詩〈雅種麥行為從三女始賦〉：「隴頭流水聲於邑，陌上行人盡露臆。東飛伯趙西飛烏，何如精衛填海枯。憶從結髮為君偶，祇言百歲長相守。荒雞忽叫噩夢回，明明朗月當中剖。空閨一夕魂九徂，血淚化作紅珊瑚。金刀剪喉喉不斷，粉骨墜樓如鐵榦。忍死端因乳下子，子死身今更焉倚。朝來慟哭辭六親，千里飄飄逐浪蘋。生時何異路傍石，死去長為異地燐。傷心雨打棠梨陌，寒食東風芳草碧。墓田一飯更何人，付與年年雅種麥。」亦有序言，其說於此文相差不大，故略。見〔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 6，頁 119。

吳氏二女者，長曰勤姑，次曰三姑。父正模，其先江南休寧人。六世祖諱萬鍾，明季徙浙，家海寧縣東長平鄉，所謂小桐溪者也。二女自幼莊靚，覽詩書略通大義，尤慕古列女之風。居恒聞人道節義事，輒斂衽傾聽，退而相與評騭乎閨中，或歎歔激昂，若不能自勝其情者。然及長，勤姑適諸生方世琪，三姑適太學生金邦達。乾隆癸巳秋，世琪得暑疾，法在不治，勤姑日夜泣禱于天，割股進之，卒不起，乃仰藥以殉。三姑聞之，噉然曰：「姊乎不沒而志矣。」明年八月，邦達亦患傷寒而死，于是三姑水漿不入于口者已三日。視斂畢，即引繡刀自戡其喉，流血被體，而腕弱不殊，復竦身墜樓。然二女也，為家人援救，暝，皆逾夕而復蘇，鄉里莫不詫歎以為異。嗟乎！夫死者，人之所難，而二女甘之如飴，豈其所稟于天者有獨異乎？《詩》曰「之死矢靡他」，孔子曰：「求仁得仁，又何怨。」彼非誠惡生而樂死也，顧其義有不可獨生耳。吾見夫世之同人之樂，而不同其憂，或平日志相契合，至于利害死生之際，異其趨者，蓋亦多矣。聞二女之風，能無少忤于心乎？其後二女竝以苦節養舅姑而撫其孤。勤姑則孤長，三姑之孤竟夭死亡後，是又天道之難諗者。正模，予三從兄也，感二女苦志，居恒悒悒不自得，故為之記以慰其心，且俟世之有心風教者。²⁵

看似光怪陸離的吳家二女殉夫之記事，吳騫之所以加以記錄下來，主要的原因是欲「風教」世人，與其撰寫「孺人傳」之目的殊途同歸。

²⁵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頁116。

第二節 隨筆小說類

吳騫無意仕途，一生寓遊各地，常將所見所聞，記而識之。如《桃溪客語》、《小桐溪隨筆》、《尖陽叢筆》、《吳兔牀日記》等，均為其隨筆而識之作。小說方面，則有《扶風傳信錄》、《夜明竹記》。以下就此二方面分而述之。

一、散文隨筆

關於《桃溪客語》，周廣業序曰：「義興為東南奧區，吾友吳君槎客寓遊其間，既著《國山碑考》，復著《桃溪客語》。搜剔溪山，爬疏人物，博而且精，洵不負此地矣。」²⁶又曰：「槎客方結廬國山之下，流連觴詠，於昔賢何多讓焉。」²⁷由序文所謂「搜剔溪山」、「爬疏人物」、「流連觴詠」，可知《桃溪客語》之內容大約是其於桃溪之生活紀錄，其曰：

予竭來荆南，樂其風土之閒曠、人士之雋淑，買田學稼，結廬國山之下，日與田更野老相往還。輟畊多暇，偶有聞見，則筆而識之。積久成帙，以其叢脞瑣瑣，一若道聽而途說之，命曰「桃溪客語」。若夫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世有東都主人，能無听然而笑乎？丁未冬日海昌吳騫。²⁸

抒懷念舊、思古幽情，吳騫於荆南一帶的見聞，均以隨筆形式記錄下來，其中包含讀書筆記、地方見聞等。如《桃溪客語》「《孝經章句》」曰：

任鈞臺作《孝經章句》，大抵本朱子《刊誤》。《刊誤》經一章，傳十四章；《章句》經一章，傳十五章。自敘謂：「嘗於山右佛龕得鈔本有傳之十章，其文同《戴記》，而今本無之。孔子言：『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孝之始；立身行道，揚名後世，孝之終。』……右蓋取大、小《戴記》「哀公問于孔子」、《大戴·曾子大孝篇》、《呂氏春秋·孝行覽》等以成文。竊意江右佛龕之說，終未敢信。²⁹

吳騫藏書印中有一句「書，不可一日失」，吳騫身體力行，每過一處，無論是閱讀或遊歷，日日均載其見聞。而引文為吳氏讀任起運《孝經章句》的筆記，首先，說明是書以朱子之說為底本，內容僅於傳文多朱子《刊誤》一章。其次則對任鈞

²⁶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四冊，《桃溪客語》，〈桃溪客語序〉，頁1。

²⁷ 同上註。

²⁸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四冊，《桃溪客語》，頁1。

²⁹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四冊，《桃溪客語》，頁67-68。

臺所謂得鈔本於江右佛龕之說提出質疑。³⁰《尖陽叢筆》中亦有《孝經》相關記載，其曰：

頃歲有商於日本者，得《古文孝經孔傳》，凡為章二十有二，經文千八百六十一字，乃日本所刊。有信陽太宰純音訓。此書自唐末五代之亂失傳，宋雍熙初，日本僧裔然以鄭注《今文孝經》十八章來獻，獨不及孔傳之二十二章，豈獨歐公所謂「《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敢傳中國」者耶？其經文視司馬溫公《古文孝經》，指解間多不同，如「續莫大焉」作「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作「故親毓之」之類頗多，與《漢，藝文志》所言符合，惟字數較桓譚所紀尚少十一字。（譚云千八百七十二字。）豈流傳歲久，遂不免脫誤？《池北偶談》云：「耿隱之言曾見《古本孝經》，〈庶人〉章末引《詩》云：「晝爾於蓀，宵爾索綯」，若以補入，則僅少一字。」第不知耿所見實何本也。³¹

首先對《古文孝經孔傳》作一簡單地描述。其中提到「有商於日本者」即為汪鵬。「《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敢傳中國」一句則出自歐陽脩《日本刀歌》³²，說明了書籍散佚海外的現象。

進而提出是書文字與其他版本的差異，最後提及《池北偶談》的說法。上文可見吳騫對是書初步的理解，而吳氏於〈新雕古文孝經序〉中則更為詳盡的說明，其曰：

古文《孝經》，孔安國傳，世久失其傳。武林汪君翼蒼，隨估舶至日本，訪求以歸。吾友鮑君以文得之，甚喜，遂刻入《知不足齋叢書》，間以弁言為屬。騫固寡陋，敢捫揲端緒，以俟世之明經者正焉。然歐公《五代史記》謂，新羅自晉以後，不復至中國。而裔然事則見於《宋史·日本傳》，斯為可信。

³⁰ 任起運序曰：「雍正元年，運以鄉舉入都，遂從劉學使山右，於佛龕得孝經抄本，見有文同戴記而今本無者，攜以歸，徐審之，蓋傳之十章也。」任啟運云山右，吳騫云江右，蓋抄誤耶？見〔清〕任啟運：《孝經章句》，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孝經類》第146冊（臺南：莊嚴文化，1997年），頁146-550。

³¹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四冊，《尖陽叢筆》，卷2，頁24-25。

³² 歐陽脩〈日本刀歌〉：「昆夷道遠不復通，世傳切玉誰能窮？寶刀近出日本國，越賈得之滄海東。魚皮裝貼香木鞘，黃白閒雜鏤與銅。百金傳入好事手，佩服可以褻妖凶。傳聞其國居大島，土壤沃饒風俗好。其先徐福詐秦民，採藥淹留卅童老。百工五種與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工詞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繡澀短刀何足云！」內容是通過以出口日本之寶刀為主題，側面描寫秦始皇焚書坑儒對中國古籍或文化所造成的流失。另，書中「箋注」以為〈日本刀歌〉一詩非歐陽修作，是《居士外集》編者誤收。作者應為司馬光，且司馬光《傳家集》、《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等均有收錄是詩。箋注者並羅列譚彼岸、王水照等學者說法加以佐證。然此議題非本文重點，故略之。見〔宋〕歐陽修著，洪本健校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1369-1370。

第不解齋然當日何不以孔《傳》俱來？豈是書在彼國中，亦所祕邪？《日本傳》又累言其國太宰府遣人貢方物，或收得其牒。今序刻是書之太宰純，未詳為何如人。日本多世職，太宰純豈猶其苗裔，或以官為氏者乎？惜乎！十萬里之波濤難盡，不易問耳。書中經文，視世所傳古文《孝經》不同者，如「父母生之，續莫大焉」作「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作「故親生毓之」，與班孟堅謂「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正合；「中心藏之」作「忠心藏之」，以「中」為「忠」，亦與陸德明《經典釋文》合。³³

兩相比較，便知《尖陽叢筆》即是吳騫讀書的紀錄、筆記，將相關資料羅列記下備考。而於〈新雕古文孝經序〉則是進一步校勘的成果。如吳騫之孫吳之淳於〈尖陽叢筆跋〉曰：

昔先大父聚書萬卷，手不停披，潛志探討，學甚博而識甚超，兼好網羅遺事軼聞，搜別名跡古器，多所表著。平居睹記所及，間復參以論說，隨時筆之，積久成若干卷。家近海上之尖山，因名曰《尖陽叢筆》。此雖未盡所蘊，而其援據詳明，議論精確，已足為學者考證之資。是本甫出鈔胥，字多訛舛，晚年審定時尚有增損塗乙及引舊存疑之處，朱墨燦然，皆大父手筆也。³⁴

《桃溪客語》、《尖陽叢筆》二書的性質較為接近，如吳之淳所謂：「（吳騫）平居睹記所及，間復參以論說，隨時筆之，積久成若干卷」之作。雖說是讀書筆記，隨筆而書，然吳騫嚴謹的校勘態度，引經據典的豐富內容，亦值得後世參考。

管庭芬亦跋曰：

是書考訂經史，辨別名義，幾與《日知》、《養新》諸錄相伯仲。然其中談詩紀事諸條，或已散見《拜經樓詩話》及《桃溪客語》諸書。……蓋先生自少至耄，無日不以卷帙自娛，心有所得即涉筆以識。雖因早年著述尚未付梓，而潛研之勤，實非時流所可企及者。³⁵

此可以與吳騫「書，不可一日失」藏書印的精神相違呼應，讀書、校勘為「吳氏日常」，《吳兔牀日記》中，亦可時常可見類似的讀書筆記或校勘紀錄，如乾隆四十八年「元月廿五日」：

東坡《新城道中》詩二首，舊本皆然。惟查注依方回《瀛奎律髓》之語，以第二首為新城令晁端友和作。予觀詩有云：「細雨足時茶戶喜，亂山深處長

³³ 〔漢〕孔安國：《古文孝經》，收入《知不足齋叢書》（臺北市：興中書局，1964年），頁60-61。

³⁴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四冊，〈尖陽叢筆跋〉，頁154。

³⁵ 同上註。

官清。」端友登自誇其所治之美，而已為官之清乎？疑東坡用前韻以贈晁令耳。當從舊本。（下又云：「人間歧路知多少，試向桑田問耦耕。」亦似行役口氣，而非作令者語也。）³⁶

吳騫以詩句的合理性作為判斷《新城道中》二詩均為東坡之作，反駁方回的說法。又，乾隆五十年「八月二十七、八二日」條曰：

顧亭林《菰中隨筆》云：「短右袂，向來不曾理會得。兩隻衣袖，一長一短，不成模樣。蓋古人之裘，如今皮襖，必以綢帖之而成，但短其皮不短其綢，則運動既便，而於外觀亦無所妨。」按，此語恐未必然，古人衣裘有毛者在外，《漢書·匡衡傳》：「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如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說文》「表」字，徐鍇《繫傳》云：「古以皮為裘，毛皆在外，故衣毛為表。」亭林豈未究及此耶？³⁷

吳騫此處針對顧炎武《菰中隨筆》的內容提出質疑，並舉出《漢書》、《說文解字》之說證明自己的想法。吳氏最後直言「亭林豈未究及此耶」一句，或因「日記」的關係，用語較為直白。《吳兔牀日記》篇幅較為短小簡單，不若《桃溪客語》、《尖陽叢筆》二書較為詳細，然其共通點則是吳騫隨筆而記之作。

二、志怪小說

關於吳騫的小說代表作品有二，其一為《扶風傳信錄》，其二為「夜明竹記」，均為志怪類小說。³⁸《扶風傳信錄》中包含正文有和《青青柳傳》兩篇，附錄有徐喈鳳的《會仙記》等七題八篇。而關於吳騫輯錄此作之動機，可見於〈序〉與任安上〈與吳拜經書〉，其曰：

康熙中，義興許生遇狐仙胡淑貞事。世竟傳說，而文人學士登諸載記。如王漁洋《居易錄》、鈕玉樵《觚賸》、徐竹逸《會仙記》、《新舊宜興縣志》等不一而足。均未免參差訛誤，所謂傳聞異詞也。友人任茂才上示予一編，曰：敘事解疑，視之。即許生大父可觀親筆著錄，皆其祖若孫當日身與諸

³⁶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五冊，《吳兔牀日記》，頁18。

³⁷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五冊，《吳兔牀日記》，頁56。

³⁸ 王火清〈藏書家吳騫的小說〉提到：「他（吳騫）的小說著作，有雜俎小說集《桃溪客語》、傳奇小說集《扶風傳信錄》以及單篇傳奇小說《夜明竹記》。」王氏將《桃溪客語》定義為雜俎類小說，性質蓋與唐代段成式筆記小說集《酉陽雜俎》類似，用以紀錄生活狀態、思想狀況等。然筆者以為，《桃溪客語》的性質較類似隨筆而記的散文類文章，而與目前以刻畫人物形象為中心、通過完整的情節和環境描寫來反映社會生活的「小說」有本質上的不同。另關於所謂「傳奇」小說作品，筆者以為依吳騫作品之性質，應屬志怪小說。故《桃溪客語》是為散文隨筆類作品，而《扶風傳信錄》與《夜明竹記》則屬「志怪」小說。關於王火清的說法，可見氏著：〈藏書家吳騫的小說〉，《明清小說研究》2000年第4期，頁143。

娃晨夕往還問答塊遺之事。年經月緯，排日按時。晦明風雨，曆曆無爽。較得之傳，聞者為確鑿可據。³⁹

〈與吳拜經書〉：

敘事解疑一帙。珍之五十一年矣，以為枕中鴻寶，足佐千秋秘笈。又嘗謂吾邑遺事，惟此可以上匹國山一考。故陶山間之於前，簡齊詢之於後。安皆靳之而不出，若兩會仙記。邑中尚少副本，故未免傳訛。何怪此事之三寫成烏。⁴⁰

上文可知，《扶風傳信錄》中所述許生遇狐仙胡氏的故事，經過多方傳寫而致差錯訛誤頗多，吳騫所謂「傳聞異詞」，任安上所謂「未免傳訛。何怪此事之三寫成烏」也。故當吳騫收到任安上所藏 51 年許可觀所撰《敘事解疑》時，以此版本為許生祖父將其與孫輩之對話記錄為理由，判斷此版較為可信，便以此為底本，加以增刪潤飾，定名為《扶風傳信錄》。

又曰：

惜時可觀雖老諸生，通文義。未及援據史傳。叩以當日宮闈之事，如伶元之遇通德，使人有占鑿擁髻之感。又不能博征仙典，究論還丹度世之術。而所記皆尋常世俗雜務，且其辭不違意者，間亦有之。爰稍翦其繁蕪，並取詩辭之近雅者，著《扶風傳信錄》一卷。非敢效《睽車》、《幽怪》之所為，庶不致傳為於後世云爾。顧其事更有可異者，昔東晉時陽羨許彥。遇見籠書生於綏安山下，離奇詭變，至今人稱道之。乃扶風之事又出於許。仙邪、神邪、鬼邪、幻邪！何其獨與太嶽之采允之有良緣邪，漫書數語以引其端。⁴¹

由上文可知，吳騫以為許可觀《敘事解疑》有所不足，首先是未能考據史傳，其次是文辭不夠近雅，故輯錄是書，又說其目的並非效法宋代郭彖《睽車志》及唐代牛僧孺《幽怪錄》（又稱玄怪錄）等作品，用以紀鬼怪神異的故事。〈與吳拜經書〉又曰：

即如《觚膝》濫發蛟橋幻遇，開口便錯。所遇之處，乃東關橋。其相從所，即今莫仁與酒肆之樓也。非止翁老人親筆記載，世且忍河汾應鼎為商周法物，未免厚誣。安上中年屢思忖之梨棗，以傳不朽。顧四壁蕭然，竟同範

³⁹ 〔清〕吳騫輯：《扶風傳信錄》，收入《叢書集成新編》第 82 冊（臺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年），頁 707。

⁴⁰ 〔清〕吳騫輯：《扶風傳信錄》，頁 707。

⁴¹ 同上註。

叔，自西河痛後，益萬念俱灰。今此書得愚穀老人序而傳之，姍姍有知，銜環可必。而安上亦獲掛名末簡，若追溯淵源，則澧塘其殆火敦腦兒乎。此書到日，一披覽間，想無異蕭翼得見辨才蘭亭真本，小桐溪上萬花齊放也，一笑主臣。

任安上直言，許生與胡氏相遇之地應為「東關橋」而非「蛟橋」，然不僅《觚滕》，其他版本對二人相遇之地均有不同，分別羅列如下：

首先是以許可觀《敘事解疑》為底本的《扶風傳信錄》曰：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正月十一日，宜興扶風橋裏人許生丹忱。隨大父可觀入城賀歲，至三里橋小憩，解後一麗姝隨婢相目成，入至東關橋又遇。⁴²

吳江鈕琇玉樵輯文言短篇傳奇志怪小說集《觚滕》：

宜興許郎，行二，農家子也。康熙二十年間，偶入城，至蛟橋，過一女，絕豔。⁴³

新城王士禎阮亭《居易錄》：

副都禦史吳匪庵（涵）說：宜興許生，年十七八，居近村。一夕，入城玩月長橋，橋上先有二女子，皆姝麗，與許目成久之。⁴⁴

宜興徐喈鳳竹逸《會仙記》：

康熙壬戌，邑之扶風橋許丹忱。年二十一矣，正月十二日，同父入城。去城二里許，過兩美女。視之而笑，⁴⁵

《宜興縣誌》

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十二日，有許丹遇狐仙於道，相視而笑。後數日，至丹家成夫婦禮。自言胡姓，名淑貞。⁴⁶

關於二人初遇的場景，《觚滕》為「蛟橋」，《居易錄》則為「玩月長橋」，《會仙

⁴² 〔清〕吳騫輯：《扶風傳信錄》，頁 708。

⁴³ 〔清〕吳騫輯：《扶風傳信錄》，頁 713。

⁴⁴ 同上註。

⁴⁵ 〔清〕吳騫輯：《扶風傳信錄》，頁 712。

⁴⁶ 〔清〕吳騫輯：《扶風傳信錄》，頁 713。

記》云「去城二里許」，《宜興縣誌》則僅曰「遇狐仙於道」，真如吳騫所謂「參差訛誤」者也。可知吳騫的輯錄動機，並非以創作為中心，而是以校勘考據為目標。

除了《扶風傳信錄》外，吳騫另有一篇〈夜明竹記〉亦被歸為短篇傳奇小說，《桃溪客語》「夜明竹」條下對此故事有一簡短說明，其曰：

世但有夜光木，未聞有夜明竹。宜興邵孝子墓獨產焉。孝子名志珪，九苞里皋塍人也。天性至孝，少業儒。家貧，棄而力農以養親。弱冠時，父得危疾，聞醫言糞不甜滑可治，乃私嘗之。復刲股以進，父旋愈。又數年無疾而卒。志珪晝夜哀泣，既葬，廬墓側，未嘗歸宿。迨母喪畢，亦然。雖祁寒酷暑不少間，久而墓側夜光之竹生。竹初生無異于常，亦不甚修偉，數月籜解，枝葉漸枯，至夜輒有光熒熒然若燿燿之蔥管中。自雍正庚戌七月至于冬日始熄，遠近見者莫不嗟異。具疏其事，聞諸當事，請旌其廬。志珪自陳力辭，遂中寢。志珪既沒，又五十餘年，至嘉慶兩辰春，而夜明竹復生。

至此，似與一般「傳奇小說」相似，明代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曰：「凡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⁴⁷「夜明竹」的故事，似乎是為了宣揚「孝感動天」而產生的。然吳騫又曰：

予初未之信，得一枝目驗之，良然。藏于篋中，近百日乃已。按《孝經援神契》曰：「庶人孝則木澤茂，浮珍舒恪草，秀水出神魚。噫，聖經之語，不誠信哉。餘詳予《夜明竹記》。」⁴⁸

可知於吳騫而言，此故事並非如傳奇小說般，是作者幻設之語。而是真有「夜明竹」此物，故《夜明竹記》中則曰：

嘻！異哉！聞諸至孝能感動天地而致瑞應，若靈之茹淡而室明，丁蘭刻木而淚出，孟仁泣竹而萌茁，王祥臥冰而鱗躍。舉憲，憲在人耳目，其他醴泉甘露珍禽異卉，尤不勝更。僕數《孝經援神契》曰：庶人孝則木澤茂，浮珍舒恪草秀。又按《易》〈震〉為蒼莨竹，〈離〉為火。火，文明之象。在豐之六二曰「豐其蔀，日中見斗」，言日雖蔽于蔀而不能掩斗之光。志珪雖自甘隱約并晦共名，而彼蒼終不欲使泯沒而無傳于後，故假草木之靈

⁴⁷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8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886-387。

⁴⁸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四冊，《桃溪客語》，頁98-99。

一至于再，以彰純孝之行，有如此惜乎？重修邑乘，語焉而不詳，故復為之記，以告後之作孝史者。⁴⁹

將事件敘述的像小說一般，或許是此篇被歸為單篇傳奇小說的原因。然就吳騫說法，其親眼所見「夜明竹」實物，故不僅舉出許多孝親故事來比喻。更進一步，提出《易》經加以說明。對於吳騫來說，孝道之種不言可喻，《蠡塘漁乃》有記其祖姑，其曰：

香茗才華世已難，北宮芳行好誰看。
後時黃娟尋遺表，猶有烏啼夜月寒。

（祖姑淑君，諱瑩。少好讀書，通大義，每從諸兄講學家塾，具有理解，宗黨以其女而士行者也，共字之曰淑士。性至孝，見誠庵公剝股療親，亦願終身不嫁，以事父母。不得已為贅婿於家，未幾執親喪，以哀毀致疾，臨沒遺言：必葬我二親穴旁。今墓在蓮匯之原。杭堇浦先生為撰孝女墓表，方之北宮之女。詳《道古堂集》。）⁵⁰

孝道至誠，以致於寧可終身不嫁以事父母。而後又因親喪致疾而亡。由此可知，吳騫考據、經學的精神貫穿於其文學與詩學，前文所為「經詩知道相通」，亦可通文學之道，藉由小說、作詩等方式宣揚孝道、婦德，建立社會道德秩序，可知經學、文學、詩學之道彼此互通。而《扶風傳信錄》的輯錄目的則偏向考據，在眾多版本敘事不一的狀況下，冀能統一說法，提出較為可信的版本。

⁴⁹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頁 108-109。

⁵⁰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二冊，《蠡塘漁乃》，頁 25。

第三節 藝術論著類文章

而吳騫的文學特色，除了考據校勘以及教化功能以外，亦有展現其興趣之作，如吳騫喜收藏古物珍品，曾言：

築拜經樓藏之，又有圖繪碑銘鼎彝劍戟幣布圭璧印章之屬，丹漆陶旂象犀竹木之器，充牣其中，皆辨其名物制度，稽其時代款識，著之譜錄。晨夕坐樓中展誦摩娑，非同志不得登也。⁵¹

因此，吳騫有許多專書，其中較為完整的有《國山碑考》，展現吳騫於金石遺文之興趣。《煙雲供養錄》與《陽羨名陶錄》則呈現吳騫之藝術涵養。以下分而論之。

首先是《國山碑考》，古人多用金石記載其事蹟，主要原因在於金石不易損壞。朱劍心《金石學》中提及金石的作用，可以「證經典之異同，正諸史之謬誤，補載籍之網佚，考文字之變遷」。⁵²相較於書籍隨著時代而有所殘缺，金石便成為校勘過程中重要參考資料之一。如翁方綱所謂：「金石之足證經史，其實證經者二十之一耳，證史則處處有之。」⁵³可見金石學於考據學之重要。

《國山碑考》完成於吳騫旅居宜興時，過程十分艱辛，如陳鱣〈跋〉云：

吳封禪國山碑，蘇建篆書，天冊元年立，地居荒僻，世罕其傳，同里吳槎客先生，嘗于歲暮風雪中，駕扁舟泊山下，具紙墨，稟氈榻之具，攝衣而上，剪其荊棘，剔其落蘚，天寒大凍，不能和墨，又山高風烈，紙著之輒敝，凡三日，拓得數紙，一時詫為狂。先生既手繪其圖，復綜夫碑之始末，作《國山碑攷》一卷。⁵⁴

地處偏遠，天候不佳，均不能阻擋吳騫前往拓印國山碑之心。如顧炎武著《金石文字記》曾言：

⁵¹ 〔清〕錢泰吉輯纂，《海寧珍稀史料文獻叢書》編委會整理：《海昌備志（點校本）》，頁274。

⁵² 朱劍心：《金石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頁4。

⁵³ 翁方綱〈平津館讀碑記序〉，見〔清〕洪頤煊：《平津館讀碑記》，收入《中國書畫全書》卷14（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年），頁1。

⁵⁴ 〔清〕吳騫：《國山碑考》，收入《叢書集成新編》第52冊（臺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頁108。

二十年間周遊天下，所至名山巨鎮，祠廟伽藍之跡無不搜尋。登危峰，探窈壑，們落石，履荒榛，伐頽垣，備朽壤，其可讀者必手自抄錄，得一文為前人所未見者輒喜而不寐。⁵⁵

「得一文為前人所未見者輒喜而不寐」一句，或可道出吳騫心聲，身為藏書家，吳騫看重典籍，不畏艱險，只為求得他人未見之文，吳氏亦曰：

封禪碑在吳興陽羨縣國山，實今常州府荊溪縣西南五十里，地既荒僻，人跡罕至，拓者亦甚少，故巋然屹立山椒，迄今猶未斷泐，其文雖不無磨滅，較天發尚多可辨識。予往來荊南道中，恒登山巔，披荊榛，剝落蘚，親以氈椎從事者，無慮數四，而心乎愛矣，卒未能舍也。⁵⁶

封禪碑即國山碑，吳騫以為此碑文字雖有些毀損，然多可辨識，此便是吳騫不畏辛苦而多次造訪的原因。不僅如此，盧文弨《國山碑考·序》又曰：

海寧吳槎客，客游宜興，好古搜奇，不憚危阻，嘗再三過焉。於其文之摩滅者，咸得審其界埒，一一而指數之，合其有文者，共得四十一行，凡千有餘言，與趙氏《金石錄》所紀，數略相等，他皆不及也。於是為之圖說，為之釋文，為之考核辨正，并薈萃古今人題詠及古蹟之與是山鄰近者，咸裒為一編，名曰《國山碑考》。⁵⁷

不僅手拓其文，更進一步手繪其圖，並作〈圖說〉：

荊南之巨障，厥惟國山。危巖隱曜，欹澗懷煙，眺覽周數百里，下撫君章龍岳之儔，遠峙近簇直几案間物爾。山勢曲趨，而南一峰當其前，曰「善權」。善權之陽有層巖竦逼霄半，昔人顏曰「仙李」。下覆石室，是為「乾洞」之口。洞穹窿若厦屋，中空可容千人坐。有玉柱亭亭，竊然深黝，非束蘊不能窮也。其為「大水洞」，俯視累榭飛厓，峭舉翠壁。無堦……「善權寺」居小水洞南，其中古跡皆。寺後為碧鮮，左石臺荒蕪凝漬，疑即「碧鮮庵」之故址。⁵⁸

而「大石自立」的說明亦出現於《桃溪客語》，其曰：

⁵⁵ 〔清〕顧炎武撰，徐德明校點：《金石文字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213。

⁵⁶ 〔清〕吳騫：《國山碑考》，收入《叢書集成新編》第52冊，頁108。

⁵⁷ 〔清〕吳騫：《國山碑考》，收入《叢書集成新編》第52冊，頁95。

⁵⁸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頁138-139。

《吳志》：「五鳳二年，陽羨離里山有大石自立。」《太平寰宇記》：「石高九尺三寸，大十三圍三寸。」……此石今尚在國山碑之東百十武，約高十丈，合十許人抱，土人謂其有神，不敢毀馨，故得久無恙。又按《晉書·五行志》：「孫亮五鳳二年五月，陽羨離里山大石自立。」考《京房易傳》，云庶人為天子之祥也。其說曰石立于山，同姓；平地，異姓。干寶以為孫皓承廢故之家得立，其應也。⁵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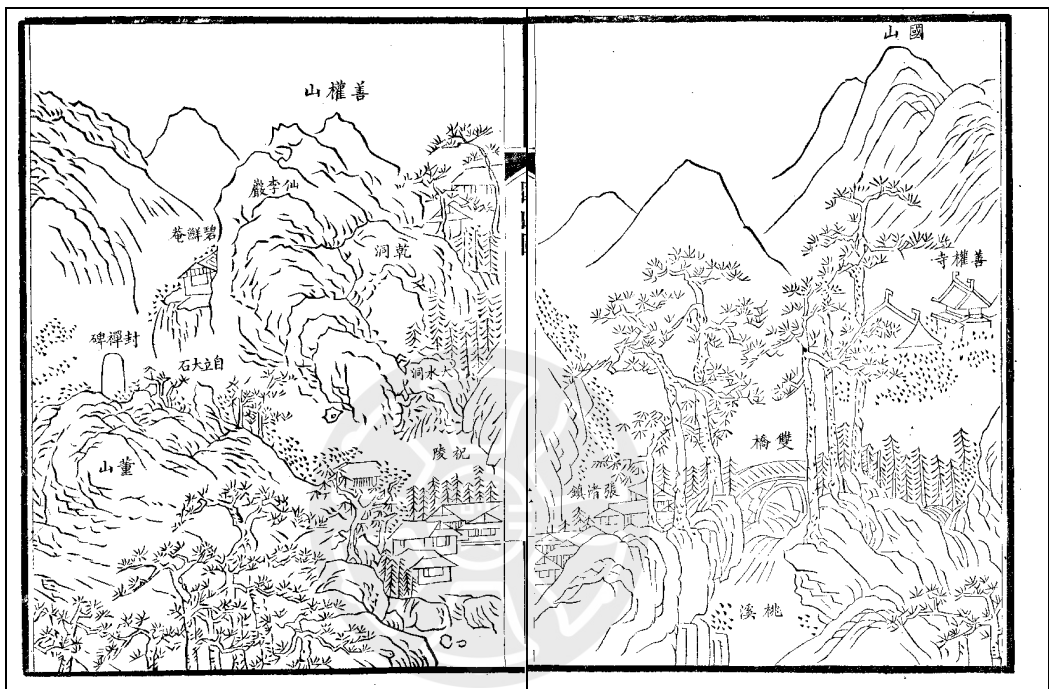


圖 12：國山碑圖⁶⁰

作圖說、明文字，考核辯證，蒐羅古今題詠整理成篇，吳騫是書相關文獻十分完整。故王昶（1724-1806）《蒲褐山房詩話》曰：「吳槎客所著《國山碑攷》，極為精核。又喜搜羅宋元刻本，如陶淵明、謝元暉諸集，皆取而重刻之，學者珍為秘寶。」⁶¹近代學者則認為，自清代金石學振起之後，尋訪國山碑的學者中最有名的莫過於海寧學者吳騫，並認為《國山碑考》一書是此碑最重要的研究成果。⁶²吳騫〈後敘〉亦曰：

餘姚盧弓父學士見而欣然為序其首簡，大興翁正三詹事亦為之訂正，且題詩其後，謬許必傳。復以釋文倩四明范鳳頤孝廉、武原張芑堂明經，假天

⁵⁹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四冊，《桃溪客語》，頁 22-23。

⁶⁰ 〔清〕吳騫：《國山碑考》，收入《叢書集成新編》第 52 冊，頁 97。

⁶¹ 詳參〔清〕王昶：《蒲褐山房詩話》（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 年）。

⁶² 薛龍春：〈三國吳《國山碑》的書人與書法〉，頁 70。

一閣所藏舊拓國山碑細校，蓋豐道生故物也，於是向所蓄疑之字，多賴之以釋，遂授諸剗氏，就正通方。非敢效敝帚之享，亦以見諸君匡贊之功為不容泯云。⁶³

盧文弨為此書作序，翁方綱訂正是書，張燕昌以天一閣舊拓國山碑校勘，可知是書考正精審嚴謹，加之碑文之篆法，蒼秀古勁，深得周秦遺意，⁶⁴可知是書的價值。朱劍心在《金石學》又言：「金石學者何？研究中國歷代金石之名義、形式、制度、沿革，及其所刻文字圖象之體例、作風，上自經史考訂、文章義例，下至藝術鑒賞之學也。」⁶⁵吳騫《國山碑考》可說是金石學的代表作品之一。

吳騫收藏古書的同時，亦收藏了不少文物古董。近代學者王桂平認為清代中期漢學大興，學者對經典進行考據、訓話、校勘，進而闡發義理，利用金石是一重要途徑。清代藏書家廣泛利用鐘鼎尊彝之款識，山林家墓、祠廟伽藍碑竭斷缺之文，盡取以佐考證，參伍錯綜，比物連類，來互相檢照、考察其典制事績之實。⁶⁶蒐集名物、辨其源流制度，是吳騫的興趣。而金文與古代石刻，承載著中國古代文化的大量信息，可謂珍貴文化遺產，具有重要文化價值與傳承意義。

《陽羨名陶錄》是一本專門著作，主題為紫砂壺，分上、下兩卷。上卷有〈自序〉，加上〈原始〉、〈選材〉、〈本藝〉、〈家溯〉四個欄目，主要介紹宜興紫砂壺的起源，所選用的泥料、製作技藝、以及制壺的民間藝人、文人墨客與名流。下卷則有〈叢談〉、〈文翰〉（下列記、銘、贊、賦、詩等）兩個欄目，是有關制陶、用陶、品茗的雜記與列舉宜興陶器的著述、詩文等。

然吳騫寫作是書的目的，於〈序〉中有清楚的說明，其曰：

惟義興之陶，制度精而取法古，迄乎勝國。諸名流出，凡一壺一卣，幾與商周鼎並，為賞鑒家所珍。斯尤善於復古者，與予竭來荆南，雅慕諸人之名，欲訪求數器，破數十年之功而所得蓋寥寥焉。慮歲月滋久并作者姓氏且弗章，擬綴輯所聞以傳好事。暨陽周伯高氏當著《茗壺系》述之，間多漏略，茲復稍加增潤，釐為二卷，曰《陽羨名陶錄》，超覽君子，更有以匡予不逮，實厚願焉！⁶⁷

⁶³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頁 69。

⁶⁴ 陳鱣〈跋〉曰：「今觀其篆法蒼秀古勁，深得周秦遺意，即同時皇象所書神識碑，亦遠不能及。竊怪晉葛洪云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絕手，獨不及蘇建，何耶？」見〔清〕吳騫：《國山碑考》，收入《叢書集成新編》第 52 冊，頁 108。

⁶⁵ 朱劍心：《金石學》，頁 3。

⁶⁶ 此說參見王桂平：〈清代江南藏書家金石著作之刊刻〉，頁 113-114。

⁶⁷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頁 32。

由此可知，《陽羨名陶錄》是自明周高起（1596-1645）《陽羨茗壺系》後關於紫砂的專著。吳騫的著作動機在於作陶工匠立傳，將其姓名傳以後世。如〈家溯〉曰：

陳鳴遠，名遠，號鶴丰，亦號壺隱，詳見《宜興縣誌》。

吳騫曰：鳴遠一技之能，間世特出。自百餘年來，諸家傳器日少，故其名尤噪，足跡所至，文人學士爭相延攬。常至海鹽館張氏之涉園，桐鄉則汪柯庭家，海寧則陳氏、曹氏、馬氏，多有其手作，而與楊中允晚研交尤厚。予嘗得鳴遠天雞壺一，細砂作紫紫色，上鈐庾子山詩，為曹廉讓先生手書，製作精雅，真可與三代古器並列。竊謂就使與大彬諸子周旋，恐未甘退就邾莒之列耳。⁶⁸



圖 13：汲直壺・吳騫題陳鳴遠天雞壺⁶⁹

可知《陽羨名陶錄》是一本系統記述宜興紫砂茶器名家巧匠的專論力作。也是吳騫作為江浙藏書名家、文獻編撰家、詩人、學者等多重身份的集中體現。⁷⁰王亞麗《清代宜興紫砂品評理論研究》中整理吳騫《陽羨名陶錄》的理論價值體現在歷史學、工藝技法、風格論述以及美學與哲學意蘊等四方面。⁷¹該書不僅記述了紫砂製作工藝的發展，也為紫砂技藝的廣泛傳播做出了積極貢獻。⁷²是研究古代及宜興陶器發展歷史的寶貴史料，在工藝技術史上有著重要地位。

⁶⁸ 〔清〕吳騫，《陽羨名陶錄》，收入《美術叢書》第2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年），頁132。

⁶⁹ 原圖可見李雙陽：〈汲直壺・吳騫題陳鳴遠天雞壺〉，頁99。

⁷⁰ 陳寧：〈清代紫砂茶器名著《陽羨名陶錄》版本流傳考〉，《農業考古》2021年第5期，頁196。

⁷¹ 王亞麗：《清代宜興紫砂品評理論研究》，頁21。

⁷² 陳寧：〈一部清代中期的紫砂專論力作——《陽羨名陶錄》內容價值評析〉，頁92。

《煙雲供養錄》未收錄於管庭芬《海昌經籍考》中，吳騫雖有〈自序〉，然亦未刊載於《愚谷文存》中，其成書是由西泠印社創始人之一吳隱（1867-1922）⁷³搜得逸稿，付印而成。⁷⁴是書可說是一部中國畫藝術參考書，是吳騫擷諸家畫語而成。其〈序〉曰：

僕自少歲喜究意六法，見名跡必構致臨仿。友人禦兒方嬾儒、錢塘奚純章竝攻斯藝，恒相與周旋。春秋良日，或挈伴攜壺觴，徜徉于山巔水湄，縱覽煙雲出沒、離奇變幻之情狀，二子輒解衣盤礴，潑墨濡毫，以寫其胸中邱壑。發而為吟詠，興酣淋漓，歌呼長嘯，顧若無人，見者咸目為狂。予自顧才不逮二子，聞其片言餘論有當者，恒嘿識于中，退而檢閱古人陳編，可與相發，亦手自疏記，作巾笥省覽。⁷⁵

所謂六法，最早的說法出自南齊謝赫《古畫品錄》中，其曰：「六法者何？一氣韻生動是也，二骨法用筆是也，三應物象形是也，四隨類賦彩是也，五經營位置是也，六傳移模寫是也。」⁷⁶《煙雲供養錄》開卷便引董文敏《畫旨》曰：「畫家六法，一曰氣韻生動。氣韻不可學，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然亦有可學得處，『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胸中脫去塵濁，自然丘壑內營，成立鄞鄂，隨手寫出，皆為山水傳神。」可見吳騫當以氣韻生動作為繪畫要務。

〈序〉中提及吳騫二友，禦兒方嬾儒應為方薰（1736-1799）⁷⁷，為清代書畫家。吳騫〈顧氏讀畫齋圖〉曰：「六柱閒維水閣邊，書燈漁火互雲烟。故人使方干在，定補東風細雨船。（予昔每過桐鄉，亡友嬾儒必作畫以贈）」⁷⁸可見其與吳騫交情甚篤。《山靜居畫論》為方薰晚年作品，總結其繪畫體悟與經驗，以隨筆形式而成。內容可分為畫學理論、畫法論述、畫家評述、名畫著錄等四類。⁷⁹

另一位為奚岡（1746-1803）⁸⁰，其作有《冬花庵燼餘稿》⁸¹及《冬花庵題畫

⁷³ 吳隱原名金培，字石泉、石潛，號潛泉，別署遁庵。浙江紹興人，寓居上海。以篆刻名世，著有《遜庵印存》。

⁷⁴ 成書過程可見吳隱〈《煙雲供養錄》識〉，見〔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四冊，《煙雲供養錄》，頁26。

⁷⁵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四冊，《煙雲供養錄》，頁1。

⁷⁶ 〔南齊〕謝赫，《古畫品錄》，收入《美術叢書》第13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年），頁103。

⁷⁷ 方薰又字蘭坻，一字嬾儒，號蘭士，又號蘭如、蘭生、樗齋生、長青、語兒鄉農，浙江石門（今崇德）人。

⁷⁸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11，頁277。

⁷⁹ 〔清〕方薰，《山靜居畫論》，收入《美術叢書》第13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年），頁129-173。

⁸⁰ 奚岡原名鋼，字鐵生、純章，號蘿龕、蝶野子，別號鶴渚生、蒙泉外史、蒙道士、奚道士、散木居士、冬花庵主等。安徽歙縣人，為清代篆刻家、書畫家。

⁸¹ 〔清〕奚岡：《冬花庵燼餘稿》收入〔清〕吳穎芳等撰，方田點校：《西泠五布衣遺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761-809。

絕句》⁸²，吳騫於《愚谷文存》〈毛西河毛總戎墓誌銘跋〉中提及此人，其曰：「昔亡友奚純章處士嘗偕予過堇浦杭先生於道古堂，談次及皮島事，先生慨然出此文畧予，因假歸，屬純章手錄副本，藏之三十餘載矣。」⁸³又有一詩〈寄鐵生〉：「初陽臺畔日徜徉，人說蒙泉是古狂。萬疊烟巒收畫幘，半天江雨落琴牀。紅塵不到游仙枕，蠟屐常留選佛場。白首心知漁釣侶，何時重與話滄浪。」⁸⁴可見二人交情。而吳騫〈序〉中亦提到，《煙雲供養錄》完成之初並未示人，而是晚年當二友均逝世後，才取舊編重錄而成。⁸⁵

《煙雲供養錄》中條列諸家畫語，雖東鱗西爪，亦可看出吳騫對繪畫的心得，前文提及，吳騫早年工詩，晚年工畫，尤喜作山水小禎，涉筆成趣。書中先言「畫樹」，後言「畫花」，再言「畫石」，其曰：「畫樹易，畫石難。樹有體段，石無端倪。石自出，而山自出。令人作畫，樹下轉似山，山頭轉似石。」⁸⁶可知以為畫樹簡單，而畫石為難，或先云畫樹，後言畫石。

吳騫之所以將其書畫心得命為「煙雲供養錄」，其因於〈序〉中明言：

昔黃子久九十而貌猶童顏，人以為煙雲供養。淮南王餌藥上升，雞犬舐其餘鼎，亦得仙去。讀是編者，當憐予欲慕子久而不可得，將無為雲中雞犬之所訕笑而已。⁸⁷

命名典故有二，其一出自明代陳繼儒《妮古錄》：「黃大痴九十而貌如童顏，米友仁八十餘神明不衰，無疾而逝，蓋畫中煙雲供養也。」⁸⁸其二則為葛洪《神仙傳》：「時人傳八公、安臨去時，余藥器置在中庭。雞犬舐啄之，盡得升天。」⁸⁹吳騫亦曰：

畫家以古人為師，已是上乘，進此當以天地為師，每朝看雲氣變化，絕近畫中山，山行時，見奇樹須四面取之，樹有左看不入畫，而右看入畫者，

⁸² 〔清〕奚岡：《冬花庵題畫絕句》，收入《美術叢書》第12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年），頁135-144。

⁸³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毛西河毛總戎墓誌銘跋〉，頁62。

⁸⁴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一冊，《拜經樓詩集》卷5，頁95。

⁸⁵ 吳騫〈煙雲供養錄序〉曰：「初未當出以示人，今二子皆脩文地下，獨予衰白顛連，猶視息于世而業弗加進，豈所謂樗散不材，反得全其天年乎？良以斯道甚艱，而厥旨尤微，自非英姿卓越、襟抱高曠、真積力學，加以歲月之功，未易窺測。古人云：「退筆成塚」、「積紙如山」，寧獨書法然哉？暇日因取舊編重錄一過，題曰「煙雲供養錄」。」見〔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四冊，《煙雲供養錄》，頁1。

⁸⁶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四冊，《煙雲供養錄》，頁18。

⁸⁷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四冊，《煙雲供養錄》，頁1。

⁸⁸ 〔明〕陳繼儒《妮古錄》，收入《美術叢書》第5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年），頁257。

⁸⁹ 〔清〕葛洪著，謝青雲譯注：《神仙傳》（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頁155。

前後亦爾。看得熟，自然傳神。傳神者，必以形，形與心手相湊而相忘，神之所託也。⁹⁰

吳騫與其二友，常於春日相偕出遊，觀看煙雲出沒之情狀，或許便是實踐畫家以天地為師的行為，亦是以山水的靈氣怡情養性，所謂「煙雲供養」也。



⁹⁰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四冊，《煙雲供養錄》，頁4。

第四節 結語

關於吳騫文學，筆者以為有三個特色，首先，應用文類內容主要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為主。其次則是著重教化，孺人傳中傳遞吳騫心中傳統女性典範之形象。最後則是重視藝術性，在金石、陶器、繪畫等方面均有專著，可見吳騫學問淵博，著作等身。

一、序跋為重

吳騫以序跋文章佔多數，總計超過 160 篇以上，加之其他「論」、「辨」、「訂譌」、「記」、「議」、「說」、「考」等，基本上展現其身為考據學家與藏書學者之身分。而吳騫志怪小說《扶風傳信錄》的輯錄動機，仍是以校勘考據為目的，考據史傳，修飾文辭，透過考證比對，企圖校正將當時已訛誤頗多的故事，而非以創作為中心，與一般小說創作者的目的不同。

二、著重教化

從吳騫的文章來看，亦可見其身為傳統儒家學者的使命。上章提及吳騫「經、詩之道相通」，實則不僅是詩，文章亦與經學相通。從吳騫所著「孺人傳」，可見其建立傳統女性的理想樣貌。〈夜明竹記〉中則是以奇異事件來強調孝道的重要。可知吳騫文學亦帶有建立傳統社會秩序，重視教化的功能。

三、藝術涵養

吳騫不僅藏書，亦喜收藏古物，於其專書類文章可見其藝術涵養。《國山碑考》中展現出其不畏艱辛手拓其文，展現吳騫於金石遺文之興趣與熱情。不僅如此，更作〈國山碑圖〉，保留重要的史料價值。

而《陽羨名陶錄》是研究宜興陶器發展歷史的寶貴史料，除了詳述陶器發展歷史外，亦保存許多名家巧匠的傳記，這些工匠有著高超的製陶技術，然歷史上卻籍籍無名，透過是書，得以留名於世。不僅如此，《陽羨名陶錄》中並不只有理論文字，吳騫更詳加記錄陶器製作工藝，於實務上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煙雲供養錄》是吳騫晚年對繪畫的心得總結，雖內容多條列諸家畫語，東鱗西爪，然亦可見吳騫雖自認不如其友奚岡與方薰才華橫溢，然其於理論與體悟卻不比二人少，於繪畫藝術中亦可見吳騫身為考據學家的特色。





第八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內容回顧

本文以吳騫學術作為研究主題，以一位學者作為研究對象時，筆者以為研究順序應自其個人至社會，以知人論世為首要。進而延伸至其著作與學術範疇，探討於此人於當代以至於中國文化中具有怎樣的特色及貢獻。先自個人至社會發展，再以宏觀角度聚焦於個人，冀能較為完整又全面的論述。

故本文第二章以吳騫生平梗概和交游情況為討論開端，突顯其關心民瘼、寬仁待下的儒家知識分子形象。繼而從海寧、仁和、江蘇三地分而介紹與吳騫來往較密之友人，說明其交遊的地緣關係。最後專節介紹與本文主題海寧吳騫同名同姓且存世時間亦有重疊之「當塗吳騫」，藉以釐清二者的差異，並對吳騫有更具體的認識。

有清一代，私人藏書之風十分盛行，經過長期的發展，至乾嘉時期已融入知識階級以及部份工商階層的生活之中，當時著名藏書家輩出，吳騫即為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本文第三章先宏觀介紹乾嘉時期之考據學，進而以拜經樓為主題，輔以吳騫的藏書事蹟、生活紀錄、傳記資料，從校勘、輯佚、鈔書、小學等方面說明吳騫於考據學上勤奮的精神，謹慎的態度，且重視基礎功夫，以及不吝與人相互交流的無私，開展出吳騫於文獻學上之成就與貢獻。

吳騫一生讀書不輟，著述等身。其學術範疇不僅限於文獻與藏書方面，更涉及《易》學、《論語》學、詩學、文學，學問淵博，涉獵極廣。本文第四至五章集中探討吳騫經學思想，以吳騫二本經學專著《子夏易傳釋存》、《皇氏論語義疏參訂》為研究重點，建構吳騫旁徵博引、中外兼採的經學特色。進一步擴及其題跋、手札，以及所有經學相關文獻，全面地展現吳騫身為清代樸學家校勘精審、考訂詳實的特質。

《易》學方面，由於《子夏易傳》很早便亡佚，關於作者的說法，歷年來眾說紛紜。故筆者先梳理各家說法，分為子夏、韓嬰、丁寬、韓商、馯臂子弓、杜鄴、張弧與存疑等八類加以探討，先對《子夏易傳》有基礎的理解。後除了《子夏易傳釋存》之外，又加上《桃溪客語》、《尖陽筆叢》等散文，整理其中《易》學相關論述，藉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吳騫《易》學思想。

《論語》學方面，皇侃《論語義疏》在南宋時已於中國亡佚，幸運的是流傳至日本得以存世，目前於日本可見 36 種版本。清代時，流傳於日本的皇侃《論語義疏》由「民間使者」汪鵬帶回，吳騫參考《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手校而成《皇氏論語義疏參訂》，目前可見藤塚鄰與倉石武四郎二種版本。或因皇侃《論語義疏》輾轉中日兩國的原因，日本學者對於吳騫的相關研究，基本上也是以《皇氏論語義疏參訂》為中心。

吳騫文學作品頗豐，其樸學精神亦貫穿於其文學之中。本文第六、七章論其詩歌與散文。內容方面，其鑒賞詩頗具考據特色。形式方面，則呈現出詩文並陳的樣貌，原因在於吳騫常於詩作外以文字說明創作背景或對所詠之物考鏡源流，故多以詩文並陳的方式加以呈現。除此之外，於散文方面，數量最多的當為題跋等應用文類作品，其中多名古今變化，亦可見其樸學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吳騫詩歌中較為特別的是時常出現女性身影。這些女性的身分有名伎、閨秀、節女、烈婦等，述其貞潔，彰其德行，這些詩作呈現吳騫心中對於模範女性的樣貌。然僅是詩歌，吳騫散文方面有企圖建立女性典範的孺人傳等作品，故筆者以為吳騫不僅以「經、詩之道相通」，而是進一步發展出「經、詩、文」三道相通的學術特色。

吳騫金石專書類相關著作亦十分具有代表性，如《國山碑考》展現吳騫對於金石遺文的興趣。《陽羨名陶錄》記錄了當時宜興紫砂壺著名匠人，此與吳騫重視漁歌文學有異曲同工之妙。《煙雲供養錄》則是擷取眾多畫家心得之作，與吳騫眾多題畫詩可相互呼應。

本論文旨在較為全面地綜觀吳騫學術，涉及文獻學、《易》學、《論語》學、詩學、文學等五個範疇，展出他的樸學精神與特色，以及吳騫在清代學術之定位與貢獻。

第二節 吳騫學術特色及貢獻

吳騫一生，是由古籍與詩作交織出來的。他不僅僅是一位藏書家，更是一位詩人、學者，於考據學、經學、《易》學、詩學均有所成就。目前關於吳騫的研究成果，以中國數量最多，臺灣次之，日本因存有唐舊本皇侃《論語義疏》，故相關研究亦受到重視。

然吳騫一生，藏書破萬卷，校勘書目破千本，詩作破千首，其存世資料豐碩，難以全面關照。故本研究企圖較為完整介紹吳騫所涉之學問，冀能對吳氏有較多的理解與認識。

一、海寧文獻的藏寶地——百年藏書拜經樓

乾嘉為藏書家之鼎盛時期，海寧吳騫拜經樓為此時期代表藏書世家之一。「聚書藏書，良非易事」，拜經樓五萬多卷藏書，為吳氏窮盡一生精力所蒐羅完成。自翊「千元十駕」，以存元版書過千為其職志。其中「臨安三志」的收藏更是具代表性，不僅是拜經樓鎮樓之寶，更是其藏書成就的象徵。

對於海寧文化的保存，更是吳騫賦予自己的使命，吳氏三代薪火相傳藏書刻書之功，得以將拜經樓存續百年之久，此於藏書界十分罕見，可謂當世之楷模。

二、「藏書即人生」的人生寫照

古籍因為藏書家校勘、輯佚而得以重生，學術價值提升。《吳兔牀日記》中可見其讀書心得、詩文筆記、交遊紀錄等，均可見其以考據為本業，勤於著述，熱心文獻。辨誤析疑，一字不苟，校勘查偽，孜孜不倦，使古籍廣為流傳，使文化得以延續。

吳騫博綜好古，纂述宏富。相關題跋涉經史子集，無所不包。其藏書之富、考校之精，亦為人所稱頌。以校書、鈔書、蒐書為職志，述古書源流，撰鑑賞題跋，或與同好交流為其日常。「藏書即人生」便是吳騫的人生寫照。

三、清代樸學家特色——校勘精審、考訂詳實

吳騫經手的書籍眾多，其中較為學者所重者有二，一為《皇氏論語義疏參訂》，一為《子夏易傳釋存》。透過吳騫博采綜說，詳細考訂後，使其作成為研究該書的重要文獻資料。

《皇氏論語義疏參訂》為吳騫將自日本傳回之皇侃《論語義疏》與《七經孟子考文補遺》相互校勘而成的。若遇經義不明之處，或援引中國、海外文獻對照，或徵引師友論辯相互交流，冀能得作者之真意。

《子夏易傳釋存》則是吳騫「間從各經掇拾裒輯，雖單辭斷句，竝所不遺，并稍通其意旨」而完成的，透過各版本的比對與論證，使佚失的書籍得以重見天日，並成為研究是書的重要資料。

吳騫無心仕途，其以博通古今的學識，客觀切實的精神，以古為真的態度，孜孜不息的寫作，終其一生專心著述，遍注群經。摯友陳鱣評其：「生不用覓封侯，但問奇書且校讎。卻羨溪南吳季子，百城高擁拜經樓。」¹可謂十分中肯。

四、賦詩以紀事——以詩理性情

吳騫一生作詩超過千首，記載吳氏自少至老的心路歷程，內容包羅萬象，多描述山水之作，抒發淡泊之志，風格渾厚，氣韻深遠。常用典故，又以人文古蹟展現校勘之功，突顯其學問淵博之特色。

吳騫與乾嘉名人往來甚篤，常「賦詩以紀事」，以詩作紀念其交遊酬唱之事，故有許多「和詩」作品。作詩時常以「詩文並陳」的形式，以詩抒情，以文敘事。詩作之後，以文字說明寫作動機及創作背景。於其「校勘詩」、「圖畫詩」，更以其詳細的考證凸顯其詩濟學養，以樸學寫詩的時代特色。

除此之外，吳氏亦十分重視俗文學，其以為里巷歌謠亦富含興寄，緣情而發之作，故《蠡塘漁乃》所代表之「漁歌文學」，記載海昌的山川往跡，遺聞佚事，除了抒情，更能保有在地文化。

吳騫以為，「詩」的主要目的在於抒發個人真實情感，只要能展現作家「性情」，便有其價值。故吳氏不同於自古以來不重視女性文學的傳統，看見自《詩經》以來從大眾眼中消失的閨閣文學，刊行《海昌麗則》，肯定女性作家對詩學的貢獻。

¹ [清]陳鱣：《河莊詩鈔》，《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1487冊，頁303。

五、經、詩、文相通——傳統儒家知識分子的展現

吳騫詩學、文學中，均可見其身為儒家傳統知識分子的精神。其認為「經、詩之道相通」，又透過文學宣揚儒家傳統美德，不論女性以貞潔為重之婦德，或是人子得以感動之孝道，吳騫均十分重視，並透過詩歌、透過文章、小說展現出來。

吳騫以其畢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遺產，博通經史，擅長詩詞，又精於金石考證之學。而其藏書、校書的目的，是希望能保存善本古籍，使其廣為流傳，這些藏書家的貢獻，不僅僅在於一本書的保存，而是整體文化的傳承。



第三節 未來研究展望

本文受限於筆者時間與學力，尚有許多議題與史料未及，若是能對這些後續研究加以開展，對吳騫思想更深入地進行探析，當能更為完整認識吳騫拜經樓及其學術。本研究可開展出的未來發展方向，筆者認為有三方面可以進一步延伸，以下分述之：

第一點是吳騫「經學」方面，即其《易》學與《論語》學具體的內涵內容傾向。這個部分是本論文最直接的後續研究，也是最為不足之處。論文中對吳騫經學的研究，所涉及的範疇大多偏向其文獻學的成就，缺乏對《子夏易傳釋存》、《皇氏論語義疏參訂》二書實質內涵的深入探討。《易》學方面，關於吳騫對象數《易》、義理《易》的選擇，其卦象觀、爻象觀為何，對於易圖的考辨。輯佚時，面對不同的「異文」，其選擇的標準為何？又，這些選擇是否可以看出吳騫《易》學的中心思想，以上諸議題均有深入探究的空間。《論語》學中，吳騫對於「仁」的理解，對於人性論的看法，對於文句的闡發，以及對皇侃解經的理解等，亦是了解吳騫經學的途徑之一。而吳騫經學的二本代表著作《子夏易傳釋存》、《皇氏論語義疏參訂》二書，基本上為輯佚校勘之作，若想要有進一步的理解，應建立在吳騫對「異文」的選擇，而此亦為清代學術特色之一。

關於「異文」定義，王彥坤《古籍異文研究》中有廣狹二義：

狹義的「異文」乃文字學之名詞，它對正字而言，是通假字和異體字的統稱。廣義的「異文」為校勘學之名詞，凡同一書的不同版本，或不同的書記載同一事物，字句互異，包括通假字和異體字，都叫「異文」。²

如此看來，若要研究吳騫「異文」，當就廣義而言。清代樸學興起，「異文」研究亦隨之受到重視，陳新雄《春秋異文考·序言》中提到：

自唐至明，時更八代，歲幾千祀，而學者或競足於辭章之苑，或託身於玄理之囿，於漢師義法，多有未悟。致音韻不講，訓詁不明，徒託空言，無關宏旨，範文縛辭，良堪歎惋。洎乎明社既屋，清初諸大師，感亡國之痛，懲空疏之弊，思有以徵實之學，而求經世之用，然迫於時忌，終不能求致實用於當世，因轉而董理古籍，……於是音韻訓詁之學，凌轢兩漢，三傳異文之作，亦盛于往昔。³

² 王彥坤：《古籍異文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前言〉，頁1。

³ 陳新雄著，王雲五主編：《春秋異文考》收入《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研究論文》第26種（臺

清代「異文之作」興起，不僅限於三傳，而是擴及各經。故若欲具體探討吳騫經學的具體內涵，清初至乾嘉時期「異文考釋」的特點、研究方法和成績、吳騫個人對於「異文」的選擇，以及「異文」是否影響吳騫理解經學古書中文義等議題，均是理解吳騫經學的基石。

其二是有吳騫「石經考異」研究。關於石經研究，虞萬里對其特質有精準的定義：

石經學不同於經學或儒學，它是專門針對經學的石刻文本，是相應時代的標準文本而非一般文本，由文本異同來認識今古文和經義之異同。石經學是廣義文獻學的一個分支，但有其獨特的容。石經文本建立在當時政治統一下由官方選定一種文本精校，用當時正字（必要時兼用數體）書寫、鑄刻的定本，具體落實在石數、碑制（篇題、行款）上。因其材質、書法導致其有拓本，故有書法研究之價值；因年代久遠鑄刻經數不明，故有歷史考證之必要。儒家石經在宋代僅是著錄與校勘，清代有意識從今古文文本、行款上去認識，但仍局限於文與文字字形考證。⁴

而吳騫於文獻學的貢獻，不僅僅只是收書、藏書，於「石經考異」亦有所成果。目前可見吳騫有二本重要專著，其一為《蜀石經毛詩考異》（又名《蜀石經毛詩殘本考異》⁵），其二則是《唐開成石經考異》（又名《唐石經考異》⁶），展現出自清初以來顧炎武等人關注石經文字的時代特色。

《蜀石經毛詩》目前藏於上海圖書館，王天然〈上海圖書館藏蜀石經《毛詩》拓本綜理〉一文中整理蜀石經《毛詩》拓本的遞藏情況時，間接說明吳騫《蜀石經毛詩考異》一書底本的來源，又為此傳鈔本作揖簡單的介紹，王天然曰：

此殘拓於王尊、黃丕烈處時均有摹寫本或傳寫本流出，其中的兩種現極易獲讀。一是吳騫拜經樓舊藏摹寫傳鈔本，今有《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以下簡稱吳本。此本有黃丕烈、吳騫校文及陳鱣、朱昌燕題記，光緒間又

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64年），頁1。

⁴ 虞萬里主編：《七朝石經研究新論》（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9年），頁4。

⁵ 是書狀況與《唐開成石經考異》類似，民國十一年（1922）上海博古齋影印《愚谷叢書》本題為《蜀石經毛詩考異》，而《愚谷文存》中則是〈蜀石經毛詩殘本考異〉，名稱略有差異。見(1)〔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頁3-4。(2)〔清〕吳騫：《蜀石經毛詩考異》收入《歷代石經研究資料輯刊》第八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頁457-499。

⁶ 是書於民國二十六年（1937）吳縣王氏鉛印《丁丑叢編》本中題為《唐開成石經考異》，而《愚谷文存》中則有〈唐石經考異序〉，名稱有所差異。見(1)〔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頁3。(2)〔清〕吳騫：《唐開成石經考異》，收入《歷代石經研究資料輯刊》第七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頁727-791。

經徐蓉初收藏。二是道光六年（1826）陳宗彝張敦仁藏本影刻之本，今有《歷代石經研究資料輯刊》影印本，以下簡稱陳本。今以蜀石經《毛詩》殘拓與吳本、陳本對勘……⁷

吳騫從黃丕烈處抄得清乾隆時期錢塘黃樹穀廣仁義學所藏《毛詩鄭箋》一卷，並取《釋文》、唐石經、毛氏汲古閣及《七經孟子考文》等校之，而成《蜀石經毛詩考異》一書。⁸除了有《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外，亦被收入《歷代石經研究資料輯刊》之中。而吳騫的摹寫本的價值在於對原拓中某些殘損之字加以增補校正，〈蜀石經毛詩殘本考異序〉中提到：

予間一讎校經文字句，不同者已不下十餘。合之屬詩所舉「怒如輶饑」之「輶」字未審，皆在晁公武所舉四十七科之內者否？至《毛傳》、《鄭箋》之異更不勝悉數，雖其間衍脫譌舛，間亦不免然究，優于世本遠矣。⁹

可見吳騫肯定石經文字的正確性，而學者將其作為對勘本之一，亦可見吳氏此書的重要性。

另一本《唐石經考異》，吳騫序中言曰：

夫石經自熹平肇始，厥後列代遞有祖述勘補脩校，或創或因，指數之未易更僕也。然而旋刻旋散，迄今幾及千載，幸而獨存者，惟開成之十二經而已，其間歷年浸久，雖不無闕佚增補，顧老成之典型具在，聖經賢傳賴以不墜，謂非神物呵護，不及此。且自漢至宋，僅數百年，孟蜀更在開成之後，人有得漢蜀石經殘字，輒寶之若孔壁舊藏，矧此刻去漢未遠，在孟蜀之前，而為蜀石經所祖，其文字或有異同，類多因于古本，可資考證。世儒偶見一訛舛，或間為後人臆改妄添之筆，一概不論其佳處，轉滋異議，無亦未之詳審與？予懷此有年，間從各書傳網羅蒐輯，仿晁子止之例，作《唐石經攷考》二卷。間以質于嘉定錢曉徵宮詹，輒欣然為之疏證。同邑周勤補孝廉，亦為補考，且作序以引其首簡，彙錄而藏之拜經樓。¹⁰

吳騫說明石經價值在於保存聖經賢傳，且能浸久不衰，蓋殆有神護，亦可見石經之珍貴。其仿南宋晁公武之例，並與錢大昕、周春一同補正，可見是書校讎之精，值得進一步探討。

⁷ 王天然：〈上海圖書館藏蜀石經《毛詩》拓本綜理〉，收入虞萬里主編：《七朝石經研究新論》，頁349。

⁸ 此說見虞萬里〈二十世紀儒家石經研究〉，收入《二十世紀七朝石經專論》（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8年），頁3。

⁹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頁4。

¹⁰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冊，《愚谷文存》，頁3。

「石經考異」的部分，可凸顯吳騫在作為藏書家以外，整體的學術研究。虞萬里曾為「石經學」下一總結，其曰：「集文獻、文字、文本、碑刻、經學史、歷史於一身的石經學，有自己獨特的研究視野和路徑。」¹¹石經是歷史留存的重要經典文物，蘊涵著豐富且關鍵的文本及文字訊息。如吳壽暘《拜經樓藏書題跋》中提及《詩集傳》曰：「陳簡莊徵君從中吳為先君子購得，經文悉與唐石經同，注文悉存原本。」¹²可見唐石經亦可作為校讎的重要依據。皮錫瑞《經學歷史》中亦言：

漢熹平刊石經之後，越五百餘年，而有唐開成石經。此一代之盛舉，羣經之遺則也。惟唐不重經術，故以文宗右文之主，鄭覃以經術位宰相，而所刊石經，不滿人意，史臣以為名儒不窺。當時並無名儒，窺不窺無足論。而自熹平石經散亡之後，惟開成石經為完備，以視兩宋刻本，尤為近古。雖校勘不盡善，豈無佳處足證今本之譌脫者。顧炎武考監本《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脫「壻授綏」一節十四字，賴有長安石經可據以補。此開成石經有功經學之一證也。¹³

可見石經於文獻考據學的重要性。故若能進一步研究吳騫關於「石經」相關議題，對吳騫文獻學、小學、經學均可有更多的認識。

第三點是關於吳騫「詩學」部分，可分為兩個部分探討。首先是關於吳騫《拜經樓詩話》的梳理，其次是關於吳騫及其愛姬徐貞尚像畫的文化意義。

吳騫《拜經樓詩話》及《拜經樓詩話續編》的形式，偏向筆記。綜觀而言，《拜經樓詩話》基本上以記載詩人詩作為主，並以詩人姓名、詩題為目，分而論之。介紹各詩人之生平、作品特色以及他人評價，亦對其詩作或詩人自身傳聞進行訂譌、分析、批評等，內容十分豐富。吳騫亦自言曰：

然則是編也，姑存之以備詩話之稗乘，或庶幾焉。至書中先後，緣隨得隨筆，故不類不次，亦略仿宋元人詩話之例。超覽君子，或弗以為叢雜為嫌，而更匡其所不逮，尤厚幸云。¹⁴

由於類似筆記隨得隨筆的形式，故內容略無次序。然有時涉及事典、版本等的考證，則多許多精妙之論。其中有些許內容亦見於《尖陽叢筆》、《小桐溪隨筆》等，可知《拜經樓詩話》的內容與形式，實較類似於讀詩筆記。

¹¹ 虞萬里主編：《七朝石經研究新論》，頁5。

¹² 〔清〕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頁6。

¹³ 〔清〕皮錫瑞撰，周予同注：《增註經學歷史》，頁228。

¹⁴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二冊，《拜經樓詩話》，頁2。

雖然吳騫自序中言曰：「詩話一家，非胸具良史才不易為」¹⁵，為《拜經樓詩話》的主題下一個定調，以史為重，而非探討詩法詩論。然若能爬梳文本，則亦可從其中見其詩學主張，如《拜經樓詩話》卷四中提到：「張誠之先生長于經學，所著《蟲獲軒筆記》中，論詩之佳者，多未見其至當」，¹⁶由此看來，張誠之長於經學卻不善論詩，似與吳騫所主張「經詩之道相通」一說相互矛盾，造成此種現象的原因為何？吳騫詩學主張是否有所扞格之處？。這些問題若能進一步探究，便能更完整勾勒吳騫整體的詩學樣貌。

最後則是在吳騫學術外可延伸的小議題，即為本論文前所附吳騫與徐貞尚畫像的文化意義。關於「肖像畫」，單國強〈試論古代肖像畫性質〉有曰：

肖像畫是以現實生活中或歷史上客觀存在的人物為描繪對象，通過以形寫神、遷想妙得等創作方法，著重刻畫出人物本身特定的外形特徵和內心精神，達到形神兼備境界的繪畫。¹⁷

肖像畫的功用目的、創作手法、表現形式，及其外觀所戴之配飾，均是為了塑造人物之形象。而畫中題字亦有所意義，均有可探討的空間。「兔牀先生八十歲像」描繪吳騫頭戴斗笠，身穿布衣的形象，與其詩作「十二橋南煙舍，第一溪口漁翁，青笠綠簑歸去，桃花細雨東風。」¹⁸亦可相為呼應。又，吳騫愛妾徐貞蘭貞夫人則可見畫像地點應處閨閣之中，徐貞美麗指甲造型的手上拿著書卷，題名為「珠樓小景」，亦可展現其才女形象。《圖成行樂：明清文人畫像題詠析論》一書中更進一步提到：

明清時代在中國歷史上，已被定位為一個由傳統邁向現代的轉捩時期，自我意識的高漲、個性化的進展，宣告個人獨立自主時代的來臨，寫真畫像的流行，絕非孤立的現象……明清的畫像，已超越紀錄生命的功能而已，更是交遊傳情、表達志趣、廣結人緣、擴展聲譽的媒介。¹⁹

可知，用肖像畫來表達自我本身的思想，將道德情操與生命價值融進畫中，是明清以來文人自我身分與社會地位的價值認同的方式之一。²⁰

¹⁵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二冊，《拜經樓詩話》，頁2。

¹⁶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二冊，《拜經樓詩話》，卷4，頁76。

¹⁷ 單國強：〈試論古代肖像畫性質〉，《故宮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4期，頁60。

¹⁸ 〔清〕錢泰吉輯纂，《海寧珍稀史料文獻叢書》編委會整理：《海昌備志（點校本）》，頁274。

¹⁹ 毛文芳：《圖成行樂：明清文人畫像題詠析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8，頁42-43。

²⁰ 此說可參見黃朝政：〈試論明清文人肖像畫中的思考意識與表現特徵〉，《書畫藝術學刊》第8期，2010年6月，頁154。

吳騫學問之淵博，惜限於個人能力與程度不足，未能臻善。綜上所述，其後續研究空間仍十分廣闊，筆者亦相信吳騫之相關研究成果會陸續出現，一步步深入，讓吳騫的面貌更加具體清晰，其學術框架也能於此基礎上得到進一步完善。





附錄一：《海昌備志·藝文志》吳騫著作列表

編號	書目	註解
1	子夏易傳 二卷	自序云：《子夏易傳》著於《七畧》，《隋志》已殘缺，今不可見。間從各經掇拾哀輯，雖單辭斷句並不遺，并稍通其意指，仍依《隋志》釐為二卷。
2	孫氏詩評摭遺 二卷	自序云：晉孫毓《詩同異評》十卷，見於《隋志》及新、舊《唐書》二志，唐以後已亡之矣。爰從各書掇拾殘剩，釐為二卷。○以上未刊。
3	詩譜補亡後訂 一卷	○刊本。自序云：鄭氏《詩譜》舊本三卷，歐陽公得殘本於絳州，手為補其亡書，亦三卷。邇來行本止一卷，頗多譌缺，休甯戴東原復為攷正，其疎闊處間亦不免，爰從各本，重加校定而稍參以鄙見，為《詩譜補亡後訂》。
4	蜀石經毛詩 殘本攷異 一卷	同上（刊本）。○自序曰：昔錢塘厲徵士鶚，見蜀石經《毛詩》殘本于南華堂趙氏，同人賦詩以紀其異，自後此帖不知流落何所。昨歲仁和魏叔子弢復獲二卷于舊肆，今轉歸于吳趨黃主事丕烈，予因得傳鈔而讀之。卷首自〈周南〉以下闕至〈召南·鵲巢〉之箋始，迄于二卷終〈二子乘舟〉止，每卷有朱文方印，云「□□□□□敬以此書義助於浙江杭州府武林門外廣仁義塾，永遠為有志之士公讀者。」凡五行三十五字，闕五字，蓋武林黃氏樹穀先世所藏，不知何時助於義塾。樹穀本明參議汝亭之後，此豈其所遺耶？予問一讎校，經文字句不同者，已不下十餘，合之厲詩所舉，「怒如輞饑」之「輞」字，未審皆在晁公武所舉四十七科之內者否？至《毛傳》、《鄭箋》之異，更不勝悉數。雖其間衍脫譌舛，間亦不免，然究優于世本遠矣。輒因誦習之暇，為校其同異，附石經之末，以俟留心古訓者。
5	孫氏爾雅正義 拾遺	自序云：注《爾雅》之孫炎有二，其一為徵士樂安孫叔然，其一唐五代時人，《稗雅》所引孫炎《正義》，則叔然也。或曰《爾雅正義》則五代時人也，因從陸氏書中摘錄所謂《正義》之文於左。
6	皇氏論語 義疏參訂 十卷	自序云：梁皇侃《論語義疏》十卷，見於隋唐各志及陸元朗《經典·序錄》，後遂隱而弗彰。武林汪翼滄得日本本以歸，鮑君以文亟為開梓，既汪君復從日本得《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以歸，未有踵鮑君而授梓者，暇日因取以校勘皇疏之同異，并平昔肄業所及，或聞諸師友談說者，輯而錄之。

7	唐石經攷異 二卷	自序云：開成之十二經，其間歷年浸久，雖不無缺佚，增補為後人臆改妄添之筆，轉滋異議。間從各書傳網羅蒐輯，仿晁子止之力，作《攷異》二卷。
8	經義蒙鈔一卷	以上皆寫本
9	國山碑攷 一卷	刊本。 自序云：孫吳後主皓封禪國山碑，在今常州府荊溪縣西南五十里，為中郎將蘇建所書，向討羣籍，為《碑考》一卷，後假天一閣所藏舊拓細校，向所蓄疑之字，多賴之以釋，遂授諸劄氏。 ○陳氏鱣跋云：吳封禪國山碑，蘇建篆書，天冊元年立，地居荒僻，世罕其傳，同里吳槎客先生，嘗于歲暮風雪中，駕扁舟泊山下，具紙墨，稟氈拓之具，攝衣而上，剪其荊棘，剔其苔蘚，天寒大凍，不能和墨，又山高風烈，紙著之輒敝，凡三日，拓得數紙，一時詫為狂。先生既手繪其圖，復綜夫碑之始末，作《國山碑攷》一卷。攜所拓以歸，分贈同好，予亦得其一焉。碑雖著于歐、趙二家之錄，然不載書者姓氏，今觀其篆法蒼秀古勁，深得周秦遺意，即同時皇象所書神識碑，亦遠不能及。竊怪晉葛洪云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絕手，獨不及蘇建，何耶？ ○《竹汀日記鈔》云：讀吳槎客《國山碑攷》，知此碑四面，東面十四行，南面九行，西面十四行，北面六行，循環讀之，可辨者千有餘言，予向所收及吳山夫所釋者，尚非全本也。
10	陽羨磨厓紀畧	寫本。 ○錢氏馥曰：先生客陽羨，嘗游善權張公洞及小木水洞，拓其歷代題名，為之詮次而詳攷之。
11	尺苑二卷	寫本。 ○刊入文集者，係刪節之本。 ○自序云：聞之屈左徒之言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知古今度制之不齊，蓋非一口矣。先王同律度量衡，上以調鐘磬，和陰陽，其次定禮儀，攷制度，作宮室，夫豈細故哉？故《隋書·律厓志》特著一十五等之制，明古今之定則，不可廢也。間嘗推度之所始，知其原出上古，爰博稽典籍，凡有尺之名，日與夫長短盈絀之制，上自庖犧，下迄近代，聊備考古之一助云。
12	陽羨名陶錄 二卷	刊本。 ○自序云：義興之陶，制度精而取法古，幾與商彝周鼎並

	續錄一卷	為賞鑒家所珍，斯尤善於復古者與。予謁來荊南，雅慕諸人之名，欲訪求遺器，破數十年之功，而所得蓋寥寥焉。慮歲月滋久，并作者姓氏，且至翳如，擬綴輯所聞，以傳好事。皆陽周伯氏，嘗著《茗壺系述》，之間多漏畧，茲復稍加增潤，釐為二卷，覽冀超覽，君子更匡益所未逮焉。
13	桃溪客語 五卷	同上（寫本）。 ○自序云：予往遊荊南，樂其風土之恬曠，人士之雋淑，買田學稼，結廬國山之下，日與巖翁谿父相往還，輟耕多暇，偶有聞見，則筆而識之，積久成帙，以其叢脞嵬瑣，一若道聽而途說之，命曰《桃溪客語》，若夫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世有東都主人，能無听然而笑乎？
14	東江遺事 二卷	寫本。 ○自記云：毛文龍雖為袁崇煥所殺，實陳繼儒主其陰謀，天下莫不冤之。予嘗摭傳記為《東江遺事》二卷以白其枉。
15	海甯倭事始末 二卷	寫本。 自序云：倭寇始末，許志所載外志，缺誤頗多，今以鄭茂靖《紀畧》采《九德倭變事畧》、崔鏜《紀事》相參，方為詳盡。 ○跋云：此書為吾鄉吳明經兔牀所輯，經周松靄大令所詳定，似無疑義。然攷《籌海圖編》云：正統八年六月，倭寇海甯、乍浦諸處，此係吾邑罹患之始。又云：嘉靖三十五年三月，賊首徐海、陳東自柘林，沿海而來，過海鹽，轉塘灣，指揮徐行健擊之，眾寡不敵而死，賊因分作二支，一至長安，一由硤石，抵章婆堰，與長安賊合，知杭州有備，不敢攻而去。此書亦未載，宜並補之。道光壬寅秋日，管庭芬誌。
16	扶風傳信錄 一卷	刊本。 ○自序云：康熙中，義興許生遇狐仙胡淑貞事，已載王漁洋《居易錄》、紐玉樵《觚賸》，未免參差譌誤，所謂傳聞異詞也。友人任茂才安上，示予一編曰《敘事解疑》，視之，即許生大父可靚親筆者，著錄年經月緯，排日按時，歷歷無爽，校得之傳聞者為確鑿可據。爰稍剪其繁蕪，并取詩辭之近雅者，著《扶風傳信錄》一卷。
17	蘇祠從議 一卷	杭嘉湖道秦公瀛創建蘇文忠公祠於孤山之麓，因檢閱東坡全集，旁參傳記，擇其可錄者三十四人，請設木主，附祀別室。有刊本。
18	海寧經籍志 備攷	寫本。 ○自序云：海昌自東晉六朝以來，名賢著述夥多，舊志

	一卷	既多漏畧舛譌，而先後失次者，亦復時有，爰為增補訂正，重加編次，撰人名迹稍晦者，並著其字，亦從舊志例也。予于海昌先賢，蒐訪垂數十年，露鈔雪購，頗費苦心。是編藏之家塾，聊以備一邑文獻之徵。洛塘周耕厓孝廉讀而善之，且為跋其後，蓋良友實同志云。 ○周氏廣業跋云：先賢著述，就州志所列，可汗牛馬，固陋所見，十不得三四，即家集亦散佚居多。曩著《甯志餘聞》，蒐討十數年，靡不補錄，或其名不見書，則徵之諸家書目，及名人文集，以待訪求。今以叅校是編，互有詳畧，隨為附注，抑有請者志例，藝文另卷，新志嫌其繁蕪而去之，似也，然立言不朽，古人所重，亦有不容泯沒者。君淵雅能文，而尊著又專著經籍，但畧倣朱氏《經義考》之例，每書條其存佚，而附疏其名氏爵里，於稍晦者，兼數述其行事，為海邦文獻，不亦偉觀者也乎。如以為然，不佞當泚筆以從。
19	陳乾初先生年譜一卷 陳乾初先生年語一卷	一作《乾初先生遺事》。 ○自序云：乾初先生沒百有九年，一倣吾家蠹隱翁譜靖節之例，稍摭厓畧，以著于篇，俾後之學者，知欲問山陰一瓣香，當自海昌始。 ○又跋云：間取詩文各題，附系逐歲之下，蓋世遠年湮，傳聞各異，賴著述之存，可藉以稽其出處，與凡交友往還唱酬離合之迹。
20	小桐溪錄一卷 小桐溪隨筆二卷 尖陽叢筆十卷	庭芬跋云：是書攷訂經史，辨別名義，幾與《日知》、《養新》諸錄相伯仲，然其中談詩紀事諸條，或已散見《拜經樓詩話》及《桃溪客語》諸書。今與先生文孫鱸香茂才，共相商榷，節去複見者十之二。原本後又附續錄一卷，僅二條，今刪存一條，附十卷之末。譬如百川支流者，皆歸於海，不敢妄為淆混也。蓋先生自少至耄，無日不以卷帙自娛，心有所得，即涉筆以識，雖因早年著述尚未付梓，而潛研之勤，實非時流所可企及者。至畧曰尖陽，蓋先生家尖山之陽，故以名其書云。時癸卯六月。
21	尖陽載筆一卷	以上皆未刊。
22	小桐溪吳氏家乘六卷	刊本。 ○牽兒見《彙刻書目》，有盧氏文昭序。案即休甯厚田吳氏宗譜，原作六卷，今重修本作九卷。
23	宗祊要覽一卷 祠墓家規一卷 槎客日譜六卷	以上皆未刊。

24	拜經樓詩話 五卷	刊本。 見《彙刻書目》，并梓入《藝海珠塵》庚集。案又有《續詩話》一卷未刻。 ○自序云：余雖不能詩，心有獨嗜，遇朋箋酒座，聞人談藝，亹亹忘倦，輒或樹齒牙其間，暇且筆而識之，殊不自悟，其弗可已也。間復以史喻之，夫學通古今，識究天人之際者，固推南、董、遷、固之才，亦有為別史，為稗史，為蕪史，為穢史，下至卮言謏說，巷議街談，苟稍足以資記注，而廣多聞，要未必為三長之士所盡斥。然則是編也，姑存之以備詩話之稗乘，可乎？ ○《耄餘詩話》云：吳葵里《拜經樓詩話》四卷，已刊，極承虛懷，寄余核正其書。刊後改定頗多，謂余雙聲疊韻譜十二類，能發千古之秘。又錄謝蘊山方伯題余《遼詩話》詩，至若「論史」一條，詳載張待軒先生跋〈仁和阮泰元氏讀于公旌功錄志感詩〉，序言忠肅公有〈諫易儲〉三疏，并及朱石君中丞詩，此于史學尤大有關係者也。
25	編定王節愍公集 一卷	刊本。 自序云：錢塘王昭平先生，正命以來，一百六十餘載，騫從三橋蔣氏摹得小像，遺屬勒石西湖，復輯其詩文雜著，為遺集一卷。
26	海昌麗則 八卷	見《彙刻書目》，係海昌閨秀遺集，明朱妙端《靜安臚稿》一卷。國朝徐燦《拙政園詩集》一卷、《詩餘》三卷，附文徵明《拙政園圖題咏》一卷。葛宜《玉窗遺稿》一卷。鍾韞《梅花園存稿》一卷。凡四家。
27	愚谷叢書	見《彙刻書目》，係刻宋鄱陽湯漢注陶詩四卷，樓照本《謝宣城集》五卷，唐羅隱《讒書》五卷，并附以所著《詩譜後訂》、《國山碑考》、《桃溪客語》、《名陶錄詩話》等書。
28	湖海詩存	寫本。
29	龍山三子詩鈔 三卷	寫本。 三子者，陸素生少白，查世官南廬，查揆梅史，人各一卷。
30	愚谷文存 十四卷 續編二卷	刊本。有翁氏方綱、陳氏鱣序。 ○案：吳氏宗譜有《可懷錄》二卷，已刊入文集。
31	拜經樓詩集 十二卷 續編四卷再續編 一卷 詞一卷	刊本。有自序，又《續編》序云：予以嘉慶癸亥春，哀次舊稿，得古近體詩千餘首，為《拜經樓詩集》十二卷，梓以問世，距今又將十載，摭拾殘賸，復得三百餘首，為編四卷，附詩餘一卷，曰《萬花漁唱》，續授剖氏。 ○庭芬案：女集有《中吳游草》、《清磬孤烟集》、《江上玲

		璫集》、《蠡塘款乃集》等序，今皆附入時集中，不別列其目。
32	論印絕句 一卷	刊本。 《彙刻書目》作二卷。 ○自云：予少有印癖，偶讀前輩沈房仲、厲太鴻諸公論印絕句，適然有會于中，間亦效顰，因要同志者，屬而和之，通得如干首，薈為一編，付之剞氏。



附錄二：《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吳騫相關記載

卷一

	書目	吳騫校勘紀錄
1	周易兼義	先君子跋見《愚谷文存》中。
2	紫巖易傳	
3	周易傳義附錄	
4	周易原旨	
5	周易議卦	此舊鈔本題《周易輯聞》，宋趙汝樸撰。先君子書云：按《周易議卦》一卷，明王崇慶撰，見《千頃堂書目》。此誤題趙汝樸《周易輯聞》，殊不可解。攷《周易輯聞》十六卷，通志堂刊入《經解》中，與此迥別也。
6	易學全書	
7	尚書全解多方一卷	乾隆辛丑，先君子從知不足齋假錄，並手書諸校語於上。
8	讀書管見	
9	晚書訂疑	先君子校正，並多訂補。
10	毛詩指說	先君子以通志堂刊本校鈔本，較勝覃溪先生（翁方綱）。
11	詩集傳	1. 陳簡莊徵君從中吳為先君子購得，經文悉與唐石經同，注文悉存文公原本。 2. 先君子書云：按《明史》諸王傳，晉恭王封於太原府，傳至裔孫表藥，孝友好文，分封慶成王，此豈其故物耶？
12	詩童子問	
13	詩傳通釋	
14	詩經疏義	
15	詩經澤書	先君子從陽羨得鈔本，因錄副藏於家，並補入朱氏《經義考》，有序一篇，刻《愚谷文存續編》中。
16	毛詩闡秘	先君子得於吳門書肆中，鈔寫甚精，硃筆圈點及題識皆親筆，裝褫雅潔，印記纍纍，嘗取以補入《經義考》，並書云：宋牧仲嘗欲購此書刻之，黼季靳而弗與。後歸休甯程某，休甯令虞山丁斌又為之跋。丁未夏日，予於吳門書肆得之，猶是汲古精鈔裝潢題識皆無損，真可寶也。又云：按《毛詩闡秘》依《集注》分卷，乃叔子在琴川毛氏授學表、辰兄弟時纂輯，以裨舉業之用。然據黼季跋，以為歷數載苦功，取材富而考覈精，即魏氏子孫，亦不知有是書，蓋先主生授枕秘也。

17	春秋左傳注疏	先君子嘗以宋本校汲古本，云：按此正陸氏《經典釋文》，毛氏誤刻作注，及其專刻《左傳》杜注，則又並《經典釋文》而脫之，皆誤。襄（公）十一年，《傳》「無所不諧」注九合諸侯下云云，亦《經典釋文》加圈以別之，毛氏本則直作註矣。其它《經典釋文》及註為汲古閣本所脫誤者尚多，若經文「倮諸」、傳文「費庠父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趙孟曰：天乎」之類，皆與宋本同。前有〈蒙叟圖記〉，蓋曾入絳雲樓者。
18	古文春秋左傳	先君子從小疋學博鈔校，識後云：乾隆癸卯秋日，從歸安丁君小疋借錄。九月晦日，校於皋亭道中，烏柏醉霜，青山如畫。
19	春秋五禮例宗	
20	春秋尊王發微	先君子跋云：予收得舊鈔本《春秋尊王發微》，書體頗端楷，玩其圖記，蓋虞山錢遵王先生藏本，嘗載諸《讀書敏求記》者，殆即此也。述古堂之書，後盡歸於季滄葦侍御，滄葦既沒，又復散去。此雖崑山片玉，猶足以想見當時之盛也，因取通志堂刊本，手校而藏之。
21	春秋〈諸侯廢興〉 〈春秋總例〉 〈春秋始終〉	先君子從《春秋經傳集解》中錄出，書後云：偶借得宋槧《春秋經傳集解》，乃淳熙丙申閩山阮仲猷種德堂刊本，後附〈春秋諸國地理圖〉及〈列代世次〉、〈春秋名號歸一圖〉、〈諸侯廢興〉、〈春秋總例〉、〈春秋始終〉、〈左氏、公羊、穀梁三家傳授次序〉。
22	春秋屬辭	
23	春秋金鎖匙	先君子曾從沈層雲先生借《紅欄書屋》新刊本校勘，頗多是正。
24	春秋諸傳會通	
25	春秋左傳	
26	春秋傳注	
27	周禮纂圖互注重 言重意	1. 先君子云：按《經義考》載《周禮附音重言重意》，非明尹洪兩廣重刻本也。諸卷前後原有印記，不知何時割去，跡尚可辨。 2. 先君子得書之日，為不肖（暘）墮地之辰，今先妣見背已十餘寒暑，而先君子奄捐館舍已九月矣。傷二人之長逝，愧一經之徒貽，昏瞶之餘，整理故帙，悲感可勝言哉！
28	周禮集說	
29	儀禮圖	先君子嘗以校通志堂本，經尚無甚異，而圖則遠勝之。翁覃溪鴻臚《通志堂經解目錄》云：宋楊復信齋，朱子

		門人，嘗為朱子續編《儀禮經傳通解》。此圖凡二百有五，又《旁通圖》一卷，分宮廟、弁冕、牲鼎禮器諸類，為圖二十有五。陳鱣曰：吳槎客嘗以鮑以文所贈元刻校通志堂刊本，則通志刻本之圖甚謬也。
30	九經白文	先君子跋云：右九經白文，乃宋麻沙本之佳者，蓋明錫山秦氏刊本之所祖也。楮墨古雅，經盧抱經、鮑渌飲、黃薨圃諸公所賞鑒，其經文字句，較時本間多不同，如〈曾子問〉「殷人既葬而致事」下，有「周人卒哭而致事」句，殆宋人因皇氏之說而增之，與日本《七經孟子攷文》所引古本相符，其餘字句不及備載。又《左氏春秋》前不列惠公元妃傳文一段，蓋古經與傳本不相聯屬，後人取便，合傳以附經。此本首闕傳文，豈先儒不敢以傳先經之意與。至傳文末又有《春秋左傳》一百九十八卷一行，殊不可解。姑誌於此，以俟博古者詳焉。
31	論語注疏	先君子以《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手校，均細書於行間。又錄《論語集解·序》於卷首。記云：此敘從皇侃《論語義疏》本。
32	孟子注疏 〈篇敘〉	先君子鈔補〈孟子篇敘〉於後，跋云：昔虞山錢曾有《孟子音義》二卷，載於《讀書敏求記》，後附〈孟子篇敘〉者，乃趙氏述《孟子》七篇，所以相次序之意也。錢曾云〈篇敘〉世罕見之，藏書家宜廣其傳，勿易視之。予求〈篇敘〉，久而未獲，偶以新得《孟子外書》四篇攜示，鮑君以文亦出《孟子音義》鈔本見示，蓋即錢氏之本而為武原友人吾君以方所手錄也。《音義》二卷已刊於《通志堂經解》中，特補鈔〈篇敘〉於此。
33	四書經疑問對	先君子云：按宗文，樂平人，至正間領鄉薦，授慶元學正，洪武初，為國子學錄。《經義存亡考》以此書為成化進士常熟董彝撰，蓋以姓氏偶同而誤耳。周松靄大令云：觀此猶可想見有元一代取士之規模也。又《經義考》于元之董彝，別著《經疑問對》十卷，蓋以未見此書而誤。別有跋一篇，刻《愚谷文存續編》中。
34	六經雅言圖辨	先君子有跋二篇，見《愚谷文存》中。
35	邵氏經學二書	先君子有跋，見《愚谷文存》中。「議」，《經義考》作「義」，先君子云：攷宋胡安國有《春秋通義》，朱氏或偶誤記耳。邵氏書，明諸家著錄俱作「議」。
36	四書外傳	先君子得於粥菴者擔頭，有跋，見《愚谷文存》中。
37	七經孟子考文 補遺	先君子跋云：《七經孟子攷文補遺》三十有二卷，為日本西條侯掌書記山井鼎所輯。往武林汪君鵬既獲彼國古文

		《孝經》及皇侃《論語義疏》以歸。余友鮑君（廷博）次第刻入叢書。復得此本，惜卷帙稍繁，未有踵鮑君而梓之者。予從鮑君借觀，就其所攷經注而鈔之，疏則未暇也，故命曰：《七經孟子考文補遺錄》。夫經籍去聖日遠，闕文訛字，謬本實繁，賴古書流傳海外，使學者猶得藉以攷證其謬誤，而補訂其闕失，豈不誠斯文一大幸哉？序稱享保十一年丙午，為國朝康熙五年。凡例中，又有永和紀號，則不可考矣。鼎字君彝，其署名上冠以山井，而物茂卿序又稱為神生，殆神其姓而山井乃氏，如東里、南郭之比與？乾隆五十三年戊申日長至，書於拜經樓。
38	大學辨	
39	十三經名文鈔	先君子從沈層雲先生借錄，並手書凡例目錄一冊，跋其後，云：古來說經之書，浩如煙海，苟不究其統緒，一其指歸，雖矻矻窮年，皓首而莫知所津逮，是何異於適燕而南其轅，遡越而北其轍，不幾愈驚而愈遠乎？先輩沈昭子先生，生平雅以崇道統、闡正學為己任，所輯《十三經名文鈔》一書，為學者所推許，未經壽梓，以故流傳絕少。余每從耿巖文集中讀《文鈔》諸引，未嘗不嘆其去取之謹嚴而議論之醇正，恨其書不得一見。辛丑冬日，有書舟泊孫家垵，予與陳君仲魚偶過之，舟中適有《文鈔》目錄一帙，時日已曛黑，未及購，深以為悔。昨歲沈呂璜孝廉歸日下，予亟懇其于家集中傳錄一目，孝廉許諾而是書夙為其弟婦所掌，知予書癖，輒啓篋笥以畀，孝廉殊欣然，炳燭細書，幾至達旦，亦可作一段佳話也。稿既見授，並許異日以全書借鈔。孝廉名開勳，昭子先生從元孫也，乾隆癸卯上元前二日，壽於荊南山館。昔陳謝浮嘗請為剞劂之任，而先生未之許。其後意欲屬其門人溧陽史胄司學士，卒亦不果。甚矣，好事者之難也。是歲夏四月又記，未幾呂璜竟以全書借予，遂錄一部藏於家塾，乃同邑張明經為儒評點本，丹黃甲乙，議論極精當，實耿巖身後一知己也。嘉慶丁卯佛誕日又記，時呂璜之沒已幾十載矣，不禁慨然。
40	孟子趙注	先君子書後云：盧學士《抱經堂集》中，亦有跋可案。
41	樂記逸篇	先君子書後曰：勤補云：《樂記補亡》用意甚善，但必云某書是某逸篇則不可。或類集其近似者，而云此可補秦樂，此可補樂器，以存其彷彿文，庶乎可也。幸與小疋商之，所見亦是。惜效曾病廢，無從以斯言告之耳。己

		酉穀兩日，吳某記。
42	周易經義	1. 先君子從枚庵先生借鈔。 2. 先君子跋云：右《易義》三卷，往從宗人伊仲借鈔，諦觀所釋經旨，大抵不離於所謂科舉之學者近是。然儲藏家都無其書，是亦可寶者。惟書中間有闕文，無從補錄，為可惜爾。伊仲本休甯商山人，僑居吳郡，補博士弟子員。博學工詩，家貧而好書，與朱文游為莫逆交。手鈔秘冊極多，予至金閭，必為留連，日夕得佳本，輒互相傳錄。後應姜度香中丞之辟，挈家人楚，郵筒不接者幾十載，聞其書皆散失矣。嘉慶丙辰冬日識。
43	鄭志	先君子借錄於此，並手書「言至於漕」至「稍鄙縣都」十二條及〈禘祫義〉三條於末。書云：甲辰春二月二十。又二日，吳某從槃齋學士案頭，借臨丁君小疋同觀。簡莊徵君亦嘗借校，題後云：乾隆四十九年閏三月，陳鱣借閱于武原客館，並從雅雨堂刻《鄭司農集》中〈魯禮禘祫義〉，參校一過。
44	北海經學七錄	先君子即從學士校本借臨於此，題後云：甲辰春仲，訪盧槃齋學士於杭之抱經堂。學士時自晉陽歸，以是錄見遺，蓋曲阜孔荭穀農部新刻本也，並借得學士手校本臨之，是日適荭穀訃到，為之慟然。吳某記。又書云：按此為雋樓主人，名繼涑者所刊，非荭穀也。跋當改正。
45	廣韻	先君子購得記前云：路仲里人錢馥校，吳某藏書。後云：某按潘稼堂宋本〈廣韻序〉云：先師顧亭林，深明音學，憫學者泥今而昧古，實始表章。此書刻之淮上，然其所見，乃明內府刊本已經刪削者，久而覺其書之不完，作後序以志遺憾，蓋即謂此本。今此本不見亭林後序，殆失之矣。予友錢廣伯處士，究心韻學。沒後，其家粥書，予購得此本，宛然故人之手澤存焉，可勝悽絕。
46	大廣益會玉篇	東方喉聲下注「可我剛顎訶可康各」，先君子依松靄先生《小學餘論》改「何硬互鄂行聿亨額」。中央牙聲下注「更硬牙格行幸亨客」，改「更我剛格訶可康客」八字。
47	佩觿	1. 先君子從小疋學博借校本，命兄壽照錄出，並錄文淵閣校理翁覃溪先生後序及小疋學博跋。 2. 先君子識後云：甲辰春二月，小疋廣文在武林葵巷寓，以是書借余，爰令兒壽照校錄一過。昔之入小學者，先教以六書，今雖學士大夫，多忽不之省，宜此書之百誦也，小子可不勉哉？

48	增修復古編	先君子從刊本補鈔，識其後云：吳均增補《復古編》二卷，予得汲古閣舊鈔本，卷首無序，茲從安邑葛氏新刊《復古編》，補錄此序，不知世尚有全篇否？乾隆丙午秋，仲志此本經，錢綠窗處士校粘簽於上，並書張序後云：張美和名九韶，臨江人。
49	字鑒	先君子購藏，識後云：此亡友錢廣伯處士遺書也。廣伯生平尤精究小學，所校正《字鑑》及郭氏《汗簡》，予昔嘗從之借校。今廣伯既沒，遺書盡散，予偶見苕賈，攜示數種，皆手澤宛然，亟以善值，購而藏之。每一披對，不禁泫然，要奉我各賦詩以悼焉，並識於此。壽慶癸亥三月，吳某時年七十有一。又一本張刻，先君子手錄，錢處士校語於上，並書簡端云：李氏《字鑑》深有功於小學，惜刊本率多譌舛。余友錢君廣伯精究六書，尤明《說文》之學，間為之考覈偏旁，校正亥豕，並以匡李之失，如「薌」字下當補「薌穀氣也別」五字。潛、散、椴、林等字，當詳注其字義。冂不音覓，當與內之冂同，乃門也。引《詩》曰：灑掃廷內。《說文》有颺而無颺諸說。使作者復生，亦當心折。此小學菴中第一善本，爰照錄於此本，並識其大凡云，兔牀吳某。
50	從古正文	先君子書云：按《千頃堂書目》《從古正文》六卷，黃諫輯，天順己卯序。今此本失其序，然亦舊印，較明隆、萬間書夔然不同矣。乙卯人日識。《讀書敏求記》《從古正文》一卷，篆文正楷，點畫不容少差，此書存其遺跡，且依韻易檢，焦弱侯藏茹真生手錄本。徐元懋印史極稱之。先君子書此條上云：拜經樓藏舊刻本《從古正文》六卷，與《千頃堂書目》所載卷數同，此云一卷，疑誤。茹真生，李士龍先生之號也。
51	嘯堂集古錄	1. 先君子手校，歸安丁小正先生假觀，久之，以是本寄還，非原書也。跋語及校勘處並方密庵先生傳錄，又有干待制跋。 2. 先君子書云：《歡堂集古錄》世傳刊本，首敘即闕文二百四十餘言，而筆畫之訛舛，尤不勝計。昨歲陳君仲魚得舊本，迺新安陳書崖昂所鈔藏者，首序既全而字畫精好，與刊本有毫釐千里之殊。卷末又有元統改元吳郡干待制文傳跋，亦刊本所無者。因亟借歸補錄於此本。復從歐陽公《集古錄》，呂氏《考古》，《宣和》、《博古》二圖，薛氏《鐘鼎款識》等書，參伍校訂，其顯然謬誤者，即為改正，稍有異同，各注於其

		上，疑則闕之。蓋恐所據各有不同，未敢臆斷也。聞大興翁學士方綱有影宋鈔本，未審何如，俟更訪之。己亥秋日，吳某記。 3. 先君子又跋云：予昔從仲魚借舊鈔本，校補《歡堂集古錄》，藏於家，歸安丁升衢進士見而甚喜，復從予借校。他日，先以干跋貽予，蓋歛方君手筆也，並錄予舊跋而方君自跋其後，予受而藏焉。然原本卒未見歸也。踰年，詢諸丁君，乃從盧弓父學士求此本以還。予開卷視之，所補序跋及校字皆依予筆，而書則非予原本，且又不載予之跋，是以學士且誤疑為汪稚川所校補，告之始恍然。蓋升衢交道最廣，嗜古尤癖，予之原本則展轉傳錄，竟不知今落誰氏之手矣。所異者，昔年先以兩跋見歸，而今所還本後恰無跋，事若有前定者然，因並前跋附釘書後，而識其顛末如此，它日以示丁君，當為一解頤也。時乾隆戊申浴佛後一日，吳某再記。
52	隸釋	
53	隸續	先君子手校。
54	鐘鼎款識	
55	漢隸分韻	先君子跋云：右《隸韻》七卷，蓋宋刻而元時翻雕者。頃周松靄大令以見遺，楮墨既精，古香可愛，閱其圖記，知為明趙寒山故物，書側題識，尚其手筆，想見陸卿子翠袖摩挲，時覺鹿門之高風，去人未遠。松靄嘗有跋，刻《小學餘論》。予別作古風一章，見《拜經續稿》。嘉慶戊辰中夏識。
56	又	先君子書云：歲乙己冬日，周松靄大令偶得此不全《漢隸分韻》，特以見遺。余舊有寫本甚精，似從此本傳錄，雖不及松靄所藏宋槧本之佳，然視近來萬氏刻本，則有上下牀之分矣。
57	又	先君子嘗以元刻及萬氏刻本互勘。
58	字通	先君子書：張世南《遊宦紀聞》一條於別紙，《記聞》謂李名肩吾。 先君子云：按「名肩吾」當作「名從周」，字肩吾，彭山人。從周著《字通》一卷，見《書錄解題》。又書黃跋，謂所引《說文》有與今本小異者，如茲從艸從彡省聲。今《說文》乃作絲省聲，未必不有功於小學也。按今《說文解字》作艸絲省聲，此云從艸彡省聲，與《五音韻譜》同，豈《字通》所云《說文》乃《韻譜》耶？然艸絲省

		聲之說，似當若艸彙省聲。夫已作茲矣，尚何省之有？書此以俟明於小學者證之。
59	白虎通	抱經學士刊此書時，先君子曾以此本借校。
60	方言	先君子校，細書密笥，頗多補正。
61	逸周書	先君子手錄吳中顧澗蓺茂才所校於上，復取明鍾氏、國朝汪氏二本重勘，記首簡云：長洲顧廣圻校用殊筆，海甯吳某校用墨筆。書後云：仲魚孝廉以《逸周書》見眎，乃吳中顧千里茂才手校本，較世行本多所是正。予復取明鍾人傑校本及國朝汪士漢刻入《秘書》本，重加參校，亦尚有裨益處。惜抱經學士新刊本，案頭適乏，更俟異日，取而重勘之。嘉慶丙寅清明日，吳某識。

卷二

1	史記	先君子記云：元中統刻《史記索隱》，有中統二年校理董浦序，按元世祖中統二年為宋理宗景定二年辛酉，然則此書雖署元號年，其實宋刻也。汲古閣專刻《史記索隱》，世稱善本，餘刻皆芟節不全，此本校毛刻注尤備。卷首有史類、正史、史記三朱印，蓋山陰祁氏淡生堂藏書。
2	前漢書	1. 先君子跋語中卷末書：右將監本、杭本越本及三劉、朱祁諸本參校，其有異同，並附于古注之下，後記、正文、注文字數，筆畫工整，紙墨古雅，洵宋刻之最佳者。 2. 吳縣黃蕘圃主事跋：海甯吳槎客先生藏書甚富，考核尤精，每過吾郡，必承枉訪，并出一二古書相質，然槎舟匆匆，未及暢談。余亦不獲舉所藏以邀鑒賞也。頃同陳仲魚過訪，茶話片時，歷歷述古書源流，俾得聞所未聞，實為忻幸。其行囊攜得《漢書》殘宋本數冊，字大悅目，在宋槧中信為佳刻。余所藏景祐本外，卻無別本可對，惟范史亦有此十六行十六字本，與此本當是同出一時。卷第下撰書、注書亦分兩行，蓋款式同也。其中字句之不同與註釋之詳略，余固未及取景祐本相勘，而紙墨精好，有過之無不及矣。且余所深服乎槎客者，如此種殘編斷簡，幾何不為敝屣之棄，而裝橫什襲，直視為千金之比，可謂愛書如性命。又得同志之人，勸其翻雕，以惠後學，始幸天壤之大，不乏好古之士，特恐卷帙繁富，窘于資力，盡與孫氏等耳。槎客當亦以余言為然。
3	吳越春秋	
4	戰國策	

5	資治通鑒	先君子題卷首云：《資治通鑒》為慈谿裘庶常閱本，庶常名璉，康熙乙未進士，除翰林院庶吉士，深于史學，評點《通鑒》凡五次。
6	通鑒紀事本末	
7	宋史全文	
8	宋中興通鑒	
9	通志	
10	綱目贅言	
11	十六國春秋	先君子條記云：浦起龍注《史通》云：《十六國春秋》賀燦然序，有《晉紀》流行，鴻書汨沒之語，今此本無賀序。又書：《養新錄》一條上云：按喬孫等《十六國春秋·序》自謂輯錄陳編，原未嘗作偽欺人，如於陵子及天祿閣外史之比也。又書云：嘗見毛斧季賣書與潘稼堂，目錄有《十六國春秋》，云此是崔鴻真本，然則鴻真本猶未作廣陵散邪？
12	讀史紀要	先君子以示吳門黃堯圃主事，云：的係先生親筆。因出所藏先生手寫《綏寇紀略》共觀，與此筆跡無異，洵可寶也。
13	遼史拾遺	先君子跋云：吳江楊慧樓進士，既從予借鈔《遼史拾遺》，又作《遼史拾遺補》凡數百條。惜予卒卒未及傳錄。又云：鮑綠飲云：此書向為樊榭煙繡洲所藏，人有借鈔者，繡洲撤出一卷以借之，故外間傳本多不全，惟此為足本也。
14	明史稿列傳	先君子跋云：萬季野先生所撰史藁，方望溪侍郎以為四百六十卷，諸志未成，全謝山（全祖望）庶常以為五百卷。今此僅列傳二百六十七卷，雖似未全，蓋華亭開雕時，亦尚有刪併也。
15	季漢書	先君子手錄周耕厓先生跋于末，並先生手札云：《季漢書》後明知僭妄，陳君鹿坳見之，謂：少連亦苦志之儒，攻擊未免太甚，後遂不敢以示人。既思少連信苦志矣，庶子苦心枉被後人醜詆，獨可聽之，亦恐失平。久仰吾兄卓識高才，特以就正，意在奉求斧削，乃即過蒙採錄，又恐獎借太過矣。（周語） 先君子跋云：右亡友周勤補孝廉〈季漢書跋〉，見于《蓬廬文鈔》。勤補自少好學工文，讀書具有卓識，此跋灑灑千餘言，反覆辨論，援據賅洽，真能直揭作者之心事，而息千載後聚訟之喙，予故錄之于《季漢書》之後，以告讀史之君子。
16	江表志、南唐拾遺記、新舊	《南唐拾遺記》，先師朱巢飲夫子暨先君子校，耕厓、慧樓二先生亦均借閱。《新舊唐書雜論》慧樓先生校正，並跋云：

	唐書雜論	李西涯《新舊唐書雜論》，《懷麓堂集》所不載。客冬，假海甯吳丈槎客藏本讀之，樹義明快，洵堪與范淳甫《唐鑑》並峙，第其中訛脫孔多，而侯君集、許敬宗、晉王治三則，舛錯淆雜，幾于不復可句讀。因為校正錄副，用誌賞析，辛亥寒食日覆校畢並記。
17	南唐書注	先君子跋云：大梁周雪客先生《南唐書注》，當時最有名，以未有刊本，故流傳絕少。昔襄平蔣蘿村、梅中兄弟合刻馬、陸二書時，曾得此校閱，既以示朱竹垞檢討，竹垞極賞之，謂蘿村已刊馬、陸二書，是以不復從與。攜過廣陵，曹荔帷先生見之，勸其弟燕客郡丞開雕，卒亦未果，迄今又七餘載矣。吾友張君文魚從易州山中得此書，數千里懷之以歸，喜不自勝，亟謀付之梨棗。予閒從借讀，觀其徵引之富，真竹垞所謂具費苦心者，第其間亥豕脫謬，尚所不免，因與朱君允達，據予家所有之書，逐條校勘，凡諸異同，悉筆之簡端，還以質於文魚。至於注中有繁者宜芟，複者宜去，互異者應別其是非，附傳者當標其出處，若斯之類，皆私心所未安，而深有望於二三同志之共訂者也。文魚博雅嗜古，汲汲以表章為事，試更以芻蕘之言，斟酌盡當而刊焉。非特為山陰陸氏之功臣，抑亦雪客先生之益友矣。庚子端陽後二日跋。
18	南部新書	1. 先君子從綠飲先生借手鈔本，照錄諸家校勘於上，並補錄首序，並王聞遠叔子及貞復堂二跋，又附錄厲本延祐丙辰子貞子、洪武五年清隱老人、正德十年約齋、辛丑清常各校，雍正庚戌蟬花居士、乾隆乙酉貞復堂諸跋。乙未歲，先君子復從著書齋借稽古堂刊本重校，識後云：乾隆乙未閏十月。又從周芑兮先生借得高寓公稽古堂刊本重校，凡鈔本中有原字與刻本同者，不復注刻作某，有不同字而刻本顯然紕繆者，亦不復註。 2. 嘉慶乙丑，先君子又補錄陳本逢年一跋，其王集內智永千文「律召調陽」一條，先君子辨云：按六朝人最精音韻之學，周散騎千文，妙處尤在雙聲疊韻，一起一結，四句中便有五雙聲，中間更難悉舉，此「律呂」與上句「成歲」並雙聲，斷不容改「呂」為「召」。況「律呂」對「閏餘」彌覺工穩，而「律召」殊屬牽強。智勇一人之書，豈可遂據為典要。總由唐以後學者置此道於不講，故希白亦有此論耳。自時厥後，凡書千文者，率以召易呂，使散騎抱怨于地下，殆將千載，余特為辨之如此，以俟知者正之。

19	錢塘遺事	先君子跋云：《錢塘遺事》十卷，昨歲從澉水吳子應和借得，倩族姪禹敷傳錄。今年春，偶攜姑胥，以示宗人伊仲。伊仲適有藏本，因為余校正，凡硃筆皆是也。此書展轉不出吳氏，亦奇。伊仲名翌鳳，博學彊記，遇異書輒手自鈔校，蓋今日之方山也。乾隆丁未重陽後四日誌。
20	高麗圖經	先君子書：《敏求記》云：今世所傳鈔本，僅說數十番，又不如此本矣。觀震川先生集中跋此書之語，則叔明之志，亦可取也。辛亥冬日，有書賈持來舊鈔《高麗圖經》四十卷，凡二百餘番，前列競自序，後有其兄子戴記得書顛末及勘梓歲月。卷末有海鹽姚士舜及鄭宏跋，又有乾道元年張孝伯做〈徐競行狀〉。
21	又	
22	武林舊事	
23	金陀粹編	
24	宦夢錄	
25	國壽錄	1. 《國壽錄》四卷，後有便記十二篇，前列編輯例言，不著名氏。先君子書云：以上例言未審何人所作，其云扶風氏藏，為插花山舊本。嘉慶壬戌子七十初度，陳奉峩茂才手錄此本見貽，其原本則又從周勤補孝廉借鈔也。辛未七月記。 3. 先君書《甲申傳信錄》「襄城伯」一條於攀髯疑案後，並識云：此傳與《綏寇紀畧》第十二卷下虞淵沈中所記李國楨殉節事，並當是傳聞之訛。又書《傳信錄》一篇後云：右錢士馨《甲申傳信錄》跼舖嚮一條，偶讀書查傳例言及跋，故鈔附于此。
26	華陽國志	乾隆癸丑，先君子借盧抱經學士本補鈔並校。又卷八永康八年詔徵刺史廡為大長秋一篇，下補永甯元年春正月廡遣萬餘人斷北道，次綿竹，以下四葉，其餘字句脫誤，同異補正處甚多。
27	五國故事	
28	南燼紀聞、竊憤正續錄	二種並鈔本合為一冊，不著撰人名氏。先君子云：《南燼紀聞》淮海周輝著，《竊憤錄》辛棄疾著，皆相傳如此，然晁、陳諸家均未著于錄。
29	錦里耆舊傳	先君子記《書錄解題》上云：按《文獻通考·經籍類》引陳氏曰：誤脫去自乾德至撰起，凡二十二字。張緒續記《通志》作張彭，見《崇文總目》。
30	宋紀受終考	
31	六陵遺事	先君子手鈔校正，並有按語。

32	奉使西域 行程記	
33	李侍郎北使錄	先君子記云：此錢遵王藏書。
34	名相贊	
35	備遺錄	
36	泰昌朝記事	先君子書後云：嘉慶甲子，收得友人枚菴藏書，蓋自君之別已三十餘載矣，不禁撫卷黯然。
37	蜀難紀略	國朝康熙三年與難始末，凡二十餘載，其記雲祚之遇害也，曰被幽於大慈寺，逆遣其黨饋食，以厚祿相誘，更以天命為詞。先君子擊案罵曰：吾豈食賊粟哉？自兵敗時，已不食求死，不死，何不速殺？吾將助國滅汝等也。
38	保越錄	
39	歷代山陵考	
40	國朝山陵考	
41	諡法考	
42	海甯倭寇始末	先君子校，並有按語。
43	柳邊紀略	
44	綏寇紀略	先君子云：以上三卷俱未有刊本，《綏寇紀略》原十五卷，又名《鹿樵紀聞》。予有舊鈔本十五卷，俱全。太倉唐孫華有〈讀梅邨先生《鹿樵紀聞》〉七律六首，見《東江集》。乙丑六月志。
45	鹿樵紀聞	
46	明季甲乙兩年 事蹟彙略	
47	紀事本末備遺	
48	列女傳	先君子以明黃刻本校，朱巢飲先亦曾勘閱，夾簽數十條。
49	列仙傳	

卷三

1	水經注	先君以柳氏鈔本手校，每卷皆有題記。卷末跋云：《山海經》而後，地理之書莫過於《水經》，而《水經》之所以超陵羣籍者，亦藉有酈亭之注存焉爾。《水經》原水一百三十有七，注中又得一千二百五十有二，包舉華夏，囊括古今，俾學者足不必踰戶庭，舉凡天下經流原委，瞭然若指諸掌。藉令郭宏農移山海蠡之筆，而為之絜長較短，吾未知孰得而孰失也。世有修水道者，執此以往，非但神禹之遺跡可求，即管子所稱三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有九之數，旁引曲證，
---	-----	--

		庸詎知不復見於今日耶！惜閱時既遠，習者久乏，專家自唐以後，闕失頗多，宋館閣所藏，止三十五卷，蜀本僅二十卷，故歐陽公且未見足本。今幸復四十卷之舊，而其間經注混淆，訛文脫簡，不勝悉數。金源有蔡氏珪補正《水經》，已不可復得。自明以來，校讐刊布者，家數漸廣，如楊氏慎、黃氏省曾、吾族人琯、陳氏仁錫、鐘氏惺、譚氏元春及項氏綱此本，而南昌王孫謀璋之箋為最傳。其用舊本傳錄是正者，又有若歸氏有光舊鈔本，趙氏琦美三校本，朱氏之臣補正本，全氏元立、天敘、吾騏三世校本，馮氏夢禎勘定本，錢氏曾依宋刻校本，黃氏宗義芟本，孫氏潛再校本，顧氏炎武校本，黃氏儀校本并圖，劉氏獻廷注疏本，姜氏宸英校本，何氏焯再校本，沈氏炳巽集釋本，全氏祖望七校本，而柳氏僉影宋鈔本為最精，他如周氏嬰、閻氏若璩、胡氏渭、顧氏祖禹、董氏燾、杭氏世駿、齊氏召南，皆嘗援據辨證，以匡其失。逮仁和趙氏一清，復博采史傳，斟酌諸家之說，繩愆糾謬，定為《水經注釋》四十卷，又別纂《朱箋刊誤》十二卷，自謂集古今之大成，于桑、酈二家可稱功臣，所遺憾者，惟未覩柳氏本耳。按僉，字大中，吳人，別號味茶居士。書鈔於正德中，前有道元原序，雖闕而不全，顧別本皆無之，吉光片羽，洵希世之珍也。舊藏洞庭葉石君家，旋亦散去。予既錄得趙本，又嘗慨慕柳本，有得隴望蜀之想。癸巳秋日，吾友鮑綠飲忽從湖墅友人齊頭獲見此本，馳以告予，為之狂喜彌日。因亟從借歸，出趙氏書中孫潛校補數處，證之，壹皆脗合，簡端雖不著大中姓氏，定為從柳本傳鈔，可無疑者。欲影鈔一本，卒卒未暇，乃先取項本，手為讐勘，其不同者，悉表而出之，以資參攷。始於癸巳季冬，訖於甲午仲秋，凡九閱晦朔，蓋百里外借書往來，動多作輟故也。原本雖亦間有亥豕，然披沙簡金，往往得寶，在擇之者何如耳！嗟乎！是一帙也，趙君以畢生之力求之而不可得，予遇之若取諸懷袖，何造物者之嗇於彼而暱於此也，抑書之遇不遇亦有時歟？予既自慶其遭，略取顛末而著于此，後之得吾書者，其寶之哉？乾隆三十九年重九日，海甯吳某書于拜經樓。
2	元豐九域志	1. 先君子從枚菴借鈔，並書其跋云：《新定九域志》十卷，青芝山堂影宋鈔本，復從《元豐舊志》校勘者，首卷原闕四京以下六版，又脫曹州濟陰郡半版，亦從舊志鈔補，并錄入〈進表〉一篇，略成完書矣。

		2. 先君子跋云：家枚菴僑居吳下，性喜藏書，每遇秘本，輒手為傳錄，蓋今之方山也。王正仲《九域志》流傳絕少，而有古跡者，尤為難得。癸卯夏，從枚菴借得因畝鈔而藏諸拜經樓。又云：王子仲春，復以錢遵王影宋鈔本及嘉興馮氏新刊本重校一過。
3	又	先君子以青芝堂鈔本校，跋云：戊申秋日，仲魚新購得錢遵王影宋鈔《元豐九域志》，即從京師寄予，予受而讀之。庚戌仲夏南還，復以此本見遺，蓋嘉禾馮氏新刊本也。仲魚留心地學，觀其跋語，足徵其討究之深。馮氏復借影鈔本重校，而補刊各卷之後，資仲魚之益，亦不尠矣。予習懶廢學，慮遵王善本留諸插架，徒飽蟬腹，因取遵王本，仍還仲魚，而以予舊日所藏青芝堂鈔本《九域志》有古跡者，重校一過，漫記于此。
4	乾道臨安志	先君子以錢氏萃古齋新鈔本校，錢氏本每葉十八行，行二十字，前有厲樊榭先生序云：《乾道臨安志》十五卷，宋臨安府尹吳興周淙彥廣所修也，此宋槧本僅一卷至三卷，無序目可稽，觀其稱孝宗為今上，紀職官至淙而訖，其為《乾道志》無疑。吾郡志乘之有名者，北宋圖經久已無考，至南渡建為行都，則此志居首。繼之以施愕《淳祐志》、潛說友《咸淳志》，皆為宋人排綴，予所見者祇有《咸淳》百卷，向在花山馬氏。吳君尺鳧鈔藏，尚闕七卷。趙君谷林復購得宋槧本之半，固已珍如球璧。今孫君晴厓從都下獲此志，雖僅十之一二，而當時宮闕、官署、城市、橋梁、坊巷具存，職官始末更為詳晰，諸家儲藏著錄，未有及此者。淙尹京時，撩湖濬渠，綽有政績，載在《宋史》，其書更可寶也。畝錄副本而歸之，樊榭厲鶚識後。
5	淳祐臨安志	1. 簡莊徵君從吳中為先君子鈔得。同時黃薨圃主事亦錄一本。 2. 薨圃主事跋云：……當倩胥錄其副，同人賦詩紀事，簡莊倡而兔牀與余和之，洵為藝林佳話。 3. 先君子和作云：鳳舞龍飛詎足夸，錢塘遺事失宮娃。天教南渡支殘局，人想東京續夢華。朱鳥歌成空有淚，冬青種後已無家。與君鼎足藏三志，天水猶懸碧海涯。
6	咸淳臨安志	1. 綠飲先生得于平湖高氏，以歸先君子。 2. 先君子嘗欲取《乾道臨安志》，成化萬曆二《杭州府志》，補其缺卷，未有成書，曾手定序錄一冊，至百卷後，有附錄七則，並錄朱、吳、杭、鮑四先生題跋。 3. 先君子云：按吳繡谷跋所藏《咸淳臨安志》謂：予錢

		二十千，僅鈔半部，蓋謂以錢予馬氏之掌書者也。其後復從書主借其半鈔全，無得之王店朱檢討家之說，又考所闕七卷為第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三卷，並人物第九十、九十八、九十九三卷，並紀文第一百卷，乃〈歷代碑刻目跋〉中所言。碑刻七卷仍闕如也。似皆未得其實。 4. 附錄《癸辛雜識》一條。先君子書云：按《姑蘇志》古今守令表，說友以德祐元年四月二十五日罷，二十六日婺州陳謙亨以浙西提刑兼攝平江府，八月二十四日除司農少卿，至九月十八日文天祥以制置使知平江府。按此是信國之前，尚有陳謙亨攝平江數月也，可輔《雜識》之遺。又《升菴外集》潛說友，宋安撫使，今傳奇中王十朋有此人，訛為錢。 5. 先君子書云：按傳奇雜劇往往假託人姓名而罕指實，且王十朋紹興二十七年進士，至咸淳時已百數十歲，升菴之不檢，每多如此。
7	新安志	
8	三山志	
9	吳郡圖經續記	先君子書後續云：《續吳郡圖經》世間傳本絕少，而此本為秀水濮自崑先生手校，尤為可寶。余三十年前，嘗偕鮑綠飲遊吳中，購得之，珍藏至今。每一展卷，覺古香襲人，後世其善視之。嘉慶辛酉記。
10	續吳郡志	
11	中吳紀聞	先君子假得校本，命兄壽照錄於上。
12	茅山志	先君子書云：據《六硯齋筆記》，此本的屬句曲外史手寫付梓者，雖吉光片羽，猶宜珍惜。
13	元大一統志	1. 先君子跋，見《愚谷文存》中。 2. 先君子書條云：按《新唐書·吐蕃傳》上元三年，攻鄯、廓、河、芳四州，詔周王顯為洮州道行軍元帥，率工部尚書劉審禮等十二總管等討之。李敬元率審、禮擊吐蕃青海上，審、禮敗沒，無儀鳳三年事，疑工部尚書即易從之父，《一統志》惜未詳其名耳。陳易從前〈古跡門·九女冢〉作劉易從，此蓋誤作陳，然明《一統志·名宦》亦誤作陳，俟更考之。
14	元混一方輿勝覽	
15	海甯縣志	先君題云：蔡古亭明府《海甯縣志》，在談孺木先生輯《海

		昌外志》時云：其板尚藏庫中，迄今百數十年，即印本且不多見。予訪購有年，昨歲聞梅里李氏有是書，屬苕上吳良輔物色之。今夏始得，卷帙完整，洵足珍也。方良輔之得也，中途有人欲邀之，良甫（輔）曰息壤在彼，卒以遺予，竟不持一錢而去，是亦估而有士行者歟？乾隆四十七年立秋前一日，槎客吳某誌。
16	海昌外志	先君子有題記數條。
17	皇祐新樂圖記	先君子購自吳中，書後云：《皇祐新樂圖記》，予購之於吳門錢聽默書林，雖近手鈔，亦尚不惡，至鍾字即鐘字，妄人逐字硃改，可笑之甚。自來古書遭庸妄子任意改竄，不知凡幾矣。乙丑冬日，按《潛研堂文集》謂：《宋史·樂志》書以瑗為大理寺丞，與〈樂志〉異，太常殆大理之譌。
18	直齋書錄解題	1. 先君子曾得舊鈔殘本，手校于上，後以贈嘉興陳梅軒進士。乙丑，簡莊得陳鄉人從梅軒借錄本一冊以示，先君子因復錄於是本，並書十四卷後云：予向有舊鈔《書錄解題》殘本，後以贈樵里陳進士效曾，效曾官楚申十餘年，移疾而歸，所患乃失心之疾。此書予未有副，求前書一校此本，亦不可得。頃簡莊從吳中購得一本，則有效曾鄉人曾與效曾借予殘本而手校者，惜不知姓氏，攷其所校時，迄今已二十有五年矣。因復從簡莊借錄於此本，不禁閣筆，為之三歎。嘉慶乙丑，兔牀志。又書廿二卷末云：嘉慶丁卯仲秋，秀水王稼洲茂才過訪，予出此書示之，其十二卷中所云從同郡陳效曾所借校人之姓名稼洲，亦不辨稼洲名。尚繩尊甫省齋大令，禾中篤學士也，於效曾為前輩。
19	茶竹堂書目	
20	絳雲樓書目	
21	千頃堂書目	綠飲先生為先君子購得，復從抱經學士借金陵新校勒補，又從道古堂遺文內，補鈔〈黃氏書錄序〉于卷首。內地理一門，太史序言「增補」，先君子以為還閱此書，又不如所云，疑此外別有一本，復取諸家書目續補，徧書於上，詳《愚谷文存》跋語中。
22	讀書敏求記	1. 先君子校閱記後云：此書未刻之前，最為難得，錢塘吳尺鳧先生嘗言：竹垞檢討典試江南，與遵王會飲，私屬錢氏侍史竊出一鈔，償以美裘一襲，白金十兩。蓋前輩之好古如此，亦可起敬也。此刻視鈔本間多舛譌，惜未得一校，姑俟異日求之。壬辰四月，某記。 2. 先君子書此數跋後云：又跋凡四則，從武林汪氏振綺

		堂所藏小山堂善鈔本傳錄，予嘗病刊本多誤，間以硃筆評校，終未能釋然。乾隆甲午，從書局中見此本，因亟假歸覆勘，更有數跋附錄于後。凡綠筆者，皆是也。旃蒙協洽六月一日，兔牀某識。
23	也是園藏書目錄	
24	傳是樓宋元版書目	先君子手寫本。
25	傳是樓書目	先君子書後云：《傳是樓書目》二冊，雖蠹簡塵編，然上下旁行之注，猶是東海手筆也，勿易視之。兔牀記。
26	道古樓書畫目錄	先君子記云：此為插花山馬寒中上舍所輯，上自三代，下迄有明，凡金石碑版以至注書名畫真蹟題跋，靡不甄錄。蓋將勒成一書，如《珊瑚網》、《清河書畫舫》之流，此乃其艸創，總目上下添注者，猶是寒中手筆。予夙負書畫之癖，恨生也晚，不及與前輩周旋，縱觀道古樓收藏之富。癸卯殘冬，花山後人有持此數帙，屬沈呂璜孝廉求售，人無應之者，余遂購之。雖知其殘缺不全，亦以見前輩好古之殷云爾。乙巳杪冬，兔牀書。
27	延令書目 曝書亭書目 靜惕堂書目	先君子書：《延令宋版書目》後云：嘉慶乙丑，黃蕘圃刻此目于吳下。
28	汲古閣書目	
29	汲古閣 刊書細目、 珍藏秘本書目	1. 先君子有補遺一紙夾書中，計王肅注《家語》、王逸注《楚詞》、《羣芳清玩》、《五音韻譜》、牧雲和尚《七會餘錄》、《宗本投機頌》、《病遊二（遊）刃》、《病遊初艸》、《病遊後艸》等。簡莊徵君又書《羣芳清玩》種數及頁數細目一紙。 2. 先君子記其後云：右吾友簡莊所記，予未曾見此書。庚戌暮春，過松陵楊慧樓進士，案頭適有此書，恍焉如對故人，時與簡莊別三年矣。《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季先生所記，每部皆記價值，蓋以書歸潘稼堂先生，此其細目也。凡與時本不同者，略記數條，足資證據，末有孫琛題語。
30	元秘書監志	先君子書云：《曝書亭集》作《秘書監志》，監字似不可少。又書目錄前云：此志既用國書，語多鄙俚，而每卷立題，尤荒謬不通，恐并非王商手筆，或後人妄撰此目，未可知。惜竹垞、竹汀諸公，均未論及。書卷末云：丙寅五月，仲魚孝廉為予從吳中購得此志，其卷數門類與《十駕齋養新

		錄》所載悉同，惟葉數《養新錄》共二百六十五葉，而此計二百六十八葉，豈宮詹所見本，尚有闕葉歟？此本舛錯甚多，予雖以意校，終未能釋然。統屬仲魚訪之三吳藏書家，率與此本無異，仍攜以見還。仲魚亦照錄一部，奔於紫微講舍。嗟乎！宮詹往矣，誰復與予輩再訂此書耶？嘉慶己巳五月，吳某記。
--	--	---

卷四

1	纂圖互注老子	
2	真經道德指歸注	1. 先君子跋，見《愚谷文存》。 2. 先君子書云：《通考》所引《讀書志》乃衢本，世行板本乃蜀本，故互異也。又《谷神子注》本，晁氏尚著錄十三卷，不云佚闕。此本載〈谷神子序〉，乃云陳隋之間已逸其半，今所存者止〈論德篇〉，因獵其譌舛，定為六卷，與晁氏所錄，亦顯相背觸。且既云佚，其上經何以說目一篇獨存？至於所引莊子，今本無者十六七，不應遵之云云。 3. 先君子又書云：按六卷本《指歸論》前列〈谷神子序〉者，安知非明末人從十三卷中鈔此序，以冠卷首，晁氏所云十三卷《谷神注》，今《道藏》尚有之，原未嘗佚闕。所稱「莊子曰」，即君平，以既諱嚴，即稱莊子，誤認為子甫，殊費詞矣。
3	晏子春秋	
4	又	
5	曾子	
6	荀子	
7	呂氏春秋	先君子識簽云：此元初刻本，序文前半頁乃查初白先生手筆鈔補，真如白獺髓矣。兔床志。
8	太元（玄）經	卷三後先君子書云：嘗收得萬玉堂舊刻《太元經》，紙墨頗佳，前葉印記纍纍，蓋橫塘吳氏曾藏之。惜前闕三卷，無從物色。錢塘盧紹弓學士續補《方言》時，嘗借觀之，亦惜其不全。閱數年，學士掌教晉陽，偶借得全本，因憶及予家缺卷，亟令楷書手，為補錄三卷，從數千里外寄余，俾成完書。其好古懷友之心，均非近人中所有也。爰識于此，俾後人知是書獲全之始末云。乾隆癸卯夏仲，兔床吳某。
9	賈子新書	1. 先君子以欽遠猷校本過錄於上。

		2. 又卷末書云：《賈子》世無善本，互有訛缺，今集彬陽何氏本、長沙本、武陵新本及此本，參相去取，得正其十之四五，不可改者，仍闕，以俟別本更訂。己亥三月十有二日，燈下書。遠猶，按遠猶即欽遠猷，抱經堂盧氏本所稱李空同本，正德八年刻，後有欽遠猷者，不知何時人士也，又謂何氏。
10	又	先君子以明刻大字本校，至二卷止。
11	風俗通義	
12	說苑	是本紙墨古雅，每卷末有黃翠亭職壽圖記，第十四卷從別本鈔補。先君子書孫跋後云：甲辰春，偕丁小足學博過頤谷侍御齋，予以宋版《說苑》，侍御旋為予作跋，屈指今十載矣。
13	帝範	右四卷《知不足齋叢書》校刻本，綠飲先生記面頁云：第三次校修。先君子又為覆勘，書後云：戊戌冬夜，橫河舟次，用吳郡黃省曾嘉靖己丑刊本勘，凡拈出八十餘處。
14	近思錄、續錄	
15	太平廣記	先子跋云：此明刻本《太平廣記》，為譚愷開雕，較世行坊刻，猶有古意。
16	纂圖互注文中子	
17	鑒誠錄	先君子書後云：右《鑒誠錄》十卷，後蜀東海何光遠輝夫所撰。
18	文心雕龍	
19	澠水燕談錄	先君子書云：《稗海》中所刻書，多芟節譌謬，而《澠水燕談錄》其尤也。 原本忠孝才識為四卷，依宋本卷五高逸一門，仍是第四卷，以下遂遞差一卷。先君子記後云：前原序自云十卷，今據綠飲所校，則止有九卷，豈此下尚少一卷乎？當更叩之參軍耳。
20	雲麓漫鈔	《雲麓漫鈔》十五卷，先君子從知不足齋借本傳錄，手自校正，用硃筆，並屬朱巢飲先師校用綠筆。 先君子書後云：庚子夏日，從綠飲借得《雲麓漫鈔》十五卷，因為傳錄，并倩朱君允達校而藏之拜經樓。按此書《書錄解題》亦作二十卷，又《續鈔》二卷，乃〈中庸說〉及〈漢定安公補記〉。然藏書家率未聞有，豈不傳耶？俟續訪之。吳某。
21	容齋五筆	右影鈔舊本，原有硃筆評校，先君子復借知不足齋所藏。
22	默記	《默記》一冊，巢飲先師手寫本，先君子校，並錄朱朗

		齋、鮑綠飲二先生校文于上，記簡端云：朱、鮑校俱用硃筆，免牀校先用紫筆，繼用綠筆。 先君子跋云：明日海昌吳某，復從知不足齋主人借觀，據其所見筆之簡端，又不下數十處，而此外譌舛者，亦尚有數處，終未能釋然。此昔人所以有風庭掃葉之歎歟！ 又跋云：癸巳歲，予借得以文本，吾友朱君雲達為予手鈔，且以意改其亥豕，藏之篋衍。今予又得朱、鮑二君從汪氏二本校過者，凡此一書，合四家藏本，經四人手眼，吾輩之好書，可謂勤矣。他日以示雲達，當更為之忻然也。甲午十月二十日，橫河舟次，免床再志。
23	吳禮部別集	先君子從知不足齋借錄，書後云：乾隆丁未秋，仲從鮑君以文借鈔。按卷首題卷一，而尾書卷下終，書則止一卷，且書中有云詳下卷而未見者，疑尚有闕佚，當面質鮑子。某記。
24	塵史	鈔本《塵史》三卷，先君子手校本。
25	羅氏識遺	先君子借校書後云：嘉慶十五年十二月既望，從拜經樓借得是本，攜至吳門，以五硯樓袁氏鈔本校勘一過，補正良多，彼本亦誤者，未敢擅改俟，得善本再校也。
26	離騷艸木疏	
27	紺珠集	周耕厓先生曾從先君子借，校跋云：歲甲辰，客都門，分校續寫，四庫書中有《紺珠集》十三卷，原本字句錯誤不可讀，為校正二千餘字，重寫送館，另錄為四冊藏之。王疏雨時為吉士，見而借鈔其前三冊，已歸。會其改刑曹，後一冊久未鈔竟。丁未秋，將南旋，屢趣未得，念是書流傳甚少，不欲令棄前功，而行篋所有非足本，攜歸亦無用，乃以前三冊併付之。其郎慶嵩，嘗從予遊，屬鈔訖寄還。閱今八載，杳不通問，每一念及，未嘗不悵恨也。去夏，免床七兄出此見示，欣然如遇故人。前有橫河龔氏玉靈瓏珍藏圖記，又有龔稼邨秘笈之印，校者為田居，為江聲。免床云：稼邨、田居皆錢塘龔衡圃先生（翔麟）自號。玉靈瓏本宋花石綱故物，今尚在橫河姚氏宅，江聲則金觀察（志章）別字，衡圃友也。其本亦不免訛字，然視原本則善矣。其異者，彼前題朱勝非誤，而此無明文，又多天順閒賀、榮二後序耳。
28	墨志	先君子書云：某按元時宜興多造墨名手，若吳國良、吳善、李文遠、陶得和湯生，不知其名，並見倪高士集中，贈詩甚多，然則此書所遺漏者不少矣。
29	疑獄集	

30	三器圖義	右錄《說郛》本，先君子手校。
31	岳陽風土記	
32	誠齋詩話	
33	萬柳溪邊舊話	
34	百寶總珍集	
35	宣德彝器譜	
36	法界標旨、 乾坤體義	
37	勾股矩測解原	
38	茶經	先君子書籤云：善本。簡莊贈原本，作卷上、卷中、卷下，此作卷之一、二、三，每卷前有總目。
39	珩璜新論	先君子從畢氏鈔本補錄七條，書後云：乾隆乙巳殘冬，有書賈攜散浦畢氏舊鈔本《珩璜新論》來，書分四卷末，後多數條，因命史補錄。按晁氏《讀書志》載《孔氏雜說》一卷，或云即此書，果爾，則一卷者，乃舊本也。
40	蘆浦筆記	先君子審定，復經簡莊徵君借鮑氏知不足齋本校。綠飲先生甫歸道山，不獲補刊，當屬嗣君清實上舍附刻校勘各條于後，以竟先生之志，而先君子手澤所存，未及以是相質證，敬展遺編，悲慟正無已爾。
41	霏雪錄	先君子題辭，見《愚谷文存》。
42	棗林外索	
43	董令升遺事	先君子記云：弇所著又有《嚴陵集》九卷，天一閣藏本見全書總目第一百八十七卷，又《直齋書錄解題》有《侍兒小名錄》一卷、續一卷，序題朋溪居士而不著名氏。始洪炎玉父集為此書，王銍性之、溫彥彥幾續補，今又因三家而增益之。或云董彥遠家子弟為之。某按彥遠為道之字，則此二卷亦弇所著無疑。今此書未見有專行本，惟明商濬刻《稗海》中有《侍兒小名錄拾遺》一卷，題宋晉陽張邦幾撰，但陳氏又曰且為分類，其中多用古字，今《稗海》本不分類亦不見有古字，似經後人竄削，非復令升之舊矣。 此冊後又附鈔周益公歸《廬陵日記》，起隆興癸未三月甲辰，止是年六月壬申。先君子記云：全集第一百六十五卷，摘錄宜興事。
44	日知錄	先君子書第八卷九州條下云：某按此二則今刻全本《日知錄》中不載，殆因閻百詩有駁正之語，故亭林遂削去之耶？詳見《潛邱劄記》。
45	又	先君子以初本校，並有按語，又錄閻潛邱補正（閻若璩）

		及同邑許仲韋先生評語于上。
46	又舊鈔本	
47	菰中隨筆	先君子校閱，有按語，復經胡雒君、陳簡莊二徵君借閱，雒君先生有粘簽數十條，後附《詩律蒙告》數葉。 先君書云：自稱《詩律蒙告》一卷，而此只寥寥數條，恐非全本。
48	潛邱劄記	先君子評閱，跋云：林亭先生于上章闡茂歲先刻《日知錄》八卷，板藏符山堂，後附《譎觚》十事者也。晚年更自序之，以為中往往多疏漏，且書已行于世，不可掩，漸次增改，得二十餘卷，欲更刻之而未敢自以為定云云。
49	考正 朱子晚年定論	
50	西崑發微	
51	榕城詩話	先君子校，並有案語。
52	東城雜記	1. 先君子手校，記簡端云：《東城雜記》二卷，從知不足齋借鈔，綠飲言此尚非足本，惟郁陞宣茂才東軒軒藏本最佳，當更求勘之。甲辰秋七月，曝書日記，吳某。 2. 又云：乙巳歲，吳門宗人枚菴借錄，又為勘出數處。
53	又韓隨筆	
54	沈氏弋說	先（君）子跋云：己亥冬日，收得舊鈔沈長卿《弋說》一冊，蓋龍山查堯卿上舍藏本也。長卿，字幼宰，杭州人，萬曆間舉人。按《千頃堂書目》沈氏《弋說》十卷，《月旦》六卷，今此編不列卷數，又無序目，疑非全書也。
55	山陽錄	先君子書云：予友吳江楊慧樓進士喜國朝名家小品，嘗錄得數百種，名曰續《昭代叢書》，予家《秋園雜佩》皆從之借鈔者也。
56	秋園雜佩	
57	善權古今文錄	先君子書後，已刻《愚谷文存》中。
58	楊忠愍公手札	先君子跋，已刊《愚谷文存》。此冊各有按語。 又書後云：案忠愍公以嘉靖三十一年壬子秋，陞南戶部主事，未之任。是冬，即調兵部武選司，十二月十八日到任。明年癸丑元旦日，有食之，公欲因此上書，直陳時政，故曰「一路日食奏稿成」也。日食次日乃癸丑正月初二日，攷《明史·世宗紀》癸丑正月朔，獨不言日食，殆是日過逢陰晦，彼君臣方欲諱災，反以內靈臺為妄，故有拏打之事。公見題目不合，遂趨出，別艸疏稿，

		即於是月十八日奏上，此皆與年譜符合，無可置疑。其所謂南都事，當即興學校、開荒田、緝武備、繕城池等，皆公平日之欲為而未得者，年譜言之悉矣。二王事亦不過言父子不宜疏遠之意，蓋是時世宗尤多嫌忌，稍涉建儲事，便曰欲死時君、立新君，置重辟矣。公豈見不及此乎？至末云湖翁欲老先生還朝，湖翁當即徐少湖。按端簡本傳，以南太常召為吏部郎，歷階刑部尚書，皆如公所言也。偶觀諸公所題，多有異同者，聊復識之。嘉慶戊午中元日，某再跋于竹下書堂。
59	顧令君政績卷	先君子手書，並有按語。跋文已見《愚谷文存》。此末附許雲邨給諫〈顧令君頌〉一篇。〈頌〉為先君子所收藏，後以贈文漁徵君，詳見《文存》跋語中。
60	許淮陽食史	先君子校，並有案語。
61	小名補錄	先君子書後云：此編所收，多有與南宋陳思《小字錄》及明沈宏正《小字錄補》相同者。先君子又輯《香泉論書偶記》附後。
62	敬修堂同學諸子出處記	右鈔本一冊，原有硃筆點次，先君照錄，並校正。
63	渡海輿記袖海編	先君子手校，並記後云：乾隆辛丑十月廿七日，校於秦溪舟次，時與室人同送外氏葬還，經烏夜邨小泊志。
64	一隅錄	先君子手寫本，蓋澍客臨汀時所記也，自序謂臨汀八閩一隅，故以名編。又云：疇曩旅食金閭，則有《姑蘇記事》詩二卷，都下則有《帝京篇》四卷，涿鹿與李中貴交，則有《溫樹錄》一卷，今皆未見。予家所收者，尚有《臺陽百咏》鈔本。先君子曾采其〈茗壺詩〉，入《陽羨名陶錄》。
65	竹垞初白二先生尺牘	乾隆甲寅春，先子假歸，彙錄一冊，題《竹垞尺牘》，後云：「予以甲寅暮春之初，與諸名士修禊于海鹽城南張氏之涉園，主人雅好事，又與予有連。是日，余以所藏楊忠愍公獄中寄鄭端簡手書真蹟，歸端簡後人羹和茂才，即席同人皆賦詩紀事，留連竟日，頗極文酒之樂。鷗舫旋出此冊見眎，蓋皆竹垞檢討晚年手畢（筆）也，因借歸細閱之。書凡六十通，其間與馬寒中上舍者什九，寒中為吾邑藏書家，插架多人間未見本，故書中大抵皆論典籍，或展轉傳鈔，或多方購買，於此想見前輩好學之勤，嗜書之篤，誠可慕也。至其中論耿炳文沒于洪武二十七年，而紀傳謂建文命炳文率師禦燕，由《實錄》為西楊改削，文獻無徵。此書足正史傳之失，又豈尋常簡

		札酬應之比哉？因亟錄副，而以原本還鷗舫，俾珍弄之。鷗舫為大白先生來孫，累世清秘之藏，彷彿插花山，斯蓋其一斑云。是歲競渡日，兔牀吳某識。」又書初白菴尺牘後云：「右初白先生尺牘，蓋皆與寒中上舍者，其真迹並涉園主人所藏也，某又記。」
66	元（玄）珠密語	先君子書云：《元珠密語》十六卷，不見于新、舊《唐書·藝文志》及《文獻通考》，惟晁氏《讀書志》有《天元玉冊》三十卷，云：啓元子撰。啓元子即唐王冰也。書推五運八氣之變。今此只十六卷未知與《天元玉開》相同否？夾漈《通志》，《元璣齋語》十卷，不著撰人。焦氏《經籍志》同。《讀書敏求記》，《玄珠密語》十七卷。七或六之譌。吁江張三錫《運氣格》以為託名《玄珠密語》，予按其序云：余于百年間，不逢志求之士，遂書五本，藏之五嶽深洞中，遇者可以珍重之，寶愛之，勿妄傳之。見之天生，可以延年，見之天殺，可以逃殺，傳之非人，殃墮九祖。其書多詭誕不經，吁江之言，當非謬也。嘉慶甲子四月，兔床志。
67	宣明論方	先君子書《河間三書》前云：河間《宣明論方》，原刻七卷，後人翻刻，妄分為十五卷，而行款亦多改換。余家舊本有大定己亥古唐馬口口序。
68	本草衍義	
69	經歷奇證	先君子從道古堂借錄，識後云：「錢君穎在勝國時以醫鳴，是編病原治法，多常人耳目所未及者，惜流傳不廣。昔年見舊刊於堇浦先生案頭，因從之借鈔，以備活人之一種云。乾隆丁酉九秋，兔床記。」
70	心印紺珠經	先君子書云：「按《千頃堂書目》，《心印紺珠經》二卷，元朱搆作，字好謙，傳醫學于李湯卿，劉河間弟子。」
71	治法彙	先君子題云：「岐黃之書，惟吁江之說最醇正無弊。相傳評點者為石門某氏，昔二愚兄有之，後遊廣陵歸，失去，常以為憾。嘉慶癸亥夏五月，予復購得此本，雖非石門親筆，亦有心濟世者之所當留意歟！竹醉後二日，三歸亭長識。」又云：二愚兄有舊時從養餘齋過錄《治法彙》一部，因假而校對，則二愚本評點多漏略不全，大約僅什之二三已。其間有此本所無者，以墨筆補之。其下有稱『琦記』者，二愚謂即誠庵公，未審是否，當更考之。某又識。
72	已任編	
73	痘疹仁端錄	先君補鈔首序二篇，并記首簡云：「按《簡明書目》，《仁

		端錄》十六卷(十字疑衍),明徐謙著,其門人陳葵刪定。今此本六卷,視近時坊刻五卷者,不翅倍蓰,究不知陳葵定本何如,恐未必如此本之詳也。兔床記。」
74	葬書	先君子嘗以示黃薺圃主事,並別錄序宋濂序一紙于後,書云:「吾舊藏元版《葬書》,黃薺圃云的屬元刻,渠家亦有一部,與此本同。《讀書敏求記》所載即此本。此宋潛溪序,乃明初刻有,元本未有也,則未有宋序者,不更可寶歟?」
75	靈棋經	1. 先君子手書《通志》一條,《靈棋經》一卷,張良傳撰,又一卷,唐李暹撰。齊江謐占得送貨卦,見《南史》卅六,《御覽》七百廿六。又書《南牕紀談》一則于別紙云:「傳崧卿以冰餽同舍,其柬詞云:「蓬萊道山,羣仙所遊。清異人境,不風自涼。火雲騰空,莫之能口。餉以冰雪,是謂附益。」讀者莫解,或曰:「此靈棋也。」 2. 先君子曾以卜萬蒼山墓地,得大通卦。
76	景祐遁甲符應經	
77	圖繪寶鑑	先君子跋,刻《愚谷文存》。
78	畫徵錄	先君子親筆評點,並補畫家數人。
79	百川學海	先君子書目錄于別紙,並記云:「此書各種說部,疑是《百川學海》,計五十八種(內重二種)。《也是園書目》,《百川學海》二十四卷。」又以墨筆標識四十六種,云:「上有點者,蘭竹山房本所有,與予所藏同一板口。」又書《開天傳信記》目下,云:「萬回事惟此獨詳。」其中《翰林志》一卷,先君子手校,並書六典中書一條上,云:「『行者』下少『則用之』三字,宋本亦少此三字。鮑以文校《翰苑羣書》云然,然則此宋本也。」

卷五

1	陰晉陵集	先君子從抱經堂借舊鈔錄藏,記首頁云:「《陰晉陵集》為周芑兮大令手輯,其後予從盧紹弓學士借得一舊鈔本,不知何人所集,視周本多詩數首,因錄其副,以補毛氏百三名家刻之所未備。附錄詩,話乃周所輯。」
2	集千家注杜詩	
3	杜律五言注解	
4	韓文考異	先君子書夾簽云:「按《書錄解題》載《韓文考異》四十卷、《外集》十卷。今此本文集止二十卷,《外集》不分

		卷數，不知何故。」又簽云：「查氏得樹樓本，《外集》別刻目錄，〈潮州謝孔大夫狀〉後尚有疏一首（《憲宗崩慰諸道》）。題名七首，然查本刻法亦有誤題下注在後一行，字畫校此本端整，宋諱如廟諱『慎』字、『牧』字皆不缺筆，蓋亦元刻也。」又簽云：「按此當即留耕王氏原刻，所謂南劍本也，第余攷秀水王惺齋《讀韓記疑》云：王伯大本每卷末附音釋若干條。而此未見。其音釋惟散入注中，譌舛亦甚多，又豈後人翻王本歟？」
5	又	先君子書云：「秀水王元啟《讀韓記疑》云：『明新安朱崇沐刻，是書脫誤甚多，因其行世最廣，故據此詳校，俾讀者考焉。』據王說，是此本誠未為善本，暇日當更以王記覆校之。」
6	笠澤叢書	先君子校，定為蜀本，題辭見《愚谷文存》中。
7	又	先君子記云：此卷行款字數，悉照宋本。
8	又	1. 先君子從諸本校，凡五次，並補錄《小名錄序》、〈王益祥跋〉、〈陸鍾輝跋〉及明王良棟、康熙丁卯襲衡圃、阮善長諸題識，其始末具詳〈愚谷文存跋〉中。此本謹云：「甲午秋日，借錢唐郁陸宣東獻軒舊鈔本校，用硃筆。復用拜經樓藏本校，用綠筆。乙未二月，以文又購得林山先生鈔本，用藍筆校。丙申秋，仲復從海鹽吾太學以方借其照宋本校正曉氏刊本，用墨筆，并補錄《小名錄序》及跋。辛丑九月，又借得秀水蔣君春雨舊鈔本校勘，仍用硃筆。蔣本惟分上、下二卷，無目錄，前列樊開序及自序，卷末附〈陸龜蒙傳〉、朱袞後序、德原跋。蔣本前後篇數與刻本同，唯少〈耒耜經〉一篇。 2. 先君子又書《紀錦裾》篇後云：吳融集有〈古錦裾〉六韻，自注云：「錦上有鸚鵡、鶴，陸處士有序。」此是「錦裾」而非「錦裙」明矣。按鮑鈺《道腴堂集》云：《甫里集》亦作《記錦裾》。」又書云：按詳《記錦裾》文，前言：「瓦宮寺有天后羅裾、佛旛，皆組繡。」明是「裾」與「旛」為二物。復云「李君乃出古錦裾一幅眎余」云云，似李君所藏衣裾，與瓦宮之天后羅裾無涉，詳其制，殆如今之霞帔，故上狹而下廣，前有鶴而背有鸚鵡，的係子華所賦者無疑。陸記又云：「縱非齊、梁物，亦不下三百年矣。」又曰：「曳其裾者誰歟？」其為非天后羅裾益可見。然其詩落句有「武威應認得」之語，不知其何所指？豈子華當日

		讀此記不審，而亦認為天后物耶？書此俟考古者更詳之。嘉慶辛未除夕。」又考梁帝詩云：「願織回文錦，因君寄武威」。融詩用「武威」當出此，非指則天也。又記。」
9	又	1. 先君子從慈谿畢氏所藏何義門先生校本、烏程嚴氏所藏河仲子校本勘對，並錄義門跋。 2. 先君子書後云：「乾隆丁酉夏日，鮑君以文為借得慈谿畢氏所藏何義門先生校本，因傳錄於此叢書，舛謬至多。予廣求善本讐比，至此凡七本矣。常欲別刊一本，以正江都、吳下二刻之失，未知何時得遂斯願也。甲寅夏日，烏程嚴久能茂才又以所藏何仲子小山手校本見借，因復校一過。」又記義門先生跋後云：「畢本後附宋刻《叢書》八卷目錄，與予舊藏鈔本略同，故不錄。兔牀記。」 3. 又書《紀錦裾》「曳裾」二句下云：「按吳融有〈古錦裾〉六韻，自注云云，而蜀本《笠澤叢書》亦作《記錦裾》，似魯望所記者乃『錦裾』而非『錦裾』。然《文苑英華》亦作《記錦裾》，蓋仍訛已久矣。觀此二句，則斷非『裾』，亦與瓦官無涉。疑瓦官者乃武后之羅裾，而魯望所記與吳融所詠者，是李侍御所藏之《古錦裾》，不得混而為一也。」 4. 又書卷首云：「陳直齋云：《叢書》馬甲乙丙丁者，詩文雜記。政和中，朱袞刊之吳江，末有賦，用蜀本增入。蜀本七卷，鄆人樊開所序。據陳氏之說，是蜀本刊在朱袞前矣。（自元符庚辰至政和辛卯凡十二年）予舊有鈔本七卷《笠澤叢書》，以諸本會勘之，定為蜀本，倘能刊之，當遠勝此本矣。」
10	又	先君子記云：嘉慶乙丑秋日，馮爾修茂才以此本見寄，時爾修已瞽三載矣。」
11	張承吉集	
12	黃御史集	
13	禪宗永嘉集	
14	讒書	先君子從蕘圃先生借本校刊，跋見《愚谷文存》。
15	碧雲集	先君子以琴川毛氏、東山席氏二家刊本校，硃筆記歲月於後，跋云：「李有中南唐時為新淦令，嘗與張洎、韓熙載、潘佑、徐鉉諸人相友善，故多投贈之什。所著《碧雲集》，水部郎中孟賓于為之序，尾題癸酉者，蓋開寶之六年也。序中摘錄秀句，方之方干、賈島，良不為過。」

		然余讀餘篇，見其眷懷邦國如有隱憂者，正復不少，則又杜牧、羅隱之儔矣。惜當日舉國風靡，淪胥罔顧，屈指曹彬南下之歲，距賓于序集之秋，寒暑僅再周耳。虞之不臘，明者已早燭其必然，孰謂握三寸不律而仰屋梁者，遂不曉事耶？是集按晁氏《讀書志》及《文獻通考》所引，並云二卷，惟《曝書亭藏書目》作三卷。予此本得之烏夜村張氏，卷數適與之相符，何古今本之不同也。又序言五、六、七言二百篇，而此實三百餘篇，豈後人附益而重編之歟？書此以俟它日考定云。乾隆甲午立秋日，兔床吳某識。」
16	河東集	先君子書《鐵圍山叢談》「江南徐鉉歸朝後」一則於前云：據此則仲塗文章雖擅一時，而人品不無可議。張景行狀謂不拘小謹，蓋其微詞。而陳直齋亦云：開為人史稱其傲很剛愎。合觀數語，則開先時自名曰「肩愈者」，不亦妄乎！戊戌春日，偶從武林得舊鈔本，漫題首簡。
17	穆河南集	
18	古靈集	詳先君子《愚谷文存》跋語中。
19	又	先君子以宋本及小草齋藏本校，記後云：乾隆甲寅長夏，以所藏宋刻本校讐一過，宋本乃鮑綠飲歸余，二本互有存佚，鈔本與謝在杭藏本相同，刻本多《使遼語錄》一篇，尤世所希觀也。是歲秋七月記。
20	宛陵集	先君子記云：右跋當吳樵石先生筆。樵石名嗣廣，字芑君。邑諸生。嘗以詩受知於初白先生，故稱敬業師。壬申秋日記。 又書後云：《宛陵集》為吳樵石先評點，樵石名嗣廣，字芑君，樵石其號，海寧硤石人。工詩，與錢坤一、汪匡古諸君往還唱和，身後遺書多散佚。予嘗從其孫曉亭見《樵石手稿》若干卷，今曉亭沒久矣，不知此稿尚存其家否？余藏弁《宛陵集》亦五十年矣。嘉慶壬申七月，八十老人吳某記於小桐溪之拜經樓。」
21	嘉祐集	
22	王梅溪集百家注東坡先生詩集	1. 先君子跋，見《愚谷文存續編》。 2. 此本夾籤云：《續文獻通考》，元時儒學提舉副司管祭祀諸職，兼送到典帙。按李廷相錦衣衛籍，濮州人，弘治壬戌進士，累官戶部尚書，兼太子賓客，贈太子太保，謚文敏。有《南銓稿》二卷，《聯句》一卷，見《千頃堂書目》。 3. 先君子長歌一首，見《拜經樓詩集》。此本後附錄並

		記云：宋《王梅溪集百家注東坡詩》，近所行本皆後人妄行竄亂芟併，全失本真，與宋商邱所刊《施注蘇詩》無異，觀者每以不能一見宋刻為恨。今夏，有苕賈持此書抵余家求售，適余他出，不值而去。明日余歸，操舟訪之，始得諸硤石南湖中，遂以善直購焉。此書渚墨精雅，古香襲人，真舊本之最佳者。爰為長歌以書其後，當乾隆五十一年夏重午後日，兔床吳某識，男壽暘書。
23	又	先君子從知不足齋借臨，書後云：乾隆乙未，以文購得《王注蘇詩》及《唐音戊籤》，並何義門太史評本，凡去價十千。蘇詩是陳少章先生臨本，因從之假歸。倩朱君允達錄于此本，《戊籤》別自臨之。時丙甲夏五，吳某記。內三十一卷中〈問淵明〉一首，宋本在第一卷，非〈和陶詩〉也。先君子特為拈出，
24	蘇詩補注	先君子記後云：右為初白先生手定注稿，視嘉善刻本多有異同。嘉慶己巳試燈日，老友鮑綠飲自梧桐鄉過訪，謂有初白注《蘇詩》手稿，予出此眎之，相對恍然，蓋先生注此書，數易其稿始成，具見良工之苦心也。庚午夏日，鄉後學吳某跋於西移之小縹雲軒。（時年七十又八）又云：桐鄉馮星實補注《蘇詩》，屬其戚項根堂從予借宋刻《王狀元注蘇詩》，不意為中閣，故馮刻所引王注亦多不全，未免遺憾。翌日槎客又記。」
25	樂城集	
26	後山集	先君子以秀水濮氏校、義門先生評本倩先師朱巢飲夫子過錄，記卷首云：何義門先生評本，乾隆丁酉從濮自崑先生校本過錄。
27	雙峰集	
28	雪溪集	
29	夾漈遺稿	
30	鄂州小集	
31	網山集	
32	誠齋集	
33	後村集	
34	玉楮集	1. 先君子錄抱經先生跋於前，並書後云：右《玉楮詩藁》八卷，據岳倦翁跋，自寫清本，凡百零七版，今正合其數。每卷首題「十六世孫元聲等藏墨」，殆明時即依倦翁手錄傳寫付梓，故版數適符，而字句間猶不免晉家，何耶？至跋中云：「偶至海寧訪友」云云，海

		寧不知何地？考今海寧州，宋時鹽官縣，至元天曆二年始改海寧縣，惟歙之海陽縣，晉初嘗稱海寧縣，隋改休寧縣，是宋時亦未嘗有海寧之稱，豈亦刊梓時人妄改，或係後人偽造此跋。然元聲為時名臣，刻其先集，不鹵莽若此也。偶讀盧學士《抱經堂集》、《跋玉楮集》，云未見刊本，因錄其語於卷首，以見前輩好古之篤，并憶先生昔過草堂，登拜經樓，徧覽藏書，而此編惜未寓目。今先生之歸道山已十餘寒暑，聞抱經堂遺書散佚殆盡，而予之抱殘守缺，所藏未能若先生校之精，幸而未散。然歐公有言，物聚於所好，而散於所不好。人生數十寒暑耳，孜孜矻矻，露鈔雪購，欲子孫常為世守而弗替，豈不難哉！豈不難哉！嘉慶十三年歲次戊辰中秋日，海寧吳某識。 2. 又書首頁云：「昔張杞園嘗以《玉楮集》貽王漁洋，乃明衡府高堂王所鈔，漁洋有跋，以為楮墨裝潢並極精妙，未識視此何如？庚午五月，某又記。」 3. 又別紙錄《蠶尾文集》跋語一條，云：「按高唐王與吾家舊藏臨江王《圖繪寶鑑》裝潢精整，蓋明宗潢之好古者也。識之。」
35	孝詩	
36	肇論中吳集解	
37	中和集	
38	柳塘外集	
39	佩韋齋集佩韋齋集聞	
40	富山懶稿	
41	滄浪先生吟卷	
42	宋高僧詩選	
43	剡源文鈔	先君子親筆評點，記後云：予心慕《剡源文集》數十年，嘉慶甲子，始購得是編而讀之，漫識卷尾，齊雲采藥翁。（年七十又二）又書《居易錄》「戴以古文名，淳祐、大德間與柳貫齊名」數語於卷首，云：按宋淳祐時，表元年方幼齡，下至大德，幾五六十載，且道傳生更後，亦不得云齊名。
44	魯齋遺書	
45	道園學古錄	先君子八分書題前云：予友鮑綠飲嘗云：生平見《學古錄》數本，獨未見此本。驗其渚墨之精，當屬元時初刻本。又為覓舊鈔《學古續錄》見遺，俾成合璧云。嘉慶

		癸亥秋九月既望，吳某志。所云《學古續錄》即《道園遺集》，乃公諸孫堪手輯，至正庚子，黃潛跋，某又記。
46	道園遺稿	
47	陳眾仲集	先君子題云：按《千頃堂書目》，陳旅《安雅堂集》十三卷，今世本大約相同。予舊藏此元刻本二冊，題曰「陳眾仲文集」，考諸家簿錄，皆未見此目，未審其同異若何。卷首林泉子序作於至正辛卯，距眾仲之卒已十年，當是其子籲最初刻本，雖僅存四卷，而詩則已全。零編蠹簡，何可不什襲珍之。兔床記。」 又書別紙云：按《元史》本傳，《文集》四卷，不知即此集否？《簡明書目》，《安雅堂集》十三卷，（《遺書目》云十四卷）。《元百家詩選》小傳，《安雅堂集》一百廿四首。元刻陳眾仲集一、二卷一百六十九首，三卷一百五十九首，通計三百廿八首，較《元詩選》多二百四首。
48	方叔淵稿	
49	江月松風集	
50	夷白齋集	先君子書此條上云：綠飲題云：張習刻本每有出於三十五卷之外者，當時所據者不知何本？又《玉山雅集》錄敬初詩大半不在集中，知《夷白齋稿》遺佚者多矣。安得好事者廣為搜輯，以永其傳焉。
51	石門集	
52	斗南老人集	
53	說學齋稿	
54	雲林集	
55	林公輔集	
56	滄螺集	
57	草閣集	
58	圭峰集	
59	姑蘇雜咏	
60	六臣注文選	先君子從盧學士抱經堂借本手錄，並書首頁云：按《唐書·曹憲傳》云：憲始以梁昭明太子《文選》授諸生，而同郡魏模、公孫羅、江夏李善相繼傳授，於是其學大興。句容許淹者，自浮屠還為儒，多識廣聞，精故訓，與羅等並名家。羅官沛王府參軍事無錫丞模，武后時為左拾遺，子景情亦世其學，以拾遺召，後應度支員外郎，善見子邕傳，今世第傳《文選》六臣之注，而餘人罕有著聞者。
61	唐音戊籤	1. 先君子從綠飲先生知不足齋借錄，後六冊係巢飲師手

		書，並補鈔缺頁。 2. 先君子書云：何義門學士評點《唐音戊籤》，攻韻語者得之，不翅枕中鴻寶，恨其流傳甚少。此本從知不足齋主人借錄，有六冊，未竟，朱巢飲茂才時館於姑胥小漆園中，適見行篋有此六冊，遂為卒業焉。嘉慶庚午春，兔床山人識。時巢飲沒已越歲矣。 3. 先子記曰：從子延清摘其可疑者簽出，有為予筆訛，亦有原本誤者，不無有益於此書也。
62	戊籤餘	先君子以七冊贈文漁徵君而留其一，書後云：子收得《戊籤餘》八冊，海鹽張芑堂明經愛玩不忍釋手，因割七冊貽之，而自留此冊，以見前輩用力之勤，非後生所能及也。己酉夏日，槎客記。又云：余所藏有何屺瞻學士評閱《唐音戊籤》全部，極精，誠學詩者之津筏也。庚午暮春又記。
63	唐分類歌詩	先君子跋，見《愚谷文存》。
64	會稽三賦	
65	瀛奎律髓	
66	宋人小集	先君子題云：許甥懋堇舊藏此南、北宋人集十餘家，似從《江湖》、《羣賢》等集鈔合，中間敘跋間有明人手筆，惜乎家數寥寥，不及十之二三，然終屬舊鈔，可存披閱也。嘉慶戊午，兔床識。
67	二妙集	
68	大雅集	先君子命兄壽照書竹垞先生跋於末。簡莊徵君借閱，校補數處，鈐圖記於卷首。
69	樂志園集	先君子校閱，復經黃蕘圃先生以家藏秀野堂鈔本互勘，手書補正脫誤。
70	荊南倡和集	先君子從鮑氏知不足齋明初刻傳錄，手校並輯《荊南集附錄》於後。此冊書後云：《荊南唱和集》一卷，元、明之交極為鄭明德、高青邱、徐幼文諸公所稱賞，傳本絕少。予從鮑君以文知不足齋借得，蓋猶明初刻本，因亟傳錄其副，并采摭記傳為附錄係卷末。予生平最愛荊南山水之勝，往來數十年，行篋未嘗一日無此書。今老矣，足不能出戶，每一展覽，慨想前輩之風流邈不可追，并念與荊南朋好疇昔唱酬文酒之樂，不禁為之閣筆憮然也。嘉慶壬申季冬，海寧八十老人吳某跋。
71	赤霞集	先君子書後云：《赤霞集》一卷，乾隆己亥秋日購之花溪故家。朗公崇禎中嘗司鐸海昌，與許金牛為布衣交，故花溪兩垞之間，猶有傳其集者。此編前署「男伯熊手錄」，

		豈尚其子舊鈔耶？按《赤霞集》，《千頃堂書目》不列卷數，恐尚不止於此。是編簽題為吳公巒所選，則益足重矣。竹垞《明詩綜》錄五律《石城》一首，周松靄云：「面書崇禎辛未貢一行，恐是醞舫選詩時手筆。」果爾，則又可喜也。長至後二日，吳某識。」 又題：「予藏此書二十餘年矣，每觀封面題字，的為小長蘆叟筆，而松靄大令之言不謬也。嘉慶乙丑，兔床。」
72	南濠文跋	
73	王百穀集	先君子記云：嘉慶庚申，搆得《百穀先生集》，其評點者未審何人，苕估謂是前輩許仲韋明經筆，未知然否，兔床志。《青雀集》有西河毛文煜序。先君子書云：此亦毛西河。
74	漸江文鈔	先君子傳錄，書後云：汧翁負卓犖之才學，為竹垞諸公所推服。此稿予從其後人借鈔，尚有《漸江詩鈔》，惜未及錄。其生平境遇多輾轉，晚客茶陵而沒。同邑朱茂才亦大，與汧翁中表兄弟也，有《悼韜荒》詩云：「路傍香草霧中花，采采其如秋望賒。哀些欲招無處所，不知雲雨散誰家。」觀此，是汧翁楚遊時乃眷一煙花而死於其家，亦可慨矣。亦大名淳，日觀先生子也。有《曉亭詩鈔》。乾隆甲午春日鈔，重午後三日，校於拜經樓。
75	衍齋詩卷	先子跋云：寒中上舍生平與查初白先生交最莫逆，故其詩律之風往情深處，頗極相似。至擬古樂府詞質意古，使人味之不盡，雖初白尚有不及。予家去插花山僅一舍，每登樓東望，惟見寒烟衰草，亂雲滿目，慨望昔日之風流，非特琴書圖籍亡略盡，即道古樓之故址且不可蹤迹，頗深生不同時之恨。 又云：《衍齋詩》予家尚有大字刊本，詩多有不同，蓋刻在後也。并附《查惜吟香稿》，雕板甚工。
76	天啟宮詞	
77	擬故宮詞	先君子題云：唐宇昭字孔明，家富藏書。毛斧季嘗聞其有宋槧趙孟奎《分類唐詩》一百卷，展轉倩友借之而未得。詳《拜經樓詩話》。
78	西村集	先君子補錄遺詩五首於卷末，跋云：余偶得陳勾溪先生手書詩一篇，風骨蒼秀，如其為人，愛玩不忍釋手。吾友陳仲復以西村老人詩數首見遺，亦其遺墨也。書視勾溪稍樸致，而詩格高雅似又過之。因補錄卷末，併附勾溪作於後。時丁酉十二月，兔床後學吳某識。
79	九嶷先生集	

80	棗林詩集	先君子序，見《文存續編》中。
81	遺老高風	
82	古民先生集	
83	尊聞錄	1. 先君子從魏君小洲處得之。 2. 先君子書云：積山名維憲，陳句山《紫竹山房集》有詩集序，敘其出處頗詳，謂可入〈獨行傳〉。是編乃魏小洲鉞偶於舊攤購得見眎，置之案頭，未忍釋也。壬申冬仲，八十老人吳某志。
84	嶺雲詩鈔	先君子評閱用硃筆，記前云：乾隆乙未五月，閱于拜經樓。
85	紅柑齋詩草	先君子傳錄，並手書沈歸愚宗伯評語于上。
86	汪氏雜著 子孫收藏之功	先君子收藏，題後云：此前輩汪茂才立仁遺稿也。立仁本歙縣人，僑居小桐溪，少工詩，善屬文，以屢困場屋，悒悒不得志而沒。無子，遺稿多散逸，每展斯編，未嘗不為之興歎也。
87	韜光紀遊詩	
88	陸綸山先生集	
89	茶洋詩鈔	
90	曉亭詩鈔	
91	震西賸稿	先君子題前云：嘉慶壬戌冬，陳仲魚孝廉獲此稿見貽，以其間有與先處士觴詠詩也。每披對間，如讀柳州《先友記》一過。題中同柬者為方鳳逸、王晴巖、黃禹章、江寶臣、陳種邁諸公，方為余姑丈，江亦吳人。 先君子記云：江寶臣、蘇州孝廉，時與先子同寓吳淞治目，與伯、仲兩兄亦稱莫逆。某記。」 又書首頁云：掌衡茂才父維新先生與先君子同庚，故交最契。
92	蘭垞詩鈔	先君子求得遺稿，手為繕錄。並作序云：施秀才蘭垞，海昌人也。少以能詩受知於鄉之先達，頗自矜許。及長，累困於制科，常鬱鬱不得志。雍正乙卯，詔州郡舉博學鴻詞，蘭垞名在薦中，亦不登第。老而厄窮益甚，唯放情歌詠，以摠其不平。性復狷急，善謾罵，人以是率不樂與友。獨於仁和杭太史堇浦為忘年交，唱和尤密。庚辰仲秋，年七十餘病沒。聞伊子前天，一孫尚幼，意甚悼焉。訪其遺稿未得，心恒耿耿，以為憾事。今年秋，予甥孫煥始從蘭垞長女家借是編示余，為《虛槎》、《神聽》、《非非想》三集，蓋其手自芟定者。又己巳詩殘帙通得古近體如干首，輒欣然為手錄之。蘭垞生平詩稿如

		束筭，此殆其什一，餘多散不傳，可惜也。竊怪古今來流離不遇之士，莫不託諸吟編，冀垂不朽，然而湮墜者多矣。若唐之張祜、王璘，並負不羈之才，蒙薦知己，終以傲物自炫擯棄草野，慕其文者皆為之興歎。今張集具在，而王作無聞，觀《摭言》稱璘日賦萬言，口給十吏，則其平日篇章之繁富何如也。故知通塞之理，洵有命存，而流傳之責，的屬來者。予無暇論定蘭垞之詩，直重傷蘭垞之不過，而欲羈傳其梗概於來者云爾。玄默敦牂十二月立春日，默齋吳某於清暉閣。
93	釣餘集	先君子記後云：右朱可人先生名達，海寧人，諸生。英袖先生之子也。
94	明詩綜	先子記首冊云：張為儒《蟲獲軒筆記》，朱竹垞先生選《明詩綜》，喜刪改前人之句，然有大失作者之旨者。即如《亭林集》中《禹陵二十韻》前半「大禹南巡守，相傳此地崩」十韻敘禹陵，後半「往者三光降，江干一障乘」八韻敘乙酉魯王監國事，而末四句總結之曰：「望古頻搔首，嗟今更拊膺。會稽山色好，悽惻獨攀登。」《詩綜》芟去中間「往者」十六句，則所謂「嗟今更拊膺」者，竟不知何所指。竹垞選此書，意欲備一代文獻，宜其持擇矜慎。況生平又與亭林交好，沒後錄其遺詩，似不應鹵莽至此也。為儒，字承之，海寧人，貢生。生平湛深經學，惜身後著述多散佚。《蟲獲軒筆記》四冊，予從其從孫謨借觀，起乾隆戊午十二月二十六日立春，迄庚申五月三十日，排日而記之，大約經解為多，因令猶子昂駒錄其經解筆記，尚闕而不全，已足見前輩為學之勤，幾寢饋於經籍中矣。予家尚有明經所批《十三經文鈔》，亦人間不可多得之書也。嘉慶丙辰八月四日，吳某志於拜經樓。
95	斷腸集	先君子手寫本，並附錄《百川書志》、《詩女史》、《名媛詩歸》、《宋詩紀事》、汲古閣校刊題語、《巖居幽事》各條于前。又記云：某按《名媛詩歸》選淑真古近體詩凡一百七十餘首。
96	肅雝集	先君子記云：某按，《列朝詩集》云允端集曲江老人錢惟善、汴人杜寅為敘傳云云，然則此篇蓋寅筆也。先君子書《列朝詩閨》、《名媛詩歸》二條於別楮，並書卷首云：《提要》以《肅雝集》為偽託。
97	玉窗遺稿	
98	詩因	先師手錄，先君子校正。

99	秋思草堂集	先君子手寫，並附錄《尊前話舊》各詩於後，跋云：右錄陸氏《莘行遺書》一卷，莘行為麗京先生女，適袁花祝氏。今其後嗣無可考，當從祝氏之老訪之，或借其家譜查之，不知此外尚有著述否？吳某跋。
100	海昌閨秀詩	1. 先君子書周詩後云：右《落花詩》三十律，錢唐魏叔子弢得一便面，有蠅頭細楷書此，末署「癸亥秋盡日，錄海昌女史周儔齡《落花詩》三十律於林清書舍，冷洪姚宗灝書。」書法甚精楷。冷紅未知何人，而周亦不知誰氏之女也。予讀之，愛未能釋，因借歸，命子姪輩錄其副，與褚紉蘭《落花絕句》三十首合藏諸笥，俟世之好事者傳焉。海昌故多才媛，由明以來，如朱靜庵、葛南有、陳倫光，皆表表者，而倫光《素賞樓集》中《落花》三十律尤為時所傳誦，其警句若「沾泥絮果應同證，入水萍蹤或再逢」、「死謝春光臣盡瘁，生憎夜雨子成仁」、「散為巫峽雲無影，流出天台水有情」、「處仲遣姬開後閣，季倫看妾墮危樓」、「紫絲帳外疑無地，青粉牆西想有家」、「十六天魔春試舞，八千子弟夜聞歌」、「紅綃別院偷飛月，紫玉深宮竟化烟」、「吳郡臺荒歌舞散，漢宮人老畫圖空」、「舊雨新晴諳冷暖，今朝昨日判悲歡」、雖使須眉操管，何以加之。儔齡諸作，纏綿淒婉，託意隱然，蓋亦倫光之後勁歟？癸卯冬日，槎客吳某識。 2. 書《蕉雨吟》後云：幼嫺為海寧硤川人，太學生涵齋次女，適桐鄉李臨皋，早寡無子。女夫廣文超之輯其吟稿曰《蕉雨樓吟》，凡三卷，古今體詩二卷，長短句一卷。余從花溪倪硯翁借得全稿讀之，惜其才之饒而志之苦也。《詩》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非幼嫺之謂乎。會當事有重修郡乘之舉，纂修為姚江邵太史晉涵，分掌藝文者仁和朱茂才文藻，皆於余有故。因即錄集名貽之，以存海昌名媛之一種。復摘錄其詩數首於此，設有好事者取其集而梓之，當與素賞老人後先輝映矣。甲辰中秋後一日，槎客跋。 3. 先君子書此後云：次升名之暹，崇禎丙子舉人。學山其長子數永之號也。考《陳氏家譜》，次升凡五女，第四女適三韓佟世南，廣東瓊山令。第五女名琬永，字倫光，適同邑楊中默，有詩名，著《素賞樓集》，為時傳誦。惜其姊能吟詠而人罕知者，并名字亦無可考，豈為若妹所掩耶？《素賞樓集》中間有與姊唱和

		詩。今年秋，武林魏小洲偶得此稿詒予，因亟錄之。首有戊申八月南屏題字，南屏亦未詳何人也。乙巳蜡月，槎客誌。
101	花月吟	先君子書卷首云：沈氏號涵碧，陳清渠太學有為族祖母。沈《花月吟跋》曾屬余點定。
102	繡餘草	先君子親筆評點。





參考文獻

一、古籍（依時代先後）

1. 〔周〕卜商撰：《詩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2. 〔周〕孟子撰，史次稔註譯，王雲五主編：《孟子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 年。
3. 〔梁〕皇侃：《論語集解義疏》，收入《叢書集成簡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局，1965-1966 年。
4. 〔梁〕皇侃：《論語義疏》，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 年。
5. 〔唐〕杜甫著，〔清〕楊倫箋注：《杜詩鏡銓》，臺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2003 年。
6. 〔唐〕陸希聲：《道德真經傳》，收入《正統道藏》，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年。
7. 〔後晉〕劉昫等奉敕撰：《舊唐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8. 〔宋〕歐陽修等奉敕撰：《新唐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9. 〔宋〕郭茂倩輯：《樂府詩集》，《四部叢刊》，上海：上海書店，1989 年。
10. 〔宋〕羅願：《爾雅翼》，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11. 〔宋〕魏了翁：《周易要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12. 〔宋〕釋道原：《景德傳燈錄》，收入《乾隆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1 年。
13. 〔宋〕朱熹：《楚辭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
14. 〔宋〕潛說友：《咸淳臨安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15. 〔明〕田汝成：《熙朝樂事》，《歲時習俗資料彙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 年。
16. 〔明〕陳士元：《易象鉤解》，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17. 〔清〕王夫之等：《清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
18. 〔清〕錢曾：《讀書敏求記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
19. 〔清〕沈起元：《周易孔義集說》，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20. 〔清〕惠棟：《周易述》，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21. 〔清〕王昶：《蒲褐山房詩話》，臺北：廣文書局有限公司，1773 年。
22. 〔清〕紀昀等編纂：《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 年。
23. 〔清〕紀昀等編纂：四庫全書出版工作委員會：《文津閣四庫全書提要匯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年。
24. 〔清〕周廣業：《寧志餘聞》，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浙江省》，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年。
25. 〔清〕吳騫：《皇氏論語義疏參訂》，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經部·論語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26. 〔清〕吳騫：《海寧經籍志備考》，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目錄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27. 〔清〕吳騫著，吳壽暘輯錄：《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附錄》，北京：商務印書館，1939 年。〔清〕吳騫著，張吳蘇、楊洪升整理：《吳兔牀日記》，南京：鳳凰出版社，2015 年。
28. 〔清〕吳騫著，虞坤林點校，海寧市史志辦公室編：《吳騫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 年。
29. 〔清〕滄江漫叟輯：《東江遺事》，收錄於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清代稿鈔本》，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 年。
30. 〔清〕陳鱣：《河莊詩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31. 〔清〕黃丕烈：《蕘圃藏書題識》，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 年。
32. 〔清〕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
33. 〔清〕阮元：《文選樓藏書記》，收入《書目三編》，臺北：廣文書局，1969 年。
34. 〔清〕郭麐：《靈芬館詩話》，《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
35. 〔清〕查揆：《簞谷詩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36. 〔清〕吳壽暘編撰，郭立暄點校：《拜經樓藏書題跋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
37. 〔清〕吳壽暘編撰：《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附錄》，收入嚴靈峯編：《書目類編》，臺北：成文出版社，1978 年。
38. 〔清〕錢泰吉：《曝書雜記》，收入《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 年。
39. 〔清〕錢泰吉輯纂，《海寧珍稀史料文獻叢書》編委會整理：《海昌備志（點校本）》，北京：方志出版社，2017 年。

40. 〔清〕管庭芬：〈拜經樓藏書題跋記·跋〉，收入〔清〕吳壽暘著，郭立暄標點：《拜經樓藏書題跋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41. 〔清〕陸以湉：《冷廬雜識》，收入《清代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42. 〔清〕蔣光煦：《東湖叢記》，收入《書目叢編》，臺北：廣文書局有限公司，1967年。
43. 〔清〕徐康：《前塵夢影錄》，收入《美術叢書·初集·第二輯》，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年。
44. 〔清〕郭嵩燾著，楊堅點校：《郭嵩燾詩文集》，長沙：嶽麓書社，1984年。
45. 〔清〕王先謙撰，沈嘯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46. 〔清〕皮錫瑞撰，周予同注：《增註經學歷史》，臺北：藝文印書局，2004年。
47. 〔清〕江標：《黃丕烈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48. 〔清〕徐珂：《清稗類鈔》，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

二、今著（依編著者姓氏筆畫排列）

1. 毛文芳：《圖成行樂：明清文人畫像題詠析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8年。
2. 王雨：《古籍善本經眼錄》，收入王書燕編纂：《王子霖古籍版本學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3. 王桂平：《清代江南藏書家刻書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
4. 朱則傑：《清詩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
5. 朱華忠：《清代論語學》，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
6. 江慶柏編著：《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7. 衣若芬：《藝林探微：繪畫·古物·文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
8. 吳晗：《江浙藏書家史略》，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
9. 李世英、陳水雲：《清代詩學》，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10. 李玉安：《中國藏書家辭典》，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
11. 林申清編著：《中國藏書家印鑒》，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
12. 姚伯岳：《黃丕烈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13. 洪煥椿：《浙江方志考》，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14. 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題跋真跡》，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82 年。
15. 國立編譯館主編：《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臺北：漢美圖書有限公司，1995 年。
16. 張撝之，沈起煒，劉德重主編：《歷代人名大辭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
17. 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北京：中華書局，1963 年。
18.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收入林慶彰主編：《民國時期哲學思想叢書》，臺中：文听閣圖書有限公司，2010 年。
19. 陳伯海、蔣哲倫主編：《中國詩學史》，廈門：鷺江出版社，2002 年。
20. 陳烈主編，周錚釋文，陳慶慶撰稿：《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書札》，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 年。
21. 陳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上海：上海書店，1983 年。
22. 陳愛平：《浙江學術文化通史》，重慶：重慶出版社，2008 年。
23. 楊延福、楊同甫編：《清人室名別稱字號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
24. 楊家駱主編：《中國學術名著·目錄學名著》，臺北：世界書局，1961 年。
25. 趙爾巽：《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
26. 劉兆祐：《認識古籍版刻與藏書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7 年。
27. 劉尚恒：《鮑廷博年譜》，合肥：黃山書社，2010 年。
28. 鄭偉章、李萬健：《中國著名藏書家傳略》，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 年。
29. 鄭偉章：《文獻家通考》，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
30. 嚴佐之：《近三百年古籍目錄舉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年。
31. 嚴迪昌：《清詩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年。
32. 闕華主編：《安徽省館藏皖人書目（-1949）》，合肥：黃山書社，2003 年。
33. 顧志興：《浙江藏書家藏書樓》，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年。

三、學位論文（依發表先後）

（一）博士論文

1. 張昊蘇《乾嘉文學思想研究》，天津：南開大學，2019年，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授：陳洪教授。
2. 鍾慧玲：《清代女詩人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1981年，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授：王夢鷗教授、羅宗濤教授。

（二）、碩士論文

1. 李玉玲：《皇侃《論語義疏》懷德堂本、知不足齋本比較研究》，曲阜：曲阜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2003年，碩士學位論文，指導教授：高尚渠教授。
2. 關曉雲：《吳騫及其拜經樓藏書研究》，臺北：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2007年，碩士學位論文，指導教授：盧錦堂副教授。
3. 沙莎：《《拜經樓藏書題跋記》研究》，濟南：山東大學，2008年，碩士學位論文，指導教授：杜澤遜教授。
4. 呂延林：《吳騫年譜》，哈爾濱：黑龍江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2011年，碩士學位論文，指導教授：楊慶辰教授。
5. 張曉慧：《宋代家庭藏書研究》，石家莊：河北師範大學，2011年，碩士學位論文，指導教授：刑鐵教授。
6. 張晶晶：《胡應麟的藏書思想、實踐及價值研究》，鄭州：鄭州大學，2012年，碩士學位論文，指導教授：吳漫教授。
7. 項曉晴：《中國近代藏書家藏書訪集活動的比較研究》，南寧：廣西民族大學，2012年，碩士學位論文，指導教授：吳榮政教授。
8. 劉敏：《吳騫文學研究》，杭州：浙江大學中國古代文學，2012年，碩士學位論文，指導教授：孫敏強教授。
9. 龐柱琴：《論印絕句》整理與研究》，石家莊：河北師範大學，2013年，碩士學位論文，指導教授：楊寄林教授。
10. 朱守芬：《清代藏書題跋中所記文人與書籍關係研究》，南京：南京大學，2015年，碩士學位論文，指導教授：徐雁平教授。
11. 龍燕：《明清時期徽商藏書研究》，合肥：安徽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指導教授：馬功蘭教授。
12. 胡玉雷：《清代甘肅府州縣學藏書研究》，蘭州：西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指導教授：張連銀教授。

13. 肖蓓蓓：《秦瀛及其詩歌研究》，蘇州：蘇州大學文學院，2016年，碩士學位論文，指導教授：趙杏根教授。
14. 鄺亞男：《涉園張氏文學活動研究》，徐州：江蘇師範大學，2016年，碩士學位論文，指導教授：沙先一教授。
15. 童煜昕：〈惠州西湖景觀的文學書寫研究〉，廣州：廣州大學，2019年，碩士學位論文，指導教授：劉慶華教授。
16. 王亞麗：《清代宜興紫砂品評理論研究》，景德鎮：景德鎮陶瓷大學，2020年，碩士學位論文，指導教授：張甘霖教授。
17. 郭霞麗：《近現代藏書家藏書歸屬問題研究》，長春：東北師範大學，2020年，碩士學位論文，指導教授：劉奉文教授。
18. 姬廣凱：《清代藏書開放思想研究》，哈爾濱：黑龍江大學，2021年，碩士學位論文，指導教授：蔣永福教授。

四、期刊論文（依作者姓氏筆畫排列）

1. 方延豪：〈吳騫哀蘭詩本事考〉，《藝文誌》，1975年第1期，頁57-61。
2. 王天然：〈書吳騫舊藏《蜀石經殘字三種》後〉，《經學文獻研究集刊》，2017年第1期，頁241-245。
3. 王火青：〈藏書家吳騫的小說〉，《明清小說研究》，2000年第4期，頁143-150。
4. 王火紅：〈清代嘉興私家藏書樓命名的文化解讀〉，《蘭臺世界》，2011年第9期，頁55-56。
5. 王安功：〈近代私藏之殤與甬宋樓陰影〉，《河南科技學院學報》2018年11期，頁48-50+54。
6. 王和平、趙繼龍、李俊芳：〈我國古代藏書家的優良特質及其卓越貢獻〉，《農業圖書情報學刊》，2008年第12期，頁144-147。
7. 王宣標：〈黃虞稷《明史藝文志稿》再探〉，《中國典籍與文化》，2015年第3期，頁96-103。
8. 王建江：〈完善地方名人文化研究體系初探——以清代著名藏書家、文學家吳騫為例〉，《圖書館研究與工作》，2014年第2期，頁78-79。
9. 王桂平：〈清代江南藏書家金石著作之刊刻〉，《圖書情報工作》，2002年第5期，頁113-116。

10. 王豐豐：〈淺析孟臣壺的藝術形象特徵——以閩南地區發現的「孟臣」款紫砂壺為例〉，《文物鑒定與鑒賞》，2018年第10期，頁40-42。
11. 朱天助：〈清代《鄭志》輯本六種考論〉，《文獻》，2018年第2期，頁46-56。
12. 朱供羅、李笑頻：〈《文心雕龍·隱秀》明代補文之來龍去脈及影響——兼論《文心雕龍》有關版本〉，《昆明學院學報》，2017年第5期，頁87-93。
13. 艾琚：〈人生不用覓封侯，百城高擁拜經樓——清代藏書家吳騫閑章「拜經樓藏書之雅則」〉，《文化學刊》，2010年第1期，頁5+194。
14. 何廣棧：〈明清以來學者補《元史藝文志》成果述考〉，《樹仁學報》，第4期，2008年4月，頁21-55。
15. 何薇、吳曉雲：〈清代海寧藏書界的「雙子星座」——吳騫、陳鱣之比較〉，《蘭臺世界》，2012年第27期，頁93-94。
16. 宋清秀：〈吳騫輯稿本《朱靜庵自怡集》探微〉，《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2卷第5期，2017年9月，頁34-38。
17. 李玉玲：〈《論語義疏》版本源流〉，《文學界（理論版）》，2012年第8期，頁226。
18. 李青青、莫曉燕：〈拜經樓藏書考略〉，《大舞臺》，2011年第12期，頁189-190。
19. 李淑燕：〈《皖人書錄》和《安徽省館藏皖人書目》關於吳騫著錄的疏失〉，《阜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1期，頁32-53。
20. 李雙陽：〈汲直壺·吳騫題陳鳴遠天雞壺〉，《文藝生活（藝術中國）》，2017年第6期，頁99。
21. 汪惠娟：〈從清代考據學談起——論戴震的義理思想〉，《哲學論集》，第35期，2002年7月，頁211-230。
22. 周天爽、張昇：〈關於《論語集解義疏》流傳的三個問題〉，《域外漢籍研究集刊》，2017年2期，頁229-240。
23. 岳冠林、唐迪：〈《子夏易傳》吳騫輯本評述〉，《畢節學院學報》，第32卷第10期，2014年10月，頁125-128。
24. 林申清：〈千元百宋競相誇——藏書樓名撫趣〉，《圖書與情報》，1999年第4期，頁73-74。
25. 邵巖：〈清代學者收藏南宋臨安三志諸事源流〉，《地域文化研究》，2021年第1期，頁68-79+154-155。
26. 姚文昌：〈蜀石經《毛詩》摹寫本考原〉，《中國典籍與文化》，2020年第4期，頁4-8。

27. 胡昊華：〈姜娘子銅爐考〉，《新美術》，第40卷第3期，2019年3月，頁89-92。
28. 胡曉真：〈藝文生命與身體政治—清代婦女文學史研究趨勢與展望〉，《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13期，2005年12月，頁27-63。
29. 范建明：〈清代詩人施蘭垞及其文學活動考論——兼談袁枚《答沈大宗伯論詩書》的寫作時間問題〉，《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6卷第1期，2015年2月，頁133-141。
30. 孫康宜，謝樹寬譯：〈柳是和徐燦：陰性風格或女性意識？〉，《中外文學》，第22卷第6期，1993年11月，頁8-25。
31. 徐望駕：〈皇侃《論語義疏·敘》版本異文匯校〉，《賀州學院學報》，第31卷第4期，2015年12月，頁27-32。
32. 徐學林：〈拜經樓主人吳騫的編輯刻書活動〉，《出版科學》，2007年第5期，頁74-79。
33. 馬仁傑、黃偉：〈吳騫拜經樓善本流散考略〉，《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14年第8期，頁104-109。
34. 高尚舉：〈《儒藏》堂本《論語義疏》勘誤〉，《孔子研究》，2018年第5期，頁96-100。
35. 崔壯：〈再議周春《西夏書》的著者、義例與卷次——兼與胡玉冰教授商榷〉，《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20年第4期，頁117-121。
36. 張波、趙玉敏：〈清盧文弨佚詩、遺笥考補〉，《前沿》，2015年第2期，頁145-148。
37. 張高評：〈題畫王昭君與清詩之因革——以宋人題畫昭君為參照〉，《師大學報：語言與文學類》，第59卷第1期，2014年3月，頁123-158。
38. 張高評：〈蘇軾黃庭堅題畫詩與詩中有畫——以題韓幹、李公麟畫馬詩為例〉，《興大中文學報》，第24期，2008年12月，頁1-34。
39. 梁申威：〈身似菩提心似鏡，雲在青天水在瓶，錢大昕、朱筠、吳騫對聯賞析〉，《民間對聯故事》，2007年第11期，頁18。
40. 陳少川：〈「拜經樓」與它的主人吳騫〉，《大學圖書情報學刊》，1999年第2期，頁61-64。
41. 陳少川：〈吳騫與拜經樓〉，《圖書館雜誌》，2000年第5期，頁56-57。
42. 陳水根：〈《蠡塘漁乃》述論〉，《撫州師專學報》，2003年第1期，頁57-61。
43. 陳志平：〈論鮑廷博、吳騫對《金樓子》的整理〉，《蘭臺世界》，2012年第12期，頁3-4。

44. 陳波、夏維中：〈沈顥《富春山居圖》臨本題跋考述〉，《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46 卷第 2 期，2018 年 3 月，頁 135-142。
45. 陳冠至：〈明代江南士人的鈔書生活〉，《國家圖書館館刊》，2009 年第 1 期，2009 年 6 月，頁 115-143。
46. 陳清文：〈吳騫拜經樓藏書研究〉，《嘉興學院學報》，第 26 卷第 2 期，2014 年 3 月，頁 34-37。
47. 陳寧：〈一部清代中期的紫砂專論力作——《陽羨名陶錄》內容價值評析〉，《中國陶瓷》，第 51 卷第 10 期，2015 年 10 月，頁 91-96。
48. 陳福季：〈中國歷代私人藏書家的歷史功過〉，《河北科技圖苑》第 14 卷第 1 期，2001 年 1 月，頁 33。
49. 單國強：〈試論古代肖像畫性質〉，《故宮博物院院刊》1988 年第 4 期，頁 50-60。
50. 游志誠：〈明刊批校本《劉子》跋析論〉，《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7 卷第 1 卷，2010 年 1 月，頁 13-16、45。
51. 黃偉：〈吳騫與《臨安志》研究〉，《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5 卷第 4 期，2014 年 7 月，頁 40-45。
52. 黃偉：〈清代吳騫友朋關於碑刻信札六通考釋〉，《中國書法》，第 18 期，2019 年 9 月，頁 110-115。
53. 黃偉：〈清代旅外徽州藏書家吳騫與秦瀛交往考察〉，《文學理論》，2019 年第 7 期，頁 127-129。
54. 黃偉：〈清代旅浙徽州藏書家鮑廷博與吳騫的交往考察〉，《西南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0 卷第 2 期，2018 年 4 月，頁 114-120。
55. 黃偉：〈清代藏書家吳騫書畫活動研究〉，《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9 年第 2 期，頁 106-114。
56. 黃偉：〈鮑廷博知不足齋舊藏善本流散考述〉，《圖書館工作與研究》，2014 年第 7 期，頁 72-78。
57. 黃朝政：〈試論明清文人肖像畫中的思考意識與表現特徵〉，《書畫藝術學刊》，第 8 期，2010 年 6 月，頁 125-156。
58. 傅熊：〈經典注釋文本與流行版本的異同——以《四庫全書》本皇侃《論語義疏》為例〉，《世界漢學》，2005 年第 1 期，頁 198-209。
59. 楊一志、張俊娜：〈唯有創新方能永遠——讀《清代陶瓷文獻學論綱》〉，《景德鎮陶瓷》，2018 年第 1 期，頁 12-14。

60. 董志新：〈曹雪芹擁有紅樓夢著作權的又一新證：周春致吳騫一封書信的解讀〉，收錄於《紀念偉大作家曹雪芹逝世二百五十周年文集》，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4年，頁163-173。
61. 劉大鈞：〈今、古文易學流變述略——兼論《子夏易傳》真偽〉，《周易研究》，2006年第6期，頁3-8。
62. 劉玉才：〈皇侃《論語義疏》流傳之檢討〉，《立命館文學》，第664號，2019年12月，頁385-396。
63. 劉清萍：〈海寧吳騫拜經樓〉，《書史館志》，第37卷第1期，2007年2月，頁126-127。
64. 影山輝國著：〈《論語義疏》校定本及校勘記——何晏集解序疏〉，《平成十八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研究成果八十二，2006年3月，頁94-116。
65. 影山輝國撰，水上雅晴譯：〈吳騫《皇氏論語義疏參訂》初探〉，收錄於《經典與校勘論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153-164。
66. 樊波成：〈講義與講疏——中古義疏的名實與源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91本第4分，2020年12月，頁707-764。
67. 鄧宏峰：〈中國古代藏書家保存與傳播文化典儀的貢獻〉，《安陽工學院學報》，2010年第3期，頁37。
68. 黎武靜：〈靜時書有痕〉，《小品文選刊》，2016年第5期，頁40。
69. 蕭建民：〈曼生壺起源考〉，《藝術品》，2015年第4期，頁96-103。
70. 賴貴三：〈千元十駕吳拜經——清儒吳騫《子夏易傳釋存》輯佚稿本及其義疏析論〉，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訪問學人研究成果發表會，2009年12月28日，頁1-74。
71. 賴貴三：〈清儒吳騫《子夏易傳釋存》稿本初探〉，收入孫劍秋、劉大鈞等著：《易道研幾——窮究易經精微啟發教學典範》，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頁517-547。
72. 賴貴三：〈清儒吳騫《子夏易傳釋存》稿本研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華語文中心：「第六屆海峽兩岸周易學術討論會」論文，2009年11月1日，頁391-417。
73. 薛龍春：〈三國吳《國山碑》的書人與書法〉，《中國書畫》，2014年第11期，頁70-72。
74. 韓章訓：〈《元一統志》研究〉，《新疆地方志》，2018年第4期，頁31-38+57。

75. 瞿艷丹：〈乾隆中後期《七經孟子考文補遺》的傳抄與閱讀〉，《文獻》，2021年第3期，頁34-56。

五、外語參考資料（依作者姓氏筆畫排列）

1. 高橋均：〈吳騫「皇氏論語義疏參訂十卷」について〉，《東京外国語大学論集》，第54号，1997年3月，頁73-88。
2. 龍谷大学図書館貴重資料画像データベース，網址：[http：
//www.afc.ryukoku.ac.jp/kicho/cont_04/pages_04/v_menu/0403.html](http://www.afc.ryukoku.ac.jp/kicho/cont_04/pages_04/v_menu/0403.html)

